

列传第十六

房玄龄 子遗直 遗爱 杜如晦 弟楚客 叔淹

房乔，字玄龄，齐州临淄人。曾祖翼，后魏镇远将军、宋安郡守，袭壮武伯。祖熊，字子绎，褐州主簿。父彦谦，好学，通涉《五经》，隋泾阳令，《隋书》有传。玄龄幼聪敏，博览经史，工草隶，善属文。尝从其父至京师，时天下宁晏，论者咸以国祚方永，玄龄乃避左右告父曰：“隋帝本无功德，但诳惑黔黎，不为后嗣长计，混诸嫡庶，使相倾夺，诸后藩枝，竞崇淫侈，终当内相诛夷，不足保全家国。今虽清平，其亡可翘足而待。”彦谦惊而异之。年十八，本州举进士，授羽骑尉。吏部侍郎高孝基素称知人，见之深相嗟挹，谓裴矩曰：“仆阅人多矣，未见如此郎者。必成伟器，但恨不睹其耸壑凌霄耳。”父病绵历十旬，玄龄尽心药膳，未尝解衣交睫。父终，酌饮不入口者五日。后补隰城尉。会义旗入关，太宗徇地渭北，玄龄杖策谒于军门，温彦博又荐焉。太宗一见，便如旧识，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。玄龄既遇知己，罄竭心力，知无不为。贼寇每平，众人竞求珍玩，玄龄独先收人物，致之幕府。及有谋臣猛将，皆与之潜相申结，各尽其死力。

既而隐太子见太宗勋德尤盛，转生猜间。太宗尝至隐太子所，食，中毒而归，府中震惊，计无所出。玄龄因谓长孙无忌曰：“今嫌隙已成，祸机将发，天下个凶恟，人怀异志。变端一作，大乱必兴，非直祸及府朝，正恐倾危社稷。此之际会，

安可不深思也！仆有愚计，莫若遵周公之事，外宁区夏，内安宗社，申孝养之礼。古人有云，‘为国者不顾小节’，此之谓欤！孰若家国沦亡，身名俱灭乎？”无忌曰：“久怀此谋，未敢披露，公今所说，深会宿心。”无忌乃入白之。太宗召玄龄谓曰：“阝危之兆，其迹已见，将若之何？”对曰：“国家患难，今古何殊。自非睿圣钦明，不能安辑。大王功盖天地，事钟压纽，神赞所在，匪藉人谋。”因与府属杜如晦同心戮力。仍随府迁授秦王府记室，封临淄侯；又以本职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，加文学馆学士。玄龄在秦府十余年，常典管记，每军书表奏，驻马立成，文约理贍，初无稿草。高祖尝谓侍臣曰：“此人深识机宜，足堪委任。每为我兒陈事，必会人心，千里之外，犹对面语耳。”隐太子以玄龄、如晦为太宗所亲礼，甚恶之，谮之于高祖，由是与如晦并被驱斥。隐太子将有变也，太宗令长孙无忌召玄龄及如晦，令衣道士服，潜引入阁计事。及太宗入春宫，擢拜太子右庶子，赐绢五千匹。贞观元年，代萧瑀为中书令。论功行赏，以玄龄及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五人为第一，进爵邢国公，赐实封千三百户。太宗因谓诸功臣曰：“朕叙公等勋效，量定封邑，恐不能尽当，各许自言。”皇从父淮安王神通进曰：“义旗初起，臣率兵先至。今房玄龄、杜如晦等刀笔之吏，功居第一，臣窃不服。”上曰：“义旗初起，人皆有心。叔父虽率得兵来，未尝身履行阵。山东未定，受委专征，建德南侵，全军陷没。及刘黑闥翻动，叔父望风而破。今计勋行赏，玄龄等有筹谋帷幄、定社稷之功，所以汉之萧何，虽无汗马，指踪推毂，故得功居第一。叔父于国至亲，诚无所爱，必不可缘私，滥与功臣同赏耳。”初，将军丘师利等咸自矜其功，或攘袂指天，以手画地，及见神道理屈，自相谓曰：“陛下以至公行赏，不私其亲，吾属何

可妄诉？”三年，拜太子少师，固让不受，摄太子詹事，兼礼部尚书。明年，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左仆射，改封魏国公，监修国史。既任总百司，虔恭夙夜，尽心竭节，不欲一物失所。闻人有善，若己有之。明达吏事，饰以文学，审定法令，意在宽平。不以求备取人，不以己长格物，随能收叙，无隔卑贱。论者称为良相焉。或时以事被谴，则累日朝堂，稽颡请罪，悚惧跼蹐，若无所容。九年，护高祖山陵制度，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一年，与司空长孙无忌等十四人并代袭刺史，以本官为宋州刺史，改封梁国公，事竟不行。十三年，加太子少师，玄龄频表请解仆射，诏报曰：“夫选贤之义，无私为本；奉上之道，当仁是贵。列代所以弘风，通贤所以协德。公忠肃恭懿，明允笃诚。草昧霸图，绸缪帝道。仪刑黄阁，庶政惟和；辅翼春宫，望实斯著。而忘彼大体，徇兹小节，虽恭教谕之职，乃辞机衡之务，岂所谓弼予一人，共安四海者也？”玄龄遂以本官就职。时皇太子将行拜礼，备仪以待之，玄龄深自卑损，不敢修谒，遂归于家。有识者莫不重其崇让。玄龄自以居端揆十五年，女为韩王妃，男遗爱尚高阳公主，实显贵之极，频表辞位，优诏不许。十六年，又与士廉等同撰《文思博要》成，锡赉甚优。进拜司空，仍综朝政，依旧监修国史。玄龄抗表陈让，太宗遣使谓之曰：“昔留侯让位，窦融辞荣，自惧盈满，知进能退，善鉴止足，前代美之。公亦欲齐踪往哲，实可嘉尚。然国家久相任使，一朝忽无良相，如失两手。公若筋力不衰，无烦此让。”玄龄遂止。十八年，与司徒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，赞曰：“才兼藻翰，思入机神。当官励节，奉上忘身。”高宗居春宫，加玄龄太子太傅，仍知门下省事，监修国史如故。寻以撰《高祖、太宗实录》成，降玺书褒美，赐物一千五百段。其年，玄龄丁继母忧去职，特敕赐以昭陵葬地。未几，起复本

官。太宗亲征辽东，命玄龄京城留守，手诏曰：“公当萧何之任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军戎器械，战士粮廩，并委令处分发遣。玄龄屡上言敌不可轻，尤宜谨慎。寻与中书侍郎褚遂良受诏重撰《晋书》于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许敬宗、中书舍人来济、著作郎陆元仕、刘子翼、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、太子舍人李义府、薛元超、起居郎上官仪等八人，分功撰录，以臧荣绪《晋书》为主，参考诸家，甚为详洽。然史官多是文咏之士，好采诡谬碎事，以广异闻；又所评论，竞为绮艳，不求笃实，由是颇为学者所讥。唯李淳风深明星历，善于著述，所修《天文》《律历》、《五行》三志，最可观采。太宗自著宣、武二帝及陆机、王羲之四论，于是总题云御撰。至二十年，书成，凡一百三十卷，诏藏于秘府，颁赐加级各有差。

玄龄尝因微谴归第，黄门侍郎褚遂良上疏曰：“君为元首，臣号股肱，龙跃云兴，不啸而集，苟有时来，千年朝暮。陛下昔在布衣，心怀拯溺，手提轻剑，仗义而起。平诸寇乱，皆自神功，文经之助，颇由辅翼。为臣之勲，玄龄为最。昔吕望之扶周武，伊尹之佐成汤，萧何关中，王导江外，方之于斯，可以为匹。且武德初策名伏事，忠勤恭孝，众所同归。而前宫、海陵，凭凶恃乱，干时事主，人不自安。居累卵之危，有倒悬之急，命视一刻，身糜寸景，玄龄之心，终始无变。及九年之际，机临事迫，身被斥逐，阙于谟谋，犹服道士之衣，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，其于臣节，自无所负。及贞观之始，万物惟新，甄吏事君，物论推与，而勋庸无比，委质惟旧。自非罪状无赦，搢绅同尤，不可以一犯一愆，轻示遐弃。陛下必矜玄龄齿发，薄其所为，古者有讽谕大臣遣其致仕，自可在后，式遵前事，退之以礼，不失善声。今数十年勋旧，以一事而斥逐，在外云云，以为非是。夫天子重大臣，则人尽其力；轻去就，则物不

自安。臣以庸薄，忝预左右，敢冒天威，以申管见。”二十一年，太宗幸翠微宫，授司农卿李纬为民部尚书。玄龄时在京城留守，会有自京师来者，太宗问曰：“玄龄闻李纬拜尚书如何？”对曰：“玄龄但云李纬好髭须，更无他语。”太宗遽改授纬洛州刺史，其为当时准的如此。

二十三年，驾幸玉华宫，时玄龄旧疾发，诏令卧总留台。及渐笃，追赴宫所，乘担舆入殿，将至御座乃下。太宗对之流涕，玄龄亦感咽不能自胜。敕遣名医救疗，尚食每日供御膳。若微得减损，太宗即喜见颜色；如闻增剧，便为改容凄怆。玄龄因谓诸子曰：“吾自度危笃，而恩泽转深，若孤负圣君，则死有余责。当今天下清谧，咸得其宜，唯东讨高丽不止，方为国患。主上含怒意决，臣下莫敢犯颜；吾知而不言，则衔恨入地。”遂抗表谏曰：

臣闻兵恶不戢，武贵止戈。当今圣化所覃，无远不届，洎上古所不臣者，陛下皆能臣之，所不制者，皆能制之。详观今古，为中国患者，无如突厥。遂能坐运神策，不下殿堂，大小可汗，相次束手，分典禁卫，执戟行间。其后延陀鸱张，寻就夷灭；铁勒慕义，请置州县，沙漠以北，万里无尘。至如高昌叛涣于流沙，吐浑首鼠于积石，偏师薄伐，俱从平荡。高丽历代逋诛，莫能讨击。陛下责其逆乱，弑主虐人，亲总六军，问罪辽、碣。未经旬月，即拔辽东，前后虏获，数十万计，分配诸州，无处不满。雪往代之宿耻，掩崤陵之枯骨，比功较德，万倍前王。此圣心之所自知，微臣安敢备说。

且陛下仁风被于率土，孝德彰于配天。睹夷狄之将亡，则指期数岁；授将帅之节度，则决机万里。屈指而候驿，视景而望书，符应若神，算无遗策。擢将于行伍之中，取士于凡庸之末。远夷单使，一见不忘；小臣之名，未尝再问。箭穿七札，弓贯

六钧。加以留情坟典，属意篇什，笔迈钟、张，辞穷班、马。文锋既振，则管罄自谐；轻翰暂飞，则花香竞发。抚万姓以慈，遇群臣以礼。褻秋毫之善，解吞舟之网。逆耳之谏必听，肤受之诉斯绝。好生之德，焚障塞于江湖；恶杀之仁，息鼓刀于屠肆。鳧鹤荷稻粱之惠，犬马蒙帷盖之恩。降乘吮思摩之疮，登堂临魏徵之枢。哭战亡之卒，则哀动六军；负填道之薪，则精感天地。重黔黎之大命，特尽心于庶狱。臣心识昏愤，岂足论圣功之深远，谈天德之高大哉！陛下兼众美而有之，靡不备具，微臣深为陛下惜之重之，爱之宝之。

《周易》曰：“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”又曰：“知进退存亡，不失其正者，惟圣人乎！”由此言之，进有退之义，存有亡之机，得有丧之理，老臣所以为陛下惜之者，盖此谓也。老子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谓陛下威名功德，亦可足矣；拓地开疆，亦可止矣。彼高丽者，边夷贱类，不足待以仁义，不可责以常礼。古来以鱼鳖畜之，宜从阔略。若必欲绝其种类，恐兽穷则搏。且陛下每决一死囚，必令三覆五奏，进素食、停音乐者，盖以人命所重，感动圣慈也。况今兵士之徒，无一罪戾，无故驱之于行阵之间，委之于锋刃之下，使肝脑涂地，魂魄无归，令其老父孤兒、寡妻慈母，望轎车而掩泣，抱枯骨以摧心，足以变动阴阳，感伤和气，实天下冤痛也。且兵者凶器，战者危事，不得已而用之。向使高丽违失臣节，陛下诛之可也；侵扰百姓，而陛下灭之可也；久长能为中国患，而陛下除之可也。有一于此，虽日杀万夫，不足为愧。今无此三条，坐烦中国，内为旧王雪耻，外为新罗报仇，岂非所存者小，所损者大？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，以保万代巍巍之名。发霈然之恩，降宽大之诏，顺阳春以布泽，许高丽以自新。焚凌波之船，罢应募之众，自然华夷庆赖，远

肃迓安。臣老病三公，旦夕入地，所恨竟无尘露，微增海岳。谨罄残魂余息，预代结草之诚。倘蒙录此哀鸣，即臣死且不朽。

太宗见表，谓玄龄子妇高阳公主曰：“此人危憊如此，尚能忧我国家。”后疾增剧，遂凿苑墙开门，累遣中使候问。上又亲临，握手叙别，悲不自胜。皇太子亦就之与之诀。即日授其子遗爱右卫中郎将，遗则中散大夫，使及目前，见其通显。寻薨，年七十。废朝三日，册赠太尉、并州都督，谥曰文昭，给东园秘器，陪葬昭陵。玄龄尝诫诸子以骄奢沉溺，必不可以地望凌人，故集古今圣贤家诫，书于屏风，令各取一具，谓曰：“若能留意，足以保身成名。”又云：“袁家累叶忠节，是吾所尚，汝宜师之。”高宗嗣位，诏配享太宗庙庭。

子遗直嗣，永徽初为礼部尚书、汴州刺史。次子遗爱，尚太宗女高阳公主，拜驸马都尉，官至太府卿、散骑常侍。初，主有宠于太宗，故遗爱特承恩遇，与诸主婿礼秩绝异。主既骄恣，谋黜遗直而夺其封爵，永徽中诬告遗直无礼于己。高宗令长孙无忌鞫其事，因得公主与遗爱谋反之状。遗爱伏诛，公主赐自尽，诸子配流岭表。遗直以父功特宥之，除名为庶人。停玄龄配享。

杜如晦，字克明，京兆杜陵人也。曾祖皎，周赠开府仪同、大将军、遂州刺史。高祖徽，周河内太守。祖果，周温州刺史，入隋，工部尚书、义兴公，《周书》有传。父咤，隋昌州长史，如晦少聪悟，好谈文史。隋大业中以常调预选，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，顾谓之曰：“公有应变之才，当为栋梁之用，愿保崇令德。今欲俯就卑职，为须少禄俸耳。”遂补滏阳尉，寻弃官而归。太宗平京城，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，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。时府中多英俊，被外迁者众，太宗患之。记室房玄龄曰：“府僚去者虽多，盖不足惜。杜如晦聪明识达，王佐才也。

若大王守籓端拱，无所用之；必欲经营四方，非此人莫可。”太宗大惊曰：“尔不言，几失此人矣！”遂奏为府属。后从征薛仁杲、刘武周、王世充、窦建德，尝参谋帷幄。时军国多事，剖断如流，深为时辈所服。累迁陕东道大行台司勋郎中，封建平县男，食邑三百户。寻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。天策府建，以为从事中郎，画象于丹青者十有八人，而如晦为冠首，令文学褚亮为之赞曰：“建平文雅，休有烈光。怀忠履义，身立名扬。“其见重如此。隐太子深忌之，谓齐王元吉曰：“秦王府中所可惮者，唯杜如晦与房玄龄耳。”因谮之于高祖，乃与玄龄同被斥逐。后又潜入画策，及事捷，与房玄龄功等，擢拜太子左庶子，俄迁兵部尚书，进封蔡国公，赐实封千三百户。贞观二年，以本官检校侍中，摄吏部尚书，仍总监东宫兵马事，号为称职。三年，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，仍知选事，与房玄龄共掌朝政。至于台阁规模及典章人物，皆二人所定，甚获当代之誉，谈良相者，至今称房、杜焉。如晦以高孝基有知人之鉴，为其树神道碑以纪其德。其年冬，遇疾，表请解职，许之，禄赐特依旧。太宗深忧其疾，频遣使存问，名医上药，相望于道。四年，疾笃，令皇太子就第临问，上亲幸其宅，抚之流涕，赐物千段；及其未终，见子拜官，遂超迁其子左千牛构为尚舍奉御。寻薨，年四十六。太宗哭之甚恸，废朝三日，赠司空，徙封莱国公，谥曰成。太宗手诏著作郎虞世南曰：“朕与如晦，君臣义重。不幸奄从物化，追念勋旧，痛悼于怀。卿体吾此意，为制碑文也。”太宗后因食瓜而美，怆然悼之，遂辍食之半，遣使奠于灵座。又尝赐房玄龄黄银带，顾谓玄龄曰：“昔如晦与公同心辅朕，今日所赐，唯独见公。”因泫然流涕。又曰：“朕闻黄银多为鬼神所畏。”命取黄金带遣玄龄亲送于灵所。其后太宗忽梦见如晦若平生，及晓，以告玄龄，言之歔歔，令

送御馔以祭焉。明年如晦亡日，太宗复遣尚宫至第慰问其妻子，其国官府佐并不之罢。终始恩遇，未之有焉。子构袭爵，官至慈州刺史，坐弟荷谋逆，徙于岭表而卒。初，荷以功臣子尚城阳公主，赐爵襄阳郡公，授尚乘奉御。贞观中，与太子承乾谋反，坐斩。

如晦弟楚客，少随叔父淹没于王世充。淹素与如晦兄弟不睦，谮如晦兄于王行满，王世充杀之，并囚楚客，几至饿死，楚客竟无怨色。洛阳平，淹当死，楚客泣涕请如晦救之。如晦初不从，楚客曰：“叔已杀大兄，今兄又结恨弃叔，一门之内，相杀而尽，岂不痛哉！”因欲自刎。如晦感其言，请于太宗，淹遂蒙恩宥。楚客因隐于嵩山。贞观四年，召拜给事中，上谓曰：“闻卿山居日久，志意甚高，自非宰相之任，则不能出，何有是理耶？夫涉远者必自迩，升高者必自下，但在官为众所许，无虑官之不大。尔兄虽与我体异，其心犹一，于我国家非无大功。为忆尔兄，意欲见尔。宜识朕意，继尔兄之忠义也。”

“拜楚客蒲州刺史，甚有能名。后历魏王府长史，拜工部尚书，摄魏王泰府事。楚客知太宗不悦承乾，魏王泰又潜令楚客友朝臣用事者，至有怀金以赂之，因说泰聪明，可为嫡嗣。人或以闻，太宗隐而不言。及衅发，太宗始扬其事，以其兄有佐命功，免死，废于家。寻授处化令，卒。”

如晦叔父淹。淹，字执礼。祖业，周豫州刺史。父征，河内太守。淹聪辩多才艺，弱冠有美名，与同郡韦福嗣为莫逆之交，相与谋曰：“上好用嘉遁，苏威以幽人见征，擢居美职。遂共入太白山，扬言隐逸，实欲邀求时誉。隋文帝闻而恶之，谪戍江表。后还乡里，雍州司马高孝基上表荐之，授承奉郎。大业末，官至御史中丞。王世充僭号，署为吏部，大见亲用。及洛阳平，初不得调，淹将委质于隐太子。时封德彝典选，以

告房玄龄，恐隐太子得之，长其奸计，于是遽启太宗，引为天策府兵曹参军、文学馆学士。武德八年，庆州总管杨文干作乱，辞连东宫，归罪于淹及王珪、韦挺等，并流于越巂。太宗知淹非罪，赠以黄金三百两。及即位，征拜御史大夫，封安吉郡公，赐实封四百户。以淹多识典故，特诏东宫仪式簿领，并取淹节度。寻判吏部尚书，参议朝政。前后表荐四十余人，后多知名者。淹尝荐刑部员外郎郅怀道，太宗因问淹：“怀道才行何如？”淹对曰：“怀道在隋日作吏部主事，甚有清慎之名。又炀帝向江都之日，召百官问去住之计。时行计已决，公卿皆阿旨请去，怀道官位极卑，独言不可。臣目见此事。”太宗曰：“卿尔可从何计？”对曰：“臣从行计。”太宗曰：“事君之义，有犯无隐。卿称怀道为是，何因自不正谏？”对曰：“臣尔日不居重任，又知谏必不从，徒死无益。”太宗曰：“孔子称从父之命，未为孝子。故父有争子，国有争臣。若以主之无道，何为仍仕其世？既食其禄，岂得不匡其非？”因谓群臣曰：“公等各言谏事如何？”王珪曰：“昔比干谏纣而死，孔子称其仁；泄冶谏而被戮，孔子曰：‘民之多辟，无自立辟。’是则禄重责深，理须极谏；官卑望下，许其从容。”太宗又召淹笑谓曰：“卿在隋日，可以位下不言；近仕世充，何不极谏？”对曰：“亦有谏，但不见从。”太宗曰：“世充若修德从善，当不灭亡；既无道拒谏，卿何免祸？”淹无以对。太宗又曰：“卿在今日，可为备任，复欲极谏否？”对曰：“臣在今日，必尽死无隐。且百里奚在虞虞亡，在秦秦霸，臣窃比之。”太宗笑。时淹兼二职，而无清洁之誉，又素与无忌不协，为时论所讥。及有疾，太宗亲自临问，赐帛三百匹。贞观二年卒，赠尚书右仆射，谥曰襄。子敬同袭爵，官至鸿胪少卿。敬同子从则，中宗时为蒲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房、杜二公，皆以命世之才，遭逢明主，谋猷允协，以致升平。议者以比汉之萧、曹，信矣！然莱成之见用，文昭之所举也。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，则曰“非如晦莫能筹之”。及如晦至焉，竟从玄龄之策也。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，杜知房之善建嘉谋，裨谏草创，东里润色，相须而成，俾无悔事，贤达用心，良有以也。若以往哲方之，房则管仲、子产，杜则鲍叔、罕虎矣。

赞曰：肇启圣君，必生贤辅。猗欤二公，实开运祚。文含经纬，谋深夹辅。笙磬同音，唯房与杜。

列传第十七

李靖 弟客师 客师孙令问 令问孙彦芳

李勣 孙敬业

李靖，本名药师，雍州三原人也。祖崇义，后魏殷州刺史、永康公。父诠，隋赵郡守。靖姿貌瑰伟，少有文武材略，每谓所亲曰：“大丈夫若遇主逢时，必当立功立事，以取富贵。”其舅韩擒虎，号为名将，每与论兵，未尝不称善，抚之曰：“可与论孙、吴之术者，惟斯人矣。”初仕隋为长安县功曹，后历驾部员外郎。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皆善之。素尝拊其床谓靖曰：“卿终当坐此。”大业末，累除马邑郡丞。会高祖击突厥于塞外，靖察高祖，知有四方之志，因自锁上变，将诣江都，至长安，道塞不通而止。高祖克京城，执靖将斩之，靖大呼曰：“公起义兵，本为天下除暴乱，不欲就大事，而以私怨斩壮士乎！”高祖壮其言，太宗又固请，遂舍之。太宗寻召入幕府。武德三年，从讨王世充，以功授开府。时萧铣据荆州，遣靖安辑之。轻骑至金州，遇蛮贼数万，屯聚山谷。庐江王瑗讨之，数为所败。靖与瑗设谋击之，多所克获。既至硤州，阻萧铣，久不得进。高祖怒其迟留，阴敕硤州都督许绍斩之。绍惜其才，为之请命，于是获免。会开州蛮首冉肇则反，率众寇夔州，赵郡王孝恭与战，不利。靖率兵八百，袭破其营，后又要险设伏，临阵斩肇则，俘获五千余人。高祖甚悦，谓公卿曰：“朕闻使功不如使过，李靖果展其效。”因降玺书劳曰：“卿竭诚尽力，功效特彰。远览至诚，极以嘉赏，勿忧富贵也。”

“又手敕靖曰：“既往不咎，旧事吾久忘之矣。”四年，靖又陈十策以图萧铣。高祖从之，授靖行军总管，兼摄孝恭行军长史。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，三军之任，一以委靖。其年八月，集兵于夔州。铣以时属秋潦，江水泛涨，三峡路险，必谓靖不能进，遂休兵不设备。九月，靖乃率师而进，将下峡，诸将皆请停兵以待水退，靖曰：“兵贵神速，机不可失。今兵始集，铣尚未知，若乘水涨之势，倏忽至城下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，此兵家上策。纵彼知我，仓卒征兵，无以应敌，此必成擒也。”

“孝恭从之，进兵至夷陵。铣将文士弘率精兵数万屯清江，孝恭欲击之，靖曰：“士弘，铣之健将，士卒骁勇，今新失荆门，尽兵出战，此是救败之师，恐不可当也。宜自泊南岸，勿与争锋，待其气衰，然后奋击，破之必矣。”孝恭不从，留靖守营，率师与贼合战。孝恭果败，奔于南岸。贼舟大掠，人皆负重。靖见其军乱，纵兵击破之，获其舟舰四百余艘，斩首及溺死将万人。孝恭遣靖率轻兵五千为先锋，至江陵，屯营于城下。士弘既败，铣甚惧，始征兵于江南，果不能至。孝恭以大军继进，靖又破其骁将杨君茂、郑文秀，俘甲卒四千余人，更勒兵围铣城。明日，铣遣使请降，靖即入据其城，号令严肃，军无私焉。时诸将咸请孝恭云：“铣之将帅与官军拒战死者，罪状既重，请籍没其家，以赏将士。”靖曰：“王者之师，义存吊伐。百姓既受驱逼，拒战岂其所愿？且犬吠非其主，无容同叛逆之科，此蒯通所以免大戮于汉祖也。今新定荆、郢，宜弘宽大，以慰远近之心，降而籍之，恐非救焚拯溺之义。但恐自此已南城镇，各坚守不下，非计之善。”于是遂止。江、汉之域，闻之莫不争下。以功授上柱国，封永康县公，赐物二千五百段。诏命检校荆州刺史，承制拜授。乃度岭至桂州，遣人分道招抚，其大首领冯盎、李光度、宁真长等皆遣子弟来谒，靖承制授其官爵。

凡所怀辑九十六州，户六十余万。优诏劳勉，授岭南道抚慰大使，检校桂州总管。十六年，辅公柝于丹阳反，诏孝恭为元帅、靖为副以讨之，李勣、任瑰、张镇州、黄君汉等七总管并受节度。师次舒州，公柝遣将冯惠亮率舟师三万屯当涂，陈正通、徐绍宗领步骑二万屯青林山，仍于梁山连铁锁以断江路，筑却月城，延袤十余里，与惠亮为犄角之势。孝恭集诸将会议，皆云：“惠亮、正通并握强兵，为不战之计，城栅既固，卒不可攻。请直指丹阳，掩其巢穴，丹阳既破，惠亮自降。”孝恭欲从其议。靖曰：“公柝精锐，虽在水陆二军，然其自统之兵，亦皆劲勇。惠亮等城栅尚不可攻，公柝既保石头，岂应易拔？若我师至丹阳，留停旬月，进则公柝未平，退则惠亮为患，此便腹背受敌，恐非万全之计。惠亮、正通皆是百战余贼，必不惮于野战，止为公柝立计，令其持重，但欲不战，以老我师。今欲攻其城栅，乃是出其不意，灭贼之机，唯在此举。”孝恭然之。靖乃率黄君汉等先击惠亮，苦战破之，杀伤乃溺死者万余人，惠亮奔走。靖率轻兵先至丹阳，公柝大惧。先遣伪将左游仙领兵守会稽以为引援，公柝拥兵东走，以趋游仙，至吴郡，与惠亮、正通并相次擒获，江南悉平。于是置东南道行台，拜靖行台兵部尚书，赐物千段、奴婢百口、马百匹。其年，行台废，又检校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丹阳连罹兵寇，百姓凋弊，靖镇抚之，吴、楚以安。八年，突厥寇太原，以靖为行军总管，统江淮兵一万，与张瑾屯大谷。时诸军不利，靖众独全。寻检校安州大都督。高祖每云：“李靖是萧铣、辅公柝膏肓，古之名将韩、白、卫、霍，岂能及也！”九年，突厥莫贺咄设寇边，征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。颉利可汗入泾阳，靖率兵倍道趋豳州，邀贼归路，既而与虜和亲而罢。

太宗嗣位，拜刑部尚书，并录前后功，赐实封四百户。贞

观二年，以本官兼检校中书令。三年，转兵部尚书。突厥诸部离叛，朝廷将图进取，以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，率骁骑三千，自马邑出其不意，直趋恶阳岭以逼之。突利可汗不虞于靖，见官军奄至，于是大惧，相谓曰：“唐兵若不倾国而来，靖岂敢孤军而至？”一日数惊。靖候知之，潜令间谍离其心腹，其所亲康苏密来降。四年，靖进击定襄，破之，获隋齐王暕之子杨正道及炀帝萧后，送于京师，可汗仅以身遁。以功进封代国公，赐物六百段及名马、宝器焉。太宗尝谓曰：“昔李陵提步卒五千，不免身降匈奴，尚得书名竹帛。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，克复定襄，威振北狄，古今所未有，足报往年渭水之役。”自破定襄后，颉利可汗大惧，退保铁山，遣使入朝谢罪，请举国内附。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往迎颉利。颉利虽外请朝谒，而潜怀犹豫。其年二月，太宗遣鸿胪卿唐俭、将军安修仁慰谕，靖揣知其意，谓将军张公谨曰：“诏使到彼，虏必自宽。遂选精骑一万，赍二十日粮，引兵自白道袭之。”公谨曰：“诏许其降，行人在彼，未宜讨击。”靖曰：“此兵机也，时不可失，韩信所以破齐也。如唐俭等辈，何足可惜。”督军疾进，师至阴山，遇其斥候千余帐，皆俘以随军。颉利见使者，大悦，不虞官兵至也。靖军将逼其牙帐十五里，虏始觉。颉利畏威先走，部众因而溃散。靖斩万余级，俘男女十余万，杀其妻隋义成公主。颉利乘千里马将走投吐谷浑，西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之以献。俄而突利可汗来奔，遂复定襄、常安之地，斥土界自阴山北至于大漠。太宗初闻靖破颉利，大悦，谓侍臣曰：“朕闻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。往者国家草创，太上皇以百姓之故，称臣于突厥，朕未尝不痛心疾首，志灭匈奴，坐不安席，食不甘味。今者暂动偏师，无往不捷，单于款塞，耻其雪乎！”于是大赦天下，酺五日。御史大夫温彦博害其功，谮靖军无纲纪，致令

虜中奇宝，散于乱兵之手。太宗大加责让，靖顿首谢。久之，太宗谓曰：“隋将史万岁破达头可汗，有功不赏，以罪致戮。朕则不然，当赦公之罪，录公之勋。”诏加左光禄大夫，赐绢千匹，真食邑通前五百户。未几，太宗谓靖曰：“前有人谗公，今朕意已悟，公勿以为怀。”赐绢二千匹，拜尚书右仆射。靖性沉厚，每与时宰参议，恂恂然似不能言。八年，诏为畿内道大使，伺察风俗。寻以足疾上表乞骸骨，言甚恳至。太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曰：“朕观自古已来，身居富贵，能知止足者甚少。不问愚智，莫能自知，才虽不堪，强欲居职，纵有疾病，犹自勉强。公能识达大体，深足可嘉，朕今非直成公雅志，欲以公为一代楷模。”乃下优诏，加授特进，听在第摄养。赐物千段、尚乘马两匹，禄赐、国官府佐，并依旧给，患若小瘳，每三两日至门下、中书平章政事。九年正月，赐靖灵寿杖，助足疾也。未几，吐谷浑寇边，太宗顾谓侍臣曰：“得李靖为帅，岂非善也！”靖乃见房玄龄曰：“靖虽年老，固堪一行。”太宗大悦，即以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统兵部尚书、任城王道宗、凉州都督李大亮、右卫将军李道彦、利州刺史高甌生等三总管征之。九年，军次伏俟城，吐谷浑烧去野草，以餽我师，退保大非川，诸将咸言春草未生，马已羸瘦，不可赴敌。唯靖决计而进，深入敌境，遂逾积石山。前后战数十合，杀伤甚众，大破其国。吐谷浑之众遂杀其可汗来降，靖又立大宁王慕容顺而还。初，利州刺史高甌生为盐泽道总管，以后军期，靖薄责之，甌生因有憾于靖。及是，与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告靖谋反。太宗命法官按其事，甌生等竟以诬罔得罪。靖乃阖门自守，杜绝宾客，虽亲戚不得妄进。十一年，改封卫国公，授濮州刺史，仍令代袭，例竟不行。十四年，靖妻卒，有诏坟茔制度，依汉卫、霍故事；筑阙象突厥内铁山、吐谷浑内积石山形，以

旌殊绩。十七年，诏图画靖及赵郡王孝恭等二十四人于凌烟阁。十八年，帝幸其第问疾，仍赐绢五百匹，进位卫国公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太宗将伐辽东，召靖入阁，赐坐御前，谓曰：“公南平吴会，北清沙漠，西定慕容，唯东有高丽未服，公意如何？”对曰：“臣往者凭藉天威，薄展微效，今残年朽骨，唯拟此行。陛下不弃，老臣病期瘳矣。”太宗愍其羸老，不许。二十三年，薨于家，年七十九。册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给班剑四十人、羽葆鼓吹，陪葬昭陵，谥曰景武。子德謩嗣，官至将作少匠。

靖弟客师，贞观中，官至右武卫将军，以战功累封丹阳郡公。永徽初，以年老致仕，性好驰猎，四时从禽，无暂止息。有别业在昆明池南，自京城之外，西际澧水，鸟兽皆识之，每出则鸟鹊随逐而噪，野人谓之“鸟贼”。总章中卒，年九十余。

客师孙令问，玄宗在藩时与令问款狎，及即位，以协赞功累迁至殿中少监。先天中，预诛窦怀贞等功，封宋国公，实封五百户。令问固辞实封，诏不许。开元中，转殿中监、左散骑常侍，知尚食事。令问虽特承恩宠，未尝干预时政，深为物论所称。然厚于自奉，食饌丰侈，广畜刍豢，躬临宰杀。时方奉佛，其笃信之士或讥之。令问曰：“此物畜生，与果菜何异？胡为强生分别，不亦远于道乎？”略不以恩眚自恃，闲适郊野，从禽自娱。十五年，凉州都督王君毳奉回纥部落叛，令问坐与连姻，左授抚州别驾，寻卒。

大和中，令问孙彦芳，凤翔府司录参军，诣阙进高祖、太宗所赐卫国公靖官告、敕书、手诏等十余卷，内四卷太宗文皇帝笔迹，文宗宝惜不能释手。其佩笔尚堪书，金装木匣，制作精巧。帝并留禁中，令书工模写本还之，赐芳绢二百匹、衣服、靴笏以酬之。

李勣，曹州离狐人也。隋末徙居滑州之卫南。本姓徐氏，名世勣，永徽中，以犯太宗讳，单名勣焉。家多僮仆，积粟数千钟，与其父盖皆好惠施，拯济贫乏，不问亲疏。大业末，韦城人翟让聚众为盗，勣往从之，时年十七，谓让曰：“今此土地是公及勣乡壤，人多相识，不宜自相侵掠。且宋、郑两郡，地管御河，商旅往还，船乘不绝，就彼邀截，足以自相资助。”让然之，于是劫公私船取物，兵众大振。隋遣齐郡通守张须陁率师二万讨之，勣与频战，竟斩须陁于阵。初，李密亡命在雍丘，浚仪人王伯当匿于野，伯当共勣说翟让奉密为主。隋令王世充讨密，勣以奇计败世充于洛水之上，密拜勣为东海郡公。时河南、山东大水，死者将半，隋帝令饥人就食黎阳，开仓赈给。时政教已紊，仓司不时赈给，死者日数万人。勣言于密曰：“天下大乱，本是为饥，今若得黎阳一仓，大事济矣。”密乃遣勣领麾下五千人自原武济河掩袭，即日克之，开仓恣食，旬之间，胜兵二十万余。经岁余，宇文化及于江都弑逆，拥兵北上，直指东郡。时越王侗即位于东京，赦密之罪，拜为太尉，封魏国公；授勣右武侯大将军，命讨化及。密遣勣守仓城，勣于城外掘深沟以固守，化及设攻具，四面攻仓，阻堑不得至城下，勣于堑中为地道，出兵击之，大败而去。

武德二年，密为王世充所破，拥众归朝。其旧境东至于海，南至于江，西至汝州，北至魏郡，勣并据之，未有所属，谓长史郭孝恪曰：“魏公既归大唐，今此人众土地，魏公所有也。吾若上表献之，即是利主之败，自为己功，以邀富贵，吾所耻也。今宜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，总启魏公，听公自献，此则魏公之功也。”乃遣使启密。使人初至，高祖闻其无表，惟有启与密，甚怪之。使者以勣意闻奏，高祖大喜曰：“徐世勣感德推功，实纯臣也。”诏授黎阳总管、上柱国，莱国公。寻

加右武侯大将军，改封曹国公，赐姓李氏，赐良田五十顷，甲第一区。封其父盖为济阴王，盖固辞王爵，乃封舒国公，授散骑常侍、陵州刺史。令勣总统河南、山东之兵以拒王世充。及李密反叛伏诛，高祖以勣旧经事密，遣使报其反状。勣表请收葬，诏许之。勣服衰经，与旧僚吏将士葬密于黎山之南，坟高七仞，释服而散，朝野义之。而窦建德擒化及于魏县，复进军攻勣，力屈降之。建德收其父，从军为质，令勣复守黎阳。三年，自拔归京师。四年，从太宗伐王世充于东都，累战大捷。又东略地至武牢，伪郑州司兵沈悦请翻武牢，勣夜潜兵应接，克之。擒其伪刺史荆王行本。又从太宗平窦建德，降王世充，振旅而还。论功行赏，太宗为上将，勣为下将，与太宗俱服金甲，乘戎辂，告捷于太庙。其父自洺州与裴矩入朝，高祖见之大喜，复其官爵。勣又从太宗破刘黑闥、徐圆朗，累迁左监门大将军。圆朗重据兖州反，授勣河南大总管以讨之，寻获圆朗，斩首以献，兖州平。七年，诏与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祐，孝恭领舟师巡江而下，勣领步卒一万渡淮，拔其寿阳，至碭石。公祐之将陈正通率兵十万屯于梁山，又遣其大将冯惠亮帅水军十万，锁连大舰以断江路，仍于江西结垒，分守水陆，以御王师。勣攻其垒，寻克之。惠亮单舫而遁。勣乘胜逼正通，大溃，以十余骑奔于丹阳。公祐弃城夜遁，勣纵骑追斩之于武康，江南悉定。八年，突厥寇并州，命勣为行军总管，击之于太谷，走之。太宗即位，拜并州都督，赐实封九百户。贞观三年，为通漠道行军总管。至云中，与突厥颉利可汗兵会，大战于白道。突厥败，屯营于碛口，遣使请和。诏鸿胪卿唐俭往赦之。勣时与定襄道大总管李靖军会，相与议曰：“颉利虽败，人众尚多，若走渡碛，保于九姓，道遥阻深，追则难及。今诏使唐俭至彼，其必弛备，我等随后袭之，此不战而平贼矣。”靖扼腕喜曰：

“公之此言，乃韩信灭田横之策也。”于是定计。靖将兵逼夜而发，勣勒兵继进。靖军既至，贼营大溃，颉利与万余人欲走渡碛。勣屯军于碛口，颉利至，不得渡碛，其大酋长率其部落并降于勣，虏五万余口而还。时高宗为晋王，遥领并州大都督，授勣光禄大夫，行并州大都督府长史。父忧解，寻起复旧职。十一年，改封英国公，代袭蕲州刺史，时并不就国，复以本官遥领太子左卫率。勣在并州凡十六年，令行禁止，号为称职。太宗谓侍臣曰：“隋炀帝不能精选贤良，安抚边境，惟解筑长城以备突厥，情识之惑，一至于此！朕今委任李世勣于并州，遂使突厥畏威遁走，塞垣安静，岂不胜远筑长城耶？”

十五年，征拜兵部尚书，未赴京，会薛延陀遣其子大度设帅骑八万南侵李思摩部落。命勣为朔州行军总管，率轻骑三千追及延陀于青山，击大破之，斩其名王一人，俘获首领，虏五万余计，以功封一子为县公。勣时遇暴疾，验方云，须灰可以疗之，太宗乃自翦须，为其和药。勣顿首见血，泣以感谢，帝曰：“吾为社稷计耳，不烦深谢。”十七年，高宗为皇太子，转勣太子詹事兼左卫率，加位特进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宗谓曰：“我儿新登储贰，卿旧长史，今以宫事相委，故有此授。虽屈阶资，可勿怪也。”太宗又尝闲宴，顾勣曰：“朕将属以幼孤，思之无越卿者。公往不遗于李密，今岂负于朕哉！”勣雪涕致辞，因噬指流血。俄而沉醉，乃解御服覆之，其见委信如此。十八年，太宗将亲征高丽，授勣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攻破盖牟、辽东、白崖等数城，又从太宗摧殄驻蹕阵，以功封一子为郡公。二十年，延陀部落扰乱，诏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击。至乌德鞬山，大战破之。其大首领梯真达于率众来防，其可汗咄摩支南窜于荒谷，遣通事舍人萧嗣业招慰部领，送于京师，碛北悉定。二十二年，转太常卿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旬日，复除太子詹事。二十三年，太宗寝疾，谓高宗曰：“汝于李勣无恩，我今将责出之。我死后，汝当授以仆射，即荷汝恩，必致其死力。”乃出为叠州都督。高宗即位，其月，召拜洛州刺史，寻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令同中书门下，参掌机密。是岁，册拜尚书左仆射。永徽元年，抗表求解仆射，仍令以开府仪同三司依旧知政事。四年，册拜司空。初，贞观中，太宗以勋庸特著，尝图其形于凌烟阁，至是，帝又命写形焉，仍亲为之序。显庆三年，从幸东都，在路遇疾，帝亲临问。麟德初，东封泰山，诏勣为封禅大使，乃从驾。次滑州，其姊早寡，居勣旧闾，皇后亲自临问，赐以衣服，仍封为东平郡君。又坠马伤足，上亲降问，以所乘赐之。

乾封元年，高丽莫离支男产为其弟男建所逐，保于国内城，遣子献城诣阙乞师。总章元年，命勣为辽东道行军总管，率兵二万略地至鸭绿水。贼遣其弟来拒战，勣纵兵击败之，追奔二百里，至于平壤城。男建闭门不敢出，贼中诸城骇惧，多拔人众遁走，降款者相继。勣又引兵围平壤，辽东道副大总管刘仁轨、郝处俊、将军薛仁贵并会于平壤，犄角围之。经月余，克其城，虏其王高藏及男建、男产，裂其诸城，并为州县，振旅而旋。令勣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献于昭陵，礼毕，备军容入京城，献太庙。二年，加太子太师，增食实封通前一千一百户。其年寝疾，诏以勣为司卫正卿，使得视疾。寻薨，年七十六。帝为之举哀，辍朝七日，赠太尉、扬州大都督，谥曰贞武，给东园秘器，陪葬昭陵。令司平太常伯杨昉摄同文正卿监护。及葬日，帝幸未央古城，登楼临送，望柳车恸哭，并为设祭。皇太子亦从驾临送，哀恸悲感左右。诏百官送至故城西北，所筑坟一准卫、霍故事，象阴山、铁山及乌德鞬山，以旌破突厥、薛延陀之功。光宅元年，诏勣配享高宗庙庭。

勳前后战胜所得金帛，皆散之于将士。初得黎阳仓，就仓者数十万人。魏徵、高季辅、杜正伦、郭孝恪皆游其所，一见于众人中，即加礼敬，引之卧内，谈谑忘倦。及平武牢，获伪郑州长史戴胄，知其行能，寻释于竟，推荐咸至显达，当时称其有知人之鉴。又，初平王世充，获其故人单雄信，依例处死，勳表称其武艺绝伦，若收之于合死之中，必大感恩，堪为国家尽命，请以官爵赎之。高祖不许，临将就戮，勳对之号恸，割股肉以啖之，曰：“生死永诀，此肉同归于土矣。”仍收养其子。每行军用师，颇任筹算，临敌应变，动合事机。与人图计，识其臧否，闻其片善，扼腕而从。事捷之日，多推功于下，以是人皆为用，所向多克捷。洎勳之死，闻者莫不凄怆。与弟弼特存友爱，闺门之内，肃若严君。自遇疾，高宗及皇太子送药，即取服之；家中召医巫，皆不许入门。子弟固以药进，勳谓曰：“我山东一田夫耳，攀附明主，滥居富贵，位极三台，年将八十，岂非命乎？修短必是有期，宁容浪就医人求活！”竟拒而不进。忽谓弼曰：“我似得小差，可置酒以申宴乐。”于是堂上奏女妓，檐下列子孙。宴罢，谓弼曰：“我自量必死，欲与汝一别耳。恐汝悲哭，诳言似差，可未须啼泣，听我约束。我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高季辅辛苦作得门户，亦望垂裕后昆，并遭痴儿破家荡尽。我有如许豚犬，将以付汝，汝可防察，有操行不伦、交游非类，急即打杀，然后奏知。又见人多埋金玉，亦不须尔。惟以布装露车，载我棺柩，棺中敛以常服，惟加朝服一副，死倘有知，望著此奉见先帝。明器惟作马五六匹，下帐用幔布为顶，白纱为裙，其中著十个木人，示依古礼刍灵之义，此外一物不用。姬媪已下，有儿女而愿住自养者，听之；余并放出。事毕，汝即移入我堂，抚恤小弱。违我言者，同于戮尸。”此后略不复语，弼等遵行遗言。

勣少弟感，幼有志操。李密之败也，陷于王世充，世充逼令以书召勣，感曰：“家兄立身，不亏名节，今已事主，君臣分定，决不以感造次改图。”卒不肯。世充怒，遂害焉，时年十五。勣长子震，显庆初官至桂州刺史，先勣卒。

勣孙敬业。高宗崩，则天太后临朝，既而废帝为庐陵王，立相王为皇帝，而政由天后，诸武皆当权任，人情愤怨。时给事中唐之奇贬授括苍令，长安主簿骆宾王贬授临海丞，詹事司直杜求仁黜县丞，敬业坐事左授柳州司马，其弟璆令敬猷亦坐累左迁，俱在扬州。敬业用前璆尉魏思温谋，据扬州。嗣圣元年七月，敬业遣其党监察御史薛璋先求使江都，又令雍州人韦超诣璋告变，云“扬州长史陈敬之与唐之奇谋逆”，璋乃收敬之系狱。居数日，敬业矫制杀敬之，自称扬州司马，诈言“高州首领冯子猷叛逆，奉密诏募兵进讨。”是日开府库，令士曹参军李宗臣解系囚及丁役、工匠，得数百人，皆授之以甲。录事参军孙处行拒命，敬业斩之以徇。遂据扬州，鸠聚民众，以匡复庐陵为辞。乃开三府：一曰匡复府，二曰英公府，三曰扬州大都督府。敬业自称匡复府上将，领扬州大都督，以杜求仁、唐之奇、骆宾王为府属，余皆伪署职位。旬日之间，胜兵有十余万。仍移檄诸郡县曰：

伪临朝武氏者，人非温顺，地实寒微。昔充太宗下陈，尝以更衣入侍。洎乎晚节，秽乱春宫。密隐先帝之私，阴图后庭之嬖。入门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。践元后于翬翟，陷吾君于聚麀。加以虺蜴为心，豺狼成性，近狎邪僻，残害忠良，杀姊屠兄，弑君鸩母。人神之所同嫉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犹复包藏祸心，窥窃神器。君之爱子，幽之于别宫；贼之宗盟，委之以重任。呜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硃虚侯之已亡。燕啄皇孙，知汉祚之将尽；龙漦帝后，识夏廷之遽衰。

敬业皇唐旧臣，公侯冢胤，奉先君之成业，荷本朝之旧恩。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以也；袁君山之流涕，岂徒然哉！是用气愤风云，志安社稷，因天下之失望，顺宇内之推心。爰举义旗，誓清妖孽。南连百越，北尽三河，铁骑成群，玉轴相接。海陵红粟，仓储之积靡穷；江浦黄旗，匡复之功何远！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。喑呜则山岳崩颓，叱咤则风云变色。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？以此图功，何功不克？

公等或家传汉爵，或地协周亲，或膺重寄于爪牙，或受顾命于宣室。言犹在耳，忠岂忘心？一抔之土未干，六尺之孤何托？倘能转祸为福，送往事居，共立勤王之师，无废旧君之命，凡诸爵赏，同裂山河。请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谁家之天下！

则天命左玉钤卫大将军李孝逸将兵三十万讨之，追削敬业祖、父官爵，剖坟斫棺，复本姓徐氏。初，敬业兵集，图其所向，薛璋曰：“金陵王气犹在，大江设险，可以自固。且取常、润等州，以为霸基，然后治兵北渡。”魏思温曰：“兵贵神速，但宜早渡淮而北，招合山东豪杰，乘其未集，直取东都，据关决战，此上策也。”敬业不从。十月，率众渡江，攻拔润州，杀刺史李思文。先是，太子贤为天后所废，死于巴州，敬业乃求状貌似贤者，置于城中，奉之为主，云贤本不死。孝逸军渡淮，至楚州，敬业之众狼狈还江都，屯兵高邮以拒之。频战大败，孝逸乘胜追蹙。敬业奔至扬州，与唐之奇、杜求仁等乘小舸，将入海投高丽。追兵及，皆捕获之。初，敬业传檄至京师，则天读之微哂，至“一抔之土未干”，遽问侍臣曰：“此语谁为之？”或对曰：“骆宾王之辞也。”则天曰：“宰相之过，安失此人？”中宗反正，诏曰：“故司空勳，往因敬业，毁废坟茔。朕追想元勋，永怀佐命。昔窦宪干纪，无累安丰之祠；霍禹乱常，犹全博陆之祀。罪不相及，国之通典。宜特垂恩礼，

令所司速为起坟，所有官爵，并宜追复。”勳诸子孙坐敬业诛杀，靡有遗胤，偶脱祸者，皆窜迹胡越。贞元十七年，吐蕃陷麟州，驱掠民畜而去。至盐州西横槽烽，蕃将号徐舍人者，环集汉俘于呼延州，谓僧延素曰：“师勿甚惧，予本汉五代孙也。属武太后斫丧王室，吾祖建义不果，子孙流落绝域，今三代矣。虽代居职任，掌握兵要，然思本之心，无忘于国。但族属已多，无由自拔耳。此地蕃汉交境，放师还乡。”数千百人，解缚而遣之。

史臣曰：近代称为名将者，英、卫二公，诚烟阁之最。英公振彭、黥之迹，自拔草莽，常能以义籓身，与物无忤，遂得功名始终。贤哉，垂命之诚！敬业不蹈貽谋，至于覆族，悲夫！卫公将家子，绰有渭阳之风。临戎出师，凛然威断。位重能避，功成益谦。铭之鼎钟，何惭耿、邓。美哉！

赞曰：功以懋赏，震主则危。辞禄避位，除猜破疑。功定华夷，志怀忠义。白首平戎，贤哉英、卫。

列传第十八

尉迟敬德 秦叔宝 程知节 段志玄 张公谨 子大素 大安

尉迟敬德，朔州善阳人。大业末，从军于高阳，讨捕群贼，以武勇称，累授朝散大夫。刘武周起，以为偏将，与宋金刚南侵，陷晋、浍二州。敬德深入，至夏县，应接吕崇茂，袭破永安王孝基，执独孤怀恩、唐俭等。武德三年，太宗讨武周于柏壁，武周令敬德与宋金刚来拒王师于介休。金刚战败，奔于突厥；敬德收其余众，城守介休。太宗遣任城王道宗、宇文士及往谕之。敬德与寻相举城来降。太宗大悦，赐以曲宴，引为右一府统军，从击王世充于东都。既而寻相与武周下降将皆叛，诸将疑敬德必叛，囚于军中。行台左仆射屈突通、尚书殷开山咸言：“敬德初归国家，情志未附。此人勇健非常，縶之又久，既被猜贰，怨望必生。留之恐贻后悔，请即杀之。”太宗曰：“寡人所见，有异于此。敬德若怀翻背之计，岂在寻相之后耶？”遽命释之，引入卧内，赐以金宝，谓曰：“丈夫以意气相期，勿以小疑介意。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，公宜体之。必应欲去，今以此物相资，表一时共事之情也。”是日，因从猎于榆窠，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。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，敬德跃马大呼，横刺雄信坠马。贼徒稍却，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。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，数合，其众大溃，擒伪将陈智略，获排槊兵六千人。太宗谓敬德曰：“比众人证公必叛，天诱我意，独保明之，福善有征，何相报之速也！”特赐金银一筐，此后恩眚日隆。敬德善解避槊，每单骑入贼阵，贼槊攒

刺，终不能伤，又能夺取贼槊，还以刺之。是日，出入重围，往返无碍。齐王元吉亦善马槊，闻而轻之，欲亲自试，命去槊刃，以竿相刺。敬德曰：“纵使加刃，终不能伤。请勿除之，敬德槊谨当却刃。”元吉竟不能中。太宗问曰：“夺槊、避槊，何者难易？”对曰：“夺槊难。”乃命敬德夺元吉槊。元吉执槊跃马，志在刺之，敬德俄顷三夺其槊。元吉素骁勇，虽相叹异，甚以为耻。及窦建德营于板渚，太宗将挑战，先伏李勣、程知节、秦叔宝等兵。太宗持弓矢，敬德执槊，造建德垒下大呼致师。贼众大惊扰，出兵数千骑，太宗逡巡渐却，前后射杀数人，敬德所杀亦十数人，遂引贼以入伏内。于是与勣等奋击，大破之。王世充兄子伪代王琬，使于建德军中，乘隋炀帝所御骠马，铠甲甚鲜，迥出军前以夸众。太宗曰：“彼之所乘，真良马也。”敬德请往取之，乃与高甑生、梁建方三骑直入贼军，擒琬，引其马以归，贼众无敢当者。又从讨刘黑闼于临洛，黑闼军来袭李世勣，太宗勒兵掩贼，复以救之。既而黑闼众至，其军四合，敬德率壮士犯围而入，大破贼阵，太宗与江夏王道宗乘之以出。又从破徐圆朗。累有战功，授秦王府左二副护军。

隐太子、巢刺王元吉将谋害太宗，密致书以招敬德曰：“愿迁长者之眷，敦布衣之交，幸副所望也。”仍赠以金银器物一车。敬德辞曰：“敬德起自幽贱，逢遇隋亡，天下土崩，窜身无所，久沦逆地，罪不容诛。实荷秦王惠以生命，今又隶名藩邸，唯当以身报恩。于殿下无功，不敢谬当重赐。若私许殿下，便是二心，徇利忘忠，殿下亦何所用？”建成怒，是后遂绝。敬德寻以启闻，太宗曰：“公之素心，郁如山岳，积金至斗，知公情不可移。送来但取，宁须虑也。若不然，恐公身不安。且知彼阴计，足为良策。”元吉等深忌敬德，令壮士往刺之。敬德知其计，乃重门洞开，安卧不动，贼频至其庭，终不

敢入。元吉乃谮敬德于高祖，下诏狱讯验，将杀之，太宗固谏得释。会突厥侵扰乌城，建成举元吉为将，密谋请太宗同送于昆明池，将加屠害。敬德闻其谋，与长孙无忌遽启太宗曰：“大王若不速正之，则恐被其所害，社稷危矣。”太宗叹曰：“今二宫离阻骨肉，灭弃君亲，危亡之机，共所知委。寡人虽深被猜忌，祸在须臾，然同气之情，终所未忍。欲待其先起，然后以义讨之，公意以为何如？”敬德曰：“人情畏死，众人以死奉王，此天授也。若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。虽存仁爱之小情，忘社稷之大计，祸至而不恐，将亡而自安，失人臣临难不避之节，乏先贤大义灭亲之事，非所闻也。以臣愚诚，请先诛之。王若不从，敬德言请奔逃亡命，不能交手受戮。且因败成功，明贤之高见；转祸为福，智士之先机。敬德今若逃亡，无忌亦欲同去。”太宗犹豫未决，无忌曰：“王今不从敬德之言，必知敬德等非王所有。事今败矣，其若之何？”太宗曰：“寡人所言，未可全弃，公更图之。”敬德曰：“王今处事有疑，非智；临难不决，非勇。王纵不从敬德言，请自决计，其如家国何？其如身命何？且在外勇士八百余人，今悉入宫，控弦被甲，事势已就，王何得辞！”敬德又与侯君集日夜进劝，然后计定。时房玄龄、杜如晦皆被高祖斥出秦府，不得复入。太宗令长孙无忌密召之，玄龄等报曰：“有敕不许更事王，今若私谒，必至诛灭，不敢奉命。”太宗大怒，谓敬德曰：“玄龄、如晦岂背我耶？”取所佩刀授敬德曰：“公且往，观其无来心，可并斩其首持来也。”敬德又与无忌喻曰：“王已决计克日平贼，公宜即入筹之。我等四人不宜群行在道。”于是玄龄、如晦著道士服随无忌入，敬德别道亦至。

六月四日，建成既死，敬德领七十骑蹶踵继至，元吉走马东奔，左右射之坠马。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，横被所繯，坠

不能兴。元吉遽来夺弓，垂欲相扼，敬德跃马叱之，于是步走，欲归武德殿，敬德奔逐射杀之。其宫府诸将薛万彻、谢叔方、冯立等率兵大至，屯于玄武门，杀屯营将军。敬德持建成、元吉首以示之，宫府兵遂散。是时，高祖泛舟于海池。太宗命敬德侍卫高祖。敬德擐甲持矛，直至高祖所。高祖大惊，问曰：“今日作乱是谁？卿来此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秦王以太子、齐王作乱，举兵诛之，恐陛下惊动，遣臣来宿卫。”高祖意乃安。南衙、北门兵马及二宫左右犹相拒战，敬德奏请降手敕，令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，于是内外遂定。高祖劳敬德曰：“卿于国有安社稷之功。”赐珍物甚众。太宗升春宫，授太子左卫率。时议者以建成等左右百余人，并合从坐籍没，唯敬德执之不听，曰：“为罪者二凶，今已诛讫，若更及支党，非取安之策。”由是获免。及论功，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，各赐绢万匹；齐王府财币器物，封其全邸，尽赐敬德。

贞观元年，拜右武侯大将军，赐爵吴国公，与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杜如晦四人并食实封千三百户。会突厥来入寇，授泾州道行军总管以击之。贼至泾阳，敬德轻骑与之挑战，杀其名将，贼遂败。敬德好讦直，负其功，每见无忌、玄龄、如晦等短长，必面折廷辩，由是与执政不平。三年，出为襄州都督。八年，累迁同州刺史。尝侍宴庆善宫，时有班在其上者，敬德怒曰：“汝有何功，合坐我上？”任城王道宗次其下，因解喻之。敬德勃然，拳殴道宗目，几至眇。太宗不怪而罢，谓敬德曰：“朕览汉史，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，意常尤之。及居大位以来，常欲保全功臣，令子孙无绝。然卿居官辄犯宪法，方知韩、彭夷戮，非汉祖之愆。国家大事，唯赏与罚，非分之恩，不可数行，勉自修饬，无贻后悔也。”十一年，封建功臣为代袭刺史，册拜敬德宣州刺史，改封鄂国公。后历鄜、夏二州都

督。十七年，抗表乞骸骨，授开府仪同三司，令朝朔望。寻与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。及太宗将征高丽，敬德奏言：“车驾若自往辽左，皇太子又在定州，东西二京，府库所在，虽有镇守，终是空虚。辽东路遥，恐有玄感之变。且边隅小国，不足亲劳万乘，伏请委之良将，自可应时摧灭。”太宗不纳，令以本官行太常卿，为左一马军总管，从破高丽于驻跸山。军还，依旧致仕。敬德末年笃信仙方，飞炼金石，服食云母粉，穿筑池台，崇饰罗绮，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，不与外人交通，凡十六年。显庆三年，高宗以敬德功，追赠其父为幽州都督。其年薨，年七十四。高宗为之举哀，废朝三日，令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宅哭，册赠司徒、并州都督，谥曰忠武，赐东园秘器，陪葬于昭陵。子宝琳嗣，官至卫尉卿。

秦叔宝，名琼，齐州历城人。大业中，为隋将来护儿帐内。叔宝丧母，护儿遣使吊之，军吏怪曰：“士卒死亡及遭丧者多矣，将军未尝降问，独吊叔宝何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人勇悍，加有志节，必当自取富贵，岂得以卑贱处之？”隋末群盗起，从通守张须陀击贼帅卢明月于下邳。贼众十余万，须陀所统才万人，力势不敌，去贼六七里立栅，相持十余日，粮尽将退，谓诸将士曰：“贼见兵却，必轻来追我。其众既出，营内即虚，若以千人袭营，可有大利。此诚危险，谁能去者？”人皆莫对，唯叔宝与罗士信请行。于是须陀委栅遁，使二人分领千兵伏于芦苇间。既而明月果悉兵追之，叔宝与士信驰至其栅，栅门闭不得入，二人超升其楼，拔贼旗帜，各杀数人，营中大乱。叔宝、士信又斩关以纳外兵，因纵火焚其三十余栅，烟焰涨天。明月奔还，须陀又回军奋击，大破贼众。明月以数百骑遁去，余皆虏之。由是勇气闻于远近。又击孙宣雅于海曲，先登破之。以前后累勋授建节尉。从须陀进击李密于荥阳，军败，须陀死

之，叔宝以余众附裴仁基。会仁基以武牢降于李密，密得叔宝大喜，以为帐内骠骑，待之甚厚。密与化及大战于黎阳童山，为流矢所中，堕马闷绝。左右奔散，追兵且至，唯叔宝独捍卫之，密遂获免。叔宝又收兵与之力战，化及乃退。后密败，又为王世充所得，署龙骧大将军。叔宝薄世充之多诈，因其出抗官军，至于九曲，与程咬金、吴黑闥、牛进达等数十骑西驰百许步，下马拜世充曰：“虽蒙殊礼，不能仰事，请从此辞。”世充不敢逼，于是来降。高祖令事秦府，太宗素闻其勇，厚加礼遇。从镇长春宫，拜马军总管。又从征于美良川，破尉迟敬德，功最居多。高祖遣使赐以金瓶，劳之曰：“卿不顾妻子，远来投我，又立功效。朕肉可为卿用者，当割以赐卿，况子女玉帛乎？卿当勉之。”寻授秦王右三统军。又从破宋金刚于介休。录前后勋，赐黄金百斤、杂彩六千段，授上柱国。从讨王世充，每为前锋。太宗将拒窦建德于武牢，叔宝以精骑数十先陷其阵。世充平，进封翼国公，赐黄金百斤、帛七千段。从平刘黑闥，赏物千段。叔宝每从太宗征伐，敌中有骁将锐卒，炫耀人马，出入来去者，太宗颇怒之，辄命叔宝往取。叔宝应命，跃马负枪而进，必刺之万众之中，人马辟易，太宗以是益重之，叔宝亦以此颇自矜尚。

六月四日，从诛建成、元吉。事宁，拜左武卫大将军，食实封七百户。其后每多疾病，因谓人曰：“吾少长戎马，所经二百余阵，屢中重疮。计吾前后出血亦数斛矣，安得不病乎？”十二年卒，赠徐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马，以旌战阵之功焉。十三年，改封胡国公。十七年，与长孙无忌等图形于凌烟阁。

程知节，本名咬金，济州东阿人也。少骁勇，善用马槊。大业末，聚徒数百，共保乡里，以备他盗。后依李密，署为内

军骠骑。时密于军中简勇士尤异者八千人，隶四骠骑，分为左右以自卫，号为内军。白云：“此八千人可当百万。”知节既领其一，甚被恩遇。及王世充出城决战，知节领内马军，与密同营在北邙山上，单雄信领外马军，营在偃师城北。世充来袭雄信营，密遣知节及裴行俨助之。行俨先驰赴敌，为流矢所中，坠于地。知节救之，杀数人，世充军披靡，乃抱行俨重骑而还。为世充骑所逐，刺槊洞过，知节回身捩折其槊，兼斩获追者，于是与行俨俱免。及密败，世充得之，待遇甚厚。知节谓秦叔宝曰：“世充器度浅狭，而多妄语，好为咒誓，乃巫师老妪耳，岂是拨乱主乎？”及世充拒王师于九曲，知节领兵在其阵，与秦叔宝等马上揖世充曰：“荷公接待，极欲报恩。公性猜贰，傍多扇惑，非仆托身之所，今谨奉辞。”于是跃马与左右数十人归国，世充惧，不敢追之。授秦王府左三统军。破宋金刚，擒窦建德，降王世充，并领左一马军总管。每阵先登，以功封宿国公。武德七年，建成忌之，构之于高祖，除康州刺史。知节白太宗曰：“大王手臂今并翦除，身必不久。知节以死不去，愿速自全。”六月四日，从太宗讨建成、元吉。事定，拜太子右卫率，迁右武卫大将军，赐实封七百户。贞观中，历泸州都督、左领军大将军。与长孙无忌等代袭刺史，改封卢国公，授普州刺史。十七年，累转左屯卫大将军，检校北门屯兵，加镇军大将军。永徽六年，迁左卫大将军。显庆二年，授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贺鲁。师次怛笃城，有胡人数千家开门出降，知节屠城而去，贺鲁遂即远遁。军还，坐免官。未几，授岐州刺史。表请乞骸骨，许之。麟德二年卒，赠骠骑大将军、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子处默，袭爵卢国公。处亮，以功臣子尚太宗女清河长公主，授驸马都尉、左卫中郎将。少子处弼，官至右金吾将军。处弼子伯献，开元中，左金吾大将军。

段志玄，齐州临淄人也。父偃师，隋末为太原郡司法书佐，从高祖起义，官至郢州刺史。志玄从父在太原，甚为太宗所接待。义兵起，志玄募得千余人，授右领大都督府军头。从平霍邑，下绛郡，攻永丰仓，皆为先锋，历迁左光禄大夫。从刘文静拒屈突通于潼关，文静为通将桑显和所袭，军营已溃，志玄率二十骑赴击，杀数十人而还。为流矢中足，虑众心动，忍而不言，更入贼阵者再三。显和军乱，大军因此复振，击，大破之。及屈突通之遁，志玄与诸将追而擒之，以功授乐游府骠骑将军。后从讨王世充，深入陷阵，马倒，为贼所擒。两骑夹持其髻，将渡洛水，志玄踊身而奋，二人俱坠马，驰归，追者数百骑，不敢逼。及破窦建德，平东都，功又居多。迁秦王府右二护军，赏物二千段。隐太子建成、巢刺王元吉竟以金帛诱之，志玄拒而不纳，密以白太宗，竟与尉迟敬德等同诛建成、元吉。太宗即位，累迁左骁卫大将军，封樊国公，食实封九百户。文德皇后之葬也，志玄与宇文士及分统士马出肃章门。太宗夜使宫官至二将军所，士及开营内使者，志玄闭门不纳，曰：“军门不可夜开。”使者曰：“此有手敕。”志玄曰：“夜中不辩真伪。”竟停使者至晓。太宗闻而叹曰：“此真将军也，周亚夫无以加焉。”十一年，定世封之制，授金州刺史，改封褒国公。十二年，拜右卫大将军。十四年，加镇军大将军。十六年，寝疾，太宗亲自临视，涕泣而别，顾谓曰：“当与卿子五品。”志玄顿首固请回授母弟志感，太宗遂授志感左卫郎将。及卒，上为发哀，哭之甚恻，赠辅国将军、扬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忠壮。十七年正月，诏图形于凌烟阁。子瓚，袭爵褒国公，武太后时，官至左屯卫大将军。子怀简，袭爵，开元中，官至太子詹事。

张公谨，字弘慎，魏州繁水人也。初为王世充洧州长史。

武德元年，与王世充所署洧州刺史崔枢以州城归国，授邹州别驾，累除右武侯长史。初未知名，李勣尉迟敬德亦言之，乃引入幕府。时太宗为隐太子建成、巢王元吉所忌，因召公谨，问以自安之策，对甚合旨，渐见亲遇。及太宗将讨建成、元吉，遣卜者灼龟占之，公谨自外来见，遽投于地而进曰：“凡卜筮者，将以决嫌疑，定犹豫，今既事在不疑，何卜之有？纵卜之不吉，势不可已。愿大王思之。”太宗深然其言。六月四日，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。及斩建成、元吉，其党来攻玄武门，兵锋甚盛。公谨有勇力，独闭门以拒之。以功累授左武侯将军，封定远郡公，赐实封一千户。贞观元年，拜代州都督，上表请置屯田以省转运，又前后言时政得失十余事，并见纳用。后遣李靖经略突厥，以公谨为副，公谨因言突厥可取之状曰：“颉利纵欲肆情，穷凶极暴，诛害良善，昵近小人，此主昏于上，其可取一也。又其别部同罗、仆骨、回纥、延陀之类，并自立君长，将图反噬，此则众叛于下，其可取二也。突厥被疑，轻骑自免；拓设出讨，匹马不归；欲谷丧师，立足无地，此则兵挫将败，其可取三也。塞北霜早，粮糒乏绝，其可取四也。颉利疏其突厥，亲委诸胡，胡人翻覆，是其常性，大军一临，内必生变，其可取五也。华人入北，其类实多，比闻自相啸聚，保据山险，师出塞垣，自然有应，其可取六也。”太宗深纳之。破定襄，败颉利，玺书慰劳，进封邹国公。

转襄州都督，甚有惠政。卒官，年三十九。太宗闻而嗟悼，出次发哀，有司奏言：“准《阴阳书》，日子在辰，不可哭泣，又为流俗所忌。”太宗曰：“君臣之义，同于父子，情发于衷，安避辰日？”遂哭之。赠左骁卫大将军，谥曰襄。十三年，追思旧功，改封郟国公。十七年，图形于凌烟阁。永徽中，又赠荆州都督。长子大象嗣，官至户部侍郎。次子大素、大安，并

知名。大素，龙朔中历位东台舍人，兼修国史，卒于怀州长史，撰《后魏书》一百卷、《隋书》三十卷。大安，上元中历太子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时章怀太子在春宫，令大安与太子洗马刘讷言等注范晔《后汉书》。宫废，左授普州刺史。光宅中，卒于横州司马。大安子说，开元中为国子祭酒。

史臣曰：敬德夺槊陷阵，鼓勇王师，却赂报恩，竭忠霸主。然而奋拳负气，非自全之道；文皇告诫之言，可为功臣药石。叔宝善用马槊，拔贼垒则以寡敌众，可谓勇矣。知节志平国难，拜隼籰则致命辅君，可谓忠矣。而并晓世充之猜贰，识唐代之霸图，可谓见几君子矣。志玄中辍不言，竟安师旅。公谨投龟定义，志助储君。皆所谓猛将谋臣，知机识变。有唐之盛，斯实赖焉。

赞曰：太宗经纶，实赖虎臣。胡、鄂诸将，奋不顾身。图形凌烟，配食严禋。光诸简册，为报君亲。

列传第十九

侯君集 张亮 薛万彻 兄万均 盛彦师 卢祖尚 刘世让
刘兰 李君羨等附

侯君集，豳州三水人也。性矫饰，好矜夸，玩弓矢而不能成其艺，乃以武勇自称。太宗在藩，引入幕府，数从征伐，累除左虞侯、车骑将军，封全椒县子。渐蒙恩遇，参预谋议。建成、元吉之诛也，君集之策居多。太宗即位，迁左卫将军，以功进封潞国公，赐邑千户，寻拜右卫大将军。贞观四年，迁兵部尚书，参议朝政。时将讨吐谷浑伏允，命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并为之副。九年三月，师次鄯州，君集言于靖曰：“大军已至，贼虏尚未走险，宜简精锐，长驱疾进，彼不我虞，必有大利。若此策不行，潜遁必远，山障为阻，讨之实难。”靖然其计，乃简精锐，轻赍深入。道宗追及伏允之众于库山，破之。伏允轻兵入碛，以避官军。靖乃中分士马为两道并入，靖与薛万均、李大亮趣北路，使侯君集、道宗趣南路。历破逻真谷，逾汉哭山，经途二千余里，行空虚之地。盛夏降霜，山多积雪，转战过星宿川，至于柏海，频与虏遇，皆大克获。北望积玉山，观河源之所出焉。乃旋师，与李靖会于大非川，平吐谷浑而还。十一年，与长孙无忌等俱受世封，授君集陈州刺史，改封陈国公。明年，拜吏部尚书，进位光禄大夫。君集出自行伍，素无学术，及被任遇，方始读书。典选举，定考课，出为将领，入参朝政，并有时誉。

高昌王麹文泰时遏绝西域商贾，太宗征文泰入朝，而称疾

不至，诏以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讨之。文泰闻王师将起，谓其国人曰：“唐国去此七千里，涉碛阔二千里，地无水草，冬风冻寒，夏风如焚。风之所吹，行人多死，当行百人不能得至，安能致大军乎？若顿兵于吾城下，二十日食必尽，自然鱼溃，乃接而虏之，何足忧也！”及军至碛口，而文泰卒，其子智盛袭位。君集率兵至柳谷，候骑言文泰克日将葬，国人咸集。诸将请袭之，君集曰：“不可，天子以高昌骄慢无礼，使吾恭行天罚，今袭人于墟墓之间，非问罪之师也。”于是鼓行而前，攻其田地。贼婴城自守，君集谕之，不行。先是，大军之发也，上召山东善为攻城器械者，悉遣从军。君集遂刊木填隍，推撞车撞其睥睨，数丈颓穴，抛车石击其城中，其所当者无不糜碎，或张氈被，用障抛石，城上守陴者不复得立。遂拔之，虏其男女七千余口，仍进兵围其都城。智盛穷蹙，致书于君集曰：“有罪于天子者，先王也。天罚所加，身已丧背。智盛袭位未几，不知所以愆阙，冀尚书哀怜。”君集报曰：“若能悔祸，宜束手军门。”智盛犹不出，因命士卒填其隍堑，发抛车以攻之。又为十丈高楼，俯视城内，有行人及飞石所中处，皆唱言之，人多入室避石。初，文泰与西突厥欲谷设约，有兵至，共为表里。及闻君集至，欲谷设惧而西走千余里，智盛失援，计无所出，遂开门出降。君集分兵略地，遂平其国，俘智盛及其将吏，刻石纪功而还。君集初破高昌，曾未奏请，辄配没无罪人，又私取宝物。将士知之，亦竞来盗窃，君集恐发其事，不敢制。及京师，有司请推其罪，诏下狱。中书侍郎岑文本以为，功臣大将不可轻加屈辱，上疏曰：

君集等或位居辅佐，或职惟爪牙，并蒙拔擢，受将帅之任，不能正身奉法，以报陛下之恩。举措肆情，罪负盈积，实宜绳之刑典，以肃朝伦。但高昌昏迷，人神共弃，在朝议者，以其

地在遐荒，咸欲置之度外。唯陛下运独见之明，授决胜之略，君集等奉行圣算，遂得指期平殄。若论事实，并是陛下之功，君集等有道路之劳，未足称其勋力。而陛下天德弗宰，乃推功于将帅。露布初至，便降大恩，从征之人，皆沾涤荡。及其凯旋，特蒙曲宴，又对万国，加之重赏。内外文武，咸欣陛下赏不逾时。而不经旬日，并付大理，虽乃君集等自挂网罗，而在朝之人未知所犯，恐海内又疑陛下唯录其过，似遗其功。臣以下才，谬参近职，既有所见，不敢默然。臣闻古之人君，出师命将，克敌则获重赏，不克则受严刑。是以赏其有功也，虽贪残淫纵，必蒙青紫之宠；当其有罪也，虽勤躬洁己，不免鈇钺之诛。故《周书》曰：“记人之功，忘人之过，宜为君者也。”

“昔汉贰师将军李广利损五万之师，糜亿万之费，经四年之劳，唯获骏马三十匹。虽斩宛王之首，而贪不爱卒，罪恶甚多。武帝为万里征伐，不录其过，遂封广利海西侯，食邑八千户。又校尉陈汤矫诏兴师，虽斩郅支单于，而汤素贪盗，所收康居财物，事多不法，为司隶所系。汤乃上疏曰：“与吏士共诛郅支，幸得擒灭。今司隶乃收系案验，是为郅支报仇也。”元帝赦其罪，封汤关内侯，赐黄金百斤。又晋龙骧将军王浚有平吴之功，而王浑等论浚违诏，不受节度，军人得孙皓宝物，并烧皓宫及船。浚上表曰：“今年平吴，诚为大庆，于臣之身，更为咎累。”武帝赦而不推，拜辅国大将军，封襄阳侯，赐绢万匹。近隋新义郡公韩擒虎平陈之日，纵士卒暴乱叔宝宫内，文帝亦不问罪，虽不进爵，拜擒虎上柱国，赐物八千段。由斯观之，将帅之臣，廉慎者寡，贪求者众，是以黄石公《军势》曰：“使智，使勇，使贪，使愚。故智者乐立其功，勇者好行其志，贪者邀趋其利，愚者不计其死。”是知前圣莫不收人之长，弃人之短，良为此也。臣又闻，夫天地之道，以覆载为先；帝王之德，以

含弘为美。夫以区区汉武及历代诸帝，犹能宥广利等，况陛下天纵神武，振宏图以定六合，岂独正兹刑网，不行古人之事哉！伏惟圣怀，当自已有斟酌。臣今所以陈闻，非敢私君集等，庶以萤爝末光，增晖日月。倘陛下降雨露之泽，收雷电之威，录其微劳，忘其大过，使君集重升朝列，复预驱驰，虽非清贞之臣，犹是贪愚之将。斯则陛下圣德，虽屈法而德弥显；君集等愆过，虽蒙宥而过更彰。足使立功之士，因兹而皆劝；负罪之将，由斯而改节矣。

疏奏，乃释。君集自以有功于西域，而以贪冒被囚，志殊怏怏。十七年，张亮以太子詹事出为洛州都督，君集激怒亮曰：“何为见排？”亮曰：“是公见排，更欲谁冤！”君集曰：“我平一国，还触天子大嗔，何能抑排！”因攘袂曰：“郁郁不可活，公能反乎？当与公反耳。”亮密以闻，太宗谓亮曰：“卿与君集俱是功臣，君集独以语卿，无人闻见，若以属吏，君集必言无此。两人相证，事未可知。”遂寝其事，待君集如初。寻与诸功臣同画像于凌烟阁。时庶人承乾在东宫，恐有废立，又知君集怨望，遂与通谋。君集子婿贺兰楚石时为东宫千牛，承乾令数引君集入内，问以自安之术。君集以承乾劣弱，意欲乘衅以图之，遂赞承乾阴图不轨，尝举手谓承乾曰：“此好手，当为用之。”君集或虑谋泄，心不自安，每中夜蹶然而起，叹咤久之。其妻怪而谓之曰：“公，国之大臣，何为乃尔？必当有故。若有不善之事，孤负国家，宜自归罪，首领可全。”君集不能用。及承乾事发，君集被收，楚石又诣阙告其事。太宗亲临问曰：“我不欲令刀笔吏辱公，故自鞫验耳。”君集辞穷。太宗谓百僚曰：“往者家国未安，君集实展其力，不忍置之于法。我将乞其性命，公卿其许我乎？”群臣争进曰：“君集之罪，天地所不容，请诛之以明大法。”太宗谓君集曰：

“与公长诀矣，而今而后，但见公遗像耳！”因歔歔下泣。遂斩于四达之衢，籍没其家。君集临刑，容色不改，谓监刑将军曰：“君集岂反者乎，蹉跌至此！然尝为将，破灭二国，颇有微功。为言于陛下，乞令一子以守祭祀。”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，徙于岭南。

张亮，郑州荥阳人也。素寒贱，以农为业。倜傥有大节，外敦厚而内怀诡诈，人莫之知。大业末，李密略地荥、汴，亮杖策从之，未被任用。属军中有谋反者，亮告之，密以为至诚，署骠骑将军，隶于徐勣。及勣以黎阳归国，亮颇赞成其事，乃授郑州刺史。会王世充陷郑州，亮不得之官，孤军无援，遂亡命于共城山泽。后房玄龄、李勣以亮倜傥有智谋，荐之于太宗，引为秦府车骑将军。渐蒙顾遇，委以心膂。会建成、元吉将起难，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，一朝有变，将出保之。遣亮之洛阳，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，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，多出金帛，恣其所用。元吉告亮欲图不轨，坐是属吏，亮卒无所言。事释，遣还洛阳。及建成死，授怀州总管，封长平郡公。贞观五年，历迁御史大夫，转光禄卿，进封郟国公，赐实封五百户。后历豳、夏、郟三州都督。七年，魏王泰为相州都督而不之部，进亮金紫光禄大夫，行相州大都督长史。十一年，改封郟国公。亮所莅之职，潜遣左右伺察善恶，发才适奸隐，动若有神，抑豪强而恤贫弱，故所在见称。初，亮之在州也，弃其本妻，更娶李氏。李素有淫行，骄妒特甚，亮宠惮之。后至相州，有鄴县小兒，以卖笔为业，善歌舞，李见而悦之，遂与私通。假言亮先与其母野合所生，收为亮子，名曰慎几。亮前妇子慎微，每以养慎几致谏，亮不从。李尤好左道，所至巫覡盈门，又干预政事，由是亮之声称渐损。十四年，又为工部尚书。明年，迁太子詹事，出为洛州都督。及侯君集诛，以亮先奏其将反，优诏

褒美，迁刑部尚书，参预朝政。太宗将伐高丽，亮频谏不纳，因自请行。以亮为沧海道行军大总管，管率舟师。自东莱渡海，袭沙卑城，破之，俘男女数千口。进兵顿于建安城下，营垒未固，士卒多樵牧。贼众奄至，军中惶骇。亮素怯懦，无计策，但踞胡床，直视而无所言，将士见之，翻以亮为有胆气。其副总管张金树等乃鸣鼓令士众击贼，破之。太宗知其无将帅材而不之责。有方术人程公颖者，亮亲信之。初，在相州，阴召公颖谓曰：“相州形胜之地，人言不出数年有王者起，公以为何如？”公颖知其有异志，因言亮卧似龙形，必当大贵。又有公孙常者，颇擅文辞，自言有黄白之术，尤与亮善。亮谓曰：“吾尝闻图谶‘有弓长之君当别都’，虽有此言，实不愿闻之。”常又言亮名应图录，亮大悦。二十年，有陕人常德玄告其事，并言亮有义儿五百人。太宗遣法官按之，公颖及常证其罪，亮曰：“此二人畏死见诬耳。”又自陈佐命之旧，冀有宽贷。太宗谓侍臣曰：“亮有义儿五百，畜养此辈，将何为也？正欲反耳。”命百僚议其狱，多言亮当诛，唯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，明其无罪。太宗既盛怒，竟斩于市，籍没其家。岁余，刑部侍郎有闕，令执政者妙择其人，累奏皆不可。太宗曰：“朕得其人也。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‘反形未具’，此言当矣。虽不即从，至今追悔。”遂授道裕刑部侍郎。

薛万彻，雍州咸阳人，自燉煌徙焉。隋左御卫大将军世雄子也。世雄大业末卒于涿郡太守。万彻少与兄万均随父在幽州，俱以武略为罗艺所亲待。寻与艺归附高祖，授万均上柱国、永安郡公，万彻车骑将军、武安县公。会窦建德率众十万余寇范阳，艺逆拒之。万均谓艺曰：“众寡不敌，今若出门，百战百败，当以计取之。可令羸兵弱马阻水背城为阵以诱之，观贼之势，必渡水交兵。万均请精骑百人伏于城侧，待其半渡击之，

破贼必矣。”艺从其言。建德果引军渡水，万均邀击，大破之。明年，建德率众二十万复攻幽州，贼已攀堞，万均与万彻率敢死士百人从地道而出，直掩贼背击之，贼遂溃走。及太宗平刘黑闥，引万均为右二护军，恩顾甚至。隐太子建成又引万彻置于左右。建成被诛，万彻率宫兵战于玄武门，鼓噪欲入秦府，将士大惧。及梟建成首示之，万彻与数十骑亡于终南山。太宗累遣使谕意，万彻释仗而来。太宗以其忠于所事，不之罪也。

万均，贞观初历迁殿中少监。柴绍之击梁师都，以万彻为副。未至朔方数十里，突厥四面而至，官军稍却。万均与万彻横出击之，斩其骁将，虏阵乱，因而乘之，杀伤被野。鼓行而进，遂围师都。俄而师都见杀，城降，突厥不敢来援。万彻后从李靖击突厥颉利可汗于塞北，以功授统军，进爵郡公。初，靖将击吐谷浑，请万彻同行。及至贼境，与诸将各率百余骑先行，卒与虏数千骑相遇。万彻单骑驰击之，虏无敢当者。还谓诸将曰：“贼易与耳！”跃马复进，诸将随之，斩数千级，人马流血，勇冠三军。又与万均破吐谷浑天柱王于赤水源，获其杂畜二十万计，追至河源。万均此后官至左屯卫大将军，累封潞国公而卒。

万彻寻丁母忧解职，俄起为右卫将军，出为蒲州刺史。会薛延陀率回纥、同罗之众渡碛，南击李思摩，万彻副李勣援之。与虏相遇，率数百骑为先锋，击其阵后，骑皆散，贼顾见，遂大溃。追奔数十里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获马万五千匹。以功别封一子为县侯。十八年，授左卫将军，尚丹阳公主，拜附马都尉。寻迁右卫大将军，转杭州刺史，迁代州都督，复召拜右武卫大将军。太宗从容谓从臣曰：“当今名将，唯李勣、道宗、万彻三人而已。李勣、道宗不能大胜，亦不大败；万彻非大胜，即大败。”太宗尝召司徒长孙无忌等十余人宴于丹霄殿，各赐以

獬皮，万彻预焉。太宗意在赐万彻，而误呼万均，因怆然曰：“万均朕之勋旧，不幸早亡，不觉呼名，岂其魂灵欲朕之赐也。”因令取獬皮，呼万均以同赐而焚之于前，侍坐者无不感叹。二十二年，万彻又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，率甲士三万自莱州泛海伐高丽，入鸭绿水百余里，至泊灼城，高丽震惧，多弃城而遁。泊灼城主所夫孙率步骑万余人拒战，万彻遣右卫将军裴行方领步卒为支军继进，万彻及诸军乘之，贼大溃。追奔百余里，于阵斩所夫孙，进兵围泊灼城。其城因山设险，阻鸭绿水以为固，攻之未拔。高丽遣将高文率乌骨、安地诸城兵三万余人来援，分置两阵。万彻分军以当之，锋刃才接而贼大溃。万彻在军，仗气凌物，人或奏之。及谒见，太宗谓曰：“上书者论卿与诸将不协，朕录功弃过，不罪卿也。”因取书焚之。寻为副将、右卫将军裴行方言其怨望，于是廷验之，万彻辞屈。英国公李勣进曰：“万彻职乃将军，亲惟主婿，发言怨望，罪不容诛。”因除名徙边，会赦得还。永徽二年，授宁州刺史。入朝与房遗爱款昵，因谓遗爱曰：“今虽患脚，坐置京师，诸辈犹不敢动。”遗爱谓万彻曰：“公若国家有变，我当与公立荆王元景为主。”及谋泄，吏逮之，万彻不之伏，遗爱证之，遂伏诛。临刑大言曰：“薛万彻大健儿，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，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！”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。执刃者斩之不殊，万彻叱之曰：“何不加力！”三斫乃绝。

万彻长兄万淑，亦有战功。贞观初，至营州都督，检校东夷校尉，封梁郡公。季弟万备，有孝行，母终，庐于墓侧。太宗降玺书吊慰，仍旌表其门。后官至左卫将军。并先万彻卒。

初，武德、贞观之际，有盛彦师、卢祖尚、刘世让、刘兰、李君羨等，并有功名而不终其位。

盛彦师者，宋州虞城人。大业中，为澄城长。义师至汾阴，

率宾客千余人济河上谒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行军总管，从平京城。俄与史万宝镇宜阳以拒东寇。及李密之叛，将出山南，史万宝惧密威名，不敢拒，谓彦师曰：“李密，骁贼也，又辅以王伯当，决策而叛，其下兵士思欲东归，若非计出万全，则不为也。兵在死地，殆不可当。”彦师笑曰：“请以数千之众邀之，必梟其首。”万宝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对曰：“军法尚诈，不可为公说之。”便领众逾熊耳山南，傍道而止，令弓弩者夹路乘高，刀楯者伏于溪谷。令曰：“待贼半渡，一时齐发，弓弩据高纵射，刀楯即乱出薄之。”或问之曰：“闻李密欲向洛州，而公入山，何也？”彦师曰：“密声言往洛，实走襄城就张善相耳，必当出人不意。若贼入谷口，我自后追之，山路险隘，无所展力，一夫殿后，必不能制。今吾先得入谷，擒之必矣。”李密既度陕州，以为余不足虑，遂拥众徐行，果逾山南渡。彦师击之，密众首尾断绝，不得相救，遂斩李密，追擒伯当。以功封葛国公，拜武卫将军，仍镇熊州。太宗讨王世充，遣彦师与万宝军于伊阙，绝其山南之路。贼平，除宋州总管。初，彦师之入关也，王世充以其将陈宝遇为宋州刺史，处其家不以礼，及此，彦师因事杀之。平生所恶数十家亦皆杀之。州中震骇，重足而立。会徐圆朗反，彦师为安抚大使，因战，遂没于贼。圆朗礼厚之，令彦师作书报其弟，令举城降己。彦师为书曰：“吾奉使无状，被贼所擒，为臣不忠，誓之以死。汝宜善待老母，勿以吾为念。”圆朗初色动，而彦师自若，圆朗乃笑曰：“盛将军乃有壮节，不可杀也。”待之如旧。贼平，彦师竟以罪赐死。

卢祖尚者，字季良，光州乐安人也。父禧，隋虎贲郎将。累叶豪富，倾财散施，甚得人心。大业末，召募壮士逐捕群盗。时年甚少，而武力过人，又御众严整，所向有功。群盗畏惮，

不敢入境。及宇文化及作乱，州人请祖尚为刺史。祖尚时年十九，升坛歃血，以誓其众，泣涕歔歔，悲不自胜，众皆感激。王世充立越王侗，祖尚遣使从之，侗授祖尚光州总管。及世充自立，遂举州归款，高祖嘉之，赐玺书劳勉，拜光州刺史，封弋阳郡公。武德六年，从赵郡王孝恭讨辅公祏石，为前军总管，攻其宣、歙州，克之。进击贼帅冯惠亮、陈正通，并破之。贼平，以功授蒋州刺史。又历寿州都督、瀛州刺史，并有能名。贞观初，交州都督、遂安公寿以贪冒得罪，太宗思求良牧，朝臣咸言祖尚才兼文武，廉平正直。征至京师，临朝谓之曰：“交州大藩，去京甚远，须贤牧抚之。前后都督皆不称职，卿有安边之略，为我镇边，勿以道远为辞也。”祖尚拜谢而出，既而悔之，以旧疾为辞。太宗遣杜如晦谕旨，祖尚固辞。又遣其妻兄周范往谕之曰：“匹夫相许，犹须存信。卿面许朕，岂得后方悔之？宜可早行，三年必自相召，卿勿推拒，朕不食言。”对曰：“岭南瘴疠，皆日饮酒，臣不便酒，去无还理。”太宗大怒曰：“我使人不从，何以为天下命！”斩之于朝，时年三十余。寻悔之，使复其官廕。

刘世让，字元钦，雍州醴泉人也。仕隋征仕郎。高祖入长安，世让以漳川归国，拜通议大夫。时唐弼余党寇扶风，世让自请安辑，许之，俄得数千人。复为安定道行军总管，率兵以拒薛举，战败，世让及弟宝俱为举军所获。举将至城下，令给说城中曰：“大军五道已趣长安，宜开门早降。”世让伪许之，因告城中曰：“贼兵多少，极于此矣。宜善自固，以图安全。”举重其执节，竟不之害。太宗时屯兵高塘，世让潜遣宝逃归，言贼中虚实；高祖嘉之，赐其家帛千匹。及贼平，得归，授彭州刺史。寻领陕东道行军总管，与永安王孝基击吕崇茂于夏县，诸军败绩，世让与唐俭俱为贼所获。狱中闻独孤怀恩有逆谋，

逃还以告高祖。时高祖方济河，将幸怀恩之营，闻难惊曰：“刘世让之至，岂非天命哉！”因劳之曰：“卿往陷薛举，遣弟潜效款诚，今复冒危告难，是皆忧国忘身也。”寻封弘农郡公，赐庄一区、钱百万。累转并州总管，统兵屯于雁门。突厥处罗可汗与高开道、苑君璋合众，攻之甚急。鸿胪卿郑元璠先使在蕃，可汗令元璠来说之，世让厉声曰：“大丈夫奈何为夷狄作说客耶！”经日余，虏乃退。及元璠还，述世让忠贞勇干，高祖下制褒美之，锡以良马。未几，召拜广州总管。将之任，高祖问以备边之策，世让答曰：“突厥南寇，徒以马邑为其中路耳。如臣所计，请于崞城置一智勇之将，多储金帛，有来降者厚赏赐之，数出奇兵略其城下，芟践禾稼，败其生业。不出岁余，彼当无食，马邑不足图也。”高祖无可任者，乃使驰驿往经略之。突厥惧其威名，乃纵反间，言世让与可汗通谋，将为乱。高祖不之察，遂诛世让，籍没其家。贞观初，突厥来降者言世让初无逆谋，始原其妻子。

刘兰，字文郁，青州北海人也。仕隋鄱阳郡书佐。颇涉经史，善言成败。然性多凶狡，见隋末将乱，交通不逞。于时北海完富，兰利其子女玉帛，与群盗相应，破其本乡城邑。武德中，淮安王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，兰率宗党往归之。以功累迁尚书员外郎。贞观初，梁师都尚据朔方，兰上言攻取之计。太宗善之，命为夏州都督府司马。时梁师都以突厥之师顿于城下，兰偃旗卧鼓，不与之争锋，贼徒宵遁，兰追击破之，遂进军夏州。及师都平，以功迁丰州刺史，征为右领军将军。十一年，幸洛阳，以蜀王愔为夏州都督。愔不之藩，以兰为长史，总其府事。时突厥携离，有郁射设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。兰纵反间以离其部落，颉利果疑摸末，摸末惧，而颉利又遣兵追之，兰率众逆击，败之。太宗以为能，超拜丰州刺史，

再转夏州都督，封平原郡公。贞观末，以谋反腰斩。右骁卫大将军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，太宗闻而召行恭让之曰：“典刑自有常科，何至于此！必若食逆者心肝而为忠孝，则刘兰之心为太子诸王所食，岂至卿邪？”行恭无以答。

李君羨者，洺州武安人也。初为王世充骠骑，恶世充之为人，乃与其党叛而来归，太宗引为左右。从讨刘武周及王世充等，每战必单骑先锋陷阵，前后赐以宫女、马牛、黄金、杂彩，不可胜数。太宗即位，累迁华州刺史，封武连郡公。贞观初，太白频昼见，太史占曰：“女三昌。”又有谣言：“当有女武王者。”太宗恶之。时君羨为左武卫将军，在玄武门。太宗因武官内宴，作酒令，各言小名。君羨自称小名“五娘子”，太宗愕然，因大笑曰：“何物女子，如此勇猛！”又以君羨封邑及属县皆有“武”字，深恶之。会御史奏君羨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，将为不轨，遂下诏诛之。天授二年，其家属诣阙称冤，则天乃追复其官爵，以礼改葬。

史臣曰：侯君集摧凶克敌，效用居多；恃宠矜功，粗率无检，弃前功而罹后患，贪愚之将明矣。张亮听公颖之妖言，恃弓长之邪讖，义兒斯畜，恶迹遂彰，虽道裕云反状未形，而诡诈之性，于斯验矣。万彻筹深行阵，勇冠戎夷，不能保其首领，以至诛戮。夫二三子，非慎始而保终也。

赞曰：君子立功，守以谦冲。小人得位，足为身害。侯、张凶险，望窥圣代。雄若韩、彭，难逃菹醢。

列传第二十

王珪 戴胄 兄子至德 岑文本 兄子长倩 倩子羲
格辅元附 杜正伦

王珪，字叔玠，太原祁人也。在魏为乌丸氏，曾祖神念，自魏奔梁，复姓王氏。祖僧辩，梁太尉、尚书令。父顓，北齐乐陵太守。珪幼孤，性雅澹，少嗜欲，志量沉深，能安于贫贱，体道履正，交不苟合。季叔颇，当时通儒，有人伦之鉴，尝谓所亲曰：“门户所寄，唯在此兒耳。”开皇末，为奉礼郎。及颇坐汉王谅反事被诛，珪当从坐，遂亡命于南山，积十余岁。高祖入关，丞相府司录李纲荐珪贞谅有器识，引为世子府谘议参军。及东宫建，除太子中舍人；寻转中允，甚为太子所礼。后以连其阴谋事，流于嵩州。建成诛后，太宗素知其才，召拜谏议大夫。贞观元年，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正主御邪臣，不能致理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能致理，唯君臣相遇，有同鱼水，则海内可安也。昔汉高祖，田舍翁耳。提三尺剑定天下，既而规模弘远，庆流子孙者，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。朕虽不明，幸诸公数相匡救，冀凭嘉谋，致天下于太平耳。”珪对曰：“臣闻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故古者圣主，必有诤臣七人，言而不用，则相继以死。陛下开圣虑，纳刍蕘，臣处不讳之朝，实愿罄其狂瞽。”太宗称善，敕自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，必遣谏官随之。珪每推诚纳忠，多所献替，太宗顾待益厚，赐爵永宁县男，迁黄门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二年，代高士廉为

侍中。太宗尝闲居，与珪宴语，时有美人侍侧，本庐江王瑗之姬，瑗败籍没入宫，太宗指示之曰：“庐江不道，贼杀其夫而纳其室。暴虐之甚，何有不亡者乎！”珪避席曰：“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，为非耶？”太宗曰：“杀人而取其妻，卿乃问朕是非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闻于管子曰：‘齐桓公之郭，问其父老曰：‘郭何故亡？’父老曰：‘以其善善而恶恶也。’桓公曰：‘若子之言，乃贤君也，何至于亡？’父老曰：‘不然，郭君善善而不能去，恶恶而不能去，所以亡也。’今此妇人尚在左右，窃以圣心为是之，陛下若以为非，此谓知恶而不去也。”太宗虽不出此美人，而甚重其言。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，为太宗所让。珪及温彦博谏曰：“孝孙妙解音律，非不用心，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，以惑陛下视听。且孝孙雅士，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，臣恐天下怪愕。”太宗怒曰：“卿皆我之腹心，当进忠献直，何乃附下罔上，反为孝孙言也！”彦博拜谢，珪独不拜。曰：“臣本事前宫，罪已当死。陛下矜恕性命，不以不肖，置之枢近，责以忠直。今臣所言，岂是为私？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诘臣，是陛下负臣，臣不负陛下。”帝默然而罢。翌日，帝谓房玄龄曰：“自古帝王，能纳谏者固难矣。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、叔齐，宣王贤主，杜伯犹以无罪见杀，吾夙夜庶几前圣，恨不能仰及古人。昨责彦博、王珪，朕甚悔之。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。”

时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徵与珪同知国政。后尝侍宴，太宗谓珪曰：“卿识鉴清通，尤善谈论，自房玄龄等，咸宜品藻，又可自量，孰与诸子贤？”对曰：“孜孜奉国，知无不为，臣不如玄龄；才兼文武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李靖；敷奏详明，出纳惟允，臣不如温彦博；处繁理剧，众務必举，臣不如戴胄；以谏诤为心，耻君不及于尧、舜，臣不如魏徵。至

如激浊扬清，嫉恶好善，臣于数子，亦有一日之长。”太宗深然其言，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，谓之确论。后进爵为郡公。七年，坐漏泄禁中语，左迁同州刺史。明年，召拜礼部尚书。十一年，与诸儒正定《五礼》书成，赐帛三百段，封一子为县男。是岁，兼魏王师。既而上问黄门侍郎韦挺曰：“王珪为魏王泰师，与其相见，若为礼节？”挺对曰：“见师之礼，拜答如礼。”王问珪以忠孝，珪答曰：“陛下，王之君也，事君思尽忠；陛下，王之父也，事父思尽孝。忠孝之道，可以立身，可以成名，当年可以享天祐，余芳可以垂后叶。”王曰：“忠孝之道，已闻教矣，愿闻所习。”珪答曰：“汉东平王苍云：‘为善最乐。’上谓侍臣曰：‘古来帝子，生于宫闈，及其成人，无不骄逸，是以倾覆相踵，少能自济。我今严教子弟，欲令皆得安全。王珪我久驱使，是所谙悉，以其意存忠孝，选为子师。尔宜语泰：‘汝之待珪，如事我也，可以无过。’”泰每为之先拜，珪亦以师道自居，物议善之。时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。礼有妇见舅姑之仪，自近代公主出降，此礼皆废。珪曰：“今主上钦明，动循法制。吾受公主谒见，岂为身荣，所以成国家之美耳。”遂与其妻就席而坐，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道，礼成而退。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，皆备妇礼，自珪始也。珪少时贫寒，人或遗之，初不辞谢；及贵，皆厚报之，虽其人已亡，必赈赡其妻子。事寡嫂尽礼，抚孤侄恩义极隆，宗姻困匮者，亦多所周恤。珪通贵渐久，而不营私庙，四时蒸尝，犹祭于寝。坐为法司所劾，太宗优容，弗之谴也，因为立庙，以愧其心。珪既俭不中礼，时论以是少之。十三年，遇疾，敕公主就第省视，又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膳。寻卒，年六十九。太宗素服举哀于别次，悼惜久之。诏魏王泰率百官亲往临哭，赠吏部尚书，谥曰懿。

长子崇基，袭爵，官至主爵郎中。少子敬直，以尚主拜附马都尉，坐与太子承乾交结，徙于岭外。崇基孙旭，开元初，为左司郎中，兼侍御史。时光禄少卿卢崇道犯罪配流岭南，逃归匿于东都，为雠家所发。玄宗令旭究其狱，旭欲擅其威权，因捕系崇道亲党数十人，皆极其楚毒，然后结成其罪，崇道及其三子并坐死，亲友皆决杖流贬。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，四海冤之。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，递相纠讦，杰竟坐左迁衢州刺史。旭既得志，擅行威福，由是朝廷畏而鄙之。俄以赃罪黜为龙川尉，愤恚而死，甚为时之所快。

戴胄，字玄胤，相州安阳人也。性贞正，有干局。明习律令，尤晓文簿。隋大业末，为门下录事，纳言苏威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。越王侗以为给事郎。王世充将篡侗位，胄言于世充曰：“君臣之分，情均父子，理须同其休戚，勛以终始。明公以文武之才，当社稷之寄，与存与亡，在于今日。所愿推诚王室，拟迹伊、周，使国有泰山之安，家传代祿之盛，则率土之滨，莫不幸甚。”世充诡辞称善，劳而遣之。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，胄又抗言切谏。世充不纳，由是出为郑州长史，令与兄子行本镇武牢。太宗克武牢而得之，引为秦府士曹参军。及即位，除兵部郎中，封武昌县男。

贞观元年，迁大理少卿。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，不解佩刀入东上阁。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，罪当死；无忌误带入，罚铜二十斤。上从之。胄驳曰：“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，同为误耳。臣子之于尊极，不得称误，准律云：‘供御汤药、饮食、舟船，误不知者，皆死。’陛下若录其功，非宪司所决；若当据法，罚铜未为得衷。”太宗曰：“法者，非朕一人之法，乃天下之法也。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，便欲阿之？”更令定义。德彝执议如初，太宗将从其议，胄又曰：

“校尉缘无忌以致罪，于法当轻。若论其误，则为情一也，而生死顿殊，敢以固请。”上嘉之，竟免校尉之死。于时朝廷盛开选举，或有诈伪资廩者，帝令其自首，不首者罪至于死。俄有诈伪者事泄，胄据法断流以奏之。帝曰：“朕下敕不首者死，今断从流，是示天下以不信。卿欲卖狱乎？”胄曰：“陛下当即杀之，非臣所及。既付所司，臣不敢亏法。”帝曰：“卿自守法，而令我失信邪？”胄曰：“法者，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；言者，当时喜怒之所发耳。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，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，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。若顺忿违信，臣窃为陛下惜之。”帝曰：“法有所失，公能正之，朕何忧也！”

“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。所论刑狱，皆事无冤滥，随方指掌适，言如泉涌。其年，转尚书右丞，寻迁左丞。先是，每岁水旱，皆以正仓出给，无仓之处，就食他州，百姓多致饥乏。二年，胄上言：“水旱凶灾，前圣之所不免。国无九年储蓄，礼经之所明诫。今丧乱已后，户口凋残，每岁纳租，未实仓禀。随即出给，才供当年，若有凶灾，将何赈恤？故隋开皇立制，天下之人，节级输粟，名为社仓，终文皇代，得无饥馑。及大业中年，国用不足，并取社仓之物以充官费，故至未途，无以支給。自王公已下，爰及众庶，计所垦田稼穡顷亩，每至秋熟，准其苗以理劝课，尽令出粟。稻麦之乡，亦同此税，各纳所在，立为义仓。”太宗从其议。以其家贫，赏钱十万。

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，仆射封德彝又卒，太宗谓胄曰：“尚书省天下纲维，百司所禀，若一事有失，天下必有受其弊者。今以令、仆系之于卿，当称朕所望也。”胄性明敏，达于从政，处断明速。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，武德已来，一人而已。又领谏议大夫，令与魏徵更日供奉。三年，进拜民部尚书，兼检校太子左庶子。先是，右仆射杜如晦专掌选举，临终请以选

事委胄，由是诏令兼摄吏部尚书，其民部、庶子、谏议并如故。胄虽有干局，而无学术。居吏部，抑文雅而奖法吏，甚为时论所讥。四年，罢吏部尚书，以本官参预朝政，寻进爵为郡公。五年，太宗将修复洛阳宫，胄上表谏曰：

陛下当百王之弊，属暴隋之后，拯余烬于涂炭，救遗黎于倒悬。远至迩安，率土清谧，大功大德，岂臣之所称赞。臣诚小人，才识非远，唯知耳目之近，不达长久之策，敢竭区区之诚，论臣职司之事。比见关中、河外，尽置军团，富室强丁，并从戎旅。重以九成作役，余丁向尽，去京二千里内，先配司农将作。假有遗余，势何足纪？乱离甫尔，户口单弱，一人就役，举家便废。入军者督其戎仗，从役者责其糗粮，尽室经营，多不能济。以臣愚虑，恐致怨嗟。七月已来，霖潦过度，河南、河北，厥田洿下，时丰岁稔，犹未可量。加以军国所需，皆资府库，布绢所出，岁过百万。丁既役尽，赋调不减，费用不止，帑藏其虚。且洛阳宫殿，足蔽风雨，数年功毕，亦谓非晚。若顿修营，恐伤劳扰。

太宗甚嘉之，因谓侍臣曰：“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，但以忠直励行，情深体国，事有机要，无不以闻。所进官爵，以酬厥诚耳。”七年卒，太宗为之举哀，废朝三日。赠尚书右仆射，追封道国公，谥曰忠，诏虞世南撰为碑文。又以胄宅宇弊陋，祭享无所，令有司特为造庙。房玄龄、魏徵并美胄才用，俱与之亲善，及胄卒后，尝见其游处之地，数为之流涕。胄无子，以兄子至德为后。

至德，乾封中累迁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。寻转户部尚书，依旧知政事。父子十数年间相继为尚书，预知国政，时以为荣。咸亨中，高宗为飞白书以赐侍臣，赐至德曰“泛洪源，俟舟楫”；赐郝处俊曰“飞九霄，假六翮”；赐李敬玄曰“资

启沃，罄丹诚”；又赐中书侍郎崔知悌曰“竭忠节，赞皇猷”，其辞皆有兴比。俄迁尚书右仆射。时刘仁轨为左仆射，每遇申诉冤滞者，辄美言许之；而至德先据理难诘，未尝与夺，若有理者，密为奏之，终不显己之断决，由是时誉归于仁轨。或以问至德，答曰：“夫庆赏刑罪，人主之权柄，凡为人臣，岂得与人主争权柄哉！”其慎密如此。后高宗知而深叹美之。仪凤四年薨，辍朝三日，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谥曰恭。

岑文本，字景仁，南阳棘阳人。祖善方，仕萧察吏部尚书。父之象，隋末为邯郸令，尝被人所讼，理不得申。文本性沈敏，有姿仪，博考经史，多所贯综，美谈论，善属文。时年十四，诣司隶称冤，辞情慨切，召对明辩，众颇异之。试令作《莲花赋》下笔便成，属意甚佳，合台莫不叹赏。其父冤雪，由是知名。其后，郡举秀才，以时乱不应。萧铣僭号于荆州，召署中书侍郎，专典文翰。及河间王孝恭定荆州，军中将士咸欲大掠，文本进说孝恭曰：“自隋室无道，群雄鼎沸，四海延颈以望真主。今萧氏君臣、江陵父老，决计归降者，实望去危就安耳。王必欲纵兵虏掠，诚非鄙州来苏之意，亦恐江、岭以南，向化之心沮矣。”孝恭称善，遂止之。署文本荆州别驾。孝恭进击辅公祏，召典军书，复署行台考功郎中。贞观元年，除秘书郎，兼直中书省。遇太宗行籍田之礼，文本上《籍田颂》。及元日临轩宴百僚，文本复上《三元颂》，其辞甚美。文本才名既著，李靖复称荐之，擢拜中书舍人，渐蒙亲顾。初，武德中诏诰及军国大事，文皆出于颜师古。至是，文本所草诏诰。或众务繁凑，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，须臾悉成，亦殆尽其妙。时中书侍郎颜师古以谴免职，顷之，温彦博奏曰：“师古谙练时事，长于文法，时无及者，冀蒙复用。”太宗曰：“我自举一人，公

勿忧也。”于是以文本为中书侍郎，专典机密。又先与令狐德棻撰《周史》其史论多出文本。至十年史成，封江陵县子。

十一年，从至洛阳宫，会谷、洛泛溢，文本上封事曰：

臣闻创拨乱之业，其功既难；守已成之基，其道不易。故居安思危，所以定其业也；有始有卒，所以隆其基也。今虽亿兆乂安，方隅宁谧，既承丧乱之后，又接凋弊之余，户口减损尚多，田畴垦辟犹少。覆焘之恩著矣，而疮痍未复；德教之风被矣，而资产屡空。是以古人譬之种树，年祀绵远，则枝叶扶疏；若种之日浅，根本未固，虽壅之以黑坟，暖之以春日，一人摇之，必致枯槁。今之百姓，颇类于此。常加含养，则日就滋息；暂有征役，则随而凋耗。凋耗既甚，则人不卿生；人不卿生，则怨气充塞；怨气充塞，则离叛之心生矣。故帝舜曰：“可爱非君，可畏非人。”孔安国曰：“人以君为命，故可爱；君失道，人叛之，故可畏。”仲尼曰：“君犹舟也，人犹水也；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”是以古之哲王，虽休勿休，日慎一日者，良为此也。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，察安危之机，上以社稷为重，下以亿兆为念。明选举，慎赏罚，进贤才，退不肖。闻过即改，从谏如流。为善在于不疑，出令期于必信。颐神养性，省畋游之娱；去奢从俭，减工役之费。务静方内而不求辟土；载橐弓矢而不忘武备。凡此数者，虽为国之常道，陛下之所常行，臣之愚心，唯愿陛下思之而不倦，行之而不怠。则至道之美，与三、五比隆；亿载之祚，随天地长久。虽使桑谷为妖，龙蛇作孽，雉雠于鼎耳，石言于晋地，犹当转祸为福，变咎为祥。况水雨之患，阴阳常理，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？臣闻古人有言：“农夫劳而君子养焉，愚者言而智者择焉。”辄陈狂瞽，伏待斧钺。

是时魏王泰宠冠诸王，盛修第宅，文本以为侈不可长，上

疏盛陈节俭之义，言泰宜有抑损，太宗并嘉之，赐帛三百段。十七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

文本自以出自书生，每怀撻损。平生故人，虽微贱必与之抗礼。居处卑陋，室无茵褥帷帐之饰。事母以孝闻，抚弟侄恩义甚笃。太宗每言其“弘厚忠谨，吾亲之信之。”是时，新立晋王为皇太子，名士多兼领宫官，太宗欲令文本兼摄。文本再拜曰：“臣以庸才，久逾涯分，守此一职，犹惧满盈，岂宜更忝春坊，以速时谤。臣请一心以事陛下，不愿更希东宫恩泽。”太宗乃止。仍令五日一参东宫，皇太子执宾友之礼，与之答拜。其见待如此。俄拜中书令，归家有忧色，其母怪而问之，文本曰：“非勋非旧，滥荷宠荣，责重位高，所以忧惧。”亲宾有来庆贺，辄曰：“今受吊，不受贺也。”又有劝其营产业者，文本叹曰：“南方一布衣，徒步入关，畴昔之望，不过秘书郎、一县令耳。而无汗马之劳，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，斯亦极矣。荷俸禄之重，为惧已多，何得更言产业乎？”言者叹息而退。

文本既久在枢揆，当涂任事，赏锡稠叠，凡有财物出入，皆委季弟文昭，一无所问。文昭时任校书郎，多与时人游款，太宗闻而不悦，尝从容谓文本曰：“卿弟过多交结，恐累卿，朕将出之为外官，如何？”文本泣曰：“臣弟少孤，老母特所钟念，不欲信宿离于左右。若今外出，母必忧悴，傥无此弟，亦无老母也。”歔歔呜咽，太宗愍其意而止。唯召见文昭，严加诫约，亦卒无愆过。及将伐辽，凡所筹度，一皆委之。文本受委既深，神情顿竭，言辞举措，颇异平常。太宗见而忧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文本今与我同行，恐不与我同返。”及至幽州，遇暴疾，太宗亲自临视，抚之流涕。寻卒，年五十一。其夕，太宗闻严鼓之声，曰：“文本殒逝，情深恻怛。今宵夜警，所

不忍闻。”命停之。赠侍中、广州都督，谥曰宪，赐东园秘器，陪葬昭陵。有集六十卷行于代。

文本兄文叔。文叔子长倩，少为文本所鞠，同于己子。永淳中，累转兵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垂拱初，自夏官尚书迁内史，知夏官事，俄拜文昌右相，封邓国公。则天初革命，尤好符瑞，长倩惧罪，颇有陈奏，又上疏请改皇嗣姓为武氏，以为周室储贰，则天许之，实封五百户。天授二年，加特进、辅国大将军。其年，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列名上表，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。长倩以皇嗣在东宫，不可更立承嗣，与地官尚书格辅元竟不署名，仍奏请切责上书者。由是大忤诸武意，乃斥令西征吐蕃，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。中路召还，下制狱，被诛，仍发掘其父祖坟墓。来俊臣又胁迫长倩子灵源，令诬纳言欧阳通及格辅元等数十人，皆陷以同反之罪，并诛死。

长倩子羲，长安中为广武令，有能名。则天尝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，凤阁侍郎韦嗣立荐羲，且奏曰：“恨其从父长倩犯逆为累。”则天曰：“苟有材干，何恨微累？”遂拜天官员外郎。由是缘坐近亲，相次入省，登封令刘守悌为司门员外郎，渭南令裴惓为地官员外郎。先是，羲为金坛令，守悌及惓称为清德。羲以文吏著名，俱为巡察使所荐，皆授畿县令，又同为尚书郎，悉有美誉。守悌后至陕州刺史，惓至杭州刺史。羲，神龙初为中书舍人。时武三思用事，侍中敬晖欲上表请削诸武之为王者，募为疏者。众畏三思，皆辞托不敢为之，羲便操笔，辞甚切直。由是忤三思意，转秘书少监，再迁吏部侍郎。时吏部侍郎崔湜、太常少卿郑愔、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选事，皆以赃货闻，羲最守正，时议美之。寻加银青光禄大夫、右散骑常侍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即位，出为陕州刺史。复历刑部、户部二尚书，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，删定格令，仍修《氏

族录》。初，中宗时，侍御史冉祖雍诬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，请加推究，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密申保护。及羲监修《中宗实录》，自书其事，睿宗览而大加赏叹，赐物三百段、良马一匹，仍下制书褒美之。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，弟翔为陕州刺史，休为商州刺史，从族兄弟子侄，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。羲叹曰：“物极则返，可以惧矣！”然竟不能有所抑退。寻迁侍中。先天元年，坐预太平公主谋逆伏诛，籍没其家。

格辅元者，汴州浚仪人也。伯父德仁，隋剡县丞，与同郡人齐王文学王孝逸、文林郎繁师玄、罗川郡户曹靖君亮、司隶从事郑祖咸、宣城县令郑师善、王世充中书舍人李行简、处士卢协等八人，以辞学擅名，当时号为“陈留八俊”。辅元弱冠举明经，历迁御史大夫、地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初，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也，则天以问辅元，固称不可，遂为承嗣所讐而死，海内冤之。辅元兄希元，高宗时洛州司法参军，章怀太子召令与洗马刘讷言等注解范曄《后汉书》行于代。先辅元卒。

杜正伦，相州洹水人也。隋仁寿中，与兄正玄、正藏俱以秀才擢第。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，正伦一家有三秀才，甚为当时称美。正伦善属文，深明释典。仕隋为羽骑尉。武德中，历迁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。太宗闻其名，令直秦府文学馆。贞观元年，尚书右丞魏徵表荐正伦，以为古今难匹，遂擢授兵部员外郎。太宗谓曰：“朕今令举行能之人，非朕独私于行能者，以其能益于百姓也。朕于宗亲及以勋旧无行能者，终不任之。以卿忠直，朕今举卿，卿宜勉称所举。”二年，拜给事中，兼知起居注。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朕每日坐朝，欲出一言，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否，所以不能多言。”正伦进曰：“君举必书，言存左右史。臣职当修起居注，不敢不尽愚直。陛下若一

言乖于道理，则千载累于圣德，非直当今损于百姓，愿陛下慎之。”太宗大悦，赐绢二百段。

四年，累迁中书侍郎。六年，正伦与御史大夫韦挺、秘书少监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称旨，太宗为之设宴，因谓曰：“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，若值明王，便得尽诚规谏，至如龙逢、比干，竟不免孥戮。为君不易，为臣极难。我又闻龙可扰而驯，然喉下有逆鳞，触之则杀人。人主亦有逆鳞，卿等遂不避犯触，各进封事。常能如此，朕岂虑有危亡哉！我思卿等此意，岂能暂忘？故聊设宴乐也。”仍并赐帛有差。寻加散骑常侍，行太子右庶子，兼崇贤馆学士。太宗谓曰：“国之储副，自古所重，必择善人为之辅佐。今太子年在幼冲，志意未定，朕若朝夕见之，可得随事诚约。今既委以监国，不在目前，知卿志怀贞慝，能敦直道，故辄辍卿于朕，以匡太子，宜知委任轻重也。”十年，复授中书侍郎，赐爵南阳县侯，仍兼太子左庶子。正伦出入两宫，参典机密，甚以干理称。时太子承乾有足疾，不能朝谒，好昵近群小。太宗谓正伦曰：“我儿疾病，乃可事也。但全无令誉，不闻爱贤好善，私所引接，多是小人，卿可察之。若教示不得，须来告我。”正伦数谏不纳，乃以太宗语告之，承乾抗表闻奏。太宗谓正伦曰：“何故漏泄我语？”对曰：“开导不入，故以陛下语吓之，冀其有惧，或当反善。”帝怒，出为谷州刺史，又左授交州都督。后承乾构逆，事与侯君集相连，称遣君集将金带遗正伦，由是配流驩州。显庆元年，累授黄门侍郎，兼崇贤馆学士，寻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二年，兼度支尚书，仍依旧知政事。俄拜中书令，兼太子宾客、弘文馆学士，进封襄阳县公。三年，坐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，出为横州刺史，仍削其封邑。寻卒。有集十卷行于代。

史臣曰：王珪履正不回，忠说无比，君臣时命，胥会于兹。

《易》曰：“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”叔玠有焉。戴胄两朝仕官，一乃心力，刑无僭滥，事有箴规。虽学术不能求备，而匡益自可济时，亦所谓巧于任大矣。文本文倾江海，忠贯雪霜，申慈父之冤，匡明主之业，及委繁剧，俄致暴终。《书》曰：“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。”所谓忧能伤人，不复永年矣。洎羲而下，登清要者数十人。积善之道，焉可忽诸？正伦以能文被举，以直道见委，参典机密，出入两宫，斯谓得时。然被承乾金带之讥，孰与夫薏苡之谤，士大夫慎之。

赞曰：五灵嘉瑞，出系汗隆。人中麟凤，王、戴诸公。动必由礼，言皆匡躬。献规纳谏，贞观之风。

列传第二十一

魏徵

魏徵，字玄成，钜鹿曲城人也。父长贤，北齐屯留令。徵少孤贫，落拓有大志，不事生业，出家为道士。好读书，多所通涉，见天下渐乱，尤属意纵横之说。大业末，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，召徵使典书记。密每见宝藏之疏，未尝不称善，既闻徵所为，遽使召之。徵进十策以干密，虽奇之而不能用。及王世充攻密于洛口，徵说密长史郑颀曰：“魏公虽骤胜，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；又军无府库，有功不赏。战士心情，此二者难以应敌。未若深沟高垒，旷日持久，不过旬月，敌人粮尽，可不战而退，追而击之，取胜之道。且东都食尽，世充计穷，意欲死战，可谓穷寇难与争锋，请慎无与战。”颀曰：“此老生之常谈耳！”徵曰：“此乃奇谋深策，何谓常谈？”因拂衣而去。及密败，徵随密来降，至京师，久不见知。自请安辑山东，乃授秘书丞，驱传至黎阳。时徐世勣尚为李密拥众，徵与世勣书曰：

自隋末乱离，群雄竞逐，跨州连郡，不可胜数。魏公起自叛徒，奋臂大呼，四方响应，万里风驰，云合雾聚，众数十万。威之所被，将半天下，破世充于洛口，摧化及于黎山。方欲西蹈咸阳，北凌玄阙，扬旌瀚海，饮马渭川，翻以百胜之威，败于奔亡之虏。固知神器之重，自有所归，不可以力争。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睽，入函谷而不疑。公生于扰攘之时，感知己之遇。根本已拔，确乎不动，鸠合遗散，据守一隅。世充以乘胜

余勇，息其东略；建德因侮亡之势，不敢南谋。公之英声，足以振于今古。然谁无善始，终之虑难。去就之机，安危大节。若策名得地，则九族靡其余辉；委质非人，则一身不能自保。殷鉴不远，公所闻见。孟贲犹豫，童子先之，知几其神，不俟终日。今公处必争之地，乘宜速之机，更事迟疑，坐观成败，恐凶狡之辈，先人生心，则公之事去矣。

世勳得书，遂定计遣使归国，开仓运粮，以馈淮安王神通之军。俄而建德悉众南下，攻陷黎阳，获徵，署为起居舍人。及建德就擒，与裴矩西入关。隐太子闻其名，引直洗马，甚礼之。徵见太宗勋业日隆，每劝建成早为之所。及败，太宗使召之，谓曰：“汝离间我兄弟，何也？”徵曰：“皇太子若从徵言，必无今日之祸。”太宗素器之，引为詹事主簿。及践祚，擢拜谏议大夫，封钜鹿县男，使安辑河北，许以便宜从事。徵至磁州，遇前宫千牛李志安、齐王护军李思行锢送诣京师。徵谓副使李桐客曰：“吾等受命之日，前宫、齐府左右，皆令赦原不问。今复送思行，此外谁不自疑？徒遣使往，彼必不信，此乃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且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，宁可虑身，不可废国家大计。今若释遣思行，不问其罪，则信义所感，无远不臻。古者，大夫出疆，苟利社稷，专之可也。况今日之行，许以便宜从事，主上既以国土见待，安可不以国土报之乎？”即释遣思行等，仍以启闻，太宗甚悦。

太宗新即位，励精政道，数引徵入卧内，访以得失。徵雅有经国之才，性又抗直，无所屈挠。太宗与之言，未尝不欣然纳受。徵亦喜逢知己之主，思竭其用，知无不言。太宗尝劳之曰：“卿所陈谏，前后二百余事，非卿至诚奉国，何能若是？”其年，迁尚书左丞。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，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，彦博奏曰：“徵为人臣，须存形迹，不能远避

嫌疑，遂招此谤。虽情在无私，亦有可责。”帝令彦博让徵，且曰：“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。”他日，徵入奏曰：“臣闻君臣协契，义为一体。不存公道，唯事形迹，若君臣上下，同遵此路，则邦之兴丧，或未可知。”帝瞿然改容曰：“吾已悔之。”徵再拜曰：“愿陛下使臣为良臣，勿使臣为忠臣。”帝曰：“忠、良有异乎？”徵曰：“良臣，稷、契、咎陶是也。忠臣，龙逢、比干是也。良臣使身获美名，君受显号，子孙传世，福禄无疆。忠臣身受诛夷，君陷大恶，家国并丧，空有其名。以此而言，相去远矣。”帝深纳其言，赐绢五百匹。贞观三年，迁秘书监，参预朝政。徵以丧乱之后，典章纷杂，奏引学者校定四部书。数年之间，秘府图籍，粲然毕备。时高昌王麴文泰将入朝，西域诸国咸欲因文泰遣使贡献，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。徵谏曰：“中国始平，疮痍未复，若微有劳役，则不自安。往年文泰入朝，所经州县，犹不能供，况加于此辈。若任其商贾来往，边人则获其利；若为宾客，中国即受其弊矣。汉建武二十二年，天下已宁。西域请置都护、送侍子，光武不许，盖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也。今若许十国入贡，其使不下千人，欲使缘边诸州何以取济？人心万端，后虽悔之，恐无所及。”上善其议。时厌怛纥干已发，遽追止之。后太宗幸九成宫，因有宫人还京，憩于漳川县之官舍。俄又右仆射李靖、侍中王珪继至，官属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等。太宗闻之，怒曰：“威福之柄，岂由靖等？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！”即令案验漳川官属及靖等。徵谏曰：“靖等，陛下心膂大臣；宫人，皇后扫除之隶。论其委付，事理不同。又靖等出外，官吏访朝廷法式，归来，陛下问人间疾苦。靖等自当与官吏相见，官吏亦不可不谒也。至于宫人，供食之外，不合参承。若以此罪责县吏，恐不益德音，徒骇天下耳目。”帝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乃释官吏之

罪，李靖等亦寝而不问。寻宴于丹青楼，酒酣。太宗谓长孙无忌曰：“魏徵、王珪，昔在东宫，尽心所事，当时诚亦可恶。我能拔擢用之，以至今日，足为无愧古人。然徵每谏我不从，发言辄即不应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臣以事有不可，所以陈论，若不从辄应，便恐此事即行。”帝曰：“但当时且应，更别陈论，岂不得耶？”徵曰：“昔舜诫群臣：‘尔无面从，退有后言。’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，此即‘退有后言’，岂是稷、契事尧、舜之意耶？”帝大笑曰：“人言魏徵举动疏慢，我但觉妩媚，适为此耳。”徵拜谢曰：“陛下导之使言，臣所以敢谏，若陛下不受臣谏，岂敢数犯龙鳞？”是月，长乐公主将出降，帝以皇后所生，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。徵曰：“不可。昔汉明欲封其子，云‘我子岂与先帝子等？可半楚、淮阳。’前史以为美谈。天子姊妹为长公主，子为公主，既加‘长’字，即是有所尊崇。或可情有浅深，无容礼相逾越。”上然其言，入告长孙皇后，后遣使赍钱四十万、绢四百匹，诣徵宅以赐之。寻进爵郡公。七年，代王珪为侍中，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，诏徵评理之。徵性非习法，但存大体，以情处断，无不悦服。初，有诏遣令狐德棻、岑文本撰《周史》，孔颖达、许敬宗撰《隋史》，姚思廉撰《梁》、《陈史》，李百药撰《齐史》。徵受诏总加撰定，多所损益，荐在简正。《隋史》序论，皆徵所作、《梁》、《陈》、《齐》各为总论，时称良史。史成，加左光禄大夫，进封郑国公，赐物二千段。

徵自以无功于国，徒以辩说，遂参帷幄，深惧满盈，后以目疾频表逊位。太宗曰：“朕拔卿于雝虜之中，任公以枢要之职，见朕之非，未尝不谏。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也，何足贵哉？良冶锻而为器，便为人所宝，朕方自比于金，以卿为良匠。卿虽有疾，未为衰老，岂得便尔？”其年，徵又面请逊位，太宗

难违之，乃拜徵特进，仍知门下事。其后又频上四疏，以陈得失。其一曰：

臣观自古受图膺运，继体守文，控御英杰，南面临下，皆欲配厚德于天地，齐高明于日月，本枝百代，传祚无穷。然而克终者鲜，败亡相继，其故何哉？所以求之失其道也。殷鉴不远，可得而言。昔在有隋，统一寰宇，甲兵强盛，四十余年，风行万里，威动殊俗；一旦举而弃之，尽为他人之有。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，不欲社稷之长久，故行桀虐，以就灭亡哉？恃其富强，不虞后患。驱天下以从欲，罄万物以自奉，采域中之子女，求远方之奇异。宫宇是饰，台榭是崇，徭役无时，干戈不戢。外示威重，内多险忌。谗邪者必受其福，忠正者莫保其生。上下相蒙，君臣道隔，人不堪命，率土分崩。遂以四海之尊，殒于匹夫之手，子孙殄灭，为天下笑，深可痛哉！圣哲乘机，拯其危溺，八柱倾而复正，四维绝而更张。远肃迩安，不逾于期月；胜残去杀，无待于百年。今宫观台榭，尽居之矣；奇珍异物，尽收之矣；姬姜淑媛，尽侍于侧矣；四海九州，尽为臣妾矣。若能鉴彼之所以亡，念我之所以得，日慎一日，虽休勿休。焚鹿台之宝衣，毁阿房之广殿，惧危亡于峻宇，思安处于卑宫，则神化潜通，无为而理，德之上也。若成功不毁，即仍其旧，除其不急，损之又损。杂茅茨于桂栋，参玉砌以土阶，悦以使人，不竭其力，常念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劳，亿兆悦以子来，群生仰而遂性，德之次也。若惟圣罔念，不慎厥终，忘締构之艰难，谓天命之可恃。忽彩椽之恭俭，追雕墙之侈靡，因其基以广之，增其旧而饰之。触类而长，不思止足，人不见德，而劳役是闻，斯为下矣。譬之负薪救火，扬汤止沸，以乱易乱，与乱同道，莫可则也，后嗣何观，则人怨神怒；人怨神怒，则灾害必下，而祸乱必作。祸乱既作，而能以身名令终者，

鲜矣！顺天革命之后，隆七百之祚，贻厥孙谋，传之万世，难得易失，可不念哉！

其二曰：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？德不厚而思国之治，虽在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！人君当神器之重，居域中之大，将崇极天之峻，永保无疆之休。不念于居安思危，戒贪以俭；德不处其厚，情不胜其欲，斯亦伐根以求木茂，塞源而欲流长者也。凡百元首，承天景命，莫不殷忧而道著，功成而德衰。有善始者实繁，能克终者盖寡，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？昔取之而有余，今守之而不足，何也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，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。竭诚则胡越为一体，傲物则骨肉为行路。虽董之以严刑，振之以威怒，终苟免而不怀仁，貌恭而不心服。怨不在大，可畏惟人。载舟覆舟，所宜深慎。奔车朽索，其可忽乎？君人者，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，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，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，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，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，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，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，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，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，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。总此十思，弘兹九德，简能而任之，择善而从之。则智者尽其谋，勇者竭其力，仁者播其惠，信者效其忠。文武争驰，君臣无事，可以尽豫游之乐，可以养松乔之寿，鸣琴垂拱，不言而化。何必劳神苦思，代下司职，役聪明之耳目，亏无为之大道哉！

其三曰：

臣闻《书》曰：“明德慎罚，惟刑恤哉！”《礼》云：“为上易事，为下易知，则刑不烦矣。上多疑则百姓惑，下难知

则君长劳矣。”夫上易事，下易知，君长不劳，百姓不惑。故君有一德，臣无二心；上播忠厚之诚，下竭股肱之力，然后太平之基不坠，“康哉”之咏斯起。当今道被华夷，功高宇宙，无思不服，无远不臻。然言尚于简大，志在于明察，刑赏之本，在乎劝善而惩恶。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，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。今之刑赏，未必尽然。或申屈在乎好恶，轻重由乎喜怒。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，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；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，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。瘢痕可求，则刑斯滥矣；毛羽可出，则赏典谬矣。刑滥则小人道长，赏谬则君子道消。小人之恶不惩，君子之善不劝，而望治安刑措，非所闻也。且夫豫暇清谈，皆敦尚于孔、老；威怒所至，则取法于申、韩。直道而行，非无三黜，危人自安，盖亦多矣。故道德之旨未弘，刻薄之风已扇。夫上风既扇，则下生百端，人竞趋时，则宪章不一，稽之王度，实亏君道。昔州黎上下其手，楚国之法遂差；张汤轻重其心，汉朝之刑以弊。人臣之颇僻，犹莫能申其欺罔，况人君之高下，将何以措其手足乎！以睿圣之聪明，无幽微而不烛，岂神有所不达，智有所不通哉？安其所安，不以恤刑为念；乐其所乐，遂忘先笑之变。祸福相倚，吉凶同域，唯人所召，安可不思？顷者责罚稍多，威怒微厉，或以供给不贍，或以人不从欲，皆非致治之所急，实乃骄奢之攸渐。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，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，非徒语也。且我之所代，实在有隋，隋氏乱亡之源，圣明之所临照。以隋氏之甲兵，况当今之士马；以隋氏之府储藏，譬今日之资储；以隋氏之户口，校今时之百姓。度长计大，曾何等级？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，动之也；我以贫寡而安宁，静之也。静之则安，动之则乱，人皆知之，非隐而难见也，微而难察也。鲜蹈平易之途，多遵覆车之辙，何哉？在于安不思危，治不念乱，存不虑亡之所致也。

昔隋氏之未乱，自谓必无乱；隋氏之未亡，自谓必不亡。所以甲兵屡动，徭役不息，至于身将戮辱，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，可不哀哉！

夫鉴形之美恶，必就于止水；鉴国之安危，必取于亡国。

《诗》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。”又曰：“伐柯伐柯，其则不远。”臣愿当今之动静，思隋氏以为鉴，则存亡治乱，可得而知。若能思其所以危，则安矣；思其所以乱，则治矣；思其所以亡，则存矣。存亡之所在，节嗜欲以从人。省畋游之娱，息靡丽之作，罢不急之务，慎偏听之怒。近忠厚，远便佞，杜悦耳之邪说，听苦口之忠言。去易进之人，贱难得之货。采尧、舜之诽谤，追禹、汤之罪己，惜十家之产，顺百姓之心。近取诸身，恕以待物。思劳谦以受益，不自满以招损。有动则庶类以和，出言而千里斯应，超上德于前载，树风声于后昆。此圣哲之宏规，帝王之盛业，能事斯毕，在乎慎守而已。夫守之则易，取之实难，既得其所所以难，岂不能保其所所以易？其或保之不固，则骄奢淫泆动之也。慎终如始，可不勉欤！《易》云：“君子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乱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。”诚哉斯言，不可以不深察也。伏惟陛下欲善之志，不减于昔时，闻过必改，少亏于曩日。若能以当今之无事，行畴昔之恭俭，则尽善尽美，固无得而称焉。

其四曰：

臣闻为国之基，必资于德礼；君子所保，惟在于诚信。诚信立则下无二心，德礼形则远人斯格。然则德礼诚信，国之大纲，在于父子君臣，不可斯须而废也。故孔子曰：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。”又曰：“自古皆有死，人无信不立。”文子曰：“同言而信，信在言前；同令而行，诚在令外。”然则言而不行，言不信也；令而不从，令无诚也。不信之言，无诚

之令，为上则败国，为下则危身，虽在颠沛之中，君子所不为也。自王道休明，十有余载，威加海外，万国来庭，仓禀日积，土地日广。然而道德未益厚，仁义未益博者，何哉？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，虽有善始之勤，未睹克终之美故也。其所由来者渐，非一朝一夕之故。昔贞观之始，闻善若惊，暨五六年间，犹悦以从谏。自兹厥后，渐恶直言，虽或勉强，时有所容，非复曩时之豁如也。謇谔之士，稍避龙鳞；便佞之徒，肆其巧辩。谓同心者为朋党，谓告讦者为至公，谓强直者为擅权，谓忠说者为诽谤。谓之朋党，虽忠信而可疑；谓之至公，虽矫伪而无咎。强直者畏擅权之议，忠说者虑诽谤之尤。至于窃斧生疑，投杼致惑，正人不得尽其言，大臣莫能与之诤。荧惑视听，郁于大道，妨化损德，其在兹乎？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，盖为此也。且君子小人，貌同心异。君子掩人之恶，扬人之善，临难无苟免，杀身以成仁。小人不耻不仁，不畏不义，唯利之所在，危人以自安。夫苟在危人，则何所不至。今将求致治，必委之于君子；事有得失，或访之于小人。其待君子也，则敬而疏；遇小人也，必轻而狎。狎则言无不尽，疏则情或不通。是誉毁在于小人，刑罚加于君子，实兴丧所在，亦安危所系，可不慎哉！夫中智之人，岂无小慧，然才非经国，虑不及远，虽竭力尽诚，犹未免于倾败；况内怀奸利，承颜顺旨，其为患祸，不亦深乎？故孔子曰：“君子或不仁者焉，未见小人而仁者。”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，恶不积，无妨于正道；小人或时有小善，善不积，不足以立忠。今谓之善人矣，复虑其有不信，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？虽竭精神，劳思虑，其不可亦已明矣。

夫君能尽礼，臣得竭忠，必在于内外无私，上下相信。上不信则无以使下，下不信则无以事上。信之为义，大矣哉！故

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昔齐桓公问于管仲曰：“吾欲酒腐于爵，肉腐于俎，得无害于霸乎？”管仲曰：“此极非其善者，然亦无害霸也。”公曰：“何如而害霸乎？”曰：“不能知人，害霸也；知而不能用，害霸也；用而不能信，害霸也；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，害霸也。”晋中行穆伯攻鼓，经年而不能下，馈间伦曰：“鼓之嗇夫，间伦知之，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。”穆伯不应。左右曰：“不折一戟，不伤一卒，而鼓可得，君奚为不取？”穆伯曰：“间伦之为人也，佞而不仁。若间伦下之，吾不可以不赏。赏之，是赏佞人也。佞人得志，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，虽得鼓，将何用之？”夫穆伯列国大夫，管仲霸者之佐，犹慎于信任，远避佞人也如此，况乎为四海之大君，应千龄之上圣，而可使巍巍之盛德，复将有所间然乎？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，必怀之以德，待之以信，厉之以义，节之以礼，然后善善而恶恶，审罚而明赏，则小人绝其佞邪，君子自强不息。无为之化，何远之有？善善而不能进，恶恶而不能去，罚不及于有罪，赏不加于有功，则危亡之期，或未可保。永锡祚胤，将何望哉？

太宗手诏嘉美，优纳之。尝谓长孙无忌曰：“朕即位之初，上书者或言‘人主必须威权独运，不得委任群下’；或欲耀兵振武，慑服四夷。唯有魏徵劝朕‘偃革兴文，布德施惠，中国既安，远人自服’。朕从其语，天下大宁。绝域君长，皆来朝贡，九夷重译，相望于道。此皆魏徵之力也。”

太宗尝嫌上封者众，不近事实，欲加黜责。徵奏曰：“古者立诽谤之木，欲闻己过。今之封事，谤木之流也。陛下思闻得失，祇可恣其陈道。若所言衷，则有益于陛下；若不衷，无损于国家。”太宗曰：“此言是也。”并劳而遣之。后太宗在洛阳宫，幸积翠池，宴群臣，酒酣各赋一事。太宗赋《尚书》

曰：“日昃玩百篇，临灯披《五典》。夏康既逸豫，商辛亦流湏。恣情昏主多，克己明君鲜。灭身资累恶，成名由积善。”徵赋西汉曰：“受降临轶道，争长趣鸿门。驱传渭桥上，观兵细柳屯。夜宴经柏谷，朝游出杜原。终藉叔孙礼，方知皇帝尊。”太宗曰：“魏徵每言，必约我以礼也。”寻以修定《五礼》，当封一子为县男，请让孤兄子叔慈。太宗怆然曰：“卿之此心，可以励俗。”遂许之。十二年，礼部尚书王珪奏言：“三品以上遇亲王于途，皆降乘，违法申敬，有乖仪准。”太宗曰：“卿辈皆自崇贵，卑我儿子乎？”徵进曰：“自古迄兹，亲王班次三公之下。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八座之长，为王降乘，非王所宜当也。求诸故事，则无可凭；行之于今，又乖国宪。”太宗曰：“国家所以立太子者，拟以为君也。然则人之修短，不在老少，设无太子，则母弟次立。以此而言，安得轻我子耶？”徵曰：“殷家尚质，有兄终弟及之义；自周以降，立嫡必长，所以绝庶孽之窥觊，塞祸乱之源本，有国者之所深慎。”于是遂可珪奏。会皇孙诞育，召公卿赐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贞观以前，从我平定天下，周旋艰险，玄龄之功，无所与让。贞观之后，尽心于我，献纳忠说，安国利民，犯颜正谏，匡朕之违者，唯魏徵而已。古之名臣，何以加也！”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。

徵以戴圣《礼记》编次不伦，遂为《类礼》二十卷，以类相从，削其重复，采先儒训注，择善从之，研精覃思，数年而毕。太宗览而善之，赐物一千段，录数本以赐太子及诸王，仍藏之秘府。

先是，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，未还，又遣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。徵谏曰：“今以立可汗为名，可汗未定，即诣诸国市马，彼必以为意在市马，不为专意立可汗。可汗得立，则

不甚怀恩。诸蕃闻之，以为中国薄义重利，未必得马，而失义矣。昔汉文有献千里马者，曰：吾凶行日三十里，吉行五十里，銮舆在前，属车在后，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？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。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，马以驾鼓车，剑以赐骑士。陛下凡所施为，皆邈逾三王之上，奈何至于此事，欲为孝文、光武之下乎？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，苏则曰：‘若陛下惠及四海，则不求自至，求而得之，不足为贵也。’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，可不畏苏则之言乎？”太宗纳其言而止。时公卿大臣并请封禅，唯徵以为不可。太宗曰：“朕欲卿极言之。岂功不高耶？德不厚耶？诸夏未治安耶？远夷不慕义耶？嘉瑞不至耶？年谷不登耶？何为而不可？”对曰：“陛下功则高矣，而民未怀惠；德虽厚矣，而泽未滂流；诸夏虽安，未足以供事；远夷慕义，无以供其求；符瑞虽臻，罗犹密；积岁丰稔，仓廩尚虚，此臣所以窃谓未可。臣未能远譬，且借喻于人。今有人十年长患，疗治且愈，此人应皮骨仅存，便欲使负米一石，日行百里，必不可得。隋氏之乱，非止十年，陛下为之良医，疾苦虽已义安，未甚充实，告成天地，臣窃有疑。且陛下东封，万国咸萃，要荒之外，莫不奔走。今自伊、洛以东，暨乎海岱，灌莽巨泽，苍茫千里，人烟断绝，鸡犬不闻，道路萧条，进退艰阻，岂可引彼夷狄，示以虚弱？竭财以赏，未厌远人之望；重加给复，不偿百姓之劳。或遇水旱之灾，风雨之变，庸夫横议，悔不可追。岂独臣之恳诚，亦有舆人之诵。”太宗不能夺。是后，右仆射缺，欲拜之，徵固让乃止。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，魏王泰宠爱日隆，内外庶僚，并有疑议。太宗闻而恶之，谓侍臣曰：“当今朝臣忠谏，无逾魏徵，我遣傅皇太子，用绝天下之望。”十六年，拜太子太师，知门下省事如故。徵自陈有疾，诏答曰：“汉之太子，四皓为助，我之赖

公，即其义也。知公疾病，可卧护之。”其年，称绵憊，中使相望。徵宅先无正寝，太宗欲为小殿，辍其材为徵营构，五日而成，遣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，遂其所尚也。及病笃，輿驾再幸其第，抚之流涕，问所欲言，徵曰：“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。”后数日，太宗夜梦徵若平生，及旦而奏徵薨，时年六十四。太宗亲临恸哭，废朝五日，赠司空、相州都督，谥曰文贞。给羽葆鼓吹、班剑四十人，赠绢布千段、米粟千石，陪葬昭陵。及将祖载，徵妻裴氏曰：“徵平生俭素，今以一品礼葬，羽仪甚盛，非亡者之志。”悉辞不受，竟以布车载柩，无文彩之饰。太宗登苑西楼，望丧而哭，诏百官送出郊外。帝亲制碑文，并为书石。其后追思不已，赐其实封九百户。尝临朝谓侍臣曰：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朕常保此三镜，以防己过。今魏徵殁逝，遂亡一镜矣！徵亡后，朕遣人至宅，就其书函得表一纸，始立表草，字皆难识，唯前有数行，稍可分辩，云：‘天下之事，有善有恶，任善人则国安，用恶人则国乱。公卿之内，情有爱憎，憎者唯见其恶，爱者唯见其善。爱憎之间，所宜详慎，若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，去邪勿疑，任贤勿贰，可以兴矣。’其遗表如此，然在朕思之，恐不免斯事。公卿侍臣，可书之于笏，知而必谏也。”徵状貌不逾中人，而素有胆智，每犯颜进谏，虽逢王赫斯怒，神色不移。尝密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。徵卒后，正伦以罪黜，君集犯逆伏诛，太宗始疑徵阿党。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，太宗知之，愈不悦。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，于是手诏停婚，顾其家渐衰矣。徵四子，叔琬、叔璘、叔瑜。叔玉袭爵国公，官至光禄少卿；叔瑜至潞州刺史，叔璘礼部侍郎，则天时为酷吏所杀。神龙初，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。

叔瑜子华，开元初太子右庶子。

史臣曰：臣尝读汉史《刘更生传》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，恐移运祚，汉成不悟，更生徘徊伊郁，极言而不顾祸患，何匡益忠尽也如此！当更生时，谏者甚多。如谷永、杨兴之上言，图为奸利，与贼臣为乡导，梅福、王吉之言，虽近古道，未切事情。则纳谏任贤，讵宜容易！臣尝阅《魏公故事》，与文皇讨论政术，往复应对，凡数十万言。其匡过弼违，能近取譬，博约连类，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。其实根于道义，发为律度，身正而心劲，上不负时主，下不阿权幸，中不侈亲族，外不为朋党，不以逢时改节，不以图位卖忠。所载章疏四篇，可为万代王者法。虽汉之刘向、魏之徐邈、晋之山涛、宋之谢朓，才则才矣，比文贞之雅道，不有遗行乎？前代诤臣，一人而已。

赞曰：智者不谏，谏或不智。智者尽言，国家之利。郑公达节，才周经济。太宗用之，子孙长世。

列传第二十二

虞世南 李百药 子安期 褚亮 刘孝孙 李玄道
李守素附

虞世南，字伯施，越州余姚人，隋内史侍郎世基弟也。祖检，梁始兴王谘议；父荔，陈太子中庶子，俱有重名。叔父寄，陈中书侍郎，无子，以世南继后，故字曰伯施。世南性沈静寡欲，笃志勤学，少与兄世基受学于吴郡顾野王，经十余年，精思不倦，或累旬不盥栉。善属文，常祖述徐陵，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。又同郡沙门智永，善王羲之书，世南师焉，妙得其体，由是声名籍甚。天嘉中，荔卒，世南尚幼，哀毁殆不胜丧。陈文帝知其二子博学，每遣中使至其家将护之。及服阕，召为建安王法曹参军。寄陷于陈宝应，在闽、越中，世南虽除丧，犹布衣蔬食。至太建末，宝应破，寄还，方令世南释布食肉。至德初，除西阳王友。陈灭，与世基同入长安，俱有重名，时人方之二陆。时炀帝在藩，闻其名，与秦王俊辟书交至，以母老固辞，晋王令使者追之。大业初，累授秘书郎，迁起居舍人。时世基当朝贵盛，妻子被服拟于王者。世南虽同居，而躬履勤俭，不失素业。及至隋灭，宇文化及弑逆之际，世基为内史侍郎，将被诛，世南抱持号泣，请以身代，化及不纳，因哀毁骨立，时人称焉。从化及至聊城，又陷于窦建德，伪授黄门侍郎。

太宗灭建德，引为秦府参军。寻转记室，仍授弘文馆学士，与房玄龄对掌文翰。太宗尝命写《列女传》以装屏风，于时无本，世南暗疏之，不失一字。太宗升春宫，迁太子中舍人。及

即位，转著作郎，兼弘文馆学士。时世南年已衰老，抗表乞骸骨，诏不许。迁太子右庶子，固辞不拜，除秘书少监。上《圣德论》，辞多不载。七年，转秘书监，赐爵永兴县子。太宗重其博识，每机务之隙，引之谈论，共观经史。世南虽容貌懦弱，若不胜衣，而志性抗烈，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，必存规讽，多所补益。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朕因暇日，与虞世南商略古今，有一言之失，未尝不怅恨，其恳诚若此，朕用嘉焉。群臣皆若世南，天下何忧不理！”

八年，陇右山崩，大蛇屡见，山东及江淮多大水。太宗以问世南，对曰：“春秋时山崩，晋侯召伯宗而问焉，对曰：‘国主山川，故山川崩竭，君为之不举，降服、乘纆、彻乐、出次、祝币以礼焉。’梁山，晋所主也，晋侯从之，故得无害。汉文帝元年，齐、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，水大出，令郡国无来贡献，施惠于天下，远近欢洽，亦不为灾。后汉灵帝时，青蛇见御座。晋惠帝时，大蛇长三百步，见齐地，经市入朝。案蛇宜在草野，而入市朝，所以可为怪耳。今蛇见山泽，盖深山大泽必有龙蛇，亦不足怪也。又山东足雨，虽则其常，然阴淫过久，恐有冤狱，宜省系囚，庶几或当天意。且妖不胜德，唯修德可以销变。”太宗以为然，因遣使者赈恤饥馁，申理狱讼，多所原宥。后有星孛于虚、危，历于氏，百余日乃灭。太宗谓群臣曰：“天见彗星，是何妖也？”世南曰：“昔齐景公时有彗星见，公问晏婴，对曰：‘穿池沼畏不深，起台榭畏不高，行刑罚畏不重，是以天见彗为公诫耳。’景公惧而修德，后十六日而星没。臣闻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’，若德义不修，虽获麟凤，终是无补；但政事无阙，虽有灾星，何损于时？然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伐，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，慎终如始，彗星虽见，未足为忧。”太宗敛容谓曰：“吾之抚

国，良无景公之过。但吾才弱冠举义兵，年二十四平天下，未三十而居大位，自谓三代以降，拨乱之主，莫臻于此。重以薛举之骁雄，宋金刚之鸷猛，窦建德跨河北，王世充据洛阳，当此之时，足为勍敌，皆为我所擒。及逢家难，复决意安社稷，遂登九五，降服北夷，吾颇有自矜之意，以轻天下之士，此吾之罪也。上天见变，良为是乎？秦始皇平六国，隋炀帝富四海，既骄且逸，一朝而败，吾亦何得自骄也。言念于此，不觉惕焉震惧。”四月，康国献狮子，诏世南为之赋，命编之东观，辞多不载。后高祖崩，有诏山陵制度，准汉长陵故事，务从隆厚。程限既促，功役劳弊。世南上封事谏曰：

臣闻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薄葬者，非不欲崇高光显，珍宝具物，以厚其亲。然审而言之，高坟厚垆，珍物毕备，此适所以为亲之累，非曰孝也。是以深思远虑，安于菲薄，以为长久万代之计，割其常情以定耳。昔汉成帝造延、昌二陵，制度甚厚，功费甚多。谏议大夫刘向上书，其言深切，皆合事理。其略曰：“孝文居霸陵，凄怆悲怀，顾谓群臣曰：‘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纆絮斲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？’张释之进曰：‘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！’夫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，释之所言，为无穷计也。孝文寤焉，遂以薄葬。”又汉氏之法，人君在位，三分天下贡赋，以一分入山陵。武帝历年长久，比葬，陵中不复容物，霍光暗于大体，奢侈过度。其后至更始之败，赤眉贼入长安，破茂陵取物，犹不能尽。无故聚敛百姓，为盗之用，甚无谓也。魏文帝于首阳东为寿陵，作终制，其略曰：“昔尧葬寿陵，因山为体，无封树，无立寝殿园邑，为棺椁足以藏骨，为衣衾足以朽肉。吾营此不食之地，欲使易代之后，不知其处，无藏金银铜铁，一以瓦器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，无有不发之墓，

至乃烧取玉匣金缕，骸骨并尽，乃不重痛哉！若违诏妄有变改，吾为戮尸于地下，死而重死，不忠不孝，使魂而有知，将不福汝。以为永制，藏之宗庙。”魏文帝此制，可谓达于事矣。向使陛下德止如秦、汉之君，臣则缄口而已，不敢有言。伏见圣德高远，尧、舜犹所不逮，而俯与秦、汉之君同为奢泰，舍尧、舜、殷、周之节俭，此臣所以尤戚也。今为丘垅如此，其内虽不藏珍宝，亦无益也。万代之后，但见高坟大墓，岂谓无金玉耶？臣之愚计，以为汉文霸陵，既因山势，虽不起坟，自然高显。今之所卜，地势即平，不可不起，宜依《白虎通》所陈周制，为三仞之坟，其方中制度，事事减少。事竟之日，刻石于陵侧，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。明器所须，皆以瓦木，合于礼文，一不得用金银铜铁。使万代子孙，并皆遵奉，一通藏之宗庙，岂不美乎！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，已依霸陵，今为坟垅，又以长陵为法，恐非所宜。伏愿深览古今，为长久之虑，臣之赤心，唯愿万岁之后，神道常安，陛下孝名，扬于无穷耳。

书奏不报。世南又上疏曰：“汉家即位之初，便营陵墓，近者十余岁，远者五十年方始成就。今以数月之间而造数十年之事，其于人力，亦已劳矣。又汉家大郡五十万户，即目人众未及往时，而功役与之一等，此臣所以致疑也。”时公卿又上奏请遵遗诏，务从节俭，因下其事付所司详议，于是制度颇有减省焉。

太宗后颇好猎，世南上疏谏曰：“臣闻秋猕冬狩，盖惟恆典；射隼从禽，备乎前诰。伏惟陛下因听览之余辰，顺天道以杀伐，将欲躬摧班掌，亲御皮轩，穷猛兽之窟穴，尽逸材于林藪。夷凶剪暴，以卫黎元；收革擢羽，用充军器；举旗效获，式遵前古。然黄屋之尊，金舆之贵，八方之所仰德，万国之所系心，清道而行，犹戒銜橛，斯盖重慎防微，为社稷也。是以

马卿直谏于前，张昭变色于后，臣诚微浅，敢忘斯义？且天弧星毕，所殪已多，颁禽赐获，皇恩亦薄。伏愿时息猎车，且韬长戟，不拒刍菟之请，降纳涓涔之流，袒裼徒抆，任之群下，则贻范百王，永光万代。”其有犯无隐，多此类也。太宗以是益亲礼之。尝称世南有五绝：一曰德行，二曰忠直，三曰博学，四曰文辞，五曰书翰。十二年，又表请致仕，优制许之，仍授银青光禄大夫、弘文馆学士，禄赐防阁，并同京官职事。寻卒，年八十一。太宗举哀于别次，哭之甚恸。赐东园秘器，陪葬昭陵，赠礼部尚书，谥曰文懿。手敕魏王泰曰：“虞世南于我，犹一体也。拾遗补阙，无日暂忘，实当代名臣，人伦准的。吾有小失，必犯颜而谏之。今其云亡，石渠、东观之中，无复人矣，痛惜岂可言耶！”未几，太宗为诗一篇，追述往古兴亡之道，既而叹曰：“钟子期死，伯牙不复鼓琴。朕之此诗，将何以示？”令起居郎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，冀世南神识感悟。后数岁，太宗夜梦见之，有若平生。翌日，下制曰：“礼部尚书、永兴文懿公虞世南，德行淳备，文为辞宗，夙夜尽心，志在忠益。奄从物化，倏移岁序，昨因夜梦，忽睹其人，兼进说言，有如平生之日。追怀遗美，良增悲叹。宜资冥助，申朕思旧之情，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，并为造天尊像一区。”又敕图其形于凌烟阁。有集三十卷，令褚亮为之序。世南子昶，官至工部侍郎。

李百药，字重规，定州安平人，隋内史令、安平公德林子也。为童儿时多疾病，祖母赵氏故以百药为名。七岁解属文。父友齐中书舍人陆义、马元熙尝造德林宴集，有读徐陵文者，云“既取成周之禾，将刈琅邪之稻”，并不知其事。百药时侍立，进曰：“《传》称‘鄙人藉稻’。杜预《注》云‘鄙国在琅邪开阳’。”义等大惊异之。开皇初，授东宫通事舍人，迁

太子舍人，兼东宫学士。或嫉其才而毁之者，乃谢病免去。十九年，追赴仁寿宫，令袭父爵。左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雅爱其才，奏授礼部员外郎，皇太子勇又召为东宫学士。诏令修五礼，定律令，撰阴阳书。台内奏议文表，多百药所撰。时炀帝出镇扬州，尝召之，百药辞疾不赴，炀帝大怒，及即位，出为桂州司马。为沈法兴所得，署为掾。其后，罢州置郡，因解职还乡里。大业五年，授鲁郡临泗府步兵校尉。九年，充戍会稽。寻授建安郡丞，行达乌程，属江都难作，复会沈法兴为李子通所破，子通又命为中书侍郎、国子祭酒。及杜伏威攻灭子通，又以百药为行台考功郎中。或有讐之者，伏威囚之，百药著《省躬赋》以致其情，伏威亦知其无罪，乃令复职。伏威既据有江南，高祖遣使招抚，百药劝伏威入朝，伏威从之，遣其行台仆射辅公柝与百药留守，遂诣京师。及渡江至历阳，狐疑中悔，将害百药，乃饮以石灰酒，因大泄痢，而宿病皆除。伏威知百药不死，乃作书与公柝令杀百药，赖伏威养子王雄诞保护获免。公柝反，又授百药吏部侍郎。有讐百药于高祖，云百药初说杜伏威入朝，又与辅公柝同反。高祖大怒。及公柝平，得伏威与公柝令杀百药书，高祖意稍解，遂配流泾州。

太宗重其才名，贞观元年，召拜中书舍人，赐爵安平县男。受诏修定《五礼》及律令，撰《齐书》。二年，除礼部侍郎。朝廷议将封建诸侯，百药上《封建论》曰：

臣闻经国庇民，王者之常制；尊主安上，人情之本方。思阐治定之规，以弘长世之业者，万古不易，百虑同归。然命历有赊促之殊，邦家有理乱之异，遐观载籍，论之详矣。咸云周过其数，秦不及期，存亡之理，在于郡国。可以监夏殷之长久，遵黄唐之并建，维城盘石，深根固本，虽王纲弛废，枝干相持，故使逆节不生，宗祀不绝。秦氏背师古之训，弃先王之道，践

华恃险，罢侯置守，子弟无尺土之邑，兆庶罕共治之忧，故一夫号泽，七庙隳祀。臣以为自古皇王，君临宇内，莫不受命上玄，飞名帝录，缔构遇兴王之运，殷忧属启圣之期。虽魏武携养之资，汉高徒役之贱，非止意有覬觐，推之亦不能去也。若其狱讼不归，菁华已竭，虽帝尧之光被四表，大舜之上齐七政，非止情存揖让，守之亦不可固焉。以放勋、重华之德，尚不能克昌厥后，是知祚之长短，必在天时，政或盛衰，有关人事。隆周卜代三十，卜年七百，虽沦胥之道斯极，而文、武之器犹存，斯则龟鼎之祚，已悬定于杳冥也。至使南征不返，东迁避逼，禋祀如线，郊畿不守，此乃凌夷之渐，有累于封建焉。暴秦运短闰余，数钟百六。受命之主，德异禹、汤；继世之君，才非启、诵。借使李斯、王绾之辈，盛开四履，将闾、子婴之徒，俱启千乘，岂能逆帝子之勃兴，抗龙颜之基命者也！然则得失成败，各有由焉。而著述之家，多守常辙，莫不情亡今古，理蔽浇淳，欲以百王之季，行三代之法。天下五服之内，尽封诸侯；王畿千乘之间，俱为采地。是以结绳之化，行虞、夏之朝；用象刑之典，治刘、曹之末，纪纲既紊，断可知焉。楔船求剑，未见其可；胶柱成文，弥所多惑。徒知问鼎请隧，有惧霸王之师；白马素车，无复籓篱之援。不悟望夷之衅，未甚羿、浞之灾；高贵之殃，宁异申、缙之酷！乃钦明昏乱，自革安危，固非守宰公侯，以成兴废。且数世之后，王室浸微，始自藩屏，化为仇敌。家殊俗，国异政，强凌弱，众暴寡，疆场彼此，干戈日寻。狐骀之役，女子尽髻；崤陵之师，只轮不返。斯盖略举一隅，其余不可胜数。陆士衡方规规然云：“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据其大邑，天下晏然，以治待乱。”何斯言之谬也！而设官分职，任贤使能，以循吏之才，膺共治之寄，刺郡分竹，何代无人？至使地或呈祥，天不爱宝，民称父母，政比神明。曹

元首方区区然称：“与人共其乐者，人必忧其忧，与人同其安者，人必拯其危。”岂容委以侯伯，则同其安危；任之牧宰，则殊其忧乐？何斯言之妄也！封君列国，藉庆门资，忘其先业之艰难，轻其自然之崇贵，莫不世增淫虐，代益骄侈。自离宫别馆，切汉凌云，或刑人力而将尽，或召诸侯而共乐。陈灵则君臣悖礼，共侮徵舒；卫宣则父子聚麀，终诛寿、朔。乃云为己思治，岂若是乎？内外群官，选自朝廷，擢士庶以任之，澄水镜以鉴之，年劳优其阶品，考绩明其黜陟。进取事切，砥砺情深，或俸禄不入私门，妻子不之官舍。颁条之贵，食不举火；剖符之重，衣唯补葛。南郡太守，敝布裹身；莱芜县长，凝尘生甑。专云为利图物，何其爽欤！总而言之，爵非世及，用贤之路斯广；民无定主，附下之情不固。此乃愚智所辨，安可惑哉！至如灭国弑君，乱常干纪，春秋二百年间，略无宁岁。次睢咸秩，遂用玉帛之名；鲁道有荡，每等衣裳之会。纵使西汉哀、平之际，东洛桓、灵之时，下吏淫暴，必不至此。为政之理，可一言以蔽之。

伏惟陛下握纪御天，膺期启圣，救亿兆之焚溺，扫氛昆于寰区。创业垂统，配二仪以立德；发号施令，妙万物而为言。独照宸衷，永怀前古，将复五等而修旧制，建万国以亲诸侯。窃以汉、魏以还，余风之弊未尽；勋、华既往，至公之道斯革。况晋氏失驭，宇县崩离；后魏时乘，华夷杂处。重以关河分阻，吴、楚悬隔，习文者学长短纵横之术，习武者尽干戈战争之心，毕为狙诈之阶，弥长浇浮之俗。开皇在运，因藉外家。驱御群英，任雄猜之数；坐移时运，非克定之功。年逾二纪，民不见德。及大业嗣文，世道交丧，一时人物，扫地将尽。虽天纵神武，削平寇虐，兵威不息，劳止未康。自陛下仰顺圣慈，嗣膺宝历，情深致治，综核前王。虽至道无名，言象所纪，略陈梗

概，实所庶几。爰敬蒸蒸，劳而不倦，大舜之孝也。访安内竖，亲尝御膳，文王之德也。每宪司讞罪，尚书奏狱，大小必察，枉直咸申，举断趾之法，易大辟之刑，仁心隐恻，贯彻幽显，大禹之泣辜也。正色直言，虚心受纳，不简鄙陋，无弃刍蕘，帝尧之求谏也。弘奖名教，劝励学徒，既擢明经于青紫，将升硕儒于卿相，圣人之善诱也。群臣以宫中暑湿，寝膳或乖，请徙御高明，营一小阁。遂惜家人之产，竟抑子来之愿，不吝阴阳所感，以安卑陋之居。去岁荒俭，普天饥馑，丧乱甫尔，仓廩空虚。圣情矜愍，勤加惠恤，竟无一流离道路，犹且食啖藜藿，乐撤羹飧，言必凄动，貌成癯瘠。公旦喜于重译，文命矜其即序。陛下每四夷款附，万里归仁，必退思进省。凝神动虑，恐妄劳中国，以事远方，不藉万古之英声，以存一时之茂实。心切忧劳，迹绝游幸，每旦视朝，听受无倦。智周于万物，道济于天下。罢朝之后，引进名臣，讨论是非，备尽肝膈，唯及政事，更无异辞。才及日昃，命才学之士，赐以清闲，高谈典籍，杂以文咏，间以玄言，乙夜忘疲，中宵不寐。此之四道，独迈往初。斯实生民以来，一人而已。弘兹风化，昭示四方，信可以期月之间，弥纶天壤。而淳粹尚阻，浮诡未移，此由习之永久，难以卒变。请待斫雕成朴，以质代文，刑措之教一行，登封之礼云毕，然后定疆理之制，议山河之赏，未为晚焉。

《易》称：“天地盈虚，与时消息，况于人乎？”美哉斯言也。

太宗竟从其议。四年，授太子右庶子。五年，与左庶子于志宁、中允孔颖达、舍人陆敦信侍讲于弘教殿。时太子颇留意典坟，然闲燕之后，嬉戏过度，百药作《赞道赋》以讽焉，辞多不载。太宗见而遣使谓百药曰：“朕于皇太子处见卿所献赋，悉述古来储贰事以诫太子，甚是典要。朕选卿以辅弼太子，正为此事，大称所委，但须善始令终耳。”因赐彩物五百段。然

太子卒不悟而废。十年，以撰《齐史》成，加散骑常侍，行太子左庶子，赐物四百段。俄除宗正卿。十一年，以撰《五礼》及律令成，进爵为子。后数岁，以年老固请致仕，许之。太宗尝制《帝京篇》，命百药并作，上叹其工，手诏曰：“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，何齿之宿而意之新乎！”二十二年卒，年八十四，谥曰康。百药以名臣之子，才行相继，四海名流，莫不宗仰。藻思沈郁，尤长于五言诗，虽樵童牧竖，并皆吟讽。性好引进后生，提奖不倦。所得俸禄，多散之亲党。又至性过人，初侍父母丧还乡，徒跣单衣，行数千里，服阕数年，容貌毁悴，为当时所称。及悬车告老，怡然自得，穿池筑山，文酒谈赏，以舒平生之志。有集三十卷，子安期。

安期幼聪辩，七岁解属文。初，百药大业末出为桂州司马，行至太湖，遇逆贼，将加白刃，安期跪泣请代父命，贼哀而释之。贞观初，累转符玺郎。预修《晋书》成，除主客员外郎。永徽中，迁中书舍人。又与李义府等于武德殿内修书，再转黄门侍郎。龙朔中，为司列少常伯，参知军国。有事太山，诏安期为朝觐坛碑文。安期前后三为选部，颇为当时所称。时高宗屡引侍臣，责以不进贤良。众皆莫对，独安期进曰：“臣闻圣帝明王，莫不劳于求贤，逸于任使。设使尧、舜苦己癯瘠，不能用贤，终亦王化不行。自夏、殷已来，历国数十，皆委贤良，以共致理。且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况今天下至广，非无英彦。但比来公卿有所荐引，即遭器谤，以为朋党。沉屈者未申，而在位者已损，所以人思苟免，竞为缄默。若陛下虚己招纳，务于搜访，不忌亲讎，唯能是用，谗毁亦既不入，谁敢不竭忠诚？此皆事由陛下，非臣等所能致也。”高宗深然其言。俄检校东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出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咸亨初卒。自德林至安期三世，皆掌制造。安期孙羲仲，又为中书舍人。

褚亮，字希明，杭州钱塘人。曾祖湮，梁御史中丞；祖蒙，太子中舍人；父玠，陈秘书监，并著名前史。其先自阳翟徙居焉。亮幼聪敏好学，善属文。博览无所不至，经目必记于心。喜游名贤，尤善谈论。年十八，诣陈仆射徐陵，陵与商榷文章，深异之。陈后主闻而召见，使赋诗，江总及诸辞人在坐，莫不推善。祯明初，为尚书殿中侍郎。陈亡，入隋为东宫学士。大业中，授太常博士。时炀帝将改置宗庙，亮奏议曰：

谨按《礼记》：“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之庙而七。”郑玄《注》曰：“此周制也。七者，太祖及文王、武王之祧，与亲庙四也。殷则六庙，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。夏则五庙，无太祖，禹与二昭二穆而已。”玄又据《礼》：“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庙。”案郑玄义，天子唯立四亲庙，并始祖而为五。周以文、武为受命之祖，特立二祧，是为七庙。王肃注《礼记》曰：“尊者尊统上，卑者尊统下。故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。其有殊功异德，非太祖而不毁，不在七庙之数。”案肃以为天子七庙，是百代之言。又据《王制》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大夫三庙，降二为差。是则天子立四亲庙，又立高祖之父、高祖之祖父、太祖而为七。周有文、武、姜嫄合为十庙。汉世诸帝之庙各立，无迭毁之义。至元帝时，贡禹、匡衡之徒始议其礼，以高帝为太祖，而立四亲，是为五庙。唯刘歆以为天子七庙，诸侯五庙，降杀以两之义，七者，其正法可常数也。宗不在此数内，有功德则宗之，不可豫设为数也。是以班固称“考论诸儒之议，刘歆博而旧矣。”光武即位，建高庙于洛阳。乃立南顿君以上四庙，就祖宗而为七。至魏初，高堂隆为郑学，议立亲庙四，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，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世。至景初间，乃依王肃更立六庙，二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。晋武受禅，博议宗祀，自文帝以上至六世亲祖征西府君，而宣帝亦

序于昭穆，未升太祖，故祭止六世。江左中兴，贺循知礼，至于寝庙之议，皆依魏、晋旧事。宋武初受命为王，依诸侯立亲庙四，即位之后，增祠五世祖相国掾府君、六世祖右北平府君，止于六庙，健身没主升，亦从昭穆，犹太祖之位也。降及齐、梁，守而勿革，加宗迭毁，礼无违旧。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，皆别立庙，至于禘祫，俱合食于太祖。是以炎汉之初，诸庙各立，岁时常享，亦随处而祭，所用庙乐，皆像功德而歌舞焉。至光武乃总立一堂，而群主异室，斯则新承寇乱，欲从约省，自此已来，因循不变。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风潜畅，至泽傍通，以昆、彭之勋，开稷、契之绪。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览，神武应期，拨乱反正，远肃迩安，受命开基，垂统圣嗣，鸿名冠于三代，宝祚传于七百。当文明之运，定祖宗之礼。且损益不同，沿袭异趣，时王所制，可以垂法。自历代已来，亲用王、郑二义。若寻其旨归，校以优劣，康成止论周代，非谓经通；子雍总贯皇王，事兼长远。今请依据古典，崇建七庙，受命之庙，宜别立庙，祧百世之后，不毁之法。至于銮驾亲奉，申孝享于高庙；有司行事，竭诚敬于群主。俾夫规模可则，严祀易遵，表有功而彰明德，大复古而贵能变。臣又按周人立庙，亦无处置之文，据冢人职而言之，先王居中，以昭穆为左右。阮忱所撰《礼图》，亦从此义。汉京诸庙既远，又不序禘祫。今若依周制，理有未安，杂用汉仪，事难全采，谨详立别图附之。

议未行，寻坐与杨玄感有旧，左迁西海郡司户。时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笔札为玄感所礼，降威定县主簿。当时寇盗纵横，六亲不能相保。亮与同行，至陇山，徽遇病终，亮亲加棺敛，瘞之路侧，慨然伤怀，遂题诗于陇树，好事者皆传写讽诵，信宿遍于京邑焉。薛举僭号陇西，以亮为黄门侍郎，委之机务。及举灭，太宗闻亮名，深加礼接，因从容自陈。太宗大悦，赐

物二百段、马四匹。从还京师，授秦王文学。

时高祖以寇乱渐平，每冬畋狩。亮上疏谏曰：“臣闻尧鼓纳谏，舜木求箴，茂克昌之风，致升平之道。伏惟陛下应千祀之期，拯百王之弊，平壹天下，劬劳帝业，旰食思政，废寝忧人。用农隙之余，遵冬狩之礼。获车之所游践，虞旗之所涉历，网唯一面，禽止三驱，纵广成之猎士，观上林之手搏，斯固畋弋之常规，而皇王之壮观。至于亲逼猛兽，臣窃惑之。何者？筋力骁悍，爪牙轻捷。连弩一发，未必挫其凶心；长戟才搃，不能当其愤气。虽孟贲抗左，夏育居前，卒然惊辄，事生虑表。如或近起林丛，未填坑谷，骇属车之后乘，犯官骑之清尘。小臣怯懦，私怀战栗。陛下以至圣之资，垂将来之教，降情纳下，无隔直言。臣叨逢明时，游宦藩邸，身渐荣渥，日用不知，敢缘天造，冒陈丹恳。”高祖甚纳之。太宗每有征伐，亮常侍从，军中宴筵，必预欣赏，从容讽议，多所裨益。又与杜如晦等十八人为文学馆学士，太宗入居春宫，除太子舍人，迁太子中允。贞观元年，为弘文馆学士。九年，进授员外散骑常侍、封阳翟县男，拜通直散骑常侍、学士如故。十六年，进爵为侯，食邑七百户。后致仕归于家。太宗幸辽东，亮子遂良为黄门侍郎，诏遂良谓亮曰：“昔年师旅，卿常入幕；今兹遐伐，君已悬车。倏忽之间，移三十载，眷言畴昔，我劳如何！今将遂良东行，想公于朕，不惜一儿于膝下耳，故遣陈离意，善居加食。”亮奉表陈谢。及寝疾，诏遣医药救疗，中使候问不绝。卒时年八十八。太宗甚悼惜之，不视朝一日，赠太常卿，陪葬昭陵，谥曰康。长子遂贤，守雍王友。次子遂良，自有传。

始太宗既平寇乱，留意儒学，乃于宫城西起文学馆，以待四方文士。于是，以属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，记室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，军谘祭酒苏世长，天策府记室薛收，文学褚

亮、姚思廉，太学博士陆德明、孔颖达，主簿李玄道，天策仓曹李守素，记室参军虞世南，参军事蔡允恭、颜相时，著作佐郎摄记室许敬宗、薛元敬，太学助教盖文达，军谘典签苏勣，并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。及薛收卒，复征东虞州录事参军刘孝孙入馆。寻遣图其状貌，题其名字、爵里，乃命亮为之像赞，号《十八学士写真图》，藏之书府，以彰礼贤之重也。诸学士并给珍膳，分为三番，更直宿于阁下，每军国务静，参谒归休，即便引见，讨论坟籍，商略前载。预入馆者，时所倾慕，谓之“登瀛洲”。颜相时兄师古、苏勣兄子干。

刘孝孙者，荊州人也。祖贞，周石台太守。孝孙弱冠知名，与当时辞人虞世南、蔡君和、孔德绍、庾抱、庾自直、刘斌等登临山水，结为文会。大业末，没于王世充，世充弟伪杞王辩引为行台郎中。洛阳平，辩面缚归国，众皆离散，孝孙犹攀援号恸，追送远郊，时人义之。武德初，历虞州录事参军，太宗召为秦府学士。贞观六年，迁著作佐郎、吴王友。尝采历代文集，为王撰《古今类序诗苑》四十卷。十五年，迁本府谘议参军。寻迁太子洗马，未拜卒。

李玄道者，本陇西人也，世居郑州，为山东冠族。祖瑾，魏著作佐郎。父行之，隋都水使者。玄道仕隋为齐王府属。李密据洛口，引为记室。及密破，为王世充所执。是时，同遇凶俘者并惧死，达曙不寐，唯玄道颜色自若，曰：“死生有命，非忧能了。”同拘者雅推其识量。及见世充，举措不改其常。世充素知其名，益重之，释缚以为著作佐郎。东都平，太宗召为秦王府主簿、文学馆学士。贞观元年，累迁给事中，封姑臧县男。时王君廓为幽州都督，朝廷以其武将不习时事，拜玄道为幽州长史，以维持府事。君廓在州屡为非法，玄道数正议裁之。尝又遗玄道一婢，玄道问婢所由，云本良家子，为君廓所

掠，玄道因放遣之，君廓甚不悦。后遇君廓入朝，房玄龄即玄道之从甥也，玄道附书，君廓私发，不识草字，疑其谋己，惧而奔叛，玄道坐流嵩州。未几征还，为常州刺史。在职清简，百姓安之，太宗下诏褒美，赐以绫彩。三年，表请致仕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以禄归第，寻卒。子云将，知名。官至尚书左丞。

李守素者，赵州人，代为山东名族。太宗平王世充，征为文学馆学士，署天策府仓曹参军。守素尤工谱学，自晋宋已降，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闾闾，莫不详究，当时号为“行谱”。尝与虞世南共谈人物，言江左、山东，世南犹相酬对；及言北地诸侯，次第如流，显其世业，皆有援证，世南但抚掌而笑，不复能答，叹曰：“行谱定可畏。”许敬宗因谓世南曰：“李仓曹以善谈人物，乃得此名，虽为美事，然非雅目。公既言成准的，宜当有以改之。”世南曰：“昔任彦升美谈经籍，梁代称为‘五经笥’；今日仓曹为‘人物志’可矣。”贞观初卒。

史臣曰：刘并州有言：“和氏之璧，不独耀于郢握；夜光之珠，何专玩于隋掌？天下之宝，固当与天下共之。”虞永兴之从建德，李安平之佐公祐，褚阳翟之依薛举，盖大渴不能择泉而饮，大暑不能择廕而息耳，非不识其饮憩之所。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烛天下，群贤雾集，人之所奉，方得跃鳞天池，擅价春山，为一代之至宝，则所托之势异也。隋掌郢握，曷有常哉！二虞昆仲，文章炳蔚于隋、唐之际；褚河南父子，箴规献替，洋溢于贞观、永徽之间。所谓代有人焉，而三家尤盛。

赞曰：猗与文皇，荡涤苍昊。十八文星，连辉炳耀。虞、褚之笔，动若有神。安平之什，老而弥新。

列传第二十三

薛收 兄子元敬 收子元超 从子稷
姚思廉 颜师古 弟相时
令狐德棻 邓世隆 顾胤 李延寿 李仁实等附
孔颖达 司马才章 王恭 马嘉运等附

薛收，字伯褒，蒲州汾阴人，隋内史侍郎道衡子也。事继从父孺以孝闻。年十二，解属文。以父在隋非命，乃洁志不仕。大业末，郡举秀才，固辞不应。义旗起，遁于首阳山，将协义举。蒲州通守尧君素潜知收谋，乃遣人迎收所生母王氏置城内，收乃还城。后君素将应王世充，收遂逾城归国。秦府记室房玄龄荐之于太宗，即日召见，问以经略，收辩对纵横，皆合旨要。授秦府主簿，判陕东道大行台金部郎中。时太宗专任征伐，檄书露布，多出收。言辞敏速，还同宿构，马上即成，曾无点窜。太宗讨王世充也，窦建德率兵来拒，诸将皆以为宜且退军，以观贼形势。收独建策曰：“世充据有东都，府库填积，其兵皆是江淮精锐，所患者在于乏食，是以为我所持，求战不可。建德亲总军旅，来拒我师，亦当尽彼骁雄，期于奋决。若纵其至此，两寇相连，转河北之粮以相资给，则伊、洛之间战斗不已。今宜分兵守营，深其沟防，即世充欲战，慎勿出兵。大王亲率猛锐，先据成皋之险，训兵坐甲，以待其至。彼以疲弊之师，当我堂堂之势，一战必克。建德即破，世充自下矣。不过

两旬，二国之君，可面缚麾下。若退兵自守，计之下也。”太宗纳之，卒擒建德。东都平，太宗入观隋氏宫室，嗟后主罄人力以逞奢侈。收进曰：“窃闻峻宇雕墙，殷辛以灭；土阶茅栋，唐尧以昌。秦帝增阿房之饰，汉后罢露台之费，故汉祚延而秦祸速，自古如此。后主曾不能察，以万乘之尊，困一夫之手，使土崩瓦解，取讥后代，以奢虐所致也。”太宗悦其对。及军还，授天策府记室参军。太宗初授天策上将、尚书令，命收与世南并作第一让表，竟用收者。太宗曾侍高祖游后园中，获白鱼，命收为献表，收援笔立就，不复停思，时人推其二表贍而速。从平刘黑闥，封汾阴县男。武德六年，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，与房玄龄、杜如晦特蒙殊礼，受心腹之寄。又尝上书谏猎，太宗手诏曰：“览读所陈，实悟心胆，今日成我，卿之力也。明珠兼乘，岂比来言，当以诚心，书何能尽！今赐卿黄金四十铤，以酬雅意。”七年，寝疾，太宗遣使临问，相望于道。寻命舆疾诣府，太宗亲以衣袂抚收，论叙生平，潸然流涕。寻卒，年三十三。太宗亲自临哭。哀恸左右。与收从父兄子元敬书曰：“吾与卿叔共事，或军旅多务，或文咏从容。何尝不驱驰经略，款曲襟抱？比虽疾苦，日冀痊愈，何期一朝，忽成万古！追寻痛惋，弥用伤怀。且闻其儿子幼小，家徒壁立，未知何处安置？宜加安抚，以慰吾怀。”因使人吊祭，赠物三百段。及后，遍图学士等形像。太宗叹曰：“薛收遂成故人，恨不早图其像。”及登极，顾谓房玄龄曰：“薛收若在，朕当以中书令处之。”又尝梦收如平生，又敕有司特赐其家粟帛。贞观七年，赠定州刺史。永徽六年，又赠太常卿，陪葬昭陵。文集十卷。

元敬，隋选部侍郎迈子也。有文学，少与收及收族兄德音齐名，时人谓之“河东三凤”。收为长雏，德音为鸞鷖，元敬以年最小为鹓雏。武德中，元敬为秘书郎，太宗召为天策府参

军，兼直记室。收与元敬俱为文学馆学士。时房、杜等处心腹之寄，深相友托，元敬畏于权势，竟不之狎，如晦常云：“小记室不可得而亲，不可得而疏。”太宗入东宫，除太子舍人。时军国之务，总于东宫，元敬专掌文翰，号为称职。寻卒。

收子元超。元超早孤，九岁袭爵汾阴男。及长，好学，善属文。太宗甚重之，令尚巢刺王女和静县主，累授太子舍人，预撰《晋书》。高宗即位，擢拜给事中，时年二十六。数上书陈君臣政体及时事得失，高宗皆嘉纳之。俄转中书舍人，加弘文馆学士，兼修国史。中书省有一盘石，初，道衡为内史侍郎，尝踞而草制，元超每见此石，未尝不泫然流涕。永徽五年，丁母忧解。明年，起授黄门侍郎，兼检校太子左庶子。元超既擅文辞，兼好引寒俊，尝表荐任希古、高智周、郭正一、王义方、孟利贞等十余人，由是时论称美。后以疾出为饶州刺史。三年，拜东台侍郎。右相李义府以罪配流嵩州，旧制，流人禁乘马，元超奏请给之，坐贬为简州刺史。岁余，西台侍郎上官仪伏诛，又坐与文章款密，配流嵩州。上元初，遇赦还，拜正谏大夫。三年，迁中书侍郎，寻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时高宗幸温泉校猎，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。元超以为既非族类，深可为虞，上疏切谏，帝纳焉。时元超特承恩遇，常召入与诸王同预私宴。又重其文学政理之才，曾谓元超曰：“长得卿在中书，固不藉多人也。”永隆二年，拜中书令，兼太子左庶子。高宗幸东都，太子于京师监国，因留元超以侍太子。帝临行谓元超曰：“朕之留卿，如去一臂。但吾子未闲庶务，关西之事，悉以委卿。所寄既深，不得默尔。”于是元超表荐郑祖玄、邓玄挺、崔融为崇文馆学士。又数上疏谏太子，高宗知而称善，遣使慰谕，赐物百段。弘道元年，以疾乞骸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听致仕。其年冬卒，年六十二。赠光禄大夫、秦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文

集四十卷。子曜，亦以文学知名，圣历中，修《三教珠英》，官至正谏大夫。元超从子稷。

稷举进士，累转中书舍人。时从祖兄曜为正谏大夫，与稷俱以辞学知名，同在两省，为时所称。景龙末，为谏议大夫、昭文馆学士。好古博雅，尤工隶书。自贞观、永徽之际，虞世南、褚遂良时人宗其书迹，自后罕能继者。稷外祖魏徵家富图籍，多有虞、褚旧迹，稷锐精模仿，笔态遒丽，当时无及之者。又善画，博探古迹。睿宗在藩，留意于小学，稷于是特见招引，俄又令其子伯阳尚仙源公主。及践祚，累拜中书侍郎，与苏颋等对掌制造。俄与中书侍郎崔日用参知政事。睿宗以钟绍京为中书令，稷劝令礼让，因入言于帝曰：“绍京素无才望，出自胥吏，虽有功勋，未闻令德。一朝超居元宰，师长百僚，臣恐清浊同贯，失于圣朝具瞻之美。”帝然其言，因绍京表让，遂转为户部尚书。稷又于帝前面折崔日用，递相短长，由是罢知政事，迁左散骑常侍，历工部、礼部二尚书。以翊赞睿宗功封晋国公，赐实封三百户，除太子少保。睿宗常召稷入宫中参决庶政，恩遇莫与为比。及窦怀贞伏诛，稷以知其谋，赐死于万年县狱中。子伯阳，以尚公主拜右千牛卫将军、驸马都尉，亦以功封安邑郡公，别食实封四百户。及父死，特免坐，左迁晋州员外别驾。寻而配徙岭表，在道自杀。伯阳子谈，开元十六年，尚常山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、光禄员外卿，旬日暴卒。

姚思廉，字简之，雍州万年人。父察，陈吏部尚书；入隋，历太子内舍人、秘书丞、北绛公，学兼儒史，见重于三代。陈亡，察自吴兴始迁关中。思廉少受汉史于其父，能尽传家业，勤学寡欲，未尝言及家人产业。在陈为扬州主簿，入隋为汉王府参军，丁父忧解职。初，察在陈尝修梁、陈二史，未就，临终令思廉续成其志。丁继母忧，庐于墓侧，毁瘠加人。服阕，

补河间郡司法书佐。思廉上表陈父遗言，有诏许其续成《梁》、《陈史》。炀帝又令与起居舍人崔祖浚修《区宇图志》。后为代王侑侍读。会义师克京城，侑府僚奔骇，唯思廉侍王，不离其侧。兵将升殿，思廉厉声谓曰：“唐公举义，本匡王室，卿等不宜无礼于王。”众服其言，于是布列阶下。高祖闻而义之，许其扶侑至顺阳阁下，泣拜而去。观者咸叹曰：“忠烈之士也。仁者有勇，此之谓乎！”高祖受禅，授秦王文学。后太宗征徐圆朗，思廉时在洛阳，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，慨然叹曰：“姚思廉不惧兵刃，以明大节，求诸古人，亦何以加也！”因寄物三百段以遗之，书曰：“想节义之风，故有斯赠。”寻引为文学馆学士。太宗入春宫，迁太子洗马。贞观初，迁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。写其形像，列于《十八学士图》，令文学褚亮为之赞，曰：“志苦精勤，纪言实录。临危殉义，余风励俗。”三年，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、陈二史。思廉又采谢灵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，并推究陈事，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，撰成《梁书》五十卷、《陈书》三十卷。魏徵虽裁其总论，其编次笔削，皆思廉之功也，赐彩绢五百段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思廉以籀邸之旧，深被礼遇，政有得失，常遣密奏之，思廉亦直言无隐。太宗将幸九成宫，思廉谏曰：“离宫游幸，秦皇、汉武之事，固非尧、舜、禹、汤之所为也。”言甚切至。太宗谕曰：“朕有气疾，热便顿剧，固非情好游赏也。”因赐帛五十匹。九年，拜散骑常侍，赐爵丰城县男。十一年卒。太宗深悼惜之，废朝一日，赠太常卿，谥曰康，赐葬地于昭陵。子处平，官至通事舍人。处平子璠、珽，别有传。

颜籀，字师古，雍州万年人，齐黄门侍郎之推孙也。其先本居琅邪，世仕江左。及之推，历事周、齐，齐灭，始居关中。父思鲁，以学艺称，武德初为秦王府记室参军。师古少传家业，

博览群书，尤精诂训，善属文。隋仁寿中，为尚书左丞李纲所荐，授安养尉。尚书左仆射杨素见师古年弱貌羸，因谓曰：“安养剧县，何以克当？”师古曰：“割鸡焉用牛刀。”素奇其对。到官果以干理闻。时薛道衡为襄州总管，与高祖有旧，又悦其才，有所缀文，尝使其掎搯疵病，甚亲昵之。寻坐事免，归长安，十年不得调，家贫，以教授为业。

及起义，师古至长春宫谒见，授朝散大夫。从平京城，拜敦煌公府文学，转起居舍人，再迁中书舍人，专掌机密。于时军国多务，凡有制诰，皆成其手。师古达于政理，册奏之工，时无及者。太宗践祚，擢拜中书侍郎，封琅邪县男。以母忧去职。服阕，复为中书侍郎。岁余，坐事免。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，文字讹谬，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《五经》，师古多所厘正，既成，奏之。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，于时诸儒传习已久，皆共非之。师古辄引晋、宋已来古今本，随言晓答，援据详明，皆出其意表，诸儒莫不叹服。于是兼通直郎、散骑常侍，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，令学者习焉。贞观七年，拜秘书少监，专典刊正。所有奇书难字，众所共惑者，随疑剖析，曲尽其源。是时多引后进之士为雠校，师古抑素流，先贵势，虽富商大贾亦引进之，物论称其纳贿，由是出为郴州刺史。未行，太宗惜其才，谓之曰“卿之学识，良有可称，但事亲居官，未为清论所许。今之此授，卿自取之。朕以卿曩日任使，不忍遐弃，宜深自诫励也。”于是复以为秘书少监。师古既负其才，又早见驱策，累被任用，及频有罪谴，意甚丧沮。自是阖门守静，杜绝宾客，放志园亭，葛巾野服。然搜求古迹及古器，耽好不已。俄又奉诏与博士等撰定《五礼》，十一年，《礼》成，进爵为子。时承乾在东宫，命师古注班固《汉书》解释详明，深为学者所重。承乾表上之，太宗令编之秘阁，赐师古物二百段、良马一

匹。十五年，太宗下诏，将有事于泰山，所司与公卿并诸儒博士详定仪注。太常卿韦挺、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，参考其仪，时论者竞起异端。师古奏曰：“臣撰定《封禅仪注书》在十一年春，于时诸儒参详，以为适中。”于是诏公卿定其可否，多从师古之说，然而事竟不行。师古俄迁秘书监、弘文馆学士。十九年，从驾东巡，道病卒，年六十五，谥曰戴。有集六十卷。其所注《汉书》及《急就章》大行于世。永徽三年，师古子扬庭为符玺郎，又表上师古所撰《匡谬正俗》八卷。高宗下诏付秘书阁，仍赐扬庭帛五十匹。

师古弟相时，亦有学业。武德中，与房玄龄等为秦府学士。贞观中，累迁谏议大夫，拾遗补阙，有诤臣之风。寻转礼部侍郎。相时羸瘠多疾病，太宗常使赐以医药。性仁友，及师古卒，不胜哀慕而卒。师古叔父游秦，武德初累迁廉州刺史，封临沂县男。时刘黑闥初平，人多以强暴寡礼，风俗未安，游秦抚恤境内，敬让大行。邑里歌曰：“廉州颜有道，性行同庄、老。爱人如赤子，不杀非时草。”高祖玺书劳勉之。俄拜郢州刺史，卒于官。撰《汉书决疑》十二卷，为学者所称，后师古注《汉书》，亦多取其义耳。

令狐德棻，宜州华原人，隋鸿胪少卿熙之子也。先居燉煌，代为河西右族。德棻博涉文史，早知名。大业末，为药城长，以世乱不就职。及义旗建，淮安王神通据太平宫，自称总管，以德棻为记室参军。高祖入关，引直大丞相府记室。武德元年，转起居舍人，甚见亲待。五年，迁秘书丞，与侍中陈叔达等受诏撰《艺文类聚》。高祖问德棻曰：“比者，丈夫冠、妇人髻，竞为高大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在人之身，冠为上饰，所以古人方诸君上。昔东晋之末，君弱臣强，江左士女，皆衣小而裳大。及宋武正位之后，君德尊严，衣服之制，俄亦变改。此即近事

之征。”高祖然之。时承丧乱之余，经籍亡逸，德棻奏请购募遗书。重加钱帛，增置楷书，令缮写。数年间，群书略备。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：“窃见近代已来，多无正史，梁、陈及齐，犹有文籍。至周、隋遭大业离乱，多有遗阙。当今耳目犹接，尚有可凭，如更十数年后，恐事迹湮没。陛下既受禅于隋，复承周氏历数，国家二祖功业，并在周时。如文史不存，何以图鉴今古？如臣愚见，并请修之。”高祖然其奏，下诏曰：

司典序言，史官记事，考论得失，究尽变通。所以裁成义类，惩恶劝善，多识前古，贻鉴将来。伏羲以降，周、秦斯及，两汉传绪，三国受命，迄于晋、宋，载籍备焉。自有魏南徙，乘机抚运，周、隋禅代，历世相仍。梁氏称邦，跨据淮海；齐迁龟鼎，陈建皇宗，莫不自命正朔，绵历岁祀，各殊徽号，删定礼仪。至于发迹开基，受终告代，嘉谋善政，名臣奇士，立言著绩，无乏于时。然而简牒未编，纪传咸阙，炎凉已积，谣俗迁讹。余烈遗风，倏焉将坠。朕握图驭宇，长世字人，方立典谟，永垂宪则。顾彼湮落，用深轸悼，有怀撰次，实资良直。中书令萧瑀、给事中王敬业、著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，侍中陈叔达、秘书丞令狐德棻、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，兼中书令封德彝、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，大理卿崔善为、中书舍人孔绍安、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，太子詹事裴矩、兼吏部郎中祖孝孙、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，秘书监窦璡、给事中欧阳询、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。务加详核，博采旧闻，义在不刊，书法无隐。

瑀等受诏，历数年，竟不能就而罢。贞观三年，太宗复敕修撰，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，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，著作郎姚思廉修梁、陈史，秘书监魏徵修隋史，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。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、魏彦二家，已

为详备，遂不复修。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，德棻仍总知类会梁、陈、齐、隋诸史。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，自德棻始也。六年，累迁礼部侍郎，兼修国史，赐爵彭阳男。十年，以修周史赐绢四百匹。十一年，修《新礼》成，进爵为子。又以撰《氏族志》成，赐帛二百匹。十五年，转太子右庶子。承乾败，随例除名。十八年，起为雅州刺史，以公事免。寻有诏改撰《晋书》房玄龄奏德棻令预修撰，当时同修一十八人，并推德棻为首，其体制多取决焉。书成，除秘书少监。

永徽元年，又受诏撰定律令，复为礼部侍郎，兼弘文馆学士，监修国史及《五代史志》寻迁太常卿，兼弘文馆学士。时高宗初嗣位，留心政道，尝召宰臣及弘文馆学士于中华殿而问曰：“何者为王道；霸道？又孰为先后？”德棻对曰：“王道任德，霸道任刑。自三王已上，皆行王道；唯秦任霸术，汉则杂而行之；魏、晋已下，王、霸俱失。如欲用之，王道为最，而行之为难。”高宗曰：“今之所行，何政为要？”德棻对曰：“古者为政，清其心，简其事，以此为本。当今天下无虞，年谷丰稔，薄赋敛，少征役，此乃合于古道。为政之要道，莫过于此。”高宗曰：“政道莫尚于无为也。”又问曰：“禹、汤何以兴？桀、纣何以亡？”德棻对曰：“《传》称：‘禹、汤罪己，其兴也勃焉；桀、纣罪人，其亡也忽焉。’二主惑于妹喜、妲己，诛戮谏者，造砲烙之刑，是其所以亡也。”高宗甚悦，既罢，各赐以缙彩。四年，迁国子祭酒，以修贞观十三年以后实录功，赐物四百段，兼授崇贤馆学士。寻又撰《高宗实录》三十卷，进爵为公。龙朔二年，表请致仕，许之，仍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乾封元年，卒于家，年八十四，谥曰宪。德棻暮年尤勤于著述，国家凡有修撰，无不参预。

自武德已后，有邓世隆、顾胤、李延寿、李仁实前后修撰

国史，颇为当时所称。

邓世隆者，相州人也。大业末，王世充兄子太，守河阳，引世隆为宾客，大见亲遇。及太宗攻洛阳，遣书谕太，世隆为复书，言辞不逊。洛阳平后，世隆惧罪，变姓名，自号隐玄先生，窜于白鹿山。贞观初，征授国子主簿，与崔仁师、慕容善行、刘顓、庾安礼、敬播等俱为修史学士。世隆负宿罪，犹不自安。太宗闻之，遣房玄龄谕之曰：“尔为王太作书，诚合重罪，但各为其主，于朕岂有恶哉？朕今为天子，何能追责匹夫之过？尔宜坦然，勿怀危惧也。”擢授著作佐郎，历卫尉丞。初，太宗以武功定海内，栉风沐雨，不暇于诗书。暨于嗣业，进引忠良，锐精思政。数年之后，道致隆平，遂于听览之暇，留情文史。叙事言怀，时有构属，天才宏丽，兴托玄远。贞观十三年，世隆上疏请编录御集，太宗竟不许之。世隆又采隋代旧事，撰为《东都记》三十卷。迁著作郎。寻卒。

顾胤者，苏州吴人也。祖越，陈给事黄门侍郎。父览，隋秘书学士。胤，永徽中历迁起居郎，兼修国史。撰《太宗实录》二十卷成，以功加朝散大夫，授弘文馆学士。以撰武德、贞观两朝国史八十卷成，加朝请大夫，封余杭县男，赐帛五百段。龙朔三年，迁司文郎中。寻卒。胤又撰《汉书古今集》二十卷，行于代。子琮，长安中为天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

李延寿者，本陇西著姓，世居相州。贞观中，累补太子典膳丞、崇贤馆学士，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《五代史志》又预撰《晋书》寻转御史台主簿，兼直国史。延寿尝撰《太宗政典》三十卷表上之。历迁符玺郎，兼修国史，寻卒。调露中，高宗尝观其所撰《政典》叹美久之，令藏于秘阁，赐其家帛五十段。延寿又尝删补宋、齐、梁、陈及魏、齐、周、隋等八代史，谓之《南北史》，凡一百八十卷，颇行于代。

李仁实，魏州顿丘人。官至左史。尝著《格论》三卷、《通历》八卷、《戎州记》，并行于时。

孔颖达，字仲达，冀州衡水人也。祖硕，后魏南台丞。父安，齐青州法曹参军。颖达八岁就学，日诵千余言。及长，尤明《左氏传》《郑氏尚书》《王氏易》《毛诗》《礼记》，兼善算历，解属文。同郡刘焯名重海内，颖达造其门。焯初不之礼，颖达请质疑滞，多出其意表，焯改容敬之。颖达固辞归，焯固留不可。还家，以教授为务。隋大业初，举明经高第，授河内郡博士。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，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，颖达为最。时颖达少年，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，潜遣刺客图之。礼部尚书杨玄感舍之于家，由是获免。补太学助教。属隋乱，避地于武牢。太宗平王世充，引为秦府文学馆学士。武德九年，擢授国子博士。贞观初，封曲阜县男，转给事中。时太宗初即位，留心庶政，颖达数进忠言，益见亲待。太宗尝问曰：“《论语》云：‘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有若无，实若虚。’何谓也？”颖达对曰：“圣人设教，欲人谦光。己虽有能，不自矜大，仍就不能之人求访能事。己之才艺虽多，犹以为少，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益。己之虽有，其状若无。己之虽实，其容若虚。非唯匹庶，帝王之德，亦当如此。夫帝王内蕴神明，外须玄默，使深不可测，度不可知。《易》称‘以蒙养正，以明夷莅众’，若其位居尊极，炫耀聪明，以才凌人，饰非拒谏，则上下情隔，君臣道乖。自古灭亡，莫不由此也。”太宗深善其对。六年，累除国子司业。岁余，迁太子右庶子，仍兼国子司业。与诸儒议历及明堂，皆从颖达之说。又与魏徵撰成《隋史》，加位散骑常侍。十一年，又与朝贤修定《五礼》，所有疑滞，咸谘决之。书成，进爵为子，赐物三百段。庶人承乾令撰《孝经义疏》，颖达因文见意，更广规讽之道，学者称之。

太宗以颖达在东宫数有匡谏，与左庶子于志宁各赐黄金一斤、绢百匹。十二年，拜国子祭酒，仍侍讲东宫。十四年，太宗幸国学观释奠，命颖达讲《孝经》，既毕，颖达上《释奠颂》，手诏褒美。后承乾不循法度，颖达每犯颜进谏。承乾乳母遂安夫人谓曰：“太子成长，何宜屡致面折？”颖达对曰：“蒙国厚恩，死无所恨。”谏诤逾切，承乾不能纳。先是，与颜师古、司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《五经》义训，凡一百八十卷，名曰《五经正义》。太宗下诏曰：“卿等博综古今，义理该洽，考前儒之异说，符圣人之幽旨，实为不朽。”付国子监施行，赐颖达物三百段。时又有太学博士马嘉运驳颖达所撰《正义》，诏更令详定，功竟未就。十七年，以年老致仕。十八年，图形于凌烟阁，赞曰：“道光列第，风传阙里。精义霞开，谏辞颺起。”二十二年卒，陪葬昭陵，赠太常卿，谥曰宪。

司马才章者，魏州贵乡人也。父烜，博涉《五经》，善纬候。才章少传其业。隋末为郡博士，贞观六年，左仆射房玄龄荐之，屡蒙召问，擢授国子助教，论议该洽，学者称之。

王恭者，滑州白马人也。少笃学，博涉《六经》每于乡间教授，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。贞观初，征拜太学博士，其所讲《三礼》，皆别立义证，甚为精博。盖文懿、文达等皆当时大儒，罕所推借，每讲《三礼》皆遍举先达义，而亦暢恭所说。

马嘉运者，魏州繁水人也。少出家为沙门，明于《三论》。后更还俗，专精儒业，尤善论难。贞观初，累除越王东阁祭酒。顷之，罢归，隐居白鹿山。十一年，召拜太学博士，兼弘文馆学士，预修《文思博要》。嘉运以颖达所撰《正义》颇多繁杂，每掩摭之，诸儒亦称为允当。高宗居春宫，引为崇贤馆学士。数与洗马秦曠侍讲殿中，甚蒙礼异。十九年，迁国子博士卒。

史臣曰：唐德勃兴，英儒间出，佐命协力，实有其人。薛

收左右厥猷，经谋雅道，不幸短命，歼我良士。上言“恨不图形，若在，当以中书令处之”，才可知矣。元敬藻翰明敏，而畏权势，竟不狎房、杜，深沉至慎，不亦优哉！元超藉父风望，弼亮宏略，谅非其罪，而再迁流。及登大任，益有嘉谋，汲引多才，以隆弘纳，其感恩之重，时其闻诸？有始有卒，其殆庶几乎！稷出自名家，涉于大用，及自贻谋衅，如贞亮何？姚思廉笃学寡欲，受汉史于家尊，果执明义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及笔削成书，箴规翊圣，言其命世，亦当仁乎！师古家籍儒风，该博经义，至于详注史策，探测典礼，清明在躬，天有才格。然而三黜之负，竟在时讥，孔子曰“才难”，不其然乎？令狐德棻贞度应时，待问平直。征旧史，修新礼，以暢国风；辨治乱，谈王霸，以资帝业。“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”，其斯之谓欤！邓世隆国史时誉，固有谅直。其复书不逊，何不知之甚也！上疏请编御集，其弼直乎！顾胤清芬，可观彝范，积善余庆，其有子哉！李延寿研考史学，修撰删补，克成大典，方之班、马，何代无人？仁实据摭，抑又次焉。孔颖达风格高爽，幼而有闻，探赜明敏，辨析应对，天有通才。人道恶盈，必有毁讦，及《正义》炳焕，乃异人也，虽其掎摭，亦何损于明？司马才章藉时崇儒，明核致业；王恭弘阐声教，礼学研详；马嘉运达识自通，克成典雅。并符才用，润色丹青，其掎摭繁杂，盖求备者也。

赞曰：河东三凤，俱瑞黄图。棻为良史，颖实名儒。解经不穷，希颜之徒。登瀛入馆，不其盛乎！

列传第二十四

刘洎 马周 崔仁师 孙湜 湜弟液 液子论 液弟洙

刘洎，字思道，荆州江陵人也。隋末，仕萧铣为黄门侍郎。铣令略地岭表，得五十余城，未还而铣败，遂以所得城归国，授南康州都督府长史。贞观七年，累拜给事中，封清苑县男。十五年，转治书侍御史。上疏曰：

尚书万机，实为政本，伏寻此选，受授诚难。是以八座比于文昌，二丞方于管辖，爰至曹郎，上应列宿，苟非称职，窃位兴讥。伏见比来尚书省诏敕稽停，文案壅滞，臣诚虽庸劣，请述其源。贞观之初，未有令仆，于时省务繁杂，倍多于今。左丞戴胄、右丞魏徵，并晓达吏方，质性平直，事应弹举，无所回避。陛下又假以恩慈，自然肃物，百司匪懈，抑此之由。及杜正伦续任右丞，颇亦厉下。比者纲维不举，并为勋亲在位，品非其任，功势相倾。凡在官僚，未循公道，虽欲自强，先惧器谤。所以郎中抑夺，唯事谄禀；尚书依违，不得断决。或惮闻奏，故事稽延。案虽理穷，仍更盘下。去无程限，来不责迟，一经出手，便涉年载。或希旨失情，或避嫌抑理。勾司以案成为事了，不究是非；尚书用便僻为奉公，莫论当否。递相姑息，唯务弥缝。且选贤授能，非材莫举，天工人代，焉可妄加？至于懿戚元勋，但优其礼秩，或年高耄及，或积病智昏，既无益于时宜，当致之以闲逸。久妨贤路，殊为不可。将救兹弊，且宜精简四员。左右丞、左右司郎中如并得人，自然纲维略举，亦当矫正趋竞，岂唯息其稽滞哉！

书奏未几，拜尚书右丞。十三年，迁黄门侍郎。十七年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，寻除散骑常侍。洎性疏峻敢言。太宗工王羲之书，尤善飞白，尝宴三品已上于玄武门，帝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，或乘酒争取于帝手，洎登御座引手得之。皆奏曰：“洎登御床，罪当死，请付法。”帝笑而言曰：“昔闻婕妤辞辇，今见常侍登床。”寻摄黄门侍郎，加上护军。

太宗善持论，每与公卿言及古道，必诘难往复。洎上书谏曰：“帝王之与凡庶，圣哲之与庸愚，上下相悬，拟伦斯绝。是知以至愚而对至圣，以极卑而对至尊，徒思自强，不可得也。陛下降恩旨，假慈颜，凝旒以听其言，虚襟以纳其说，犹恐群下未敢对扬，况动神机，纵天辩，饰辞以折其理，援古以排其议，欲令凡庶何阶应答？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，圣人以不言为德，老君称大辩若讷，庄生称至道无文，此皆不欲烦也。齐侯读书，轮扁窃笑；汉皇慕古，长孺陈讥，此亦不欲劳也。且多记则损心，多语则损气，心气内损，形神外劳，初虽不觉，后必为累。须为社稷自爱，岂为性好自伤乎？窃以今日升平，皆陛下力行所至，欲其长久，匪由辩博。但当忘彼爱憎，慎兹取舍，每事敦朴，无非至公，若贞观之初则可矣。至如秦政强辩，失人心于自矜；魏文宏才，亏众望于虚说。此才辩之累，较然可知矣。伏愿略兹雄辩，浩然养气；简彼缙图，淡焉自怡。固万寿于南岳，齐百姓于东户，则天下幸甚，皇恩斯毕。”手诏答曰：“非虑无以临下，非言无以述虑。比有谈论，遂致烦多。轻物骄人，恐由兹道。形神心气，非此为劳。今闻说言，虚怀以改。”时皇太子初立，洎以为宜尊贤重道，上书曰：

臣闻郊迎四方，孟侯所以成德；齿学三让，元良由是作贞。斯皆屈主祀之尊，申下交之义。故得刍言咸荐，睿问旁通，不出轩庭，坐知天壤。率由兹道，永固鸿基者焉。原夫太子，宗

祧是系，善恶之际，兴亡斯在。不勤于始，将悔于终。是以晁错上书，令先通政术；贾谊献策，务前知礼教。窃惟皇太子孝友仁义，明允笃诚，皆挺自天姿，非劳审谕，固以华夷仰德，翔泳希风矣。然则寝门视膳，已表于三朝；艺宫论道，宜弘于四术。虽春秋鼎盛，饬躬有渐，实恐岁月易往，堕业兴讥，取适宴安，方从此始。臣以愚短，幸参侍从，思广离明，愿闻径术。不敢曲陈故事，请以圣德言之。

伏惟陛下诞睿膺图，登庸历试。多才多艺，道著于匡时；允武允文，功成于纂祀。万方即序，九围清宴。尚且虽休勿休，日慎一日，求异闻于振古，劳睿思于当年。乙夜观书，事高汉帝；马上披卷，勤过魏后。陛下自励如此，而令太子优游弃日，不习图书，臣所未谕一也。加以暂屏机务，即寓雕虫。综宝思于天文，则长河韬映；摘玉字于仙札，则流霞成彩。固以锱铢万代，冠冕百王，屈、宋不足以升堂，钟、张何阶于入室。陛下自好如此，而太子悠然静处，不寻篇翰，臣所未谕二也。陛下历该众妙，独秀寰中，犹晦天听，俯询凡识，听朝之隙，引见群官，降以温颜，访以今古。故得朝廷是非，里闾好恶，凡有巨细，必关听览。陛下自好如此，而令太子久入趋侍，不接正人，臣所未谕三也。陛下若谓无益，则何事劳神；若谓有成，则宜申贻厥。蔑而不急，未见其可。伏愿俯推睿范，训及储君，授以良书，娱之嘉客。晨披经史，观成败于前踪；晚接宾游，访得失于当代。间以书札，继以篇章，则日闻所未闻，日见所未见。副德逾光，群生之福也。古之太子，问安而退，所以广敬于君父；异宫而处，所以分别于嫌疑。今太子一侍天闱，动移旬朔，师傅以下，无由接见。假令供奉有隙，暂还东宫，拜谒既疏，且事欣仰，规谏之道，固所未暇。陛下不可以亲教，宫案无由以进言，虽有具僚，竟将何补？伏愿俯循前躅，稍抑

下流，弘远大之规，展师友之义。则储徽克茂，帝图斯广，凡在黎元，孰不庆赖！

自此敕洎令与岑文本同马周递日往东宫，与皇太子谈论。太宗尝怒苑西守监穆裕，命于朝堂斩之，皇太子遽进谏。太宗谓司徒长孙无忌曰：“夫人久相与处，自然染习。自朕临御天下，虚心正直，即有魏徵朝夕进谏。自徵云亡，刘洎、岑文本、马周、褚遂良等继之。皇太子幼在朕膝前，每见朕心悦谏，昔者因染以成性，固有今日之谏耳。”十八年，迁侍中。太宗尝谓侍臣曰：“夫人臣之对帝王，多顺旨而不逆，甘言以取容。朕今发问，欲闻己过，卿等须言朕愆失。”长孙无忌、李勣、杨师道等咸云：“陛下圣化致太平，臣等不见其失。”洎对曰：“陛下化高万古，诚如无忌等言。然顷上书人不称旨者，或面加穷诘，无不惭退，恐非奖进言者之路。”太宗曰：“卿言是也，当为卿改之。”

太宗征辽，令洎与高士廉、马周留辅皇太子定州监国，仍兼左庶子、检校民部尚书。太宗谓洎曰：“我今远征，使卿辅翼太子，社稷安危之机，所寄尤重，卿宜深识我意。”洎进曰：“愿陛下无忧，大臣有愆失者，臣谨即行诛。”太宗以其妄发，颇怪之，谓曰：“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则失身。卿性疏而太健，恐以此取败，深宜诚慎，以保终吉。”十九年，太宗辽东还，发定州，在道不康，洎与中书令马周入谒。洎、周出，遂良传问起居，洎泣曰：“圣体患痛，极可忧惧。”遂良诬奏之曰：“洎云：‘国家之事不足虑，正当傅少主行伊、霍故事，大臣有异志者诛之，自然定矣。’”太宗疾愈，诏问其故，洎以实对，又引马周以自明。太宗问周，周对与洎所陈不异。遂良又执证不已，乃赐洎自尽。洎临引决，请纸笔欲有所奏，宪司不与。洎死，太宗知宪司不与纸笔，怒之，并令属吏。洎文

集十卷，行于时。则天临朝，其子弘业上言洎被遂良讐而死，诏令复其官爵。

马周，字宾王，清河茌平人也。少孤贫，好学，尤精《诗》、《传》，落拓不为州里所敬。武德中，补博州助教，日饮醇酎，不以讲授为事。刺史达奚恕屡加咎责，周乃拂衣游于曹、汴，又为浚仪令崔贤所辱，遂感激西游长安。宿于新丰逆旅，主人唯供诸商贩而不顾待周，遂命酒一斗八升，悠然独酌，主人深异之。至京师，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。贞观五年，太宗令百僚上书言得失，何以武吏不涉经学，周乃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，令奏之，事皆合旨。太宗怪其能，问何，何答曰：“此非臣所能，家客马周具草也。每与臣言，未尝不以忠孝为意。”太宗即日召之，未至间，遣使催促者数四。及谒见，与语甚悦，令直门下省。六年，授监察御史，奉使称旨。帝以常何举得其人，赐帛三百匹。是岁，周上疏曰：

微臣每读经史，见前贤忠孝之事，臣虽小人，窃希大道，未尝不废卷长想，思履其迹。臣以不幸，早失父母，犬马之养，已无所施，顾来事可为者，唯忠义而已。是以徒步二千里而自归于陛下，陛下不以臣愚瞽，过垂齿录。窃自顾瞻，无阶答谢，辄以微躯丹款，惟陛下所择。

臣伏见大安宫在宫城之西，其墙宇宫阙之制，方之紫极，尚为卑小。臣伏以东宫皇太子之宅，犹处城中，大安乃至尊所居，更在城外。虽太上皇游心道素，志存清俭，陛下重违慈旨，爱惜人力；而蕃夷朝见及四方观听，有不足焉。臣愿营筑雉堞，修起门楼，务从高显，以称万方之望，则大孝昭乎天下矣。臣又伏见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宫。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，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。今所幸宫去京三百余里，銮舆动轫，严蹕经旬，非可以旦暮至也。太上皇情或思感，而欲即见陛下

者，将何以赴之？且车驾今行，本为避暑。然则太上皇尚留热所，而陛下自逐凉处，温清之道，臣窃未安。然敕书既出，业已成就，愿示速返之期，以开众惑。臣又见诏书，令宗室勋贤作镇藩部，貽厥子孙，嗣守其政，非有大故，无或黜免。臣窃惟陛下封植之者，诚爱之重之，欲其胤裔承守而与国无疆也。臣以为如诏旨者，陛下宜思所以安存之，富贵之，然则何用代官也。何则？以尧、舜之父，犹有硃、均之子。倘有孩童嗣职，万一骄愚，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。正欲绝之也，则子文之治犹在；正欲留之也，而桀纣之恶已彰。与其毒害于见存之百姓，则宁使割恩于已亡之臣，明矣。然则向所谓爱之者，乃适所以伤之也。臣谓宜赋以茅土，畴其户邑，必有材行，随器方授，则虽其翰翮非强，亦可以获免尤累。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，所以终全其代者，良得其术也。愿陛下深思其事，使夫得奉大恩而子孙终其福禄也。

臣又闻圣人之化天下，莫不以孝为基。故曰：“孝莫大于严父，严父莫大于配天。”又曰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。”孔子亦云：“吾不预祭如不祭。”是圣人之重祭祀也如此。伏惟陛下践祚以来，宗庙之享，未曾亲事。伏缘圣情，独以銮舆一出，劳费稍多，所以忍其孝思，以便百姓。遂使一代之史，不书皇帝入庙之事，将何以貽厥孙谋，垂则来叶？臣知大孝诚不在俎豆之间，然圣人之训人，固有屈己以从时，愿圣慈顾省愚款。臣又闻致化之道，在于求贤审官；为政之基，在于扬清激浊。孔子曰：“唯名与器，不以假人。”是言慎举之为重也。臣伏见王长通、白明达本自乐工舆阜杂类，韦槃提、斛斯正则更无他材，独解调马。纵使术逾侪辈，伎能有取，乍可厚赐钱帛，以富其家；岂得列预士流，超授高爵？遂使朝会之位，万国来庭，驺子倡人，鸣玉曳履，与夫朝贤君子，比肩而立，同

坐而食，臣窃耻之。然朝命既往，纵不可追，谓宜不使在朝班，预于士伍。

太宗深纳之。寻除侍御史，加朝散大夫。十一年，周又上疏曰：

臣历观前代，自夏、殷及汉氏之有天下，传祚相继，多者八百余年，少者犹四五百年，皆为积德累业，恩结于人心。岂无僻王？赖前哲以免。自魏、晋以还，降及周、隋，多者不过六十年，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。良由创业之君，不务广恩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无遗德可思。故传嗣之主，政教少衰，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。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，而积德日浅，固当思隆禹、汤、文、武之道，广施德化，使恩有余地，为子孙立万代之基，岂欲但令政教无失，以持当年而已！然自古明王圣主，虽因人设教，宽猛随时，而大要唯以节俭于身、恩加于人二者是务。故其下爱之如日月，畏之如雷霆，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。今百姓承丧乱之后，比于隋时才十分之一。而供官徭役，道路相继，兄去弟还，首尾不绝。远者往来五六千里，春秋冬夏，略无休时。陛下虽每有恩诏令其减省，而有司作既不废，自然须人，徒行文书，役之如故。臣每访问，四五年来，百姓颇有嗟怨之言，以为陛下不存养之。昔唐尧茅茨土阶，夏禹恶衣菲食，如此之事，臣知不可复行于今。汉文帝惜百金之费，辍露台之役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。至景帝以锦绣纂组妨害女功，特诏除之，所以百姓安乐。至孝武帝虽穷奢极侈，而承文、景遗德，故人心不动。向使高祖之后，即有武帝，天下必不能全。此于时代差近，事迹可见。今京师及益州诸处，营造供奉器物，并诸王妃主服饰，议者皆不以为俭。臣闻昧旦丕显，后世犹怠；作法于理，其弊犹乱。陛下少处人间，知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，目所亲见，尚

犹如此。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更外事，即万岁之后，固圣虑所当忧也。臣寻往代以来之事，但有黎庶怨叛，聚为盗贼，其国无不即灭，人主虽改悔，未有重能安全者。凡修政教，当修于可修之时，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，则无益者也。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，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，而皆不知其身之失。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，而幽、厉亦笑殷纣之灭；隋炀帝大业之初又笑齐、魏之失国。今之视炀帝，亦犹炀帝之视齐、魏也。故京房谓汉元帝云，“臣恐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古”。此言不可不诚也。往者贞观之初，率土荒俭，一匹绢才得一斗米，而天下帖然。百姓知陛下甚爱怜之，故人人自安，曾无谤讟。自五六年来，频岁丰稔，一匹绢得粟十余石，而百姓皆以为陛下不忧怜之，咸有怨言。又今所营为者，颇多不急之务故也。自古以来，国之兴亡，不由积蓄多少，唯在百姓苦乐。且以近事验之，隋家贮洛口仓，而李密因之；东都积布帛，而世充据之；西京府库，亦为国家之用，至今未尽。向使洛口、东都无粟帛，则世充、李密未能必聚大众。但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，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，岂人劳而强敛之？更以资寇，积之无益也。然俭以息人，贞观之初，陛下已躬为之，故今行之不难也。为之一日，则天下知之，式歌且舞矣。若人既劳矣而用之不息，倘中国被水旱之灾，边方有风尘之患，狂狡因之以窃发，则有不可测之事，非徒圣躬旰食晏寝而已。古语云：“动人以行不以言，应天以实不以文。”以陛下之明，诚欲励精为政，不烦远采上古之术，但及贞观之初，则天下幸甚。昔贾谊为汉文帝云，可恸哭及长叹息者，言当韩信王楚、彭越王梁、英布王淮南之时，使文帝即天子位，必不能安。又言赖诸王年少，傅相制之；长大之后，必生祸乱。历代以来，皆以谊言为是。臣窃观今诸将功臣，陛下所与定天下者，皆仰禀成规，备鹰犬之用，

无威略振主，如韩、彭之难驾驭者。而诸王年并幼少，纵其长大，当陛下之日，必无他心。然即万代之后，不可不虑。自汉、晋以来，乱天下者，何尝不是诸王？皆为树置失宜，不预为节制，以至于灭亡。人主熟知其然，但溺于私爱，故使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。今天下百姓极少，诸王甚多，宠遇之恩，有过厚者。臣之愚虑，不唯虑其恃恩骄矜也。昔魏武帝宠陈思，及文帝即位，防守禁闭，有同狱囚。以先帝加恩太多，故嗣王疑而畏之也。此则武帝宠舐思，适所以苦之也。且帝子何患不富贵？身食大国，封户不少，好衣美食之外，更何所须？而每年加别优赐，曾无纪极。俚语曰：“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”，言自然也。今大圣创业，岂唯处置见在子弟而已？当制长久之法，使万代遵行。

又言：

临天下者，以人为本。欲令百姓安乐，唯在刺史、县令。县令既众，不能皆贤，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则合境苏息；天下刺史悉称圣意，则陛下端拱岩廊之上，百姓不虑不安。自古郡守、县令，皆妙选贤德，欲有擢升宰相，必先试以临人，或从二千石入为丞相。今朝廷独重内官，县令、刺史，颇轻其选。刺史多是武夫勋人，或京官不称职，方始外出。而折冲果毅之内，身材强者，先入为中郎将，其次始补州任。边远之处，用人更轻，其材堪宰位，以德行见称擢者，十不能一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。

疏奏，太宗称善久之。

先是，京城诸街，每至晨暮，遣人传呼以警众。周遂奏诸街置鼓，每击以警众，令罢传呼，时人便之，太宗益加赏劳。俄拜给事中。十二年，转中书舍人。周有机辨，能敷奏，深识事端，动无不中。太宗尝曰：“我于马周，暂不见则便思之。”

“中书侍郎岑文本谓所亲曰：‘吾见马君论事多矣，援引事类，扬榷古今，举要删芜，会文切理，一字不可加，一言不可减，听之靡靡，令人亡倦。昔苏、张、终、贾，正应此耳。然鸢肩火色，腾上必速，恐不能久耳。’十五年，迁治书侍御史，兼知谏议大夫，又兼检校晋王府长史。王为皇太子，拜中书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十八年，迁中书令，依旧兼太子右庶子。周既职兼两官，处事精密，甚获当时之誉。太宗伐辽东，皇太子定州监守，令周与高士廉、刘洎留辅皇太子。太宗还，以本官摄吏部尚书。二十一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太宗尝以神笔赐周飞白书曰：‘鸾凤凌云，必资羽翼。股肱之寄，诚在忠良。’周病消渴，弥年不瘳。时驾幸翠微宫，敕求胜地，为周起宅。名医中使，相望不绝，每令尚食以膳供之，太宗躬为调药，皇太子亲临问疾。周临终，索所陈事表草一帙，手自焚之，慨然曰：‘管、晏彰君之过，求身后名，吾弗为也。’二十二年卒，年四十八。太宗为之举哀，赠幽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高宗即位，追赠尚书右仆射、高唐县公。垂拱中，配享高宗庙庭。子载，咸亨年累迁吏部侍郎，善选补，于今称之。卒于雍州长史。

崔仁师，定州安喜人。武德初，应制举，授管州录事参军。五年，侍中陈叔达荐仁师才堪史职，进拜右卫录事参军，预修梁、魏等史。贞观初，再迁殿中侍御史。时青州有逆谋事发，州县追捕反党，俘囚满狱，诏仁师按覆其事。仁师至州，悉去桎械，仍与饮食汤沐以宽慰之，唯坐其魁首十余人，余皆原免。及奏报，诏使将往决之，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：‘此狱徒侣极众，而足下雪免者多，人皆好生，谁肯让死？今既临命，恐未甘心，深为足下忧也。’仁师曰：‘尝闻理狱之体，必务仁恕，故称杀人别足，亦皆有礼。岂有求身之安，知枉不为申理？若以一介暗短，但易得十囚之命，亦所愿也。’伏伽惭而

退。及敕使至青州更讯，诸囚咸曰：“崔公仁恕，事无枉滥，请伏罪。”皆无异辞。仁师后为度支郎中，尝奏支庶财物数千言，手不执本，太宗怪之，令黄门侍郎杜正伦赍本，仁师对唱，一无差殊，太宗大奇之。时校书郎王玄度注《尚书》《毛诗》，毁孔、郑旧义，上表请废旧注，行己所注者，诏礼部集诸儒详议。玄度口辩，诸博士皆不能诘之。郎中许敬宗请付秘阁藏其书，河间王孝恭特请与孔、郑并行。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，乃条其不合大义，驳奏请罢之。诏竟依仁师议，玄度遂废。十六年，迁给事中。时刑部以《贼盗律》反逆缘坐兄弟没官为轻，请改从死，奏请八座详议。右仆射高士廉、吏部尚书侯君集、兵部尚书李勣等议请从重；民部尚书唐俭、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、工部尚书杜楚客等议请依旧不改。时议者以汉及魏、晋谋反皆夷三族，咸欲依士廉等议。仁师独驳曰：“自羲、农以降，爰及唐、虞，或设言而人不犯，或画象而下知禁。三代之盛，泣辜解网，父子兄弟，罪不相及，咸臻至理，俱为称首。及其世乱，狱讼滋烦，周之季年，不胜其弊，烈火原于子产，峭涧起于安于，韩、季、申、商，争持急刻，参夷相坐，始于此也。秦用其法，遂至土崩。汉高之务宽大，未为尽善；文帝之存仁厚，仍多凉德。遂使新垣族灭，信、越菹醢，见讥良史，谓之过刑。魏、晋至隋，有损有益，凝脂犹密，秋荼尚烦。皇上爰发至仁，念兹刑宪，酌前王之令典，探往代之嘉猷，革弊蠲苛，可大可久，仍降纶綍，颁之九区。故得断狱数简，手足有措，刑清化洽，未有不安。忽以暴秦酷法，为隆周中典，乖恻隐之情，反惟行之令。进退参详，未见其可。且父子天属，昆季同气，诛其父子，足累其心，此而不顾，何爱兄弟。既欲改法，请更审量。”竟从仁师驳议。后仁师密奏请立魏王为太子，忤旨，转为鸿胪少卿，迁民部侍郎。征辽之役，诏太常卿韦挺知

海运，仁师为副，仁师又别知河南水运。仁师以水路险远，恐远州所输不时至海，遂便宜从事，递发近海租赋以充转输。及韦挺以壅滞失期，除名为民，仁师以运夫逃走不奏，坐免官。既不得志，遂作《体命赋》以畅其情，辞多不载。太宗还至中山，起为中书舍人，寻兼检校刑部侍郎。太宗幸翠微宫，仁师上《清暑赋》以讽，太宗称善，赐帛五十段。二十二年，迁中书侍郎，参知机务。时仁师甚承恩遇，中书令褚遂良颇忌嫉之。会有伏阁上诉者，仁师不奏，太宗以仁师罔上，遂配龚州。会赦还。永徽初，起授简州刺史，寻卒，年六十余。神龙初，以子挹为国子祭酒，恩例赠同州刺史。挹子湜。

湜少以文辞知名，举进士，累转左补阙，预修《三教珠英》，迁殿中侍御史。神龙初，转考功员外郎。时桓彦范、敬暉等既知国政，惧武三思谗间，引湜为耳目，使伺其动静。俄而中宗疏忌功臣，于三思恩宠渐厚，湜乃反以桓、敬等计议潜告三思。寻迁中书舍人。及桓、敬等徙于岭外，湜又说三思尽宜杀之，以绝其归望。三思问谁可使者，湜表兄周利贞先为桓、敬等所恶，自侍御史出嘉州司马，湜乃举充此行。桓、敬等闻利贞至，多自杀，三思引利贞为御史中丞。湜，景龙二年迁兵部侍郎，挹为礼部，父子同为南省副贰，有唐已来未有也。时昭容上官氏屡出外宅，湜托附之。由是中宗遇湜甚厚，俄拜吏部侍郎，寻转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郑愔同知选事，铨综失序，为御史李尚隐所劾，愔坐配流岭表，湜左转为江州司马。上官昭容密与安乐公主曲为申理，中宗乃以愔为江州司马，授湜襄州刺史。未几，入为尚书左丞。韦庶人临朝，复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即位，出为华州刺史，俄又拜太子詹事。初，湜景龙中献策开南山新路，以通商州水陆之运，役徒数万，死者十三四。仍严锢旧道，禁行旅，所开新路以通，

竟为夏潦冲突，崩压不通。至是追论湜开山路功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俄为太平公主所引，复迁中书门下三品。先天元年，拜中书令，与刘幽求争权不协，陷幽求徙于岭表。仍促广州都督周利贞以逗留杀之，不果而止。时挹以年老，累除户部尚书致仕。挹性贪冒，受人请托，数以公事干湜，湜多违拒不从，大为时论所嗤。玄宗在东宫，数幸其第，恩意甚密。湜既私附太平公主，时人咸为之惧，门客陈振鹭献《海鸥赋》以讽之，湜虽称善而心实不悦。及帝将诛萧至忠等，召将托为腹心，湜弟滌谓湜曰：“主上若有所问，不得有所隐也。”湜不从，及见帝，对问失旨。至忠等既诛，湜坐徙岭外。时新兴王晋亦连坐伏诛，临刑叹曰：“本谋此事，出自崔湜，今我就死而湜得生，何冤滥也！”俄而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，乃追湜赐死。初，湜与张说有隙，说时为中书令，议者以为说构陷之。时湜与尚书右丞卢藏用同配流俱行，湜谓藏用曰：“家弟承恩，或冀宽宥。”因迟留不速进。行至荆州，梦于讲堂照镜，曰：“镜者明象，吾当为人主所明也。”以告占梦人张由，对曰：“讲堂者，受法之所；镜者，于文为‘立见金’，此非吉征。”其日追使至，缢于驿中，时年四十三。湜美姿仪，早有才名。弟液、滌及从兄苙，并有文翰。居清要，每宴私之际，自比东晋王导、谢安之家。谓人曰：“吾之一门及出身历官，未尝不为第一。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，岂能默默受制于人也！”是故进趣不已，而不以令终。

液尤工五言之作，湜常叹伏之曰：“海子，我家之龟也。”“海子即液小名，官至殿中侍御史，坐兄配流，逃匿于郢州人胡履虚之家。作《幽征赋》以见意，辞甚典丽。遇赦还，道病卒。友人裴耀卿纂其遗文为集十卷。

液子论，以吏干称。天宝中自栢阳令迁司勋员外郎、濠阳

太守。乾元后，历典名郡，皆以理行称。大历末，元载以罪诛，朝廷方振起淹滞，迁同州刺史。未几，为黜陟使庾何所按，废免。议者以何举奏涉于深刻，复用论为衢州刺史。秩满，寓于扬、楚间。德宗以旧族耆年，授大理卿致仕卒。

液弟涤，多辩智，善谐谑，素与玄宗款密。兄湜坐太平党诛，玄宗常思之，故待涤逾厚，用为秘书监。出入禁中，与诸王侍宴不让席，而坐或在宁王之上。后赐名澄。从东封还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封安喜县子。开元十四年卒，赠兖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刘洎始以章疏切直，以至位望隆显。至于提纲整带，咨圣嘉猷，籍国土之谈，体廊庙之器。噫，枢机之发，荣辱之主，一言不慎，竟陷诬奏。虽君亲甚悔，而驷不及舌，良足悲矣！马周道承际会，天性深沉，悟主谈微，作忠本孝，冲识广度，宛涉穹崇。《诗》曰：“嘉乐君子，显显令德。”惜其中寿，不慙遗乎！崔仁师以史材获进，其刊正褒贬，雅得详明。至于本仁恕，申枉滥，其事可观。沮穿凿之注，止从重之刑，其言甚直。《书》曰“疑谋勿成”，而以魏王为请，不亦惑乎！及参机务，竟致忌嫉，罔上之名，抑有由也。崔湜之德，去祖逾远，谓势可恃，谓进无伤，及位极人臣，而心无止足。览《海鸥赋》，知而不诫，及荆州之梦，人知不免。《易》曰：“不节之嗟，又谁咎也！”

赞曰：骥逢造父，一日千里。英主取贤，不拘阶陛。宾王徒步，洎为贼吏。一见文皇，皆登相位。

列传第二十五

苏世长 子良嗣
韦云起 孙方质
孙伏伽 张玄素

苏世长，雍州武功人也。祖彤，后魏直散骑常侍。父振，周宕州刺史、建威县侯。周武帝时，世长年十余岁，上书言事。武帝以其年小，召问：“读何书？”对曰：“读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。”武帝曰：“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何所言？”对曰：“《孝经》云：‘为国者不敢侮于鳏寡。’《论语》云：‘为政以德。’”武帝善其对，令于兽门馆读书。以其父歿王事，因令袭爵，世长于武帝前擗踊号泣，武帝为之改容。隋文帝受禅，世长又屡上便宜，颇有补益，超迁长安令。大业中，为都水少监，使于上江督运。会江都难作，世长为炀帝发丧恸哭，哀感路人。王世充僭号，署为太子太保、行台右仆射。与世充兄子弘烈及将豆卢褒俱镇襄阳。时弘烈娶褒女为妻，深相结托。高祖与褒有旧，玺书谕之，不从，频斩使者。武德四年，洛阳平，世长首劝弘烈归降。既至京师，高祖诛褒而责世长来晚之故，世长顿颡曰：“自古帝王受命，为逐鹿之喻，一人得之，万夫敛手。岂有获鹿之后，忿同猎之徒，问争肉之罪也？陛下应天顺人，布德施惠，又安得忘管仲、雍齿之事乎！且臣武功之士，经涉乱离，死亡略尽，惟臣残命，得见圣朝，陛下若复杀之，是绝其类也。实望天恩，使有遗种。”高祖与之有故，笑而释之。寻授玉山屯监。后于玄武门引见，语及平生，恩意甚厚。高祖

曰：“卿自谓谄佞耶，正直耶？”对曰：“臣实愚直。”高祖曰：“卿若直，何为背世充而归我？”对曰：“洛阳既平，天下为一，臣智穷力屈，始归陛下。向使世充尚在，臣据汉南，天意虽有所归，人事足为勍敌。”高祖大笑。尝嘲之曰：“名长意短，口正心邪，弃忠贞于郑国，忘信义于吾家。”世长对曰：“名长意短，实如圣旨；口正心邪，未敢奉诏。昔窦融以河西降汉，十世封侯；臣以山南归国，惟蒙屯监。”即日擢拜谏议大夫。从幸泾阳校猎，大获禽兽于旌门。高祖入御营，顾谓朝臣曰：“今日畋乐乎？”世长进曰：“陛下游猎，薄废万机，不满十旬，未为大乐。”高祖色变，既而笑曰：“狂态发耶？”世长曰：“为臣私计则狂，为陛下国计则忠矣。”及突厥入寇，武功郡县，多失户口，是后下诏将幸武功校猎。世长又谏曰：“突厥初入，大为民害，陛下救恤之道犹未发言，乃于其地又纵畋猎，非但仁育之心有所不足，百姓供顿，将何以堪？”高祖不纳。又尝引之于披香殿，世长酒酣，奏曰：“此殿隋炀帝所作耶？是何雕丽之若此也？”高祖曰：“卿好谏似真，其心实诈。岂不知此殿是吾所造，何须设诡疑而言炀帝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实不知。但见倾宫鹿台琉璃之瓦，并非受命帝王爱民节用之所为也。若是陛下作此，诚非所宜。臣昔在武功，幸常陪侍，见陛下宅宇，才蔽风霜，当此之时，亦以为足。今因隋之侈，民不堪命，数归有道，而陛下得之，实谓惩其奢淫，不忘俭约。今初有天下，而于隋宫之内，又加雕饰，欲拨其乱，宁可得乎？”高祖深然之。后历陕州长史、天策府军谘祭酒。秦府初开文学馆，引为学士。与房玄龄等一十八人皆蒙图画，令文学褚亮为之赞，曰：“军谘谐噓，超然辩悟。正色于庭，匪躬之故。”贞观初，聘于突厥，与颉利争礼，不受赂遗，朝廷称之。出为巴州刺史，覆舟溺水而卒。世长机辩有学，博涉

而简率，嗜酒，无威仪。初在陕州，部内多犯法，世长莫能禁，乃责躬引咎，自挝于都街。伍伯嫉其诡，鞭之见血，世长不胜痛，大呼而走，观者咸以为笑，议者方称其诈。

子良嗣，高宗时迁周王府司马。王时年少，举事不法，良嗣正色匡谏，甚见敬惮。王府官属多非其人，良嗣守文检括，莫敢有犯，深为高宗所称。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高宗使宦者缘江采异竹，将于苑中植之。宦者科舟载竹，所在纵暴。还过荆州，良嗣囚之，因上疏切谏，称：“远方求珍异以疲道路，非圣人抑己爱人之道。又小人窃弄威福，以亏皇明。”言甚切直。疏奏，高宗下制慰勉，遽令弃竹于江中。永淳中，为雍州长史。时关中大饥，人相食，盗贼纵横。良嗣为政严明，盗发三日内无不擒拏。则天临朝，迁工部尚书。寻代王德真为纳言，累封温国公。为西京留守，则天赋诗饯送，赏遇甚渥。时尚方监裴匪躬检校西苑，将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。良嗣驳之曰：“昔公仪相鲁，犹能拔葵去织，未闻万乘之主，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。”匪躬遂止。无几，追入都，迁文昌左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载初元年春，罢文昌左相，加位特进，仍依旧知政事。与地官尚书韦方质不协，及方质坐事当诛，辞引良嗣，则天特保明之。良嗣谢恩拜伏，便不能复起，舆归其家，诏御医张文仲、韦慈藏往视疾。其日薨，年八十五。则天辍朝三日，举哀于观风门，敕百官就宅赴吊。赠开府仪同三司，益州都督，赐绢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兼降玺书吊祭。其子践言，太常丞，寻为酷吏所陷，配流岭南而死。追削良嗣官爵，籍没其家。景龙元年，追赠良嗣司空。

践言子务玄，袭爵温国公，开元中，为郃王府长史。

韦云起，雍州万年人。伯父澄，武德初国子祭酒、绵州刺史。云起，隋开皇中明经举，授符玺直长。尝因奏事，文帝问

曰：“外间有不便事，汝可言之。”时兵部侍郎柳述在帝侧，云起应声奏曰：“柳述骄豪，未尝经事，兵机要重，非其所堪，徒以公主之婿，遂居要职。臣恐物议以陛下官不择贤，滥以天秩加于私爱，斯亦不便之大者。”帝甚然其言，顾谓述曰：“云起之言，汝药石也，可师友之。”仁寿初，诏在朝文武举人，述乃举云起，进授通事舍人。大业初，改为通事谒者。又上疏奏曰：“今朝廷之内多山东人，而自作门户，更相剡荐，附下罔上，共为朋党。不抑其端，必倾朝政，臣所以痛心扼腕，不能默已。谨件朋党人姓名及奸状如左。”炀帝令大理推究，于是左丞郎蔚之、司隶别驾郎楚之并坐朋党，配流漫头赤水，余免官者九人。会契丹入抄营州，诏云起护突厥兵往讨契丹部落。启民可汗发骑二万，受其处分。云起分为二十营，四道俱引，营相去各一里，不得交杂。闻鼓声而行，闻角声而止，自非公使，勿得走马。三令五申之后，击鼓而发，军中有犯约者，斩纻干一人，持首以徇。于是突厥将帅来入谒之，皆膝行股战，莫敢仰视。契丹本事突厥，情无猜忌，云起既入其界，使突厥诈云，向柳城郡欲共高丽交易，勿言营中有隋使，敢漏泄者斩之。契丹不备。去贼营百里，诈引南度，夜复退还，去营五十里，结阵而宿，契丹弗之知也。既明，俱发，驰骑袭之，尽获其男女四万口，女子及畜产以半赐突厥，余将入朝，男子皆杀之。炀帝大喜，集百官曰：“云起用突厥而平契丹，行师奇譎，才兼文武，又立朝誓谕，朕今亲自举之。”擢为治书御史。云起乃奏劾曰：“内史侍郎虞世基，职典枢要，寄任隆重；御史大夫裴蕴，特蒙殊宠，维持内外。今四方告变，不为奏闻，贼数实多，或减言少。陛下既闻贼少，发兵不多，众寡悬殊，往皆莫克，故使官军失利，贼党日滋。此而不绳，为害将大，请付有司，诘正其罪。”大理卿郑善果奏曰：“云起诋訾名臣，

所言不实，非毁朝政，妄作威权。”由是左迁大理司直。炀帝幸扬州，云起告归长安，属义旗入关，于长乐宫谒见。义宁元年，授司农卿，封阳城县公。武德元年，加授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判农圃监事。是岁，欲大发兵讨王世充，云起上表谏曰：“国家承丧乱之后，百姓流离，未蒙安养，频年不熟，关内阻饥。京邑初平，物情未附，鼠窃狗盗，犹为国忧。罄屋司竹，余氛未殄；蓝田、谷口，群盗实多。朝夕伺间，极为国害。虽京城之内，每夜贼发。北有师都，连结胡寇，斯乃国家腹心之疾也。舍此不图，而窥兵函、洛，若师出之后，内盗乘虚，一旦有变，祸将不小。臣谓王世充远隔千里，山川悬绝，无能为害，待有余力，方可讨之。今内难未弭，且宜弘于度外。如臣愚见，请暂戢兵，务稽劝农，安人和众。关中小盗，自然宁息。秦川将卒，贾勇有余，三年之后，一举便定。今虽欲速，臣恐未可。”

“乃从之。会突厥入寇，诏云起总领豳、宁已北九州兵马，便宜从事。四年，授西麟州刺史，司农卿如故。寻代赵郡王孝恭为夔州刺史，转遂州都督，怀柔夷獠，咸得众心。迁益州行台民部尚书，寻转行台兵部尚书。行台仆射窦轨多行杀戮，又妄奏獠反，冀得集兵。因此作威，肆其凶暴，云起多执不从。云起又营私产，交通生獠，以规其利，轨亦对众言之，由是构隙，情相猜贰。隐太子之死也，敕遣轨息驰驿诣益州报轨，轨乃疑云起弟庆俭、堂弟庆嗣及亲族并事东宫，虑其闻状或将为变，先设备而后告之。云起果不信，问曰：“诏书何在？”轨曰：“公，建成党也，今不奉诏，同反明矣。”遂执杀之。初，云起年少时，师事太学博士王颇，颇每与之言及时事，甚嘉叹之，乃谓之曰：“韦生识悟如是，必能自取富贵；然刚肠嫉恶，终当以此害身。”竟如颇言。子师实，垂拱初，官至华州刺史、太子少詹事，封扶阳郡公。

师实子方质，则天初鸾台侍郎、地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时改修《垂拱格式》方质多所损益，甚为时人所称。俄而武承嗣、三思当朝用事，诸宰相咸倾附之。方质疾假，承嗣等诣宅问疾，方质据床不为之礼。左右云：“踞见权贵，恐招危祸。”方质曰：“吉凶命也。大丈夫岂能折节曲事近戚，以求苟免也。”寻为酷吏周兴、来子珣所构，配流儋州，仍籍没其家。寻卒。神龙初雪免。

孙伏伽，贝州武城人。大业末，自大理寺史累补万年县法曹。武德元年，初以三事上谏。其一曰：

臣闻天子有诤臣，虽无道不失其天下；父有诤子，虽无道不陷于不义。故云子不可不诤于父，臣不可不诤于君。以此言之，臣之事君，犹子之事父故也。隋后主所以失天下者，何也？止为不闻其过。当时非无直言之士，由君不受谏，自谓德盛唐尧，功过夏禹，穷侈极欲，以恣其心。天下之士，肝脑涂地，户口减耗，盗贼日滋，而不觉知者，皆由朝臣不敢告之也。向使修严父之法，开直言之路，选贤任能，赏罚得中，人人乐业，谁能摇动者乎？所以前朝好为变更，不师古训者，止为天诱其咎，将以开今圣唐也。陛下龙举晋阳，天下响应，计不旋踵，大位遂隆。陛下勿以唐得天下之易，不知隋失之不难也。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动则左史书之，言则右史书之。既为竹帛所拘，何可恣情不慎？凡有搜狩，须顺四时，既代天理，安得非时妄动？陛下二十日龙飞，二十一日有献鹞雏者，此乃前朝之弊风，少年之事务，何忽今日行之！又闻相国参军事卢牟子献琵琶，长安县丞张安道献弓箭，频蒙赏劳。但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陛下必有所欲，何求而不得？陛下所少者，岂此物哉！愿陛下察臣愚忠，则天下幸甚。

其二曰：

百戏散乐，本非正声，有隋之末，大见崇用，此谓淫风，不可不改。近者，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，以充散妓之服，云拟五月五日于玄武门游戏。臣窃思审，实损皇猷，亦非贻厥子孙谋，为后代法也。故《书》云：“无以小怨为无伤而弗去。”恐从小至于大故也。《论语》云：“放郑声，远佞人。”又云：“乐则《韶》舞。”以此言之，散妓定非功成之乐也。如臣愚见，请并废之。则天下不胜幸甚。

其三曰：

臣闻性相近而习相远，以其所好相染也。故《书》云：“与治同道罔弗兴，与乱同事罔弗亡。”以此言之，兴乱其在斯与！皇太子及诸王等左右群僚，不可不择而任之也。如臣愚见，但是无义之人，及先来无赖，家门不能鬯睦；及好奢华驰猎驭射，专作慢游狗马、声色歌舞之人，不得使亲而近之也。此等止可悦耳目，备驱驰，至于拾遗补阙，决不能为也。臣历窥往古，下观近代，至于子孙不孝，兄弟离间，莫不为左右乱之也。愿陛下妙选贤才，以为皇太子僚友，如此即克隆盘石，永固维城矣。

高祖览之大悦，下诏曰“秦以不闻其过而亡，典籍岂无先诫？臣仆谄谀，故弗之觉也。汉高祖反正，从谏如流。洎乎文、景继业，宣、元承绪，不由斯道，孰隆景祚？周、隋之季，忠臣结舌，一言丧邦，谅足深诫。永言于此，常深叹息。朕每惟寡薄，恭膺宝命，虽不能性与天道，庶思勉力，常冀弼谐，以匡不逮。而群公卿士，罕进直言，将申虚受之怀，物所未谕。万年县法曹孙伏伽，至诚慷慨，词义恳切，指陈得失，无所回避。非有不次之举，曷贻利行之益！伏伽既怀谅直，宜处宪司，可治书侍御史。仍颁示远近，知朕意焉。”兼赐帛三百匹。时军国多事，赋敛繁重，伏伽屡奏请改革，高祖并纳焉。二年，

高祖谓裴寂曰：“隋末无道，上下相蒙，主则骄矜，臣惟谄佞。上不闻过，下不尽忠，至使社稷倾危，身死匹夫之手。朕拨乱反正，志在安人，平乱任武臣，守成委文吏，庶得各展器能，以匡不逮。比每虚心接待，冀闻说言。然惟李纲善尽忠款，孙伏伽可谓诚直，余人犹踵弊风，俯首而已，岂朕所望哉！”及平王世充、窦建德，大赦天下，既而责其党与，并令配迁。伏伽上表谏曰：

臣闻王言无戏，自古格言；去食存信，闻诸旧典。故《书》云：“尔无不信，朕不食言。”又《论语》云，一言出口，驷不及舌。以此而论，言之出口，不可不慎。伏惟陛下光临区宇，覆育群生，率土之滨，谁非臣妾。丝纶一发，取信万方，使闻之者不疑，见之者不惑。陛下今月二日发云雨之制，光被黔黎，无所间然，公私蒙赖。既云常赦不免，皆赦除之，此非直赦其有罪，亦是与天下断当，许其更新。以此言之，但是赦后，即便无事。因何王世充及建德部下，赦后乃欲迁之？此是陛下自违本心，欲遣下人若为取则？若欲子细推寻，逆城之内，人谁无罪？故《书》云：“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。”若论渠魁，世充等为首，渠魁尚免，胁从何辜？且古人云：“蹠狗吠尧，盖非其主。”在东都城及建德部下，乃有与陛下积小故旧，编发友朋，犹尚有人败后始至者。此等岂忘陛下，皆云被壅故也。以此言之，自外疏者，窃谓无罪。又《书》云：“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”上古以来，何代无君，所以只称尧、舜之善者，何也？直由为天子者实难，善名难得故也。往者天下未平，威权须应机而作；今四方既定，设法须与人共之。但法者，陛下自作之，还须守之，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。今自为无信，欲遣兆人若为信畏？故《书》云：“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；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”赏罚之行，达乎贵贱，圣人制法，无限亲疏。

如臣愚见，世充、建德下伪官，经赦合免责情，欲迁配者，请并放之，则天下幸甚。

又上表请置谏官，高祖皆纳焉。

太宗即位，赐爵乐安县男。贞观元年，转大理少卿。太宗尝马射，伏伽上书谏曰：“臣闻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；百金之子，立不倚衡。以此言之，天下之主，不可履险乘危明矣。臣又闻天子之居也，则警卫九重；其动也，则出警入蹕。此非极尊其居处，乃为社稷生灵之大计耳。故古人云：‘一人有庆，兆人赖之。’臣窃闻陛下犹自走马射帖，娱悦近臣，此乃无禁乘危，窃为陛下有所不取也。何者？一则非光史册，二则未足显扬，又非所以导养圣躬，亦不可以垂范后代。此只是少年诸王之所务，岂得既为天子，今日犹行之乎？陛下虽欲自轻，其奈社稷天下何！如臣愚见，窃谓不可。”太宗览之大悦。五年，坐奏囚误失免官。寻起为刑部郎中，累迁大理少卿，转民部侍郎。十四年，拜大理卿，后出为陕州刺史。永徽五年，以年老致仕。显庆三年卒。

张玄素，蒲州虞乡人。隋末，为景城县户曹。窦建德攻陷景城，玄素被执，将就戮，县民千余人号泣请代其命，曰：“此人清慎若是，今倘杀之，乃无天也。大王将定天下，当深加礼接，以招四方，如何杀之，使善人解体？”建德遽命释之，署为治书侍御史，固辞不受。及江都不守，又召拜黄门侍郎，始应命。建德平，授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。太宗闻其名，及即位，召见，访以政道。对曰：“臣观自古以来，未有如隋室丧乱之甚，岂非其君自专，其法日乱。向使君虚受于上，臣弼违于下，岂至于此？且万乘之重，又欲自专庶务，日断十事而五条不中，中者信善，其如不中者何？况一日万机，已多亏失，以日继月，乃至累年，乖谬既多，不亡何待！如其广任贤良，

高居深视，百司奉职，谁敢犯之？臣又观隋末沸腾，被于宇县，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，余皆保邑全身，思归有道。是知人欲背主为乱者鲜矣，但人君不能安之，遂致于乱。陛下若近览危亡，日慎一日，尧、舜之道，何以能加！”太宗善其对，擢拜侍御史，寻迁给事中。贞观四年，诏发卒修洛阳宫乾阳殿，以备巡幸。玄素上书谏曰：

微臣窃思秦始皇之为君也，藉周室之余、六国之盛，将贻之万叶，及其子而亡，良由逞嗜奔欲，逆天害人者也。是知天下不可以力胜，神祇不可以亲恃，惟当弘俭约，薄赋敛，慎终如始，可以永固。方今承百王之末，属凋弊之余，必欲节之以礼制，陛下宜以身为先。东都未有幸期，即何须补葺？诸王今并出籓，又须营构，兴发渐多，岂疲人之所望？其不可一也。陛下初平东都之始，层楼广殿，皆令撤毁，天下翕然，同心欣仰。岂有初则恶其侈靡，今乃袭其雕丽？其不可二也。每承音旨，未即巡幸，此则事不急之务，成虚费之劳。国无兼年之积，何用两都之好，劳役过度，怨讟将起。其不可三也。百姓承乱离之后，财力凋尽，天恩含育，粗见存立，饥寒犹切，生计未安，三五年间，恐未平复。奈何营未幸之都，夺疲人之力？其不可四也。昔汉高祖将都洛阳，娄敬一言，即日西驾，岂不知地惟土中，贡赋所均，但以形胜不如关内也。伏惟陛下化凋弊之人，革浇漓之俗，为日尚浅，未甚淳和。斟酌事宜，讵可东幸？其不可五也。臣又尝见隋室造殿，楹栋宏壮，大木非随近所有，多从豫章采来。二千人曳一柱，其下施轂，皆以生铁为之，若用木轮，便即火出。铁轂既生，行一二里即有破坏，仍数百人别赍铁轂以随之，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。略计一柱，已用数十万功，则余费又过于此。臣闻阿房成，秦人散；章华就，楚众离；及乾阳毕功，隋人解体。且以陛下今时功力，何如隋

日？役疮痍之人，袭亡隋之弊，以此言之，恐甚于炀帝。深愿陛下思之，无为由余所笑，则天下幸甚。

太宗曰：“卿谓我不如炀帝，何如桀、纣？”对曰：“若此殿卒兴，所谓同归于乱。且陛下初平东都，太上皇敕大殿高门并宜焚毁，陛下以瓦木可用，不宜焚灼，请赐与贫人。事虽不行，然天下翕然讴歌至德。今若遵旧制，即是隋役复兴。五六年间，趋舍顿异，何以昭示子孙，光敷四海？”太宗叹曰：“我不思量，遂至于此。”顾谓房玄龄曰：“洛阳土中，朝贡道均，朕故修营，意在便于百姓。今玄素上表，实亦可依，后必事理须行，露坐亦复何苦，所有作役，宜即停之。然以卑干尊，古来不易，非其忠直，安能若此？可赐彩二百匹。”侍中魏徵叹曰：“张公论事，遂有回天之力，可谓仁人之言，其利博哉！”累迁太子少詹事，转右庶子。

时承乾居春宫，颇以游畋废学，玄素上书谏曰：“臣闻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苟违天道，人神同弃。然古三驱之礼，非欲教杀，将为百姓除害，故汤罗一面，天下归仁。今苑中娱猎，虽名异游畋，若行之无常，终亏雅度。且传说曰：‘学不师古，匪说攸闻。’然则弘道在于学古，学古必资师训。既奉恩诏，令孔颖达侍讲，望数存问，以补万一。仍博遣有名行学士，兼朝夕侍奉。览圣人之遗教，察既行之往事，日知其所不足，月无忘其所能。此则尽善尽美，夏启、周诵，焉足言哉！夫为人上者，未有不求其善，但以性不胜情，耽惑成乱。耽惑既甚，忠言遂塞，所以臣下苟顺，君道渐亏。古人有言：‘勿以小恶而不去，小善而不为。’故知祸福之来，皆起于渐。殿下地居储两，当须广树嘉猷。既有好畋之淫，何以主斯匕鬯？慎终如始，犹惧渐衰，始尚不慎，终将安保！”寻又兼太子少詹事。十三年，又上书谏曰：“臣闻周公以大圣之材，犹握发吐衄，

引纳白屋，而况后之圣贤，敢轻斯道？是以礼制皇太子入学而行齿胄，欲使太子知君臣、父子、长幼之道。然君臣之义、父子之亲、尊卑之序、长幼之节，用之方寸之内，弘之四海之外，皆因行以远闻，假言以光被。伏惟殿下睿质已隆，尚须学文以饰其表。至如孔颖达、赵弘智等，非惟宿德鸿儒，亦兼达政要，望令数得侍讲，开释物理，览古谕今，增晖睿德。而雕虫小伎之流，只可时命追随，以代博弈耳。若其骑射畋游，酣歌戏玩，以悦耳目，终秽心神，渐染既久，必移情性。古人有言：‘心为万事主，动而无节即乱。’臣恐殿下败德之源，在于此矣。

“承乾并不能纳。太宗知玄素在东宫频有进谏，十四年，擢授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太子左庶子。时承乾久不坐朝，玄素谏曰：‘宫内止有妇人耳，不知如樊姬之徒，可与弘益圣德者有几？若遂无贤哲，便是亲嬖幸，远忠良。人不见德，何以光敷三善？且宫储之寄，于国为重，所以广置群僚，以辅睿德。今乃动经时月，不见宫臣，纳诲既疏，将何补阙？’承乾嫉其数谏，遣户奴夜以马挝击之，殆至于死。承乾又尝于宫中击鼓，声闻于外，玄素叩阁请见，极言切谏，承乾乃出宫内鼓，对玄素毁之。是岁，太宗尝对朝问玄素历官所由，玄素既出自刑部令史，甚以惭耻。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曰：‘臣闻君子不失言于人，圣主不戏言于臣。言则史书之，礼成之，乐歌之。居上能礼其臣，臣始能尽力以奉其上。近代宋孝武轻言肆口，侮弄朝臣，攻其门户，乃至狼狈。良史书之，以为非是。陛下昨见问张玄素云：‘隋任何官？’奏云：‘县尉。’又问：‘未为县尉已前？’奏云：‘流外。’又问：‘在何曹司？’玄素将出阁门，殆不能移步，精爽顿尽，色类死灰。朝臣见之，多所惊怪。大唐创历，任官以才；卜祝庸保，量能使用。陛下礼重玄素，频年任使，擢授三品，翼赞皇储，自不可更对群臣，穷其门户，

弃昔日之殊恩，成一朝之愧耻。人君之御臣下也，礼义以导之，惠泽以驱之，使其负戴玄天，罄输臣节，犹恐德礼不加，人不自励。若无故忽略，使其羞惭，郁结于怀，衷心靡乐，责其伏节死义，其可得乎？”书奏，太宗谓遂良曰：“朕亦悔此问，今得卿疏，深会我心。”承乾既败德日增，玄素又上书谏曰：

臣闻孔子云：“能近取譬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”然《书》、《传》所载，言之或远，寻览近事，得失斯存。至如周武帝平定山东，卑宫菲食，以安海内。太子赞举措无端，秽德日著。乌九轨知其不可，具言于武帝；武帝慈仁，望其渐改。及至践祚，狂暴肆情，区宇崩离，宗祀覆灭，即隋文帝所代是也。文帝因周衰弱，凭藉女资，虽无大功于天下，然布德行仁，足为万姓所赖。勇为太子，不能近遵君父之节俭，而务骄侈，今之山池遗迹，即殿下所亲睹是也。此时亦恃君亲之恩，自谓太山之固，讵知邪臣敢进其说？向使动静有常，进退合度，亲君子，疏小人，舍浮华，尚恭俭，虽有邪臣间之，何能致慈父之隙？岂不由积德未弘，令闻不著，谗言一至，遂成其祸？窃惟皇储之寄，荷戴殊重，如其积德不弘，何以嗣守成业？圣上以殿下亲则父子，事兼家国，所应用物，不为节限。恩旨未逾六旬，用物已过七万，骄奢之极，孰云过此。龙楼之下，惟聚工匠；望苑之内，不睹贤良。今言孝敬则阙视膳问安之礼，语恭顺则违君父慈训之方，求风声则无爱学好道之实，观举措则有因缘诛戮之罪。宫臣正士，未尝在侧；群邪淫巧，昵近深宫。爱好者皆游手杂色，施与者并图画雕镂。在外瞻仰，已有此失；居中隐密，宁可胜计哉！宣猷禁门，不异闾阖，朝入暮出，秽声已远。臣以德音日损，频上谏书，自尔已来，纵逸尤甚。右庶子赵弘智经明行修，当今善士，臣每奏请，望数召进，与之谈论，庶广徽猷。令旨反有猜嫌，谓臣妄相推引。从善如流，尚

恐不逮；饰非拒谏，必招败损。方崇闭塞之源，不慕钦明之术，虽抱睿哲之资，终罹罔念之咎。古人云：“苦药利病，苦言利行。”伏惟居安思危，日慎一日。

书入，承乾不纳，乃遣刺客将加屠害。俄属宫废，玄素随例除史。十八年，起授潮州刺史，转邓州刺史。永徽中，以年老致仕。龙朔三年，加授银青光禄大夫。麟德元年卒。

史臣曰：伏伽上疏于高祖，玄素进言于太宗，从疏贱以干至尊，怀切直以明正理，可谓至难矣。既而并见抽奖，咸蒙顾遇。自非下情忠到，效匪躬之节，上听聪明，致如流之美，孰能至于此乎？《书》曰：“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”斯之谓矣。世长幼而聪悟，长能规谏；云起屏绝朋党，罔避骄豪。历览言行，咸有可观。而云起吐茹无方，世长终成诡诈，其不令也宜哉！方诸孙、张二子，知不迨矣。

赞曰：言为身文，感义忘身。不有忠胆，安轻逆鳞？苏、韦果俊，伽、素忠纯。悟主匡失，猗欤诤臣。

列传第二十六

太宗诸子

恆山王承乾 楚王宽 吴王恪
子成王千里 孙信安王祎
濮王泰 庶人祐 蜀王愔 蒋王恽 越王贞
子琅邪王冲 纪王慎 江王器 代王简 赵王福 曹王明

太宗十四子：文德皇后生高宗大帝、恆山王承乾、濮王泰，杨妃生吴王恪、蜀王愔，阴妃生庶人祐，燕妃生越王贞、江王器，韦妃生纪王慎，杨妃生赵王福，杨氏生曹王明，王氏生蒋王恽，后宫生楚王宽、代王简。

恆山王承乾，太宗长子也，生于承乾殿，因以名焉。武德三年，封恆山王。七年，徙封中山。太宗即位，为皇太子。时年八岁，性聪敏，太宗甚爱之。太宗居谅暗，庶政皆令听断，颇识大体。自此太宗每行幸，常令居守监国。及长，好声色，慢游无度，然惧太宗知之，不敢见其迹。每临朝视事，必言忠孝之道，退朝后，便与群小褻狎。宫臣或欲进谏者，承乾必先揣其情，便危坐敛容，引咎自责。枢机辨给，智足饰非，群臣拜答不暇，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。承乾先患足，行甚艰难，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，太宗渐爱重之。承乾恐有废立，甚忌之。泰亦负其材能，潜怀夺嫡之计。于是各树朋党，遂成衅隙。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，美姿容，善歌舞，承乾特加宠幸，

号曰称心。太宗知而大怒，收称心杀之，坐称心死者又数人。承乾意泰告讐其事，怨心逾甚。痛悼称心不已，于宫中构室，立其形像，列偶人车马于前，令宫人朝暮奠祭。承乾数至其处，徘徊流涕。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，并赠官树碑，以申哀悼。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。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，学胡人椎髻，翦彩为舞衣，寻橦跳剑，昼夜不绝，鼓角之声，日闻于外。

时左庶子于志宁、右庶子孔颖达受诏辅导，志宁撰《谏苑》二十卷讽之，颖达又多所规奏。太宗并嘉之，二人各赐帛百匹、黄金十斤。以励承乾之意，仍迁志宁为詹事。未几，志宁以母忧去职，承乾侈纵日甚。太宗复起志宁为詹事，志宁与左庶子张玄素数上书切谏，承乾并不纳。又尝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进及刺客张师政、纥干承基，深礼赐之，令杀魏王泰，不克而止。寻与汉王元昌、兵部尚书侯君集、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、洋州刺史赵节、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，将纵兵入西宫。贞观十七年，齐王祐反于齐州。承乾谓纥干承基曰：“我西畔宫墙，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，此间大亲近，岂可并齐王乎？”会承基亦外连齐王，系狱当死，遂告其事。太宗召承乾，幽之别室。命司徒长孙无忌、司空房玄龄、特进萧瑀、兵部尚书李勣、大理卿孙伏伽、中书侍郎岑文本、御史大夫马周、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参鞠之，事皆明验。废承乾为庶人，徙黔州；元昌赐令自尽，侯君集等咸伏诛。其宫僚左庶子张玄素、右庶子赵弘智、令狐德棻、中书舍人萧钧，并以材选用，承乾既败，太宗引大义以让之，咸坐免。十九年，承乾卒于徙所，太宗为之废朝，葬以国公之礼。二子象、厥。象官至怀州别驾，厥至鄂州别驾。象子适之，别有传。

楚王宽，太宗第二子也。出继叔父楚哀王智云。早薨。贞

观初追封，无后，国除。

吴王恪，太宗第三子也。武德三年，封蜀王，授益州大都督，以年幼不之官。十年，又徙封吴王。十二年，累授安州都督。及将赴职，太宗书诫之曰：“吾以君临兆庶，表正万邦。汝地居茂亲，寄惟藩屏，勉思桥梓之道，善侔间、平之德。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三风十愆，不可不慎。如此则克固盘石，永保维城。外为君臣之忠，内有父子之孝，宜自励志，以勗日新。汝方违膝下，凄恋何已，欲遗汝珍玩，恐益骄奢。故诫此一言，以为庭训。”高宗即位，拜司空、梁州都督。恪母，隋炀帝女也。恪又有文武才，太宗常称其类己。既名望素高，甚为物情所向。长孙无忌既辅立高宗，深所忌嫉。永徽中，会房遗爱谋反，遂因事诛恪，以绝众望，海内冤之。有子四人：仁、玮、琨、璟，并流于岭表。

寻追封恪为郁林王，并为立庙。又封仁为郁林县侯。永昌元年，授襄州刺史。不知州事，后改名千里。天授后，历唐、庐、许、卫、蒲五州刺史。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，必见诛戮，惟千里褊躁无才，复数进献符瑞事，故则天朝竟免祸。长安三年，充岭南安抚讨击使，历迁右金吾将军。中兴初，进封成王，拜左金吾大将军，兼领益州大都督，又追赠其父为司空。三年，又领广州大都督、五府经略安抚大使。节愍太子诛武三思，千里与其子天水王禧率左右数十人斫右延明门，将杀三思党与宗楚客、纪处讷等。及太子兵败，千里与禧等坐诛，仍籍没其家，改姓虺氏。睿宗即位，诏曰：“故左金吾卫大将军成王千里，保国安人，克成忠义，愿除凶丑，翻陷诛夷。永言沦没，良深痛悼。宜复旧班，用加新宠，可还旧官。”又令复姓。

玮早卒。中兴初，追封朗陵王。子㮮玄，本名㮮俞，出继蜀王愔。景龙四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、秘书少监。开元十三年，

改封广汉郡王、太仆卿同正员，薨。

琨，则天朝历淄、卫、宋、郑、梁、幽六州刺史，有能名。圣历中，岭南獠反，敕琨为招慰使，安辑荒徼，甚得其宜。长安二年卒官，赠司卫卿。神龙初，赠张掖郡王。开元十七年，以子祚贵，赠工部尚书，追封吴王。

璟，中兴初封归政郡王，历宗正卿，坐千里事贬南州司马，卒。

琨子祚。祚少有志尚，事母甚谨，抚弟祗等以友爱称。景龙四年，为太子仆，兼徐州别驾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少继江王器后，封为嗣江王。景云元年，复为德、蔡、衢等州刺史。开元后，累转蜀、濮等州刺史。政号清严，人吏畏而服之。渐见委任，入为光禄卿，迁将作大匠。丁母忧去官，起复授瀛州刺史。又上表固请终制，许之。十二年，改封信安郡王。十五年，服除，拜左金吾卫大将军、朔方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，兼摄御史大夫。寻迁礼部尚书，仍充朔方军节度使。先是，石堡城为吐蕃所据，侵扰河右。敕祚与河西、陇右议取之。祚到军，总率士伍，克期攻之。或曰：“此城据险，又为吐蕃所惜，今总军深入，贼必并力拒守。事若不捷，退则狼狈，不如按军持重，以观形势。”祚曰：“人臣之节，岂惮艰险？必期众寡不敌，吾则以死继之。苟利国家，此身何惜？”于是督率诸将，倍道兼进，并力攻之，遂拔石堡城，斩获首级，并获粮储器械，其数甚众。仍分兵据守，以遏贼路。上闻之大悦，始改石堡城为振武军，自是河、陇诸军游弈拓地千余里。十九年，契丹衙官可突干杀其王邵固，率部落降于突厥。玄宗遣忠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讨奚及契丹两蕃，以祚为副。王既不行，祚率户部侍郎裴耀卿等诸副将分道统兵出于范阳之北，大破两蕃之众，擒其酋长，余党窜入山谷。军还，祚以功加开府仪同三司，兼

关内支度、营田等使，兼采访处置使，仍与二子官。祗既有勋绩，执政颇害其功，故其赏不厚，甚为当时所叹。二十二年，迁兵部尚书，入为朔方节度大使。久之，坐事出为衢州刺史。俄历滑、怀二州刺史。天宝初，拜太子少师，以年老仍听致仕。二年，迁太子太师，制出，病薨，年八十有九。上闻而痛惜者久之。祗居家严毅，善训诸子，皆有令命。三子：峘、峰、岷，皆至达官，别有传。

祗，神龙中封为嗣吴王。景云元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天宝十四载，为东平太守。安禄山反，率众渡河，凶威甚盛，河南陈留、荥阳、灵昌等郡皆陷于贼。祗起兵勤王，玄宗壮之。十五载二月，授祗灵昌太守，又左金吾大将军、河南都知兵马使。其月，又加兼御史中丞、陈留太守，持节充河南道节度采访使，本官如故。五月，诏以为太仆卿，遣御史大夫虢王巨代之。

濮王泰，字惠褒，太宗第四子也。少善属文。武德三年，封宜都王。四年，进封卫王，以继卫怀王霸后。贞观二年，改封越王，授扬州大都督。五年，兼领左武侯、大都督，并不之官。八年，除雍州牧、左武侯大将军。七年，转鄜州大都督。十年，徙封魏王，遥领相州都督，余官如故。太宗以泰好士爱文学，特令就府别置文学馆，任自引召学士。又以泰腰腹洪大，趋拜稍难，复令乘小舆至于朝所。其宠异如此。十二年，司马苏勳以自古名王多引宾客，以著述为美，劝泰奏请撰《括地志》。泰遂奏引著作郎萧德言、秘书郎顾胤、记室参军蒋亚卿、功曹参军谢偃等就府修撰。十四年，太宗幸泰延康坊宅，因曲赦雍州及长安大辟罪已下，免延康坊百姓无出今年租赋，又赐泰府官僚帛有差。十五年，泰撰《括地志》功毕，表上之，诏令付秘阁，赐泰物万段，萧德言等咸加给赐物。俄又每月给泰料物，

有逾于皇太子。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：

昔圣人制礼，尊嫡卑庶。谓之储君，道亚睿极。其为崇重，用物不计，泉货财帛，与王者共之。庶子体卑，不得为例。所以塞嫌疑之渐，除祸乱之源。而先王必本人情，然后制法，知有国家，必有嫡庶。然庶子虽爱，不得超越；嫡子正体，特须尊崇。如当亲者疏，当尊者卑，则佞巧之奸，乘机而动，私恩害公，惑志乱国。伏惟陛下功超邃古，道冠百王，发号施令，为世作法。一日万机，或未尽美，臣职在谏诤，无容静默。伏见储君料物，翻少魏王，朝野见闻，不以为是。《传》曰：“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。”忠孝恭俭，义方之谓。昔汉窦太后及景帝遂骄恣梁孝王，封四十余城，苑方三百里，大营宫室，复道弥望，积财钜万计，出入警蹕，小不得意，发病而死。宣帝亦骄恣淮阳宪王，几至于败，辅以退让之臣，仅乃获免。且魏王既新出阁，伏愿常存礼则，言提其耳，且示俭节，自可在后月加岁增。妙择师傅，示其成败，既敦之以谦俭，又劝之以文学。惟忠惟孝，因而奖之，道德齐礼，乃为良器。此所谓圣人之教，不肃而成者也。

太宗又令泰入居武德殿，侍中魏徵上奏曰：“伏见敕旨，令魏王泰移居武德殿。此殿在内，处所宽闲，参奉往来，极为便近。但魏王既是爱子，陛下常欲其安全，每事抑其骄奢，不处嫌疑之地。今移此殿，便在东宫之西，海陵昔居，时人以为不可。虽时与事异，犹恐人之多言。又王之本心，亦不安息，既能以宠为惧，伏愿成人之美。明早是朔日，或恐未得面陈，愚虑有疑，不敢宁寝，轻干听觉，追深战栗。”太宗并纳其言。

时皇太子承乾有足疾，泰潜有夺嫡之意，招驸马都尉柴令武、房遗爱等二十余人，厚加赠遗，寄以腹心。黄门侍郎韦挺、工部尚书杜楚客相继摄泰府事，二人俱为泰要结朝臣，津通赂

遗。文武群官，各有附托，自为朋党。承乾惧其凌夺，阴遣人诈称泰府典签，诣玄武门为泰进封事。太宗省之，其书皆言泰之罪状，太宗知其诈而捕之，不获。十七年，承乾败，太宗面加谴让。承乾曰：“臣贵为太子，更何所求？但为泰所图，特与朝臣谋自安之道。不逞之人，遂教臣为不轨之事。今若以泰为太子，所谓落其度内。”太宗因谓侍臣曰：“承乾言亦是。我若立泰，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。泰立，承乾、晋王皆不存；晋王立，泰共承乾可无恙也。”乃幽泰于将作监，下诏曰：

朕闻生育品物，莫大乎天地；爱敬罔极，莫重乎君亲。是故为臣贵于尽忠，亏之者有罚；为子在于行孝，违之者必诛。大则肆诸市朝，小则终貶黜辱。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魏王泰，朕之爱子，实所钟心。幼而聪令，颇好文学，恩遇极于崇重，爵位逾于宠章。不思圣哲之诫，自构骄僭之咎，惑谗谀之言，信离间之说。以承乾虽居长嫡，久缠痼恙，潜有代宗之望，靡思孝义之则。承乾惧其凌夺，泰亦日增猜阻，争结朝士，竞引凶人。遂使文武之官，各有托附；亲戚之内，分为朋党。朕志存公道，义在无偏，彰厥巨衅，两从废黜。非惟作则四海，亦乃貶范百代。可解泰雍州牧、相州都督、左武侯大将军，降封东莱郡王。

太宗因谓侍臣曰：“自今太子不道，藩王窥嗣者，两弃之。传之子孙，以为永制。”寻改封泰为顺阳王，徙居均州之郟乡县。太宗后尝持泰所上表谓近臣曰：“泰文辞美丽，岂非才士。我中心念泰，卿等所知。但社稷之计，断割恩宠，责其居外者，亦是两全也。”二十一年，进封濮王。高宗即位，为泰开府置僚属，车服羞膳，特加优异。永徽三年，薨于郟乡，年三十有五。赠太尉、雍州牧，谥曰恭。文集二十卷。二子欣、徽。欣

封嗣濮王，徽封新安郡王。欣，则天初陷酷吏狱，贬昭州别驾，卒。子峤，本名余庆，中兴初封嗣濮王。景云元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开元十二年，为国子祭酒，同正员。以王守一妹婿贬邵州别驾，移邓州别驾，后复其爵。

庶人祐，太宗第五子也。武德八年，封宜阳王，其年改封楚王。贞观二年，徙封燕王，累转幽州都督。十年，改封齐王，授齐州都督。其舅尚乘直长阴弘智谓祐曰：“王兄弟既多，即上百年之后，须得武士自助。”乃引其妻兄燕弘信谒祐，祐接之甚厚，多赐金帛，令潜募剑士。初，太宗以子弟成长，虑乖法度，长史、司马，必取正人。王有亏违，皆遣闻奏。而祐溺情群小，尤好弋猎，长史薛大鼎屡谏不听，太宗以大鼎辅导无方，竟坐免。权万纪前为吴王恪长史，有正直节，以万纪为祐长史，以匡正之。万纪见祐非法，常犯颜切谏。有咎君谟、梁猛彪者，并以善骑射得幸于祐。万纪骤谏不纳，遂斥逐之，而祐潜遣招延，狎暱逾甚。太宗虑其不能悔过，数以书责让祐。万纪恐并获罪，谓祐曰：“王，帝之爱子，陛下欲王改悔，故加教训。若能饬躬引过，万纪请入言之。”祐因附表谢罪。万纪既至，言祐必能改过。太宗意稍解，赐万纪而谕之，仍以祐前过，敕书诘诫之。祐闻万纪劳勉而独被责，以为卖己，意甚不平。万纪性又褊隘，专以严急维持之，城门外不许祐出，所有鹰犬并令解放，又斥出君谟、猛彪，不许与祐相见。祐及君谟以此衔怒，谋杀万纪。会事泄，万纪悉收系狱，而发驿奏闻。十七年，诏刑部尚书刘德威往按之，并追祐及万纪入京。祐大惧，俄而万纪奉诏先行，祐遣燕弘信兄弘亮追于路射杀之。既杀万纪，君谟等劝祐起兵，乃召城中男子年十五以上，伪署上柱国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开官库物以行赏。驱百姓入城，缮甲兵。署官司，其官有拓东王、拓西王之号。诏遣兵部尚书李勣与刘

威便道发兵讨之。祐每夜引弘亮等五人对妃宴乐，以为得志。戏笑之隙，语及官军，弘亮曰：“不须忧也！右手持酒啖，左手刀拂之。”祐爱信弘亮，闻之甚乐。太宗手诏祐曰：“吾常诫汝勿近小人，正为此也。汝素乖诚德，重惑邪言，自延伊祸以取覆灭。痛哉，何愚之甚也！遂乃为梟为獍，忘孝忘忠，扰乱齐郊，诛夷无罪。去维城之固，就积薪之危；坏盘石之亲，为寻戈之衅。且夫背礼违义，天地所不容；弃父逃君，人神所共怒。往是吾子，今为国讎。万纪存为忠烈，死不妨义；汝生为贼臣，死为逆鬼。彼则嘉声不隳，尔则恶迹无穷。吾闻郑叔、汉戾，并为猖獗，岂期生子，乃自为之？吾所以上惭皇天，下愧后土，叹惋之甚，知复何云。”太宗题书毕，为之洒泣。时李勣等兵未至齐境，而青、淄等数州兵并不从祐之命，祐又传檄诸县，亦不从。或劝祐虏城中子女走入豆子 为盗，计未决而兵曹杜行敏谋将执祐，兵士多愿从。是夜，乃凿垣而入，祐与弘亮等五人披甲控弦，入室以自固。行敏列兵围之，谓祐曰：“昔为帝子，今乃国贼。行敏为国讨贼，更无所顾，王不速降，当为煨烬。”命薪草欲积而焚之，祐遂出就擒，余党悉伏诛。行敏送祐至京师，赐死于内省，贬为庶人。国除。寻以国公礼葬之。

蜀王愔，太宗第六子也。贞观五年，封梁王。七年，授襄州刺史。十年，改封蜀王，转益州都督。十三年，赐实封八百户，除岐州刺史。愔常非理殴击所部县令，又畋猎无度，数为非法。太宗怒曰：“禽兽调伏，可以驯扰于人；铁石镌炼，可为方圆之器。至如愔者，曾不如禽兽铁石乎！乃削封邑及国官之半，贬为虢州刺史。二十三年，加实封满千户。愔在州数游猎，不避禾稼，深为百姓所怨。典军杨道整叩马谏，愔曳而捶之。永徽元年，为御史大夫李乾祐所劾。高宗谓荆王元景等曰：

“先朝栉风沐雨，平定四方，远近肃清，车书混一。上天降祸，奄弃万邦。朕纂承洪业，惧均馭朽，与王共戚同忧，为家为国。蜀王畋猎无度，侵扰黎庶，县令、典军，无罪被罚。阿谀即喜，忤意便嗔，如此居官，何以共理百姓？历观古来诸王，若能动遵礼度，则庆流子孙；违越条章，则诛不旋踵。愔为法司所劾，朕实耻之。”帝又引杨道整劳勉之，拜为匡道府折冲都尉，赐绢五十匹。贬愔为黄州刺史。四年，坐与恪谋逆，黜为庶人，徙居巴州。寻改为涪陵王。乾封二年薨。咸亨初，复其爵土，赠益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谥曰悼。封子璠为嗣蜀王，永昌年配流归诚州而死。神龙初，以吴王恪孙朗陵王瑋子瑜为嗣蜀王。

蒋王恽，太宗第七子也。贞观五年，封郟王。八年，授洛州刺史。十年，改封蒋王、安州都督，赐实封八百户。二十三年，加实封满千户。永徽三年，除梁州都督。恽在安州，多造器用服玩，及将行，有递车四百两。州县不堪其劳，为有司所劾，帝特宥之。后历遂、相二州刺史。上元年，有人诣阙诬告恽谋反，惶惧自杀，赠司空、荆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子炜嗣，历沂州刺史，垂拱中为则天所害。子铕，早卒。神龙初，封铕子绍宗为嗣蒋王。景龙二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开元初，为太子家令同正员卒。子钦福嗣，为率更令，同正员。天宝初削官，于锦州安置。十二载，为南郡长史同正。恽子煌，蔡国公。煌孙之芳，幼有令誉，颇善五言诗，宗室推之。开元末为驾部员外郎。天宝十三载，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。及禄山起逆，自拔归西京，授右司郎中，历工部侍郎、太子右庶子。广德元年，兵革未清，吐蕃又犯边，侵轶原、会。乃遣之芳兼御史大夫，使吐蕃，被留境上，二年而归。除礼部尚书，寻改太子宾客。恽子休道。道子琚，本名思顺。中兴封嗣赵王，加银青光禄大

夫。开元十二年，改封中山郡王，右领军将军。

越王贞，太宗第八子也。贞观五年，封汉王。七年，授徐州都督。十年，改封原王，寻徙封越王，拜扬州都督，赐实封八百户。十七年，转相州刺史。二十三年，加实封满千户。永徽四年，授安州都督。咸亨中，复转相州刺史。贞少善骑射，颇涉文史，兼有吏干。所在或偏受谗言，官僚有正直者多被贬退，又纵诸僮竖侵暴部人，由是人伏其才而鄙其行。则天临朝，加太子太傅，除蔡州刺史。自则天称制，贞与韩王元嘉、鲁王灵夔、霍王元轨及元嘉子黄国公譔、灵夔子范阳王蔼、元轨子江都王绪并贞长子博州刺史琅邪王冲等，密有匡复之志。垂拱三年七月，譔作谬书与贞云：“内人病渐重，恐须早疗；若至今冬，恐成痼疾，宜早下手，仍速相报。”是岁，则天以明堂成，将行大享之礼，追皇宗赴集。元嘉因递相语云：“大享之际，神皇必遣人告诸王密，因大行诛戮，皇家子弟无遗种矣。”譔遂诈为皇帝玺书与冲云：“朕被幽繫，王等宜各救拔我也。”冲在博州，又伪为皇帝玺书云：“神皇欲倾李家之社稷，移国祚于武氏。”遂命长史萧德琮等召募士卒，分报韩、鲁、霍、越、纪等五王，各令起兵应接，以赴神都。初，冲与诸王连谋，及冲先发而莫有应者，惟贞以父子之故，独举兵以应之。寻遣兵破上蔡县，闻冲败，恐惧，索锁欲自拘驰驿诣阙谢罪。会其所署新蔡令傅延庆得勇士二千余人，贞遂有拒敌之意。乃宣言于其众曰：“琅邪王已破魏、相数州，聚兵至二十万，朝夕即到，尔宜勉之。”征属县兵至七千人，分为五营。贞自为中营，署其所亲汝阳县丞裴守德为大将军、内营总管；赵成美为左中郎将，押左营；阎弘道为右中郎将，押右营；安摩诃为郎将、后军总管；王孝志为右将军、前军总管。又以蔡州长史韦庆礼为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其府司马。凡署九品已上官五百余人。令

道士及僧转读诸经，以祈事集，家僮、战士咸带符以辟兵。其所署官皆迫胁见从，本无斗志，惟裴守德实与之同。守德骁勇，善骑射，贞将起事，便以女良乡县主妻之，而委以爪牙心腹之任。

则天命左豹韬卫大将军鞠崇裕为中军大总管，夏官尚书岑长倩为后军大总管，率兵十万讨之，仍令凤阁侍郎张光辅为诸军节度。于是制削贞及冲属籍，改姓虺氏。崇裕等军至蔡州城东四十里，贞命少子规及裴守德拒战。规等兵溃而归，贞大惧，闭门自守。裴守德排阁入，问王安在，意欲杀贞以自购也。官军进逼州城，贞家僮悉力卫，贞曰：“事即如此，岂得受戮辱，当须自为计。”贞乃饮药而死。家僮方始一时散，舍仗就擒。规亦缢其母自杀，守德携良乡县主亦同缢于别所。鞠崇裕斩贞父子及裴守德等，传首东都，梟于阙下。贞起兵凡二十日而败。贞之在蔡州，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结人心，家僮千人，马数千匹，外托以畋猎，内实习武备。尝游于城西水门桥，临水自鉴，不见其首，心甚恶之，未几而及祸。神龙初，追复爵土，与子冲俱复旧姓。初，贞将起兵，作书与寿州刺史、驸马都尉赵瑰曰：“伫总义兵，来入贵境。”瑰甚喜，复许率兵相应。瑰妻常乐长公主，高祖第七女，和思皇后之母也，谓其使曰：“为我报越王，与其进不与其退。尔诸王若是男兒，不应至许时尚未举动。我常见耆老云，隋文帝将篡夺周室，尉迟迥是周家外甥，犹能起兵相州，连结突厥，天下闻风，莫不响应。况尔诸王，并国家懿亲，宗社是托，岂不学尉迟迥感恩效节，舍生取义耶？夫为臣子，若救国家则为忠，不救则为逆。诸王必须以匡救为急，不可虚生浪死，取笑于后代。”及贞等败，瑰与公主亦伏诛。

冲，贞长子也。好文学，善骑射、历密、济、博三州刺史，

皆有能名。初，冲自博州募得五千余人，欲渡河攻济州，先取武水县。县令郭务悌赴魏州请援，魏州莘县令马玄素领兵千七百人邀之于路，恐力不敌，先入武水城，闭门拒守。冲乃令积草车上，放火烧南门，拟乘火突入。火之未起，南风甚急，及火已燃，遽回为北风，未至城门，烧草已甚，冲军由是沮气。有堂邑丞董玄寂为冲统帅兵仗，及冲击武水，玄寂曰：“琅邪王与国家交战，此乃反也。”冲闻之，斩玄寂以徇。兵众惧而散入草泽，不可禁止，惟有家僮左右不过数十而已。乃却走入博州城，为守门者所杀。则天命左金吾将军丘神勣为清平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冲，兵未至，冲已死，传首东都，梟于阙下。冲起兵凡七日而败。冲三弟：倩，封常山公，历常州别驾，坐与父兄连谋伏诛。温，以告其朋党得实，减死流岭南，寻卒。神龙初，侍中敬暉等以冲父子翼戴皇家，义存社稷，请复其官爵，武三思令昭容上官氏代中宗手诏不许。开元四年，诏追复爵土，令备礼改葬。太常奏谥议曰：“故越王贞，往者愿匡宗社，夙怀诛吕之谋；乃心王国，用击非刘之议。以兹获戾，上悼圣心。谨按谥法‘死不忘君曰敬’，请谥曰敬。”从之。五年，下诏曰：“九族以亲，克敦其教；百代必祀，允竟厥德。故蔡州刺史、越王贞，执心不回，临事能断。粤自藩国，勤于王家。弘道之后，宝图将缺，怀刘章之辅汉，追郑武之翊周。遂能奋不顾身，率先唱义。虽英谋未克，而忠节居多。嗣绝国除，年逾二纪，莫享沦废，甚为悯焉。永言兴继，式备典册。其封贞侄孙故许王男左监门卫将军、夔国公琳为嗣越王，以奉其祀。仍官为立碑。”琳寻卒，国除。

纪王慎，太宗第十子也。贞观五年，封申王。七年，授秦州都督。十年，改封纪王，赐实封八百户。十七年，迁襄州刺史，以善政闻，玺书劳勉，百姓为之立碑。二十三年，加实封

满千户。永徽元年，拜左卫大将军。二年，授荆州都督，累除荆州刺史。文明元年，加授太子太师，转贝州刺史。慎少好学，长于文史，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，时人号为纪、越。初，贞将起事，慎不肯同谋；及贞败，慎亦下狱。临刑放免，改姓虺氏，仍载以槛车，配流岭表，道至蒲州而卒。慎长子和州刺史东平王续最知名，早卒。次子沂州刺史义阳王琮、楚国公睿、遂州别驾襄郡公秀、广化郡公献、建平郡公钦等五人，垂拱中并遇害，家属徙岭南。中兴初，追复官爵，令以礼改葬。封慎少子铁诚为嗣纪王，后改名澄。景云元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开元初，历德、瀛、冀三州刺史、左骁卫将军，薨。子行同嗣，天宝中为右赞善大夫，同正员。

江王器，太宗第十一子也。贞观五年受封，六年薨，谥曰殇。

代王简，太宗第十二子也。贞观五年受封，其年薨，无后，国除。

赵王福，太宗第十三子也。贞观十三年受封，出后隐太子建成。十八年，授秦州都督，赐实封八百户。二十三年，加右卫大将军，累授梁州都督。咸亨元年薨，赠司空、并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中兴初，封蒋王恽孙思顺为嗣赵王。

曹王明，太宗第十四子。贞观二十一年受封。二十三年，赐实封八百户，寻加满千户。显庆中，授梁州都督，后历虢、蔡、苏三州刺史。诏令继巢刺王元吉后。永崇中，坐与庶人贤通谋，降封零陵王，徙于黔州。都督谢祐希旨，逼胁令自杀，帝深悼之，黔府官僚咸坐免职。景云元年，明丧柩归于京师，陪葬昭陵。有二子，南州别驾零陵王俊、黎国公杰，垂拱中并遇害。中兴初，封杰子胤为嗣曹王。胤叔父备自南州还，又封为嗣曹王、卫尉少卿、同正员，胤遂停封。后备招慰忠州叛

獠，没于贼，又封胤为王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右武卫将军。卒，子戢嗣，左卫率府中郎将。卒，子皋嗣。皋自有传。

史臣曰：太宗诸子，吴王恪、濮王泰最贤。皆以才高辩悟，为长孙无忌忌嫉，离间父子，遽为豺狼，而无忌破家，非阴祸之报欤？武后斫丧王室，潜移龟鼎，越王贞父子痛愤，义不图全。毁室之悲，《鸛鸣》之诗，伤矣！比齐祐之妄作，岂同年而语哉！

赞曰：子弟作藩，磐石维城。骄侈取败，身无令名。冲、譟愤发，视死如生。承乾、齐祐，愚弟庸兄。

列传第二十七

韦挺 子待价 弟万石
 杨纂 族子弘礼 弘武 武子元亨 元禧 元祎
 刘德威 子申礼 孙易从 申礼从弟延嗣
 阎立德 弟立本 柳亨 族子范 兄子爽 亨孙涣 泽
 崔义玄 子神庆

韦挺，雍州万年人，隋民部尚书冲子也。少与隐太子相善，及高祖平京城，引为陇西公府祭酒。武德中，累迁太子左卫骠骑，检校左率。太子遇之甚厚，宫臣罕与为比。七年，高祖避暑仁智宫，会有上书言事者，称太子与宫臣潜构异端。时庆州刺史杨文干构逆伏诛，辞涉东宫，挺与杜淹、王珪等并坐流于越巂。及太宗在东宫，征拜主爵郎中。贞观初，王珪数举之，由是迁尚书右丞。俄授吏部侍郎，转黄门侍郎，进拜御史大夫，封扶阳县男。太宗以挺女为齐王祐妃。常与房玄龄、王珪、魏徵、戴胄等俱承顾问，议以政事。又与高士廉、令狐德棻等同修《氏族志》，累承赏赉。太宗尝谓挺曰：“卿之任御史大夫，独朕意耳，左右大臣无为卿地者，卿勉之哉！”挺陈谢曰：“臣弩下，不足以辱陛下高位。且臣非勋非旧，而超处籓邸故僚之上，臣愿后之，以劝立功者。”太宗不许。寻改授银青光禄大夫，行黄门侍郎，兼魏王泰府事。时泰有宠，太子承乾多过失，太宗微有废立之意。中书侍郎杜正伦以漏泄禁中语左迁，时挺亦预泰事，太宗谓曰：“朕已罪正伦，不忍更置卿于法。”

“特原之。寻迁太常卿。初，挺为大夫时，马周为监察御史，挺以周寒士，殊不礼之。至是，周为中书令，太宗尝复欲用挺在门下，周密陈挺傲狠，非宰相器，遂寝。十九年，将有事于辽东，择人运粮，周又奏挺才堪粗使，太宗从之。挺以父在隋为营州总管，有经略高丽遗文。因此奏之。太宗甚悦，谓挺曰：“幽州以北，辽水二千余里无州县，军行资粮无所取给，卿宜为此使。但得军用不乏，功不细矣。”以人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，任自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为子使，以幽、易、平三州骁勇二百人，官马二百匹为从。诏河北诸州皆取挺节度，许以便宜行事。太宗亲解貂裘及中厩马二匹赐之。挺至幽州，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。先出幽州库物，市木造船，运米而进。自桑乾河下至卢思台，去幽州八百里，逢安德还曰：“自此之外，漕渠壅塞。”挺以北方寒雪，不可更进，遂下米于台侧权贮之，待开岁发春，方事转运，度大兵至，军粮必足，仍驰以闻。太宗不悦，诏挺曰：“兵尚拙速，不贵工迟。朕欲十九年春大举，今言二十年运漕，甚无谓也。”乃遣繁峙令韦怀质往挺所支度军粮，检覆渠水。怀质还奏曰：“挺不先视漕渠，辄集工匠造船，运米即下。至卢思台，方知渠闭，欲进不得，还复水涸，乃便贮之无通平夷之区。又挺在幽州，日致饮会，实乖至公。陛下明年出师，以臣度之，恐未符圣策。”太宗大怒，令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，仍令治书侍御史唐临驰传械挺赴洛阳，依议除名，仍令白衣散从。及前军破盖牟城，诏挺统兵士镇盖牟，示渐用之也。挺城守去大军悬远，与高丽新城邻接，日夜战斗，鼓噪之声不绝。挺不堪其忧，且不平于失职，素与术士公孙常善，乃与常书以叙所怀。会常以他事被拘，自缢而死，索其囊中，得挺书，论城中危蹙，兼有叹怅之辞。太宗以挺怨望，谪为象州刺史。岁余卒，年五十八。

子待价，初为左千牛备身。永徽中，江夏王道宗得罪，待价即道宗之婿也，缘坐左迁卢龙府果毅。时将军辛文陵率兵招慰高丽，行至吐护真水，高丽掩其不备，袭击败之。待价与中郎将薛仁贵受诏经略东蕃，因率所部救之。文陵苦战，贼渐退，军始获全。待价被重疮，流矢中其左足，竟不言其功，以足疾免官而归。后累授兰州刺史。时吐蕃屡为边患，高宗以沛王贤为凉州大都督，以待价为司马。俄又迁萧州刺史，频有守御之功，征拜右武卫将军，兼检校右羽林军事。仪凤三年，吐蕃又犯塞，待价复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，兼知镇守兵马事。俄又征还旧职，复封扶阳侯。则天临朝，拜吏部尚书，摄司空。营高宗山陵，功毕，加金紫光禄大夫，改为天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，赐物一千段，仍与一子五品。待价素无藻鉴之才，自武职而起，居选部，既铨综无叙，甚为当时所嗤。垂拱元年十月，复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，以御突厥。明年春还。六月，拜文昌右相，依旧同凤阁鸾台三品。既累登非据，颇不自安，频上表辞职，则天每降优制不许之。又表请削官秩，回恩赠父，于是赠挺润州刺史。明年，上疏请自效戎旅之用，于是拜安息道行军大总管，督三十六总管以讨吐蕃，进封扶阳郡公。军至寅识迦河，与吐蕃合战，初胜后败。又属天寒冻雪，师人多死，粮馈又不支給，乃旋师弓月，顿于高昌。则天大怒，副将阎温古以逗留伏法，待价坐除名，配流绣州，寻卒。

弟万石，颇有学业，而特善音律。上元中，自吏部郎中迁太常少卿。当时郊庙乐调及宴会杂乐，皆万石与太史令姚玄辩增损之，时人以为称职。寻又兼知吏部选事，卒官。挺从祖兄子安石，别有传。

杨纂，华州华阴人也。祖俭，周东雍州刺史。父文伟，隋温州刺史。纂略涉经史，尤明时务。少与琅邪颜师古、燉煌令

狐德菜友善。大业中，进士举，授朔方郡司法书佐，坐杨玄感近属除名，乃家于蒲城。义军渡河，于长春宫谒见。累授侍御史。数上书言事，因被召问，擢为考功郎中。贞观初，长安令，赐爵长安县男。有妇人袁氏妖逆，为人所告，纂究问之，不得其状。袁氏后又事发伏诛，太宗以纂为不忠，将杀之。中书令温彦博以纂过误，罪不至死，固谏，乃赦之。三迁吏部侍郎。八年，副特进萧瑀为河南道巡察大使，与瑀情有不协，屡相表奏，瑀因以获罪。纂寻拜尚书左丞。纂既长于吏道，所在皆有声绩。俄又除吏部侍郎。前后典选十余载，铨叙人伦，称为允当。然而抑文雅，进酷吏，观时任数，颇为时论所讥。后历太常少卿、雍州别驾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复为尚书左丞，迁太仆卿，检校雍州别驾。迁户部尚书。永徽初卒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敬。子守愚，则天时官至雍州长史；守挹，岐州刺史。族子弘礼。

弘礼，隋尚书令素弟之子也。父岳，大业中为万年令，与素子玄感不协，尝密上表称玄感必为乱。及玄感被诛，岳在长安系狱，帝遽使赦之。比使至，岳已为留守所杀，弘礼等遂免从坐。高祖受禅，以杨素隋代有勋业，诏弘礼袭封清河郡公，拜太子通事舍人。贞观中，历兵部员外郎，仍为西河道行军大总管府长史，三迁中书舍人。太宗有事辽东，以弘礼有文武材，擢拜兵部侍郎，专典兵机之务。弘礼每入参谋议，出则统众攻战。驻蹕之阵，领马步二十四军，出其不意以击之，所向摧破。太宗自山下见弘礼所统之众，人皆尽力，杀获居多，甚壮之。谓许敬宗等曰：“越公兒郎，故有家风矣。”时诸宰相并在定州留辅皇太子，唯有褚遂良、许敬宗及弘礼在行在所，掌知机务。二十年，拜中书侍郎。明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寻迁司农卿，兼充昆丘道副大总管，诸道军将咸受节度。于是破处月，

降处密，杀焉耆王，降馱支部，获龟兹、于阗王。凯旋，未及行赏，太宗晏驾。弘礼颇忤大臣之旨，由是出为泾州刺史。永徽初，论昆丘之功，改授胜州都督。寻迁太府卿。四年卒，赠兰州都督，谥曰质。弟弘武。

弘武少修谨，武德初，拜左千牛备身。永徽中，为吏部郎中。孝敬初，为皇太子精择僚属，以弘武为中舍人。麟德中，将有事于东岳，弘武自荆州司马擢拜司戎少常伯。从驾还，高宗特令弘武补授吏部选人五品已上官，由是渐见亲委。后母荣国夫人杨氏，以与弘武同宗，又称荐之，俄迁西台侍郎。乾封二年，与戴至德、李安期等同东西台三品。及在政事，颇以清简见称。总章元年，卒于官，赠汴州刺史，谥曰恭。

子元亨，则天时为司府少卿；元禧，尚食奉御。元禧颇有医术，为则天所任。尝忤张易之之意，易之密奏元禧是杨素兄弟之后，素父子在隋有逆节，子孙不合供奉。则天乃下制曰：“隋尚书令杨素，昔在本朝，早荷殊遇。稟凶邪之德，怀谄佞之才，惑乱君上，离间骨肉。摇动冢嫡，宁唯掘蛊之祸？诱扇后主，卒成请蹠之衅。隋室丧亡，盖惟多僻，究其萌兆，实此之由。生为不忠之人，死为不义之鬼，身虽幸免，子竟族诛。斯则奸逆之谋，是其庭训；险薄之行，遂成门风。刑戮虽加，枝胤仍在，岂可复肩随近侍，齿迹朝行？朕接统百王，恭临四海，上嘉贤佐，下捍贼臣，常欲从容于万机之余，褒贬于千载之外，况年代未远，耳目所存者乎？其杨素及兄弟子孙，并不得令任京官及侍卫。”于是左贬元亨为睦州刺史，元禧为资州长史，元禧弟缙氏令元祚为梓州司马。张易之诛后，元亨等皆复任京职，元亨至齐州刺史，元禧台州刺史，元祚宣州刺史。

刘德威，徐州彭城人也。父子将，隋毗陵郡通守。德威姿貌魁伟，颇以干略见称。大业末，从左光禄大夫裴仁基讨贼淮

左，手斩贼帅李青珪，传首于行在所。后与仁基同归李密，密素闻其名，与麾下兵，令于怀州镇守。武德元年，密与王世充战败入朝，德威亦率所部随密归款。高祖嘉之，授左武侯将军，封滕县公。及刘武周南侵，诏德威统兵击之，又判并州总管府司马。俄而裴寂失律于介州，齐王元吉弃并州还朝，留德威总知留府事。元吉才出，武周已至城下，百姓相率投贼。武周获德威，令率其本兵往浩州招慰。德威自拔归朝，高祖亲劳问之，兼陈贼中虚实及晋、绛诸部利害，高祖皆嘉纳之。改封彭城县公。未几，检校大理少卿。从擒建德，平世充，皆有功，转刑部侍郎，加散骑常侍，妻以平寿县主。贞观初，历大理、太仆二卿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俄出为绵州刺史，以廉平著称，百姓为之立碑。寻检校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十一年，复授大理卿。太宗尝问之曰：“近来刑网稍密，其过安在？”德威奏言：“诚在主上，不由臣下。人主好宽则宽，好急则急，律文失入减三等，失出减五等。今则反是，失入则无辜，失出便获大罪。所以吏各自爱，竞执深文，非有教使之然，畏罪之所致耳。陛下但舍所急，则‘宁失不经’复行于今日矣。”太宗深然之。数岁，迁刑部尚书，兼检校雍州别驾。十七年，驰驿往济州推齐王祐还，至濮州，闻祐杀长史权万纪，德威入据济州，遣使以闻。诏德威便发河南兵马，以申经略，会遭母忧而罢。十八年，起为遂州刺史，三迁同州刺史。永徽三年卒，年七十一。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曰襄，陪葬献陵。德威闺门友穆，接物宽平，所得财货，多以分贍宗亲。子审礼袭爵。

审礼，少丧母，为祖母元氏所养。隋末，德威从裴仁基讨击，道路不通。审礼年未弱冠，自乡里负载元氏，渡江避乱。及天下定，始西入长安。元氏若有疾，审礼必亲尝汤药，元氏顾谓孙曰：“我儿孝顺，贯彻幽微，吾一顾念，宿疾顿轻。”

贞观中，历左骁卫郎将。丁父忧去职。及葬，跣足随车，流血洒地，行路称之。服阕当袭爵，累表让弟，朝议不许。永徽中，累迁将作大匠，兼检校燕然都护，袭封彭城郡公。审礼父歿虽久，犹悲慕不已，每见父时僚旧，必呜咽流涕。母郑氏早亡，事继母平寿县主，稍疾辄忧惧形于容色，终夕不寐。抚继母男延景，友爱甚笃。所得禄俸，皆送母处，以资延景之费；而审礼妻子处饥寒，晏然未尝介意。再从同居，家无异爨，合门二百余口，人无间言。稍迁工部尚书，兼检校左卫大将军。仪凤二年，吐蕃寇凉州，命审礼为行军总管，与中书令李敬玄合势讨击。遇贼于青海，敬玄后期不至，审礼事败，为贼所执。永隆二年，卒于蕃中。赠工部尚书，谥曰僖。延景，官至陕州刺史，睿宗初，以后父追赠尚书右仆射。

审礼子易从，历位岐州司兵参军。审礼之没吐蕃，诏许易从入蕃省之。及审礼卒，易从号哭，昼夜不止，毁瘠过礼。吐蕃哀其志行，还其父尸柩，易从徒跣万里，扶护归彭城，为朝野之所嗟赏。后历彭州长史、任城男。永昌中，坐为徐敬贞所诬构遇害。易从在官仁恕，及将刑，人吏无远近奔走，竞解衣相率造功德，以为长史祈福，州人从之者十余万。其为人所爱如此。易从子升，开元中，为中书舍人、太子右庶子。

审礼从父弟延嗣，文明年为润州司马，属徐敬业作乱，率众攻润州，延嗣与刺史李思文固守不降。俄而城陷，敬业执延嗣，邀之令降，辞曰：“延嗣世蒙国恩，当思效命，州城不守，多负朝廷。终不能苟免偷生，以累宗族，岂以一身之故，为千载之辱？今日之事，得死为幸。”敬业大怒，将斩之，其党魏思温救之获免，乃囚之于江都狱。俄而贼败，竟以裴炎近亲，不得叙功，迁为梓州长史，再转汾州刺史卒。宗族至刺史者二十余人。

阎立德，雍州万年人，隋殿内少监毗之子也。其先自马邑徙关中。毗初以工艺知名，立德与弟立本，早传家业。武德中，累除尚衣奉御，立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，咸依典式，时人称之。贞观初，历迁将作少匠，封太安县男。高祖崩，立德以营山陵功，擢为将作大匠。贞观十年，文德皇后崩，又令摄司空，营昭陵。坐怠慢解职。俄起为博州刺史。十三年，复为将作大匠。十八年，从征高丽，及师旅至辽泽，东西二百余里泥淖，人马不通。立德填道造桥，兵无留碍。太宗甚悦。寻受诏造翠微宫及玉华宫，咸称旨，赏赐甚厚。俄迁工部尚书。二十三年，摄司空，营护太宗山陵。事毕，进封为公。显庆元年卒，赠吏部尚书、并州都督。玄邃子，官至司农少卿。玄邃子知微，圣历初，历位右豹韬卫将军。时突厥默啜有女请和亲，则天令淮阳王武延秀往纳其女，命知微摄春官尚书送赴虏廷。默啜以延秀非皇室诸王，大怒，遂拘之别所，与知微率众自恆岳道攻陷赵、定二州。知微经岁余自突厥所还，则天以其随贼入寇，令百官齧割，然后斩之，并夷其三族。

立本，显庆中累迁将作大匠，后代立德为工部尚书，兄弟相代为八座，时论荣之。总章元年，迁右相，赐爵博陵县男。立本虽有应务之才，而尤善图画，工于写真。《秦府十八学士图》及贞观中《凌烟阁功臣图》并立本之迹也，时人咸称其妙。太宗尝与侍臣学士泛舟于春苑，池中有异鸟，随波容与。太宗击赏，数诏座者为咏，召立本令写焉。时阁外传呼云：“画师阎立本。”时已为主爵郎中，奔走流汗，俯伏池侧，手挥丹粉，瞻望座宾，不胜愧赧。退诫其子曰：“吾少好读书，幸免面墙，缘情染翰，颇及济流。唯以丹青见知，躬厮役之务，辱莫大焉！汝宜深诫，勿习此末伎。”立本为性所好，欲罢不能也。及为右相，与左相姜恪对掌枢密。恪既历任将军，立功塞外；立

本唯善于图画，非宰辅之器。故时人以《千字文》为语曰：“左相宣威沙漠，右相驰誉丹青。”咸亨元年，百司复旧名，改为中书令。四年卒。

柳亨，蒲州解人，魏尚书左仆射庆之孙也。父旦，隋太常少卿、新城县公。亨，隋末历熊耳、王屋二县长，陷于李密。密败归国，累授驾部郎中。亨容貌魁伟，高祖甚爱重之，特以殿中监窦诞之女妻焉，即帝之外孙也。三迁左卫中郎将，封寿陵县男。未几，以谴出为邛州刺史。加散骑常侍，被代还，数年不调。因兄葬，遇太宗游于南山，召见与语，颇哀矜之。数日，北门引见，深加海奖，拜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光禄少卿。太宗每诫之曰：“与卿旧亲，情素兼宿，卿为人交游过多，今授此职，宜存简静。”亨性好射猎，有饔飧之名。此后颇自勩励，杜绝宾客，约身节俭，勤于职事。太宗亦以此称之。二十三年，以修太庙功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久之，拜太常卿，从幸万年宫，检校岐州刺史。永徽六年卒，赠礼部尚书、幽州都督，谥曰敬。

亨族子范，贞观中为侍御史。时吴王恪好畋猎，损居人，范奏弹之。太宗因谓侍臣：“权万纪事我儿，不能匡正，其罪合死。”范进曰：“房玄龄事陛下，犹不能谏止畋猎，岂可独罪万纪？”太宗大怒，拂衣而入。久之，独引范谓曰：“何得逆折我？”范曰：“臣闻主圣臣直，陛下仁明，臣敢不尽愚直。”太宗意乃解。范，高宗时历位尚书右丞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

亨兄子爽。爽父则，隋左卫骑曹，因使卒于高丽。爽入蕃迎丧柩，哀号逾礼，深为夷人所慕。贞观中，累迁中书舍人。后以外生女为皇太子妃，擢拜兵部侍郎。妃为皇后，爽又迁中书侍郎。永徽三年，代褚遂良为中书令，仍监修国史。俄而后渐见疏忌，爽忧惧，频上疏请辞枢密之任，转为吏部尚书。及后废，累贬爱州刺史。寻为许敬宗、李义府所构，云爽潜通宫

掖，谋行鸩毒，又与褚遂良等朋党构扇，罪当大逆。高宗遣使就爱州杀之，籍没其家。爽既死非其罪，甚为当时之所伤痛。神龙初，则天遗制，与褚遂良、韩瑗等并还官爵。子孙亲属当时缘坐者，咸从旷荡。

开元初，亨孙涣为中书舍人，表曰：“臣堂伯祖爽，去明庆三年，与褚遂良等五家同被谴戮。虽蒙遗制荡雪，而子孙亡没并尽。唯有曾孙无忝，见贯龚州，蒙雪多年，犹同远窜。陛下自临宇县，优政必被，鸿恩及于泉壤，大造加于亡绝。先天已后，频降丝纶，曾任宰相之家，并许收其沦滞。况臣伯祖往叨执政，无犯受诛，藁窆尚隔故乡，后嗣遂编蛮服。臣不申号诉，义所难安。伏乞许臣伯祖还葬乡里，其曾孙无忝放归本贯。”疏奏，敕令爽归葬，官造灵輿递还。无忝后历位潭州都督。

涣弟泽，景云中为右率府铠曹参军。先是，姚元之、宋璟知政事，奏请停中宗朝斜封官数千员。及元之等出为刺史，太平公主又特为之言，有敕总令复旧职。泽上疏谏曰：

臣闻药不毒，不可以蠲疾；词不切，不可以补过。是以习甘旨者，非摄养之方；迕谏佞者，积危殆之本。臣实愚朴，志怀刚励，或闻政之不当，事之不直，常慷慨关心，梦寐怀愤。每愿殉身以谏，伏死而争。但利于社稷，有便于君上，虽蒙祸被难，杀身不悔也。窃见神龙以来，群邪作孽，法网不振，纲维大紊，实由内宠专命，外嬖擅权，因贵凭宠，卖官鬻爵。殊紫之荣，出于仆妾之口；赏罚之命，乖于章程之典。妃主之门，有同商贾；举选之署，实均闾阖。屠贩之子，悉由邪而忝官；黜斥之人，咸因奸而冒进。天下为乱，社稷几危，赖陛下聪明神武，拯其将坠。此陛下耳目之所亲击，固可永为炯诫者也。臣闻作法于理，犹恐其乱，作法于乱，谁能救之？只如斜封授官，皆是仆妾汲引，迷谬先帝，昧目前朝，岂是孝和情之所怜，

心之所爱？陛下初即位时，纳姚元之、宋璟之计，所以咸令黜之。顷日已来，又令叙之。将谓为斜封之人不忍弃也，以为先帝之意不可违也？若斜封之人不忍弃也，是韦月将、燕钦融之流亦不可褒赠也，李多祚、郑克义之徒亦不可清雪也。陛下何不能忍于此而独能忍于彼？使善恶不定，反覆相攻，使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，为邪者获利，为正者衔冤，奈何导人以为非，劝人以为僻？将何以惩风俗，将何以止奸邪？今海内咸称太平公主令胡僧慧范曲引此辈，将有误于陛下矣。谤议盈耳，咨嗟满衢，故语曰：“姚、宋为相，邪不如正。太平用事，正不如邪。”《书》曰：“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，无反无侧，王道正直。”臣恐因循，流近致远，积小为大，累微起高。勿谓何伤，其祸将长；勿谓何害，其祸将大。又赏罚之典，纪纲不谬，天秩有礼，君爵有功，不可因怒以妄罚，不可因喜以妄赏。伏见尚医奉御彭君庆，以邪巫小道，超授三品，奈何轻用名器，加非其才？昔公主为子求郎，明帝不许；今圣朝私爱，赏及儉人。董狐不亡，岂有所隐？臣闻赏一人而千万人悦者赏之，罚一人而千万人劝者罚之。臣虽未睹圣朝之妄罚，已睹圣朝之妄赏矣，《书》曰：“官不及私昵，惟其能；爵罔及恶德，惟其贤。”臣恐近习之人为其先容，有谬于陛下也。惟陛下熟思而察之。虽往者不可谏，而来者犹可追。愿杜请谒之路，塞恩幸之门，鉴诚前非，无累后悔。申画一之法，明不二之刑，不询之谋勿庸，无稽之言勿应，则天下之化，人无间焉，日新之德，天鉴不远。

泽后参选，会有敕令选人上书陈事，将加收擢，泽又上书曰：

顷者韦氏险谲，奸臣同恶。赏罚紊弛，纲纪纷纶，政以贿成，官因宠进，言正者获戾，行殊者见疑，海内寒心，实将莫

救。赖神明佑德，宗庙降灵，天讨有罪，人用不保，陛下睿谋神圣，勇智聪明，安宗庙于已危，拯黎庶于将溺。今龙眉鲐背，欢欣踊跃，望圣朝之抚辑，听圣朝之德音。今陛下蠲烦省徭，法明德举，万邦恺乐，室家胥庆。臣又闻危者保其存也，乱者有其理也。伏惟陛下安不忘危，理不忘乱，存不忘亡，则克享天心，国家长保矣。《诗》曰：“罔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”伏惟陛下慎厥终，修其初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动。《书》曰：“惟德罔小，万邦惟庆，惟不德罔大，坠厥宗。”甚可畏也，甚可惧也，伏惟陛下慎之哉！夫骄奢起于亲贵，纲纪乱于宠幸。愿陛下禁之于亲贵，则天下随风矣；制之于宠幸，则天下法明矣。《诗》曰：“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”若亲贵为之而不禁，宠幸挠之而见从，是政之不常，令之不一，则奸诈斯起，暴乱生焉。虽严刑峻制，朝施暮戮，而法不行矣。纵陛下亲之爱之，莫若安之福之。宠禄之过，罪之渐也，非安之也；骄奢之淫，危之本也，非福之也。前事不忘，后之师也，伏愿陛下精求俊哲，朝夕纳诲。纵有逆于耳、谬于心者，无速之罚，姑筹之以道，省于厥躬。虽木朴忌忤，愿恕之以直，开谏诤之路也。或有顺于耳、便于身者，无急之赏，当求诸非道，稽之典训。其不协于德，必置之以法，用杜侧媚之行也。有羞淫巧于陛下者，遽黜之，则淫巧息矣；有进忠说于陛下者，遽赏之，则忠说进矣。臣又闻生于富者骄，生于贵者傲。石碣曰：“臣闻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不纳于邪，骄奢淫逸，所自邪也。”《书》曰：“罔淫于逸，罔游于乐。”穆王有命，“实赖前后左右有位之士，绳愆纠谬，格其非心。”今储宫肇建，王府初启，至于僚友，必惟妙择。今骄奢之后，流波未变；慢游之乐，余风或存。夫小人幸臣，易合于意；奇伎淫巧，多适于心。臣恐狎于非德，兹为愈怠。《书》曰：“慎简乃僚，无以巧言令色，其

惟吉士。仆臣正，厥后克正；仆臣谀，厥后自圣。”伏愿采温良博闻之士，恭俭忠鯁之人，任以东宫及诸王府官，仍请东宫量署拾遗补阙之职。令朝夕讲论，出入时从，授以训诰，交修不迨。臣又闻驰骋畋猎，令人发狂。名教之中，自有乐地。承前贵戚，鲜克由礼。或打球击鼓，比周伎术；或飞鹰奔犬，盘游蕝泽。此甚为不道，非进德修业之本也。《书》曰：“内作色荒，外作禽荒。”又曰：“无若丹矍傲，惟慢游是好。朋淫于家，用殄厥世。”伏惟陛下诞降谋训，敦勤学业，示之以好恶，陈之以成败，以义制事，以礼制心，图之于未萌，虑之于未有，则福禄长享，与国并休矣。臣又闻富不与骄期而骄自至，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，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。信矣斯语，明哉至诚！顷韦庶人、安乐公主、武延秀等可谓贵矣，可谓宠矣，权侔人主，威震天下。然怙侈灭德，神怒人弃。岂不谓爱之太极，富之太多，不节之以礼，不防之以法，终转吉为凶，变福为祸。谚曰：“千人所指，无病自死。”不其然欤？《书》曰：“殷鉴不远，在彼夏王。”今陛下何劝，岂非皇祖谋训之则也？今陛下何愆，岂非孝和宠任之甚也？《礼》曰：“爱而知其恶，憎而知其善。”可不慎哉！夫宠爱之心则不免，去其太甚，闲之礼节，适则可矣。今诸王、公主、驸马，亦陛下之所亲爱也。矫枉之道，在于厥初，鉴诫之义，其取不远。使观过务善，居宠思危，庶夙夜惟寅，聿修厥德。《经》曰：“在上不骄，高而不危，所以长守贵也；制节谨度，满而不溢，所以长守富也。富贵不离其身，然后能保其社稷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制于官刑，警于有位。敢有常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；敢有徇于货色，常于游畋，时谓淫风；敢有侮圣言，逆忠直，远耆德，比顽童，时谓乱风。惟兹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必亡。”甚可畏也，甚可惧也！伏惟陛下必察

而明之，必信而劝之。有奢僭骄怠者，削其禄封；朴素修业者，锡以绅服。以勸其非心，使其奉命，无使久而忽之，无使远而坠之。臣闻非知之艰，行之惟艰。又曰：“常厥德，保厥位，厥德匪常，九有以亡。”伏惟陛下慎之哉！前车之覆，实惟明证；先王之诫，可以终吉。若陛下奉伊尹之训，崇传说之命，不作无益，不启私门，刑不差，赏不滥，则惟德是辅，惟人之怀，天禄永终，景福是集。倘陛下忘精一之德，开恩幸之门，爵赏有差，刑罚不当，则忠臣正士，亦不复谈矣。

睿宗览而善之，令中书省重详议，擢拜监察御史。开元中，累迁太子右庶子。出为郑州刺史，未行病卒，赠兵部侍郎。

崔义玄，贝州武城人也。大业末，往依李密，初不见用。义玄见群鼠渡洛，又槩刃有花文，谓所亲曰：“此王敦败亡之兆也。”时黄君汉守据柏崖，义玄往说之曰：“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今群盗蜂起，九州幅裂，神器所归，必在有德。唐公据有秦京，名应符策，此真主也。足下孤城独立，宜遵寇恂、窦融之策，及时归诚，以取封侯也。”君汉然之，即与义玄归国。拜怀州总管府司马。世充遣将高毗侵掠河内，义玄击败之，多下城堡。君汉将子女金帛与之，义玄皆拒而不受，以功封清丘县公。后从太宗讨世充，屡献筹策，太宗颇纳用之。东都平，转隰州都督府长史。贞观初，历左司郎中，兼韩王府长史，行州府事。与友人孟神庆虽志好不同，各以介直匡正府幕，王并委任之。永徽初，累迁婺州刺史。属睦州女子陈硕真举兵反，遣其党童文宝领徒四千人掩袭婺州。义玄将督军拒战，时百姓讹言硕真尝升天，犯其兵马者无不灭门，众皆凶惧。司功参军崔玄籍言于义玄曰：“起兵仗顺，犹且不成，此乃妖诞，岂能得久？”义玄以为然，因命玄籍为先锋，义玄率兵继进，至下淮戍，擒其间谍二十余人。夜有流星坠贼营，义玄曰：“此贼

灭之征也。”诘朝进击，身先士卒，左右以盾蔽箭，义玄曰：“刺史尚欲避箭，谁肯致死？”由是士卒戮力，斩首数百级，余悉许其归首。进兵至睦州界，归降万计。及硕真平，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。义玄少爱章句之学，《五经》大义，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，兼采众家，皆为解释，傍引证据，各有条疏。至是，高宗令义玄讨论《五经》正义，与诸博士等详定是非，事竟不就。高宗之立皇后武氏，义玄协赞其谋。及长孙无忌等得罪，皆义玄承中旨绳之。显庆元年，出为蒲州刺史。寻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贞。则天时思其功，重赠扬州大都督，赐其家实封二百户。子神基袭爵。长寿中，为司宾卿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为相月余，为酷吏所陷，减死配流。后渐录用，中宗初，为大理卿。神基弟神庆。

神庆，明经举，则天时，累迁莱州刺史。因入朝，待制于亿岁殿，奏事称旨。则天以神庆历职皆有美政，又其父尝有翊赞之勋，甚赏慰之，擢拜并州长史。因谓曰：“并州，朕之枌榆，又有军马，比日简择，无如卿者。前后长史，皆从尚书为之，以其委重，所以授卿也。”因自为按行图，择日而遣之。神庆到州，有豪富伪作改钱文敕，文书下州，谷麦踊贵，百姓惊扰。神庆执奏，以为不便，则天下制褒赏之。先是，并州有东西二城，隔汾水，神庆始筑城相接，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，边州甚以为便。寻而兄神基下狱当死，神庆驰赴都告事，得召见。则天出神基推状以示之，神庆据状申理，神基竟得减死，神庆亦缘坐贬授歙州司马。长安中，累转礼部侍郎，数上疏陈时政利害，则天每嘉纳之。转太子右庶子，赐爵魏县子。时有突厥使入朝，准仪注，太子合预朝参，先降敕书。神庆上疏曰：“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龟者，比为别敕征召，恐有诈妄，内出龟合，然后应命。况太子元良国本，万方所瞻，古来征召皆

用玉契，此诚重慎之极，防萌之虑。昨缘突厥使见，太子合预朝参，直有文符下宫，曾不降敕处分。今人稟淳化，内外同心，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，所以长无悔吝之咎。况太子至重，不可不深为诚慎。以臣愚见，太子既与陛下异宫，伏望每召太子，预报来日，非朔望朝参，应须别唤，望降墨敕及玉契。”则天甚然之。寻令神庆与詹事祝钦明更日于东宫侍读。俄历司刑、司礼二卿。神庆尝受诏推张昌宗，而竟宽其罪。神龙初，昌宗等伏诛，神庆坐流于钦州。寻卒，年七十余。明年，敬晖等得罪，缘昌宗被流贬者例皆雪免，赠神庆幽州都督。

开元中，神庆子琳等皆至大官，群从数十人，趋奏省闕。每岁时家宴，组珮辉映，以一榻置笏，重叠于其上。开元、天宝间，中外族属无缙麻之丧，其福履昌盛如此。东都私第门，琳与弟太子詹事珪、光禄卿瑶，俱列棨戟，时号“三戟崔家”。琳位终太子少保。

史臣曰：周、隋已来，韦氏世有令人，郁为冠族，而安石嗣立，竟大其门。挺恃才傲物，固亏长者之风，宾王报之以不仁，难与议乎君子矣！议者以尧、舜有溢美，桀、纣有溢恶，盖以一为凶德，则群恶所归。杨素父子，倾覆隋祚，丑声流闻，虽弘礼、弘武之正士，而元亨兄弟，竟以凶族窜逐。古人守死善道，不无为也。德威奏议，练刑名之要，俾长秋卿，美哉！审礼仁孝，治行可为世范，卒与祸会，悲夫！二阎曲学甚工，措思精巧，艺成而下，垂诚宜然。柳氏世称謏，爽、泽有正人风采，忠规献纳，抑有人焉。义玄附丽武后，神庆宽纵秽臣，弈世纤邪，以至倾败，宜哉！

赞曰：韦子骄矜，终损功名。杨家积恶，宗门摈落。阎以艺辱，刘以孝愆。二崔能吏，行无取焉。

列传第二十八

于志宁 高季辅 张行成 族孙易之 昌宗

于志宁，雍州高陵人，周太师燕文公谨之曾孙也。父宣道，隋内史舍人。志宁，大业末为冠氏县长，时山东群盗起，乃弃官归乡里。高祖将入关，率群从于长春宫迎接，高祖以其有名于时，甚加礼遇，授银青光禄大夫。太宗为渭北道行军元帅，召补记室，与殷开山等参赞军谋。及太宗为秦王、天策上将，志宁累授天策府从事中郎，每侍从征伐，兼文学馆学士。贞观三年，累迁中书侍郎。太宗命贵臣内殿宴，怪不见志宁，或奏曰：“敕召三品已上，志宁非三品，所以不来。”太宗特令预宴，即加授散骑常侍，行太子左庶子。累封黎阳县公。时议者欲立七庙，以凉武昭王为始祖，房玄龄等皆以为然。志宁独建议以为武昭远祖，非王业所因，不可为始祖。太宗又以功臣为代袭刺史，志宁以今古事殊，恐非久安之道，上疏争之。皆从志宁所议。太宗因谓志宁曰：“古者太子既生，士负之，即置辅弼。昔成王幼小，周、召为师傅，日闻正道，习以成性。今皇太子既幼少，卿当辅之以正道，无使邪僻开其心。勉之无怠，当称所委，官赏可不次而得也。”志宁以承乾数亏礼度，志在匡救，撰《谏苑》二十卷讽之。太宗大悦，赐黄金十斤、绢三百匹。十四年，兼太子詹事。明年，以母忧解。寻起复本官，屡表请终丧礼，太宗遣中书侍郎岑文本就宅敦谕之曰：“忠孝不并，我儿须人辅弼，卿宜抑割，不可徇以私情。”志宁遂起就职。

时皇太子承乾尝以盛农之时，营造曲室，累月不止，所为多不法。志宁上书谏曰：

臣闻克俭节用，实弘道之源；崇侈恣情，乃败德之本。是以凌云概日，戎人于是致讥；峻宇雕墙，《夏书》以之作诫。昔赵盾匡晋，吕望师周，或劝之以节财，或谏之以厚敛，莫不尽忠以佐国，竭诚以奉君，欲茂实播于无穷，英声被乎物听。咸著简策，以为美谈。今所居东宫，隋日营建，睹之者尚讥其侈，见之者犹叹其华。何容此中更有修造，财帛日费，土木不停，穷斤斧之工，极磨砢之妙？且丁匠官奴入内，比者曾无伏监。此等或兄犯国章，或弟罹王法，往来御苑，出入禁闱，钳凿缘其身，槌杵在其手。监门本防非虑，宿卫以备不虞，直长既自不知，千牛又复不见。爪牙在外，厮役在内，所司何以自安，臣下岂容无惧？又郑、卫之乐，古谓淫声。昔朝歌之乡，回车者墨翟；夹谷之会，挥剑者孔丘。先圣既以为非，通贤将以为失。顷闻宫内，屡有鼓声大乐，伎儿入便不出。闻之者股栗，言之者心战。往年口敕，伏请重寻，圣旨殷勤，明诫恳切。在于殿下，不可不思，至于微臣，不得无惧。臣自驱驰宫阙，已积岁年，犬马尚解识恩，木石犹能知感，所有管见，敢不尽言？如鉴以丹诚，则臣有生路；若责其忤旨，则臣是罪人。但悦意取容，藏孙方之疾疹；犯颜逆耳，《春秋》比之药石。伏望停工匠之作，罢久役之人，绝郑、卫之音，斥群小之辈，则三善允备，万国作贞矣。

承乾不纳。承乾又令阉宦多在左右，志宁上书谏曰：

臣闻尧称稽古，功著于搜扬；舜曰聪明，绩彰于去恶。然开元立极，布政辨方，莫不旌赏英贤，驱除不肖。理乱之本，咸在于兹。况阉宦之徒，体非全气，更蕃阶闼，左右宫闱，托亲近以立威权，假出纳以为祸福。昔易牙被任，变起齐邦；张

让执钩，乱生汉室。伊戾为诈，宋国受其殃；赵高作奸，秦氏钟其弊。加以弘、石用事，京、贾则连首受诛；王、曹掌权，何、窦则踵武被戮。遂使缙绅重足，宰司屏气。然顺其情者，则荣逮幼冲；违其意者，则灾及襁褓。爰暨高齐都鄴，亦弊阍官。邓长颙位至侍中，陈德信爵隆开府，外干朝政，内预宴私，宗枝藉其吹嘘，重臣仰其鼻息。罪积山岳，靡挂于刑书；功无涓尘，已勒于钟鼎，富逾金穴，财甚铜山。是以家起怨嗟，人怀愤叹。骨鯁之士，语不见听；謇谔之臣，言必被斥。齐都颠覆，职此之由。向使任谅直之臣，退佞给之士，据赵、魏之地，拥漳、滏之兵，修德行仁，养政施化，何区区周室而敢窥觐者焉！然杜渐防萌，古人所以远祸；以大喻小，先哲于焉取则。伏惟殿下道茂重离，德光守器，宪章古始，祖述前修，欲使休誉远闻，英声遐畅。臣窃见寺人一色，未识上心，或轻忽高班，凌轹贵仕，便是品命失序，纲纪不立，取笑通方之人，见讥有识之士。然典内职掌，唯在门外通传；给使主司，但缘阶阍供奉。今乃往来阁内，出入宫中，行路之人，咸以为怪。伏望狎近君子，屏黜小人，上副圣心，下允众望。

承乾览书甚不悦。承乾尝驱使司驭等，不许分番，又私引突厥达哥支入宫内。志宁上书谏曰：

臣闻上天盖高，日月以光其德；明君至圣，辅佐以赞其功。是以周诵升储，见匡毛、毕；汉盈居震，取资黄、绮。姬旦抗法于伯禽，贾生陈事于文帝。莫不殷勤于端士，恳切于正人。昔邓禹名臣，方居审谕之任；疏受宿望，始除辅导之官。历代贤君，莫不丁宁于太子者，良以地膺上嗣，位处副君，善则率土沾其恩，恶则海内罹其祸。近闻仆寺、司驭，爰及驾士、兽医，始自春初，迄兹夏晚，常居内役，不放分番。或家有尊亲，阙于温清；或室有幼弱，绝于抚养。春则废其耕垦，夏又妨其

播殖。事乖存爱，恐致怨嗟。且突厥达哥支等，人面兽心，岂得以礼教期，不可以仁信待。心则未识于忠孝，言则莫辩其是非，近之有损于英声，暱之无益于盛德。引之入阁，人皆惊骇，岂臣愚识，独用不安？臣下为殿下之股肱，殿下为臣下之君父，君父以存抚为务，股肱以匡救为心。是以苦口之药以奉身，逆耳之言以安位。古人树诽谤之木，以求己愆；悬敢谏之鼓，以思身过。由是从谏之主，鼎祚克昌；愎谏之君，洪业隳坠。

承乾大怒，阴遣刺客张师政、纥干承基就杀之。二人潜入其第，见志宁寝处苦庐，竟不忍而止。及承乾败后，推鞠具知其事。太宗谓志宁曰：“知公数有规谏，事无所隐。”深加勉劳。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无谏书，皆从贬责。及高宗为皇太子，复授志宁太子左庶子，未几迁侍中。永徽元年，加光禄大夫，进封燕国公。二年，监修国史。时洛阳人李弘泰坐诬告太尉长孙无忌，诏令不待时而斩决。志宁上疏谏曰：

伏惟陛下情笃功臣，恩隆右戚。以无忌横遭诬告，事并是虚，欲戮告人，以明赏罚，一以绝诬告之路，二以慰勋戚之心。又以所犯是真，无忌便有破家之罪，今告为妄，弘泰宜戮不待时。且真犯之人，事当罪逆；诬谋之类，罪唯及身。以罪较量，明非恶逆，若欲依律，合待秋分。今时属阳和，万物生育，而特行刑罚。此谓伤春。窃案《左传》声子曰：“赏以春夏，刑以秋冬。”顺天时也。又《礼记·月令》曰：“孟春之月，无杀孩虫。省囹圄，去桎梏，无肆掠，止狱讼。”又《汉书》董仲舒曰：“王者欲有所为，宜求其端于天道。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阳为德，阴为刑，刑主杀而德主生。阳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养长为事；阴常居大冬，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。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”伏惟陛下纂圣升祚，继明御极，追连、胥之绝轨，蹈轩、项之良规。欲使举动顺于天时，刑罚依于律令，

阴阳为之式序，景宿于是靡差，风雨不愆，雩祭辍祀。方今太簇统律，青阳应期，当生长之辰，施肃杀之令，伏愿暂回圣虑，察古人言，倘蒙垂纳，则生灵幸甚。

疏奏，帝从之。是时，衡山公主欲出降长孙氏，议者以时既公除，合行吉礼。志宁上疏曰：

臣闻明君驭历，当俟献替之臣；圣主握图，必资盐梅之佐。所以尧询四岳，景化洽于区中；舜任五臣，懿德被于无外。左有记言之史，右立记事之官，大小咸书，善恶俱载。著惩劝于简牘，垂褒贬于人伦，为万古之范围，作千龄之龟镜。伏见衡山公主出降，欲就今秋成礼。窃按《礼记》云：“女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；有故，二十三而嫁。”郑玄云：“有故，谓遭丧也。”固知须终三年。《春秋》云：“鲁庄公如齐纳币。”杜预云：“母丧未再期而图婚，二传不讥失礼，明故也。”此即史策具载，是非历然，断在圣情，不待问于臣下。其有议者云：“准制，公除之后，须并从吉。”此汉文创制其仪，为天下百姓。至于公主，服是斩缞，纵使服随例除，无宜情随例改。心丧之内，方复成婚，非唯违于礼经，亦是人情不可。伏惟陛下嗣膺宝位，临统万方，理宜继美羲、轩，齐芳汤、禹，弘奖仁孝之日，敦崇名教之秋。此事行之苦难，犹须抑而守礼，况行之甚易，何容废而受讥？此理有识之所共知，非假愚臣之说也。伏愿遵高宗之令轨，略孝文之权制，国家于法无亏，公主情礼得毕。

于是诏公主待三年服阕，然后成礼。其年，拜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三年，以本官兼太子少师。

显庆元年，迁太子太傅。尝与右仆射张行成、中书令高季辅俱蒙赐地，志宁奏曰：“臣居关右，代袭箕裘，周魏以来，基址不坠。行成等新营庄宅，尚少田园，于臣有余，乞申私让。

“帝嘉其意，乃分赐行成及季辅。四年，表请致仕，听解尚书左仆射，拜太子太师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高宗之将废王庶人也。长孙无忌、褚遂良执正不从，而李勣、许敬宗密申劝请，志宁独无言以持两端。及许敬宗推鞫长孙无忌诏狱，因诬构志宁党附无忌，坐是免职，寻降授荣州刺史。麟德元年，累转华州刺史，年老请致仕，许之。二年，卒于家，年七十八。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定。上元三年，追复其左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师。志宁雅爱宾客，接引忘倦，后进文笔之士，无不影附，然亦不能有所荐达，议者以此少之。前后预撰格式律令、《五经义疏》及修礼、修史等功，赏赐不可胜计。有集二十卷。子立政，太仆少卿。志宁玄孙休烈，休烈子益，自有传。

高季辅，德州蓨人也。祖表，魏安德太守。父衡，隋万年令。季辅少好学，兼习武艺。居母丧以孝闻。兄元道，仕隋为汲令。武德初，县人翻城从贼，元道被害，季辅率其党出斗，竟擒杀其兄者，斩之持首以祭墓，甚为士友所称。由是群盗多归附之，众至数千。寻与武陟人李厚德率众来降，授陟州总管府户曹参军。贞观初，擢拜监察御史，多所弹纠，不避权要。累转中书舍人。

时太宗数召近臣，令指陈时政损益。季辅上封事五条：其略曰：

陛下平定九州，富有四海，德超邃古，道高前烈。时已平矣，功已成矣，然而刑典未措者，何哉？良由谋猷之臣，不弘简易之政；台阁之使，昧于经远之道。执宪者以深刻为奉公，当官者以侵下为益国，未有坦平恕之怀，副圣明之旨。至如设官分职，各有司存。尚书八座，责成斯在，王者司契，义属于兹。伏愿随方训诱，使各扬其职。仍须擢温厚之人，升清洁之吏；敦朴素，革浇浮，先之以敬让，示之以好恶，使家识孝慈，

人知廉耻。丑言过行，见嗤于乡间；忘义私昵，取槟于亲族。杜其利欲之心，载以清静之化。自然家肥国富，气和物阜。礼节于是竞兴，祸乱何由而作？

又曰：

窃见圣躬，每存节俭，而凡诸营缮，工徒未息。正丁正匠，不供驱使，和雇和市，非无劳费。人主所欲，何事不成？犹愿爱其财而勿殫，惜其力而勿竭。今畿内数州，实惟邦本，地狭人稠，耕植不博，菽粟虽贱，储蓄未多，特宜优矜，令得休息。强本弱枝，自古常事。关、河之外，徭役全少，帝京、三辅，差科非一；江南、河北，弥复优闲。须为差等，均其劳逸。

又曰：

今公主之室，封邑足以给资用；勋贵之家，俸禄足以供器服。乃戚戚于俭约，汲汲于华侈，放息出举，追求什一。公侯尚且求利，黎庶岂觉其非？锥刀必竞，实由于此，有黷朝风，谓宜惩革。

又曰：

仕以应务代耕，外官卑品，犹未得禄，既离乡家，理必贫匮。但妻子之恋，贤达犹累其怀；饥寒之切，夷、惠罕全其行。为政之道，期于易从。若不恤其匮乏，唯欲责其清勤，凡在末品，中庸者多，止恐巡察岁去，輶轩继轨。不能肃其侵渔，何以求其政术？今户口渐殷，仓廩已实，斟量给禄，使得养亲。然后督以严科，责其报效，则庶官毕力，物议斯允。

又曰：

窃见密王元晓等，俱是懿亲，陛下友爱之怀，义高古昔，分以车服，委以籓维，须依礼仪，以副瞻望。比见帝子拜诸叔，诸叔亦答拜，王爵既同，家人有礼，岂合如此颠倒昭穆？伏愿一垂训诫，永循彝则。

书奏，太宗称善。十七年，授太子右庶子，又上疏切谏时政得失，特赐钟乳一剂，曰：“进药石之言，故以药石相报。”十八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兼吏部侍郎，凡所铨叙，时称允当。太宗尝赐金背镜一面，以表其清鉴焉。二十二年，迁中书令，兼检校吏部尚书、监修国史，赐爵蓆县公。永徽二年，授光禄大夫，行侍中，兼太子少保。以风疾废于家，乃召其兄虢州刺史季通为宗正少卿视其疾，又屡降中使，观其进食，问其增损。寻卒，年五十八。帝为之举哀，废朝三日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都督，谥曰宪。

子正业，仕至中书舍人，坐与上官仪善，配流岭外。

张行成，定州义丰人也。少师事河间刘炫，勤学不倦，炫谓门人曰：“张子体局方正，廊庙才也。”大业末，察孝廉，为谒者台散从员外郎。王世充僭号，以为度支尚书。世充平，以隋资补宋州谷熟尉。又应制举乙科，授雍州富平县主簿，理有能名。秩满，补殿中侍御史。纠劾不避权戚，太宗以为能，谓房玄龄曰：“观古今用人，必因媒介，若行成者，朕自举之，无先容也。”太宗尝言及山东、关中人，意有同异，行成正侍宴，跪而奏曰：“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，不当以东西为限；若如是，则示人以益狭。”太宗善其言，赐名马一匹、钱十万、衣一袭。自是每有大政，常预议焉。累迁给事中。太宗尝临轩谓侍臣曰：“朕所以不能恣情欲，取乐当年，而励节苦心，卑宫菲食者，正为苍生耳。我为人主，兼行将相之事，岂不是夺公等名？昔汉高祖得萧、曹、韩、彭，天下宁宴；舜、禹、汤、武有稷、契、伊、吕，四海乂安。此事朕并兼之。”行成退而上书谏曰：“有隋失道，天下沸腾，陛下拨乱反正，拯生人于涂炭，何周、汉君臣之所能拟？陛下圣德含光，规模弘远，虽文武之烈，实兼将相，何用临朝对众与其较量，以万乘至尊，

共臣下争功哉？臣闻‘天何言哉，四时行焉’；又闻‘汝惟不矜，天下莫与汝争能’。臣备员枢近，非敢知献替之事，辄陈狂直，伏待菹醢。”太宗深纳之。转刑部侍郎、太子少詹事。太宗东征，皇太子于定州监国，即行成本邑也。太子谓行成曰：“今者送公衣锦还乡。”于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。行成因荐乡人魏唐卿、崔宝权、马龙驹、张君劼等，皆以学行著闻，太子召见，以其老不任职，皆厚赐而遣之。太子又使行成诣行在所，太宗见之甚悦，赐马二匹、缣三百匹。驾还京，为河南巡察大使。还，称旨，以本官兼检校尚书左丞。是岁，太宗幸灵州，太子当从，行成上疏曰：“伏承皇太子从幸灵州。臣愚以为皇太子养德春宫，日月未几，华夷远迓，伫听嘉音。如因以监国，接对百僚，决断庶务，明习政理，既为京师重镇，且示四方盛德。与其出陪私爱，曷若俯从公道？”太宗以为忠，进位银青光禄大夫。二十三年，迁侍中，兼刑部尚书。太宗崩，与高季辅侍高宗即位于太极殿梓宫前。寻封北平县公，监修国史。时晋州地连震，有声如雷，高宗以问行成。行成对曰：“天，阳也；地，阴也。阳，君象；阴，臣象。君宜转动，臣宜安静。今晋州地动，弥旬不休。虽天道玄邈，窥算不测；而人事较量，昭然作戒。恐女谒用事，大臣阴谋，修德禳灾，在于陛下。且陛下本封晋也，今地震晋州，下有征应，岂徒然耳。伏愿深思远虑，以杜未萌。”二年八月，拜尚书左仆射。寻加授太子少傅。四年，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，复抗表请致仕。高宗手制答曰：“密云不雨，遂淹旬月，此朕之寡德，非宰臣咎。实甘万方之责，用陈六事之过。策免之科，义乖罪己。今敕断表，勿复为辞。”赐宫女黄金器物。固请乞骸骨，高宗曰：“公，我之故旧腹心，奈何舍我而去？”因怆然流涕。行成不得已，复起视事。九月，卒于尚书省，时年六十七。高宗哭之甚

哀，辍朝三日，令九品已上就第哭。比敛，中使三至，赐内衣服，令尚宫宿于家，以视殡敛。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都督。所司备礼册命，祭以少牢，赠绢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石，赐东园秘器，谥曰定。弘道元年，诏以行成配享高宗庙庭。子洛客嗣，官至雍州渭南令。

行成族孙易之、昌宗。易之父希臧，雍州司户。易之初以门廕，累迁为尚乘奉御，年二十余，白皙美姿容，善音律歌词。则天临朝，通天二年，太平公主荐易之弟昌宗入侍禁中，既而昌宗启天后曰：“臣兄易之器用过臣，兼工合炼。”即令召见，甚悦。由是兄弟俱侍宫中，皆傅粉施珠，衣锦绣服，俱承辟阳之宠。俄以昌宗为云麾将军，行左千牛中郎将；易之为司卫少卿。赐第一区、物五百段、奴婢驼马等。信宿，加昌宗银青光禄大夫，赐防阁，同京官朔望朝参。仍赠希臧襄州刺史，母韦氏阿臧封太夫人，使尚宫至宅问讯，仍诏尚书李迥秀私侍阿臧。武承嗣、三思、懿宗、宗楚客、宗晋卿候其门庭，争执鞭辔，呼易之为五郎，昌宗为六郎。俄加昌宗左散骑常侍。圣历二年，置控鹤府官员，以易之为控鹤监、内供奉，余官如故。久视元年，改控鹤府为奉宸府，又以易之为奉宸令，引辞人阎朝隐、薛稷、员半千并为奉宸供奉。每因宴集，则令嘲戏公卿以为笑乐。若内殿曲宴，则二张、诸武侍坐，樽蒲笑谑，赐与无算。时谀佞者奏云，昌宗是王子晋后身。乃令被羽衣，吹箫，乘木鹤，奏乐于庭，如子晋乘空。辞人皆赋诗以美之，崔融为其绝唱，其句有“昔遇浮丘伯，今同丁令威。中郎才貌是，藏史姓名非。”天后令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，右补阙硃敬则谏曰：“臣闻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。嗜欲之情，愚智皆同，贤者能节之不使过度，则前圣格言也。陛下内宠，已有薛怀义、张易之、昌宗，固应足矣。近闻上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宾洁白美须

眉，左监门卫长史侯祥云阳道壮伟，过于薛怀义，专欲自进堪奉宸内供奉。无礼无仪，溢于朝听。臣愚职在谏诤，不敢不奏。“则天劳之曰：“非卿直言，朕不知此。”赐彩百段。以昌宗丑声闻于外，欲以美事掩其迹，乃诏昌宗撰《三教珠英》于内。乃引文学之士李峤、阎朝隐，徐彦伯、张说、宋之问、崔湜、富嘉谟等二十六人，分门撰集。成一千三百卷，上之。加昌宗司仆卿，封鄴国公，易之为麟台监，封恆国公，各实封三百户。俄改昌宗为春官侍郎。易之、昌宗皆粗能属文，如应诏和诗，则宋之问、阎朝隐为之代作。则天春秋高，政事多委易之兄弟。中宗为皇太子，太子男邵王重润及女弟永泰郡主窃言二张专政。易之诉于则天，付太子自鞫问处置，太子并自缢杀之。又御史大夫魏元忠尝奏二张之罪，易之惧不自安，乃诬奏元忠与司礼丞高戩云：“天子老矣，当挟太子为耐久朋。”则天曰：“汝何以知之？”易之曰：“凤阁舍人张说为证。”翌日，则天召元忠及说廷诘之，皆妄。则天尚以二张之故，逐元忠为高要尉，张说长流钦州。长安二年，易之赃赂事发，为御史台所劾下狱，兄司府少卿昌仪、司礼少卿同休皆贬黜。及则天卧疾长生院，宰臣希得进见，唯易之兄弟侍侧，恐祸变及己，乃引用朋党，阴为之备。人有榜其事于路，左台御史中丞宋璟请按之。则天阳许，寻敕宋璟使幽州按都督屈突仲翔，令司礼卿崔神庆鞫之。神庆希旨雪昌宗兄弟。

神龙元年正月，则天病甚。是月二十日，宰臣崔玄暉、张柬之等起羽林兵迎太子，至玄武门，斩关而入，诛易之、昌宗于迎仙院，并梟首于天津桥南。则天逊居上阳宫。易之兄昌期，历岐、汝二州刺史，所在苛猛暴横，是日亦同梟首。朝官房融、崔神庆、崔融、李峤、宋之问、杜审言、沈佺期、阎朝隐等皆坐二张窜逐，凡数十人。

史臣曰：于燕公辅导储皇，高侍中敷陈理行，张北平斥言阴沴，皆人所难言者。苟非金玉贞度，松筠挺操，安能拂人主之意，献苦口之忠？宜其论道岩廊，克终显盛。古所谓能以义匡主之失，三君有焉。

赞曰：猗欤于公，献替两宫。前修克继，嗣德弥隆。高酬药剂，张感宸衷。君臣之义，斯为始终。

列传第二十九

祖孝孙 傅仁均 傅奕 李淳风 吕才

祖孝孙，幽州范阳人也。父崇儒，以学业知名，仕至齐州长史。孝孙博学，晓历算，早以达识见称。初，开皇中，钟律多缺，虽何妥、郑译、苏夔、万宝常等亟共讨详，纷然不定。及平江左，得陈乐官蔡子元、于普明等，因置清商署。时牛弘为太常卿，引孝孙为协律郎，与子元、普明参定雅乐。时又得陈阳山太守毛爽，妙知京房律法，布琯飞灰，顺月皆验。爽时年老，弘恐失其法，于是奏孝孙从其受律。孝孙得爽之法，一律而生五音，十二律而为六十音，因而六之，故有三百六十音，以当一岁之日。又祖述洗重，依淮南本数，用京房旧术求之，得三百六十律，各因其月律而为一部。以律数为母，以一中气所有日为子，以母命子，随所多少，分直一岁，以配七音，起于冬至。以黄钟为宫，太簇为商，林钟为徵，南吕为羽，姑洗为角，应钟为变宫，蕤宾为变徵。其余日建律，皆依运行。每日各以本律为宫。旋宫之义，由斯著矣。然牛弘既初定乐，难复改张。至大业时，又采晋、宋旧乐，唯奏《皇夏》等十有四曲，旋宫之法，亦不施用。高祖受禅，擢孝孙为著作郎，历史部郎、太常少卿，渐见亲委，孝孙由是奏请作乐。时军国多务，未遑改创，乐府尚用隋氏旧文。武德七年，始命孝孙及秘书监窦璡修定雅乐。孝孙又以陈、梁旧乐杂用吴、楚之音，周、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，于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音，作《大唐雅乐》。以十二月各顺其律，旋相为宫，制十二乐，合三十二曲、八十

四调。事具《乐志》。旋宫之义，亡绝已久，世莫能知，一朝复古，自孝孙始也。孝孙寻卒。其后，协律郎张文收复采《三礼》，增损乐章，然因孝孙之本音。

傅仁均，滑州白马人也。善历算、推步之术。武德初，太史令庾俭、太史丞傅弈表荐之，高祖因召令改修旧历。仁均因上表陈七事：其一曰：“昔洛下閤以汉武太初元年岁在丁丑，创历起元，元在丁丑。今大唐以戊寅年受命，甲子日登极，所造之历，即上元之岁，岁在戊寅，命日又起甲子，以三元之法，一百八十去其积岁，武德元年戊寅为上元之首，则合璧连珠，悬合于今日。”其二曰：“《尧典》为‘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’，前代造历，莫能允合。臣今创法，五十余年，冬至辄差一度，则却检周、汉，千载无违。”其三曰：“经书日蚀，《毛诗》为先，‘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’。臣今立法，却推得周幽王六年辛卯朔蚀，即能明其中间，并皆符合。”其四曰：“《春秋命历序》云：‘鲁僖公五年壬子朔旦冬至。’诸历莫能符合。臣今造历，却推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则同，自斯以降，并无差爽。”其五曰：“古历日蚀或在于晦，或在二日；月蚀或在望前，或在望后。臣今立法，月有三大三小，则日蚀常在于朔，月蚀在望前。却验鲁史，并无违爽。”其六曰：“前代造历，命辰不从子半，命度不起虚中。臣今造历，命辰起子半，度起于虚六，度命合辰，得中于子，符阴阳之始，会历术之宜。”其七曰：“前代诸历，月行或有晦犹东见、朔已西眺。臣今以迟疾定朔，永无此病。”经数月，历成奏上，号曰《戊寅元历》，高祖善之。武德元年七月，诏颁新历，授仁均员外散骑常侍，赐物二百段。

后中书令封德彝奏历术差谬，敕吏部郎中祖孝孙考其得失。又太史丞王孝通执《甲辰历法》以驳之曰：

案《尧典》云：“日短星昴，以正仲冬。”孔氏云，七宿毕见，举中者言耳。是知中星无定，故互举一分两至之星以为成验也。昴西方处中之宿，虚为北方居中之星，一分各举中者，即余六星可知。若乃仲冬举鸟，仲夏举火，此一至一分又举七星之体，则余二方可见。今仁均专守昴中而为定朔，执文害意，不亦谬乎！又案《月令》：仲冬“昏在东壁”。明知昴中则非常准。若言陶唐之代，定是昴中，后代渐差，遂至东壁。然则尧前七千余载，冬至之日，即便合翼中，逾远弥却，尤成不隐。且今验东壁昏中，日体在斗十有三度；若昏于翼中，日应在井十有三度。夫井极北，去人最近，而斗极南，去人最远，在井则大热，在斗乃大寒。然尧前冬至，即应翻热，及于夏至，便应反寒。四时倒错，寒暑易位，以理推寻，必不然矣。又，郑康成，博达之士也。对弟子孙皓云：日永星火，只是大火之次二十度有其中者，非谓心之火星也，实正中也。又平朔、定朔，旧有二家；平望、定望，由来两术。然三大三小，是定朔、定望之法；一大一小，是平朔、平望之义。且日月之行，有迟有疾，每月一相及，谓之合会。故晦朔无定，由人消息。若定大小合朔者，合会虽定，而部元纪首，三端并失。若上合履端之始，下得归余于终，合会时有进退，履端又皆允协，则《甲辰元历》为通术矣。

仁均对曰：

宋代祖冲之之久立差术，至于隋代张胄玄等，因而修之，虽差度不同，各明其意。今孝通不达宿度之差移，未晓黄道之迁改，乃执南斗为冬至之恆星，东井为夏至之常宿，率意生难，岂为通理？夫太阳行于宿度，如邮传之过逆旅，宿度每岁既差，黄道随而变易，岂得以胶柱之说而为斡运之难乎？又案《易》云：“治历明时。”《礼》云：“天子玄端，听朔于南门之外。”

“《尚书》云：“正月上日，受终于文祖。”孔氏云：“上日，朔日也。”又云：“季秋月朔，辰不集于房。”孔氏云：“集，合也。不合，则日蚀随可知矣。”又云：“先时、不及时，皆杀无赦。”先时，谓朔日不及时也。若有先后之差，是不知定朔之道矣。《诗》云：“十月之交，朔日辛卯。”又，《春秋》日蚀三十有五，左丘明云：“不书朔，官失之也。”明圣人之教，不论于晦，唯取朔耳。自春秋以后，去圣久远，历术差违，莫能详正。故秦、汉以来，多非朔蚀，而宋代御史中丞何承天微欲见意，不能详究，乃为太史令钱乐之、散骑侍郎皮延宗所抑止。孝通今语，乃是延宗旧辞。承天既非甄明，故有当时之屈。今略陈梗概，申以明之。夫理历之本，必推上元之岁，日月如合璧，五星如连珠，夜半甲子朔旦冬至。自此以后，既行度不同，七曜分散，不知何年更得余分普尽，还复总会之时也？唯日分气分，得有可尽之理，因其得尽，即有三端之元。故造经立法者，小余尽即为元首，此乃纪其日数之元，不关合璧之事矣。时人相传，皆云大小余俱尽，即定夜半甲子朔旦冬至者，此不达其意故也。何者？冬至自有常数，朔名由于月起，既月行迟疾无常，三端岂得即合？故必须日月相合，与冬至同日者，始可得名为合朔冬至耳。故前代诸历，不明其意，乃于大余正尽之年而立其元法，将以为常，而不知七曜散行，气朔不合。今法唯取上元连珠合璧，夜半甲子朔旦冬至，合朔之始以定，一九相因，行至于今日，常取定朔之宜，不论三端之事。皮延宗本来不知，何承天亦自未悟，何得引而相难耶？

孝孙以仁均之言为然。

贞观初，有益州人阴弘道，又执孝通旧说以驳之，终不能屈。李淳风复驳仁均历十有八事，敕大理卿崔善为考二家得失，七条改从淳风，余一十一条并依旧定。仁均后除太史令，卒官。

傅奕，相州鄴人也。尤晓天文历数。隋开皇中，以仪曹事汉王谅。及谅举兵，谓奕曰：“今兹荧惑入井，是何祥也？”奕对曰：“天上东井，黄道经其中，正是荧惑行路，所涉不为怪异；若荧惑入地上井，是为灾也。”谅不悦。及谅败，由是免诛，徙扶风。高祖为扶风太守，深礼之。及践祚，召拜太史丞。太史令庾俭以其父质在隋言占候忤炀帝意，竟死狱中，遂惩其事，又耻以数术进，乃荐奕自代，遂迁太史令。奕既与俭同列，数排毁俭，而俭不之恨，时人多俭仁厚而称奕之率直。奕所奏天文密状，屡会上旨，置参旗、井钺等十二军之号，奕所定也。武德三年，进《漏刻新法》，遂行于时。七年，奕上疏请除去释教，曰：

佛在西域，言妖路远，汉译胡书，恣其假托。故使不忠不孝，削发而揖君亲；游手游食，易服以逃租赋。演其妖书，述其邪法，伪启三途，谬张六道，恐吓愚夫，诈欺庸品。凡百黎庶，通识者稀，不察根源，信其矫诈。乃追既往之罪，虚规将来之福。布施一钱，希万倍之报；持斋一日，冀百日之粮。遂使愚迷，妄求功德，不惮科禁，轻犯宪章。其有造作恶逆，身坠刑网，方乃狱中礼佛，口诵佛经，昼夜忘疲，规免其罪。且生死寿夭，由于自然；刑德威福，关之人主。乃谓贫富贵贱，功业所招，而愚僧矫诈，皆云由佛。窃人主之权，擅造化之力，其为害政，良可悲矣！案《书》云：“惟辟作福威，惟辟玉食。臣有作福、作威、玉食，害于而家，凶于而国，人用侧颇僻。降自羲、农，至于汉、魏，皆无佛法，君明臣忠，祚长年久。汉明帝假托梦想，始立胡神，西域桑门，自传其法。西晋以上，国有严科，不许中国之人，辄行髡发之事。洎于苻、石，羌胡乱华，主庸臣佞，政虐祚短，皆由佛教致灾也。梁武、齐襄，足为明镜。昔褒姒一女，妖惑幽王，尚致亡国；况天下僧尼，

数盈十万，翦刻缛彩，装束泥人，而为厌魅，迷惑万姓者乎！今之僧尼，请令匹配，即成十万余户。产育男女，十年长养，一纪教训，自然益国，可以足兵。四海免蚕食之殃，百姓知威福所在，则妖惑之风自革，淳朴之化还兴。且古今忠谏，鲜不及祸。窃见齐朝章仇子他上表言：“僧尼徒众，糜损国家，寺塔奢侈，虚费金帛。”为诸僧附会宰相，对朝谗毁；诸尼依托妃主，潜行谤讟。子他竟被囚执，刑于都市。及周武平齐，制封其墓。臣虽不敏，窃慕其踪。

又上疏十一首，词甚切直。高祖付群官详议，唯太仆卿张道源称奕奕合理。中书令萧瑀与之争论曰：“佛，圣人也。奕为此议，非圣人者无法，请置严刑。”奕曰：“礼本于事亲，终于奉上，此则忠孝之理著，臣子之行成。而佛逾城出家，逃背其父，以匹夫而抗天子，以继体而悖所亲。萧瑀非出于空桑，乃遵无父之教。臣闻非孝者无亲，其瑀之谓矣！”瑀不能答，但合掌曰：“地狱所设，正为是人。”高祖将从奕言，会传位而止。

奕武德九年五月密奏，太白见秦分，秦王当有天下，高祖以状授太宗。及太宗嗣位，召奕赐之食，谓曰：“汝前所奏，几累于我，然今后但须尽言，无以前事为虑也。”太宗常临朝谓奕曰：“佛道玄妙，圣迹可师，且报应显然，屡有征验，卿独不悟其理，何也？”奕对曰：“佛是胡中桀黠，欺诳夷狄，初止西域，渐流中国。遵尚其教，皆是邪僻小人，模写庄、老玄言，文饰妖幻之教耳。于百姓无补，于国家有害。”太宗颇然之。贞观十三年卒，年八十五。临终诫其子曰：“老、庄玄一之篇，周、孔《六经》之说，是为名教，汝宜习之。妖胡乱华，举时皆惑，唯独窃叹，众不我从，悲夫！汝等勿学也。古人裸葬，汝宜行之。”奕生平遇患，未尝请医服药，虽究阴阳

数术之书，而并不之信。又尝醉卧，蹶然起曰：“吾其死矣！”因自为墓志曰：“傅奕，青山白云人也。因酒醉死，呜呼哀哉！”其纵达皆此类。注《老子》，并撰《音义》，又集魏、晋已来驳佛教者为《高识传》十卷，行于世。

李淳风，岐州雍人也。其先自太原徙焉。父播，隋高唐尉，以秩卑不得志，弃官而为道士。颇有文学，自号黄冠子，注《老子》，撰《方志图》，文集十卷，并行于代。淳风幼俊爽，博涉群书，尤明天文、历算、阴阳之学。贞观初，以驳傅仁均历议，多所折衷，授将仕郎，直太史局。寻又上言曰：“今灵台候仪，是魏代遗范，观其制度，疏漏实多。臣案《虞书》称，舜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则是古以混天仪考七曜之盈缩也。《周官》大司徒职，以土圭正日景，以定地中。此亦据混天仪日行黄道之明证也。暨于周末，此器乃亡。汉孝武时，洛下閤复造混天仪，事多疏阙。故贾逵、张衡各有营铸，陆绩、王蕃递加修补，或缀附经星，机应漏水，或孤张规郭，不依日行，推验七曜，并循赤道。今验冬至极南，夏至极北，而赤道当定于中，全无南北之异，以测七曜，岂得其真？黄道浑仪之阙，至今千余载矣。”太宗异其说，因令造之，至贞观七年造成。其制以铜为之，表里三重，下据准基，状如十字，末树鳌足，以张四表焉。第一仪名曰六合仪，有天经双规、浑纬规、金常规，相结于四极之内，备二十八宿、十干、十二辰，经纬三百六十五度。第二名三辰仪，圆径八尺，有璇玑规道，月游天宿矩度，七曜所行，并备于此，转于六合之内。第三名四游仪，玄枢为轴，以连结玉衡游筒而贯约规矩；又玄枢北树北辰，南距地轴，傍转于内；又玉衡在玄枢之间而南北游，仰以观天之辰宿，下以识器之晷度。时称其妙。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，著书七卷。名为《法象志》以奏之。太宗称善，置其仪于凝晖阁，加授承务

郎。十五年，除太常博士。寻转太史丞，预撰《晋书》及《五代史》其《天文》、《律历》、《五行志》皆淳风所作也。又预撰《文思博要》二十二年，迁太史令。初，太宗之世有《秘记》云：“唐三世之后，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。”太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，淳风曰：“臣据象推算，其兆已成。然其人已生，在陛下宫内，从今不逾三十年，当有天下，诛杀唐氏子孙歼尽。”帝曰：“疑似者尽杀之，如何？”淳风曰：“天之所命，必无禳避之理。王者不死，多恐枉及无辜。且据上象，今已成，复在宫内，已是陛下眷属。更三十年，又当衰老，老则仁慈，虽受终易姓。其于陛下子孙，或不甚损。今若杀之，即当复生，少壮严毒，杀之立讎。若如此，即杀戮陛下子孙，必无遗类。”太宗然竟善其言而止。淳风每占候吉凶，合若符契，当时术者疑其别有役使，不因学习所致，然竟不能测也。显庆元年，复以修国史功封乐昌县男。先是，太史监候王思辩表称《五曹》、《孙子》十部算经理多踳驳。淳风复与国子监算学博士梁述、太学助教王真儒等受诏注《五曹》、《孙子》十部算经。书成，高宗令国学行用。龙朔二年，改授秘阁郎中。时《戊寅历法》渐差，淳风又增损刘焯《皇极历》改撰《麟德历》奏之，术者称其精密。咸亨初，官名复旧，还为太史令。年六十九卒。所撰《典章文物志》、《乙巳占》、《秘阁录》并《演齐人要术》等凡十余部，多传于代。子谚，孙仙宗，并为太史令。

吕才，博州清平人也。少好学，善阴阳方伎之书。贞观三年，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，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、白明达递相长短。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，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，眼所未见，耳所未闻，一闻一见，皆达其妙，尤长于声乐，请令考之。侍中王珪、魏徵又盛称才学术之妙，徵曰：“才能为尺十二枚，尺八长短不同，各应律管，无不谐韵。”太宗即

征才，令直引文馆。太宗尝览周武帝所撰《三局象经》不晓其旨。太子洗马蔡允恭年少时尝为此戏，太宗召问，亦废而不通，乃召才使问焉。才寻绎一宿，便能作图解释，允恭览之，依然记其旧法，与才正同，由是才遂知名。累迁太常博士。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，穿凿既甚，拘忌亦多。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，削其浅俗，存其可用者。勒成五十三卷，并旧书四十七卷，十五年书成，诏颁行之。才多以典故质正其理，虽为术者所短，然颇合经义，今略载其数篇。

其叙《宅经》曰：

《易》曰：“上古穴居而野处，后世圣人易以宫室，盖取诸大壮。”迨于殷、周之际，乃有卜宅之文，故《诗》称“相其阴阳”，《书》云“卜惟洛宅”，此则卜宅吉凶，其来尚矣。至于近代师巫，更加五姓之说。言五姓者，谓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等。天下万物，悉配属之，行事吉凶，依此为法。至如张、王等为商，武、庾等为羽，欲似同韵相求。及其以柳姓为宫，以赵姓为角，又非四声相管。其间亦有同是一姓，分属宫商，后有复姓数字，徵羽不别。验于经典，本无斯说，诸阴阳书，亦无此语，直是野俗口传，竟无所出之处。唯《堪舆经》，黄帝对于天老，乃有五姓之言。且黄帝之时，不过姬、姜数姓，暨于后代，赐族者多。至如管、蔡、成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郟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，并是姬姓子孙；孔、殷、宋、华、向、萧、亳、皇甫，并是子姓苗裔。自余诸国，准例皆然。因邑因官，分枝布叶，未知此等诸姓，是谁配属？又检《春秋》，以陈、卫及秦并同水姓，齐、郑及宋皆为火姓，或承所出之祖，或系所属之星，或取所居之地，亦非宫、商、角、徵，共相管摄。此则事不稽古，义理乖僻者也。

叙《禄命》曰：

谨案《史记》，宋忠、贾谊讥司马季主云：“夫卜筮者，高人禄命以悦人心，矫言祸福以尽人财。”又案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“见骨体而知命禄，睹命禄而知骨体。”此即禄命之书，行之久矣。多言或中，人乃信之。今更研寻，本非实录。但以积善余庆，不假建禄之吉；积恶余殃，岂由劫杀之灾？皇天无亲，常与善人，祸福之应，其犹影响。故有夏多罪，天命剿绝；宋景修德，妖孛夜移。学也禄在，岂待生当建学。文王勤忧损寿，不关月值空亡。长平坑卒，未闻共犯三刑；南阳贵士，何必俱当六合？历阳成湖，非独河魁之上；蜀郡炎燎，岂由灾厄之下？今时亦有同年同禄，而贵贱悬殊；共命共胎，而夭寿更异。

案《春秋》，鲁桓公六年七月，鲁庄公生。今检《长历》，庄公生当乙亥之岁，建申之月。以此推之，庄公乃当禄之空亡。依禄命书，法合贫贱，又犯勾绞六害，背驿马三刑，当此三者，并无官爵。火命七月，生当病乡，为人孱弱，身合矬陋。今案《齐诗》讥庄公“猗嗟昌兮，颀若长兮。美目扬兮，巧趋跄兮。”“唯有向命一条，法当长命。依检《春秋》庄公薨时计年四十五矣。此则禄命不验一也。又案《史记》秦庄襄王四十八年，始皇帝生，宋忠注云：“因正月生，乃名政。”依检襄王四十八年，岁在壬寅。此年正月生者，命当背禄，法无官爵，假得禄合，奴婢尚少。始皇又当破驿马三刑，身克驿马，法当望官不到，金命正月，生当绝下，为人无始有终，老而弥吉。今检《史记》始皇乃是有始无终，老更弥凶。唯建命生，法合长寿，计其崩时，不过五十。禄命不验二也。又《汉武故事》武帝以乙酉之岁七月七日平旦时生。亦当禄空亡下，法无官爵，虽向驿马，尚隔四辰。依禄命法，少无官荣，老而方盛。今检《汉书》，武帝即位，年始十六，末年已后，户口减半。禄命不验三也。又按《后魏书》云：孝文皇帝皇兴元年八月生。今按《长

历》其年岁在丁未。以此推之，孝文皇帝背禄命并驿马三刑，身克驿马。依禄命书，法无官爵，命当父死中生，法当生不见父。今检《魏书》，孝文皇帝身受其父显祖之禅。礼云：“嗣子位定于初丧，逾年之后，方始正号。是以天子无父，事三老也。孝文受禅，异于常礼，躬率天下，以事其亲，而禄命云不合识父。禄命不验四也。又按沈约《宋书》云：“宋高祖癸亥岁三月生。依此而推，禄之与命，并当空亡。依禄命书，法无官爵；又当子墓中生，唯宜嫡子，假有次子，法当早卒。今检《宋书》，高祖长子先被篡弑，次子义隆，享国多年。高祖又当祖禄下生，法得嫡孙财禄。今检《宋书》其孙刘劭、刘浚并为篡逆，几失宗祧。禄命不验五也。

叙《葬书》曰：

《易》曰：“古之葬者，衣之以薪，不封不树，丧期无数。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，盖取诸《大过》。《礼》云：“葬者，藏也，欲使人不得见之。”然《孝经》云：“卜其宅兆而安厝之。”以其顾复事毕，长为感慕之所；窀穸礼终，永作魂神之宅。朝市迁变，不得豫测于将来，泉石交侵，不可先知于地下。是以谋及龟筮，庶无后艰，斯乃备于慎终之礼，曾无吉凶之义。暨乎近代以来，加之阴阳葬法，或选年月便利，或量墓田远近，一事失所，祸及死生。巫者利其货贿，莫不擅加妨害。遂使葬书一术，乃有百二十家。各说吉凶，拘而多忌。且天覆地载，乾坤之理备焉；一刚一柔，消息之义详矣。或成于昼夜之道，感于男女之化，三光运于上，四气通于下，斯乃阴阳之大经，不可失之于斯须也。至于丧葬之吉凶，乃附此为妖妄。《传》云：“王者七日而殡，七月而葬；诸侯五日而殡，五月而葬；大夫经时而葬；士及庶人逾月而已。”此则贵贱不同，礼亦异数。欲使同盟同轨，赴吊有期，量事制宜，遂为常式。法既一定，

不得违之。故先期而葬，谓之不怀；后期而不葬，讥之殆礼。此则葬有定期，不择年月，一也。《春秋》又云：丁巳，葬定公，雨，不克葬，至于戊午襄事。礼经善之，《礼记》云“卜葬先远日”者，盖选月终之日，所以避不怀也。今检葬书，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。谨按春秋之际，此日葬者凡有二十余件。此则葬不择日，二也。《礼记》又云：“周尚赤，大事用平旦；殷尚白，大事用日中；夏尚黑，大事用昏时。”郑玄《注》云：“大事者何？谓丧葬也。”此则直取当代所尚，不择时之早晚。《春秋》云，郑卿子产及子太叔葬郑简公，于时司墓大夫室当葬路。若坏其室，即平旦而窆；不坏其室，即日中而窆。子产不欲坏室，欲待日中。子太叔云：“若至日中而窆，恐久劳诸侯大夫来会葬者。”然子产既云博物君子，太叔乃为诸侯之选，国之大事，无过丧葬，必是义有吉凶，斯等岂得不用？今乃不问时之得失，唯论人事可否。《曾子问》云：“葬逢日蚀，舍于路左，待明而行，所以备非常也。”若依葬书，多用乾、艮二时，并是近半夜，此即文与礼违。今检《礼传》，葬不择时，三也。葬书云，富贵官品，皆由安葬所致；年命延促，亦曰坟垆所招。然今按《孝经》云：“立身行道，则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”《易》曰：“圣人之大宝曰位，何以守位曰仁。”是以日慎一日，则泽及于无疆；苟德不建，则人而无后，此则非由安葬吉凶而论福祚延促。臧孙有后于鲁，不关葬得吉日，若敖绝祀于荆，不由迁厝失所。此则安葬吉凶不可信用，其义四也。今之丧葬吉凶，皆依五姓便利。古之葬者，并在国都之北，域兆既有常所，何取姓墓之义？赵氏之葬，并在九原；汉之山陵，散在诸处。上利下利，蔑尔不论，大墓小墓，其义安在？及其子孙富贵不绝，或与三代同风，或分六国而王。此则五姓之义，大无稽古；吉凶之理，何从而生？其义五也。且人臣名位，进退何常，亦

有初贱而后贵，亦有始泰而终否。是以子文三已令尹，展禽三黜士师。卜葬一定，更不回改，冢墓既成，曾不革易，则何因名位无时暂安。故知官爵弘之在人，不由安葬所致。其义六也。野俗无识，皆信葬书，巫者诈其吉凶，愚人因而徼幸。遂使擗踊之际，择葬地而希官品；荼毒之秋，选葬时以规财禄。或云辰日不宜哭泣，遂莞尔而对宾客受吊；或云同属忌于临圻，乃吉服不送其亲。圣人设教，岂其然也？葬书败俗，一至于斯，其义七也。

太宗又令才造《方域图》及《教飞骑战阵图》皆称旨，擢授太常丞。永徽初，预修《文思博要》及《姓氏录》。显庆中，高宗以琴曲古有《白雪》，近代顿绝，使太常增修旧曲。才上言曰：“臣按《礼记》及《家语》云，舜弹五弦之琴，歌《南风》之诗。是知琴操曲弄，皆合于歌。又张华《博物志》云：《白雪》是天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曲名。又楚大夫宋玉对襄王云，有客于郢中歌《阳春白雪》国中和者数十人。是知《白雪》琴曲，本宜合歌，以其调高，人和遂寡。自宋玉已来，迄今千祀，未有能歌《白雪》曲者。臣今准敕，依琴中旧曲，定其宫商，然后教习，并合于歌，辄以御制《雪诗》为《白雪》歌词。又案古今乐府，奏正曲之后，皆别有送声，君唱臣和，事彰前史。今取太尉长孙无忌、仆射于志宁、侍中许敬宗等《奉和雪诗》以为送声，合十六节，今悉教讫，并皆合韵。”高宗大悦，更作《白雪歌词》十六首，付太常编于乐府。时右监门长史苏敬上言，陶弘景所撰《本草》事多舛谬。诏中书令许敬宗与才及李淳风、礼部郎中孔志约，并诸名医，增损旧本，仍令司空李勣总监定之，并图合成五十四卷，大行于代。才龙朔中为太子司更大夫，麟德二年卒。著《隋记》二十卷，行于时。

子方毅，七岁能诵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太宗闻其幼敏，召见，

甚奇之，赐以缣帛。后为右卫铠曹参军。母终，哀恸过礼，竟以毁卒。布车载丧，随轝车而葬。友人郎余令以白粥、玄酒，生刍一束，于路隅奠祭，甚为时人之所哀惜。

史臣曰：孝孙定音律，仁均正历数，淳风候象纬，吕才推阴阳，订于其伦，咸以为裨、梓、京、管之流也。然旋宫三代之法，秦火籍炆，历代缺其正音，而云孝孙复始，大可叹也。淳风精于术数，能知女主革命，而不知其人，则所未喻矣。吕才核拘忌之曲学，皆有经据，不亦贤乎！古人所以存而不议，盖有意焉。

赞曰：祖、傅、淳、才，彰往考来。裁筠嶰谷，运箸清台。推迎斡运，图写昭回。重黎之后，诸子贤哉！

列传第三十

褚遂良 韩瑗 来济 上官仪

褚遂良，散骑常侍亮之子也。太业末，随父在陇右，薛举僭号，署为通事舍人。举败归国，授秦州都督府铠曹参军。贞观十年，自秘书郎迁起居郎。遂良博涉文史，尤工隶书，父友欧阳询甚重之。太宗尝谓侍中魏徵曰：“虞世南死后，无人可以论书。”徵曰：“褚遂良下笔遒劲，甚得王逸少体。”太宗即日召令侍书。太宗尝出御府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，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，当时莫能辩其真伪，遂良备论所出，一无舛误。十五年，诏有事太山，先幸洛阳，有星孛于太微，犯郎位。遂良言于太宗曰：“陛下拨乱反正，功超前烈，将告成东岳，天下幸甚。而行至洛阳，彗星辄见，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。且汉武优柔数年，始行岱礼，臣愚伏愿详择。”太宗深然之，下诏罢封禅之事。其年，迁谏议大夫，兼知起居事。太宗尝问：“卿知起居，记录何事，大抵人君得观之否？”遂良对曰：“今之起居，古左右史，书人君言事，且记善恶，以为鉴诫，庶几人主不为非法。不闻帝王躬自观史。”太宗曰：“朕有不善，卿必记之耶？”遂良曰：“守道不如守官，臣职当载笔，君举必记。”黄门侍郎刘洎曰：“设令遂良不记，天下亦记之矣。”太宗以为然。时魏王为太宗所爱，礼秩如嫡。其年，太宗问侍臣曰：“当今国家何事最急？”中书侍郎岑文本曰：“《传》称‘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’，由斯而言。礼义为急。”遂良进曰：“当今四方仰德，谁敢为非？但太子、诸王，须有定分，

陛下宜为万代法以遗子孙。”太宗曰：“此言是也。朕年将五十，已觉衰怠。既以长子守器东宫，弟及庶子数将五十，心常忧虑，颇在此耳。但自古嫡庶无良佐，何尝不倾败国家？公等为朕搜访贤德，以傅储宫，爰及诸王，咸求正士。且事人岁久，即分义情深，非意窥窬，多由此作。”于是限王府官僚不得过四考。十七年，太宗问遂良曰：“舜造漆器，禹雕其俎，当时谏舜、禹者十余人。食器之间，苦谏何也？”遂良对曰：“雕琢害农事，纂组伤女工。首创奢淫，危亡之渐。漆器不已，必金为之；金器不已，必玉为之。所以诤臣必谏其渐，及其满盈，无所复谏。”太宗以为然，因曰：“夫为人君，不忧万姓而事奢淫，危亡之机可反掌而待也。”时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、刺史，遂良上疏曰：“昔两汉以郡国理人，除郡以外，分立诸子。割土分疆，杂用周制。皇唐州县，祖依秦法。皇子幼年，或授刺史，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，镇扞四方？此之造制，道高前烈。如臣愚见，有小未尽。何者？刺史郡帅，民仰以安。得一善人，部内苏息；遇一不善，合州劳弊。是以人君爱恤百姓，常为择贤。或称河润九里，京师蒙福；或人兴歌咏，生为立祠。汉宣帝云：‘与我共理者，惟良二千石。’如臣愚见，陛下儿子内年齿尚幼、未堪临人者，且留京师，教以经学。一则畏天之威，不敢犯禁；二则观见朝仪，自然成立。因此积习，自知为人。审堪临州，然后遣出。臣谨按汉明、章、和三帝，能友爱于弟，自兹已降，取为准则的。封立诸王，虽各有国土，年尚幼小者，召留京师，训以礼法，垂以恩惠。讫三帝世，诸王数十百人，唯二王稍恶，自余餐和染教，皆为善人。则前事已验，惟陛下详察。”太宗深纳之。其年，太子承乾以罪废，魏王泰入侍，太宗面许立为太子。因谓侍臣曰：“昨青雀自投我怀云：‘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，更生之日也。臣唯有一子，臣百年之后，

当为陛下杀之，传国晋王。’父子之道，故当天性，我见其如此，甚怜之。”遂良进曰：“陛下失言。伏愿审思，无令错误也。安有陛下百年之后，魏王执权为天下之主，而能杀其爱子，传国于晋王者乎？陛下昔立承乾为太子，而复宠爱魏王，礼数或有逾于承乾者，良由嫡庶不分，所以至此。殷鉴不远，足为龟镜。陛下今日既立魏王，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，始得安全耳。”太宗涕泗交下曰：“我不能。”即日召长孙无忌、房玄龄、李勣与遂良等定策，立晋王为皇太子。时频有飞雉集于宫殿之内，太宗问群臣曰：“是何祥也？”对曰：“昔秦文公时，有童子化为雉，雌者鸣于陈仓，雄者鸣于南阳。童子曰：得雄者王，得雌者霸。文公遂以为宝鸡。后汉光武得雄，遂起南阳而有四海。陛下旧封秦王，故雄雉见于秦地，此所以彰表明德也。”太宗悦曰：“立身之道，不可无学，遂良博识，深可重也。”寻授太子宾客。

时薛延陀遣使请婚，太宗许以女妻之，纳其财聘，既而不与。遂良上疏曰：

臣闻信为国本，百姓所归，是以文王许枯骨而不违，仲尼宁去食而存信。延陀曩岁乃一俟斤耳，值神兵北指，荡平沙塞，狼山、瀚海，万里萧条，陛下兵加诸外而恩起于内，以为余寇奔波，须立酋长，玺书鼓纛，立为可汗。其怀恩光，仰天无极，而余方戎狄，莫不闻知，以共沐和风，同餐恩信。顷者频年遣使，请婚大国，陛下复降鸿私，许其姻媾。于是报吐蕃，告思摩，示中国，五尺童子人皆知之。于是御幸北门，受其献食，于时百僚端笏，戎夷左衽，虔奉欢宴，皆承德音，口歌手舞，乐以终日。百官会毕，亦各有言，咸以为陛下欲得百姓安宁，不欲边境交战，遂不惜一女而妻可汗，预在含生，所以感德。今一朝生进退之意，有改悔之心，臣为国家惜兹声听。君子不

失色于物，不失口于人。晋文公围原，命三日粮，原不降，命去之。谍出曰：“原将降矣。”军吏请待之，公曰：“信，国之宝也，民之庇也。得原失信，何以庇之？”陛下虑生意表，信在言前，今者临事，忽然乖殊，所惜尤少，所失滋多。情既不通，方生嫌隙，一方所以相畏忌，边境不得无风尘。西州、朔方，能无劳扰？彼胡以主被欺而心怨，此土以此无信而怀惭，不可以训戎兵，不可以励军事。伏惟陛下以圣德神功，廓清四表。自君临天下，十有七载，以仁恩而结庶类，以信义而抚戎夷，莫不欣然，负之无力。其见在之人，皆思报厚德；其所生胤嗣，亦望报陛下子孙。今者得一公主配之，以成陛下之信，有始有卒，其唯圣人乎！且又龙沙以北，部落无算，中国击之，终不能尽。亦由可北败，芮芮兴，突厥亡，延陀盛。时以古人虚外实内，怀之以德，为恶在夷不在华，失信在彼不在此。伏惟陛下圣德无涯，威灵远震，遂平高昌，破吐浑，立延陀，灭颉利。轻刑薄赋，庶事无壅，菽粟丰贱，祥符累臻。此则尧、舜、禹、汤不及陛下远矣。伏愿旁垂恺悌，广兹含育，而常嘏绝域，有意远籓，非偃伯兴文之道，非止戈为武之义。臣以庸暗，忝居左右，敢献瞽言，不胜战惧。

时太宗欲亲征高丽，顾谓侍臣曰：“高丽莫离支贼杀其王，虐用其人。夫出师吊伐，当乘机便，今因其弑虐，诛之甚易。”遂良对曰：“陛下兵机神算，人莫能知。昔隋末乱离，手平寇乱。及北狄侵边，西蕃失礼，陛下欲命将击之，群臣莫不苦谏，陛下独断进讨，卒并诛夷。海内之人，徼外之国，畏威慑伏，为此举也。今陛下将兴师辽东，臣意荧惑。何者？陛下神武，不比前代人君。兵既渡辽，指期克捷，万一差跌，无以威示远方，若再发忿兵，则安危难测。”太宗深然之。兵部尚书李勣曰：“近者延陀犯边，陛下必欲追击，此时陛下取魏徵之

言，遂失机会。若如圣策，延陀无一人还，可五十年间疆场无事。”帝曰：“诚如卿言，由魏徵误计耳。朕不欲以一计不当而尤之，后有良算，安肯失谋。”由是从勣之言，经画渡辽之师。遂良以太宗锐意三韩，惧其遗悔，翌日上疏谏曰：

臣闻有国家者譬诸身，两京等于心腹，四境方乎手足，他方绝域，若在身外。臣近于坐下，伏奉口敕，布语臣下，云自欲伐辽。臣数夜思量，不达其理。高丽王为陛下之所立，莫离支辄杀其主，陛下讨逆收地，斯实乘机。关东赖陛下德泽，久无征战，但命二、三勇将，发兵四、五万，飞石轻梯，取如回掌。夫圣人有作，必履常规，贵能克平凶乱，驾驭才杰。惟陛下弘两仪之道，扇三五之风，提厉人物，皆思效命。昔侯君集、李靖，所谓庸夫，犹能扫万里之高昌，平千载之突厥，皆是陛下发踪指示，声归圣明。臣旁求史籍，讫乎近代，为人之主，无自伐辽，人臣往征，则有之矣。汉朝则荀彘、杨仆，魏代则毋丘俭、王颀；司马懿犹为人臣，慕容真僭号之子，皆为其主长驱高丽，虏其人民，削平城垒。陛下立功同于天地，美化包于古昔，自当超迈于百王，岂止俯同于六子？陛下昔翦平寇逆，大有爪牙，年齿未衰，犹堪任用，匪唯陛下之所使，亦何行而不克。方今太子新立，年实幼少，自余藩屏，陛下所知。今一旦弃金汤之全，渡辽海之外，臣忽三思，烦愁并集。大鱼依于巨海，神龙据于川泉，此谓人君不可轻而远也。且以长辽之左，或遇霖淫，水潦腾波，平地数尺。夫带方、玄菟，海途深渺，非万乘所宜行践。东京太原，谓之中地，东揜可以为声势，西指足以摧延陀，其于西京，迳路非远，为其节度，以设军谋，系莫离支颈，献皇家之庙。此实处安全之上计，社稷之根本，特乞天慈，一垂省察。

太宗不纳。十八年，拜黄门侍郎，参综朝政。高丽莫离支

遣使贡白金，遂良言于太宗曰：“莫离支虐弑其主，九夷所不容，陛下以之兴兵，将事吊伐，为辽山之人报主辱之耻。古者，讨弑君之贼，不受其赂。昔宋督遗鲁君以郟鼎，桓公受之于太庙，臧哀伯谏曰：‘君人者昭德塞违，今灭德立违，而置其赂器于太庙，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洛邑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，置诸太庙，其若之何？’夫《春秋》之书，百王取法，若受不臣之筐篚，纳弑逆之朝贡，不以为愆，何所致伐？臣谓莫离支所献，自不得受。”太宗纳焉，以其使属吏。

太宗既灭高昌，每岁调发千余人防遏其地，遂良上疏曰：

臣闻古者哲后，必先事华夏而后夷狄，务广德化，不事遐荒。是以周宣薄伐，至境而止；始皇远塞，中国分离。汉武负文、景之聚财，玩士马之余力，始通西域，初置校尉。军旅连出，将三十年。复得天马于宛城，采蒲萄于安息。而海内虚竭，生人失所，租及六畜，算至舟车，因之凶年，盗贼并起，搜粟都尉桑弘羊复希主意，遣士卒远田轮台，筑城以威西域。帝翻然追悔，情发于中，弃轮台之野，下哀痛之诏，人神感悦，海内乃康。向使武帝复用弘羊之言，天下生灵皆尽之矣。是以光武中兴，不逾葱岭，孝章即位，都护来归。

陛下诛灭高昌，威加西域，收其鲸鲵，以为州县。然则王师初发之岁，河西供役之年，飞鸟挽粟，十室九空，数郡萧然，五年不复。陛下岁遣千余人远事屯戍，终年离别，万里思归。去者资装，自须营办，既卖菽粟，倾其机杼。经途死亡，复在其外，兼遣罪人，增其防遏。彼罪人者，生于贩肆，终朝惰业，犯禁违公。止能扰于边城，实无益于行阵。所遣之内，复有逃亡，官司捕捉，为国生事。高昌途路，沙碛千里，冬风冰冽，夏风如焚。行人去来，遇之多死。《易》云：“安不忘危，理不

忘乱。”设令张掖尘飞，酒泉烽举，陛下岂能得高昌一人菽粟而及事乎？终须发陇右诸州，星驰电击。由斯而言，此河西者方于心腹，彼高昌者他人手足，岂得糜费中华，以事无用？《书》曰：“不作无益害有益。”其此之谓乎！

陛下道映先天，威行无外，平颉利于沙塞，灭吐浑于西海。突厥余落，为立可汗；吐浑遗氓，更树君长。复立高昌，非无前例，此所谓有罪而诛之，既伏而立之。四海百蛮，谁不闻见，蠕动怀生，畏威慕德。宜择高昌可立者立之，征给首领，遣还本国，负戴洪恩，长为藩翰。中国不扰，既富且宁，传之子孙，以贻永世。

二十年，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，令太子居，绝不令往东宫。遂良复上疏谏曰：

臣闻周世问安，三至必退，汉储视膳，五日乃来。前贤作法，规模弘远。礼曰：“男子十年出就外傅，出宿于外，学书计也。然则古之达者，岂无慈心？减兹私爱，欲使成立。凡人尚犹如此，况君之世子乎？自当春诵夏弦，亲近师傅，体人间之庶事，适君臣之大道，使翘足延首，皆聆善声。若献岁之有阳春，玄天之有日月，弘此懿德，乃作元良。伏惟陛下道育三才，功包九有，亲树太子，莫不欣欣。既云废昏立明，须称天下瞻望，而教成之道，实深乖阙。不离膝下，常居宫内，保傅之说无暢，经籍之谈蔑如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，深交必有怨；父子不可以滞爱，滞爱或生愆。伏愿远览殷、周，近遵汉、魏，不可顿革，事须阶渐。尝计旬日，半遣还宫，专学艺以润身，布芳声于天下，则微臣虽死，犹曰生年。

太宗从之。

遂良前后谏奏及陈便宜书数十上，多见采纳，其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二十一年，以本官检校大理卿，寻丁父忧解。明

年，起复旧职，俄拜中书令。

二十三年，太宗寝疾，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，谓之曰：“卿等忠烈，简在朕心。昔汉武寄霍光，刘备托葛亮，朕之后事，一以委卿。太子仁孝，卿之所悉，必须竭诚辅佐，永保宗社。”又顾谓太子曰：“无忌、遂良在，国家之事，汝无忧矣。”仍命遂良草诏。高宗即位，赐爵河南县公。永徽元年，进封郡公。寻坐事出为同州刺史。三年，征拜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，加光禄大夫。其月，又兼太子宾客。四年，代张行成为尚书右仆射，依旧知政事。

六年，高宗将废皇后王氏，立昭仪武氏为皇后，召太尉长孙无忌、司空李勣、尚书左仆射于志宁及遂良以筹其事。将入，遂良谓无忌等曰：“上意欲废中宫，必议其事，遂良今欲陈谏，众意如何？”无忌曰：“明公必须极言，无忌请继焉。”及入，高宗难于发言，再三顾谓无忌曰：“莫大之罪，绝嗣为甚。皇后无胤息，昭仪有子，今欲立为皇后，公等以为何如？”遂良曰：“皇后出自名家，先朝所娶，伏事先帝，无愆妇德。先帝不豫，执陛下手以语臣曰：‘我好儿好妇，今将付卿。’陛下亲承德音，言犹在耳。皇后自此未闻有愆，恐不可废。臣今不敢曲从，上违先帝之命，特愿再三思审。愚臣上忤圣颜，罪合万死，但愿不负先朝厚恩，何顾性命？”遂良致笏于殿陛，曰：“还陛下此笏。”仍解巾叩头流血。帝大怒，令引出。长孙无忌曰：“遂良受先朝顾命，有罪不加刑。”翌日，帝谓李勣曰：“册立武昭仪之事，遂良固执不从。遂良既是受顾命大臣，事若不可，当且止也。”勣对曰：“此乃陛下家事，不合问外人。”帝乃立昭仪为皇后，左迁遂良潭州都督。显庆二年，转桂州都督。未几，又贬为爱州刺史。明年，卒官，年六十三。

遂良卒后二岁余，许敬宗、李义府奏言长孙无忌所构逆谋，

并遂良扇动，乃追削官爵，子孙配流爱州。弘道元年二月，高宗遗诏放还本郡。神龙元年，则天遗制复遂良及韩瑗爵位。

韩瑗，雍州三原人也。祖绍，隋太仆少卿。父仲良，武德初为大理少卿，受诏与郎楚之等掌定律令。仲良言于高祖曰：“周代之律，其属三千，秦法已来，约为五百。若远依周制，繁紊更多。且官吏至公，自当奉法，苟若徇己，岂顾刑名？请崇宽简，以允惟新之望。”高祖然之。于是采定《开皇律》行之，时以为便。贞观中，位至刑部尚书、秦州都督府长史、颖川县公。瑗少有节操，博学有吏才。贞观中，累至兵部侍郎，袭父颖川公。永徽三年，拜黄门侍郎。四年，与中书侍郎来济皆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监修国史。五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六年，迁侍中，其年兼太子宾客。时高宗欲废王皇后，瑗涕泣谏曰：“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时先帝所娶，今无愆过，欲行废黜，四海之士，谁不惕然？且国家屡有废立，非长久之术。愿陛下为社稷大计，无以臣愚，不垂采察。”帝不纳。明日，瑗又谏，悲泣不能自胜。帝大怒，促令引出。寻而尚书左仆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，瑗复上疏理之曰：

古之圣王，立谏鼓，设谤木，冀欲闻逆耳之言，甘苦口之议，发扬大化，裨益洪猷，垂令誉于将来，播休声于不朽者也。伏见诏书以褚遂良为潭州都督，臣夙夜思之，用增感激。臣识惭知远，业谢通经，载抚愚情，诚为未可。遂良运偶升平，道昭前烈，束发从宦，方淹累稔。趋侍陛下，俄历岁年，不闻涓滴之愆，常睹勤劳之效。竭忠诚于早岁，罄直道于兹年。体国忘家，捐身徇物，风霜其操，铁石其心。诚可重于皇明，讵专方于曩昔？且先帝纳之于帷幄，寄之以心膂，德逾水石，义冠舟车，公家之利，言无不可。及缠悲四海，遏密八音，竭忠国家，亲承顾托，一德无二，千古懍然。此不待臣言，陛下备知

之矣。臣尝有此心，未敢闻奏。且万姓失业，旰食忘劳；一物不安，纳隍軫虑，在于微细，宁得过差。况社稷之旧臣，陛下之贤佐，无闻罪状，斥去朝廷，内外氓黎，咸嗟举措。观其近日言事，披诚恳切，讷肯后陛下之德，异于尧、舜；惧陛下之过，坐于史册。而乃深遭厚谤，重负丑言，可以痛志士之心，损陛下之明也。臣闻晋武弘裕，不貽刘毅之诛；汉祖深仁，无恚周昌之直。而遂良被迁，已经寒暑，违忤陛下，其罚塞焉。伏愿 皇 天 鉴 无 辜，稍 宽 非 罪，俯 矜 微 款，以 顺 人 情。

疏奏，帝谓瑗曰：“遂良之情，朕亦知之矣。然其悖戾犯上，以此责之，朕岂有过，卿言何若是之深也！”瑗对曰：“遂良可谓社稷忠臣，臣恐以谏佞之辈，苍蝇点白，损陷忠贞。昔微子去之而殷国以亡，张华不死而纲纪不乱，国之欲谢，善人其衰。今陛下富有四海，八紘清泰，忽驱逐旧臣，而不垂省察乎！伏愿违彼覆车，以收往过，垂劝诫于事君，则群生幸甚。”帝竟不纳。瑗以言不见用，忧愤上表，请归田里，诏不许。显庆二年，许敬宗、李义府希皇后之旨，诬奏瑗与褚遂良潜谋不轨，以桂州用武之地，故授遂良桂州刺史，实以为外援。于是更贬遂良为爱州刺史，左授瑗振州刺史。四年，卒官，年五十四。明年，长孙无忌死，敬宗等又奏瑗与无忌通谋，遣使杀之。及使至，瑗已死，更发棺验尸而还，籍没其家，孙配徙岭表。神龙元年，则天遗制令复其官爵。

来济，扬州江都人，隋左翊卫大将军荣国公护子也。宇文化及之难，阖门遇害。济幼逢家难，流离艰险，而笃志好学，有文词，善谈论，尤晓时务。举进士，贞观中累转通事舍人。太子承乾之败，太宗谓侍臣曰：“欲何处以承乾？”群臣莫敢对，济进曰：“陛下上不失作慈父，下得尽天年，即为善矣。”帝纳其言。俄除考功员外郎。十八年，初置太子司议郎，妙

选人望，遂以济为之，仍兼崇贤馆直学士。寻迁中书舍人，与令狐德棻等撰《晋书》。永徽二年，拜中书侍郎，兼弘文馆学士，监修国史。四年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五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以修国史功封南阳县男，赐物七百段。六年，迁中书令、检校吏部尚书。时高宗欲立昭仪武氏为宸妃，济密表谏曰：“宸妃古无此号，事将不可。”武皇后既立，济等惧不自安；后乃抗表称济忠公，请加赏慰，而心实恶之。显庆元年，兼太子宾客，进爵为侯，中书令如故。二年，又兼太子詹事。寻而许敬宗等奏济与褚遂良朋党构扇，左授台州刺史。五年，徙庭州刺史。龙朔二年，突厥入寇，济总兵拒之，谓其众曰：“吾尝挂刑网，蒙赦性命，当以身塞责，特报国恩。”遂不释甲胄赴贼，没于阵。时年五十三，赠楚州刺史，给灵輿递还乡。有文集三十卷，行于代。

济兄亘，有学行，与济齐名。上元中，官至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

上官仪，本陕州陕人也。父弘，隋江都宫副监，因家于江都。大业末，弘为将军陈稜所杀，仪时幼，藏匿获免。因私度为沙门，游情释典，尤精《三论》兼涉猎经史，善属文。贞观初，杨仁恭为都督，深礼待之。举进士。太宗闻其名，召授弘文馆直学士。累迁秘书郎。时太宗雅好属文，每遣仪视草，又多令继和，凡有宴集，仪尝预焉。俄又预撰《晋书》成，转起居郎，加级赐帛。高宗嗣位，迁秘书少监。龙朔二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、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兼弘文馆学士如故。本以词彩自达，工于五言诗，好以绮错婉媚为本。仪既贵显，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，时人谓为上官体。仪颇恃才任势，故为当代所嫉。麟德元年，宦者王伏胜与梁王忠抵罪，许敬宗乃构仪与忠通谋，遂下狱而死，家口籍没。子庭芝，历位周王府属。

与仪俱被杀。庭芝有女，中宗时为昭容，每侍帝草制诰，以故追赠仪为中书令、秦州都督、楚国公；庭芝黄门侍郎、岐州刺史、天水郡公，仍令以礼改葬。

史臣曰：褚河南上书言事，亶癖有经世远略。魏徵、王珪之后，骨鲠风采，落落负王佐器者，殆难其人。名臣事业，河南有焉。昔齐人馈乐而仲尼去，戎王溺妓而由余奔，妇人之言，圣哲惧罹其祸，况二佞据衡轴之地，为正人之魑魅乎！古之志士仁人，一言相期，死不之悔，况于君臣之间，受托孤之寄，而以利害祸福，忘平生之言哉！而韩、来诸公，可谓守死善道，求福不回者焉。

赞曰：褚公之言，和乐愔愔，钟石在虞，动成雅音。二獬双吠，三贤一心。人皆观望，我不浮沉。

列传第三十一

崔敦礼 卢承庆 刘祥道 李敬玄 李义琰 孙处约 乐彦玮 赵仁本

崔敦礼，雍州咸阳人，隋礼部尚书仲方孙也。其先本居博陵，世为山东著姓，魏末徙关中。敦礼本名元礼，高祖改名焉。颇涉文史。重节义，尝慕苏子卿之为人。武德中，拜通事舍人。九年，太宗使敦礼往幽州召庐江王瑗。瑗举兵反，执敦礼，问京师之事，敦礼竟无异词。太宗闻而壮之，迁左卫郎将，赐以良马及黄金杂物。贞观元年，擢拜中书舍人，迁兵部侍郎，频使突厥。累转灵州都督。二十年，征为兵部尚书。又奉诏安抚回纥、铁勒部落。时延陀寇边，敦礼与英国公李勣瀚海都督回纥吐迷度为其下所杀，诏敦礼往就部落绥辑之，因立其嗣子而还。敦礼深识蓄情，凡所奏请，事多允会。永徽四年，代高季辅为侍中，累封固安县公，仍修国史。六年，加光禄大夫，代柳奭为中书令，寻又兼检校太子詹事。敦礼以老疾屡陈乞请退。显庆元年，拜太子少师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敕召其子定襄都督府司马余庆，使侍其疾。寻卒，年六十余。高宗举哀于东云龙门，赐东园秘器，赠开府仪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赙绢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硕，谥曰昭。子余庆，官至兵部尚书。敦礼孙贞慎，神龙初为兵部侍郎。

卢承庆，幽州范阳人。隋武阳太守思道孙也。父赤松，大业末为河东令。与高祖有旧，闻义师至霍邑，弃县迎接，拜行台兵部郎中。武德中，累转率更令，封范阳郡公，寻卒。承庆美风仪，博学有才干，少袭父爵。贞观初，为秦州都督府户曹

参军。因奏河西军事，太宗奇其明辩，擢拜考功员外郎。累迁民部侍郎。太宗尝问历代户口多少之数，承庆叙夏、殷以后迄于周、隋，皆有依据，太宗嗟赏久之。寻令兼检校兵部侍郎，仍知五品选事。承庆辞曰：“选事职在尚书，臣今掌之，便是越局。”太宗不许，曰：“朕今信卿，卿何不自信也？”俄历雍州别驾、尚书左丞。永徽初，为褚遂良所构，出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遂良俄又求索承庆在雍州旧事奏之，由是左迁简州司马。岁余，转洪州长史。会高宗将幸汝州之温汤，擢承庆为汝州刺史，入为光禄卿。显庆四年，代杜正伦为度支尚书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寻坐度支失所，出为润州刺史，再迁雍州长史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总章二年，代李乾祐为刑部尚书，以年老请致仕，许之，仍加金紫光禄大夫。三年，病卒，年七十六。临终诫其子曰：“死生至理，亦犹朝之有暮。吾终，敛以常服；晦朔常乞巽，不用牲牢；坟高可认，不须广大；事办即葬，不须卜择；墓中器物，瓷漆而已；有棺无槨，务在简要；碑志但记官号、年代，不须广事文饰。”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定。

弟承业，亦有学识。贞观末，官至雍州长史、检校尚书左丞。兄弟相次居此任，时人荣之。俄坐承庆事左迁忠州刺史。显庆初，复为雍州长史。前后皆有能名。三迁左肃机，兼掌司列选事，赐爵魏县子。总章中，卒于扬州大都督府长史，赠洛州刺史，谥曰简。承业弟承泰，齐州长史。

承泰子齐卿，长安初，为雍州录事参军。时则天令雍州长史薛季旭择僚吏堪为御史者，季旭以闻，齐卿荐长安尉卢怀慎、李休光、万年尉李义、崔湜、咸阳丞倪若水、整屋尉田崇辟、新丰尉崔日用，后皆至大官。齐卿，开元初为豳州刺史。时张守珪为果毅，齐卿礼接之，谓曰：“十年内当知节度。”果如其言，时人谓齐卿有人伦之鉴。齐卿好酒，饮至斗余不乱，宽

厚可亲，士友以此善之。累迁太子詹事，封广阳县公，寻卒。承庆弟孙藏用，别有传。

刘祥道，魏州观城人也。父林甫，武德初为内史舍人，时兵机繁速，庶事草创，高祖委林甫专典其事，以才干见称。寻诏与中书令萧瑀等撰定律令，林甫因著《律议》万余言。久之，擢拜中书侍郎，赐爵乐平男。贞观初，再迁吏部侍郎。初，隋代赴选者，以十一月为始，至春即停，选限既促，选司多不究悉。时选人渐众，林甫奏请四时听选，随到注拟，当时甚以为便。时天下初定，州府及诏使多有赤牒授官，至是停省，尽来赴集，将万余人。林甫随才铨擢，咸得其宜。时人以林甫典选，比隋之高孝基。三年，病卒，临终上表荐贤，太宗甚嘉悼之，赐绢二百五十匹。祥道少袭父爵。永徽初，历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吏部侍郎。显庆二年，迁黄门侍郎，仍知吏部选事。祥道以铨综之术犹有所阙，乃上疏陈其得失。其一曰：

今之选司取士，伤多且滥，每年入流，数过一千四百，伤多也。杂色入流，不加铨简，是伤滥也。经明行修之士，犹或罕有正人，多取胥徒之流，岂能皆有德行？即知共厘务者，善人少而恶人多。有国以来，已四十载，尚未刑措，岂不由此乎？但服膺先王之道者，奏第然始付选；趋走几案之间者，不简便加禄秩。稽古之业，虽则难知，斗筭之材，何其易进？其杂色应入流人，望令曹司试判讞，简为四等奏闻。第一等付吏部，第二等付兵部，次付主爵，次付司勋。其行署等私犯公坐情状可责者，虽经赦降，亦量配三司；不经赦降者，放还本贯。冀入流不滥，官无冗杂，且令胥徒之辈，渐知劝勉。

其二曰：

古之选者，为官择人，不闻取人多而官员少。今官员有数，入流无限，以有数供无限，遂令九流繁总，人随岁积。谨约准

所须人，量支年别入流者。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，九品已上，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，略举大数，当一万四千人。壮室而仕，耳顺而退，取其中数，不过支三十年。此则一万四千人，三十年而略尽。若年别入流者五百人，经三十年便得一万五千人，定须者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人，足充所须之数。况三十年之外，在官者犹多，此便有余，不虑其少。今年常入流者，遂逾一千四百，计应须数外，其余两倍。又常选放还者，仍停六七千人，更复年别新加，实非处置之法。

其三曰：

儒为教化之本，学者之宗。儒教不兴，风俗将替。今庠序遍于四海，儒生溢于三学。诱掖之方，理实为备，而奖进之道，事或未周。但永徽已来，于今八载，在官者以善政粗闻，论事者以一言可采，莫不光被纶音，超升不次。而儒生未闻恩及，臣故以为奖进之道未周。

其四曰：

国家富有四海，已四十年，百姓官僚，未有秀才之举。岂今人之不如昔人，将荐贤之道未至？宁可方称多士，遂间斯人。望六品已下，爰及山谷，特降纶言，更审搜访，仍量为条例，稍加优奖。不然，赫赫之辰，斯举遂绝，一代盛事，实为朝廷惜之。

其五曰：

唐、虞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。两汉用人，亦久居其职。所以因官命氏，有仓、庾之姓。魏、晋以来，事无可纪。今之在任，四考即迁。官人知将秩满，必怀去就；百姓见有迁代，能无苟且？以去就之人，临苟且之辈，责以移风易俗，其可得乎！望经四考，就任加阶，至八考满，然后听选。还淳反朴，虽未敢必期；送故迎新，实稍减劳弊。

其六曰：

尚书省二十四司及门下中书都事、主书、主事等，比来选补，皆取旧任流外有刀笔之人。纵欲参用士流，皆以侏类为耻，前后相承，遂成故事。且掖省崇峻，王言秘密，尚书政本，人物攸归，而多用胥徒，恐未尽铨衡之理。望有厘革，稍清其选。

明年，中书令杜正伦亦言入流人多，为政之弊。高宗遣祥道与正伦详议其事。时公卿已下，惮于改作，事竟不行。祥道寻以修礼功，进封阳城县侯。四年，迁刑部尚书，每覆大狱，必歔歔累叹，奏决之日，为之再不食。龙朔元年，权检校蒲州刺史。三年，兼检校雍州长史，俄迁右相。祥道性谨慎，既居宰相，深怀忧惧。数自陈老疾，请退就闲职。俄转司礼太常伯，罢知政事。麟德二年，将有事于泰山。有司议依旧礼，皆以太常卿为亚献，光禄卿为终献。祥道驳曰：“昔在三代，六卿位重，故得佐祠。汉、魏以来，权归台省，九卿皆为常伯属官。今登封大礼，不以八座行事，而用九卿，无乃徇虚名而忘实事乎！”高宗从其议，竟以司徒徐王元礼为亚献，祥道为终献。事毕，进爵广平郡公。乾封元年，又上表乞骸骨，优制加金紫光禄大夫，听致仕。其年卒，年七十一，赠幽州都督，谥曰宣。子齐贤袭爵。

齐贤，初自侍御史出为晋州司马，高宗闻其方正，甚礼之。时将军史兴宗尝从帝于苑中弋猎，因言晋州出好鹞，刘齐贤见为司马，请使捕之。帝曰：“刘齐贤岂是觅鹞人耶！卿何以此待之？”遂止。齐贤后避章怀太子名，改名景先。永淳中，累迁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则天临朝，代裴炎为侍中。及裴炎下狱，景先与凤阁侍郎胡元范抗词明其不反，则天甚怒之。炎既诛死，景先左迁普州刺史，未到，又贬授吉州长史。永昌年，为酷吏所陷，系于狱，自缢死，仍籍没其家。景先自

祖、父三代皆为两省侍郎及典选，又叔父吏部郎中应道、从父弟礼部侍郎令植等八人，前后为吏部郎中员外，有唐已来，无有其比云。

李敬玄，亳州谯人也。父孝节，谷州长史。敬玄博览群书，特善五礼。贞观末，高宗在东宫，马周启荐之，召入崇贤馆，兼预侍读，仍借御书读之。敬玄虽风格高峻，有不可犯之色，然勤于造请，不避寒暑，马周及许敬宗等皆推荐延誉之。乾封初，历迁西台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总章二年，累转西台侍郎，兼太子右中护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兼检校司列少常伯。时员外郎张仁祎有时务才，敬玄以曹事委之。仁祎始造姓历，改修状样、铨历等程式，处事勤劳，遂以心疾而卒。敬玄因仁祎之法，典选累年，铨综有序。自永徽以后，选人转多，当其任者，罕闻称职，及敬玄掌选，天下称其能。预选者岁有万余人，每于街衢见之，莫不知其姓名。其被放有诉者，即口陈其书判失错及身负殿累，略无差殊。时人咸服其强记，莫之敢欺。选人有杭州参军徐太玄者，初在任时，同僚有张惠犯赃至死，太玄哀其母老，乃诣狱自陈与惠同受。惠赃数既少，遂得减死，太玄亦坐免官，不调十余年。敬玄知而大嗟赏之，擢授郑州司功参军，太玄由是知名，后官至秘书少监、申王师，以德行为时所重。敬玄赏鉴，多此类也。咸亨二年，授中书侍郎，余并如故。三年，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行吏部侍郎，依旧兼太子右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四年，监修国史。上元二年，拜吏部尚书，仍依旧兼太子左庶子，监修国史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敬玄久居选部，人多附之。前后三娶，皆山东士族。又与赵郡李氏合谱，故台省要职，多是其同族婚媾之家。高宗知而不悦，然犹不彰其过。仪凤元年，代刘仁轨为中书令。调露二年，吐蕃入寇，仁轨先与敬玄不协，遂奏请敬玄镇守西边。敬玄自以素非边将之才，

固辞。高宗谓曰：“仁轨若须朕，朕即自往，卿不得辞也。”竟以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，兼安抚大使，仍检校鄯州都督，率兵以御吐蕃。及将战，副将工部尚书刘审礼先锋击之。敬玄闻贼至，狼狈却走。审礼既无继援，遂没于阵。俄有诏留敬玄于鄯州防御，敬玄累表称疾，乞还医疗。许之。既入见，验疾不重，高宗责其诈妄，又积其前后愆失，贬授衡州刺史。稍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永淳元年卒，年六十八，赠兖州都督。撰《礼论》六十卷、《正论》三卷、文集三十卷。子思冲，神龙初，历工部侍郎、左羽林军将军，从节愍太子诛武三思，事败见杀，籍没其家。敬玄弟元素，亦有吏才，初为武德令。时怀州刺史李文暉将调率金银造常满尊以献，百姓甚弊之，官吏无敢异议者。元素抗词固执，文暉乃损其制度，以家财营之。延载元年，自文昌左丞迁凤阁侍郎、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加银青光禄大夫。万岁通天二年，坐与洛州录事参军慕容绍宗交结，为武懿宗所陷，被杀，神龙初雪免。

李义琰，魏州昌乐人，常州刺史玄道族孙也。其先自陇西徙山东，世为著姓。父玄德，瘿陶令。义琰少举进士，累补太原尉。时李勣为并州都督，僚吏皆望风惧，义琰独廷折曲直，勣甚礼之。义琰，麟德中为白水令，有能名，拜司刑员外郎。上元中，累迁中书侍郎，又授太子右庶子、同中书门下三品。时天后预知国政，高宗尝欲下诏令后摄知国事，义琰与中书令郝处俊固争，以为不可，事竟寢。义琰身长八尺，博学多识，高宗每有顾问，言皆切直。章怀太子之废也，高宗慰勉官僚，尽舍罪，令复其位。庶子薛元超等皆舞蹈谢恩，义琰独引罪涕泣，时论美之。义琰宅无正寝，弟义璡为司功参军，乃市堂材送焉。及义璡来觐，义琰谓曰：“以吾为国相，岂不怀愧？更营美室，是速吾祸，此岂爱我意哉！”义璡曰：“凡人仕为丞

尉，即营第宅，兄官高禄重，岂宜卑陋以逼下也？”义琰曰：“事难全遂，物不两兴。既有贵仕，又广其宇，若无令德，必受其殃。吾非不欲之，惧获戾也。”竟不营构，其木为霖雨所腐而弃之。义琰后改葬父母，使舅氏移其旧茔，高宗知而怒曰：“岂以身在枢要，凌蔑外家，此人不可更知政事。”义琰闻而不自安，以足疾上疏乞骸骨，乃授银青光禄大夫，听致仕。乃将归东都田里，公卿已下祖饯于通化门外，时人以比汉之二疏。垂拱初，起为怀州刺史。义琰自以失则天意，恐祸及，固辞不拜。四年，卒于家。义琰从祖弟义琛，永淳初，为雍州长史。时关辅大饥，高宗令贫人散于商、邓逐食。义琛恐黎人流转，因此不还，固争之。由是忤旨，出为梁州都督，转岐州刺史，称为良吏。卒官。

高宗时宰相，又有孙处约、乐彦玮、赵仁本。并有名迹。

孙处约者，汝州郟城人也。贞观中，为齐王祐记室。祐既失德，处约数上书谏之。祐既诛，太宗亲检其家文疏，得处约谏书，甚嗟赏之。累转中书舍人。其年，中书令杜正伦奏请更授一舍人，与处约同知制诰，高宗曰：“处约一人足办我事，何须多也。”处约以预修《太宗实录》成，赐物七百段。三迁中书侍郎，与李勣、许敬宗同知国政。寻避中宫讳，改名茂道。坐事左转司礼少常伯。显庆中，拜少司成，以老疾请致仕，许之，寻卒。子佺，睿宗时为左羽林大将军，征契丹战歿。

乐彦玮者，雍州长安人。显庆中，为给事中。时故侍中刘洎之子诣阙上言，洎贞观末为褚遂良所譖枉死，称冤请雪，中书侍郎李义府又左右之。高宗以问近臣，众希义府之旨，皆言其枉。彦玮独进曰：“刘洎大臣，举措须合轨度，人主暂有不豫，岂得即拟负国？先朝所责，未是不愜。且国君无过举，若雪洎之罪，岂可谓先帝用刑不当乎？”然其言，遂寢其事。彦

玮寻丁忧，起为唐州刺史。及入辞，高宗记其言直，复拜东台舍人。累迁西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。乾封元年，代刘仁轨为大司寇，官名复旧，改为御史大夫。上元三年卒，赠秦州都督，永昌年，以子思晦贵，重赠扬州大都督。思晦，则天时官至鸾台侍郎，兼检校天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，为酷吏所杀。

赵仁本者，陕州河北人也。贞观中，累转殿中侍御史。自义宁已来，诏敕皆手自纂录，临事皆暗记之，甚为当时所伏。会有敕差一御史远使，同列递相辞托，仁本越次请行，言于治书侍御史马周曰：“食君之禄，死君之事。虽复跋涉艰险，所不敢辞也。”及回，事又称旨，擢吏部员外郎。乾封中，历迁东台侍郎、同东西台三品，寻转司列少常伯，知政事如故。时许敬宗为右相，颇任权势，仁本拒其请托，遂为敬宗所构，俄授尚书左丞，罢知政事。咸亨初卒官。

史臣论曰：崔、卢数公，皆以忠清文行，致位枢要。恪恭匪懈，以保名位，诚所谓持盈守成，太平之君子。然敬玄之擢太玄，可谓能举善者矣。义琰腐材而不营第舍，可谓有俭德矣。彦玮独遏奸臣，仁本请当远使，终升辅相，不亦宜乎！

赞曰：卢、刘两族，奕世名卿。二李、二乐，俱号公清。权臣独抗，美第不营。以兹辅弼，无愧德声。